武俠世界

替天行道（狂俠走天涯故事集） 狄心・著

一段堅貞不移的愛，情到濃時變成恨，正是愛恨交織，千絲萬縷。狂俠居中調停，卻發現原來內裏大有蹊蹺，查探之下，竟涉及一宗數年前的謀殺案，這又豈是兒女私情如此簡單？其中錯綜複雜，盡是一個個解不開的死結，到底狂俠如何運用機智把此等死結解開？又如何替天行道？



第29年

49

$ 7.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替天行道」是狄心先生又一新作，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在江湖上是個出了名的行事怪誕、放蕩不羈的怪俠，却又是個俠義爲懷、愛打抱不平的英雄人物，這回他遇上一個性情怪異、兇殘暴戾的大和尚——不塵大師，不塵大師的奇特行徑引起曾十一的注意，在好奇心驅使下，曾十一決定去了解內情，發現這不塵大師曾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其中更涉及一件謀殺案……故事內容曲折迂迴，有緊張激烈的打鬥場面，有激蕩人心的愛情故事，更有行俠仗義樂意助人的動人情節……

☆　☆　☆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民間文學作品，深得廣大民衆喜愛，今期的「燕青打擂台」更是精彩的一節，請勿錯過！

下期將刊登巨型小說「少帥奇兵」，乃龍乘風先生新作，江南少帥再闖天下，面臨風雨波譎的江湖、魔域奇案、神秘高手……本文構思獨特，筆法清新脫俗，對江湖種種奇人奇事之描寫尤爲精彩，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9期
（總號 14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教徒練武

身入鐵嶺深山境；不問人間俗世情。
塵埃落處無淨土；唯獨瀛洲在長鳴。

這首詩就刻在鐵嶺山下的一塊大石上，是一個遊人在遊鐵嶺山的時候，在即興的情形下所題的，詩中「長鳴」二字，就是指在山腰之上的一間寺院，該寺院就名叫長鳴寺。

鐵嶺山彷似遠離凡塵俗世，四週風光如畫，身處其中，一切塵世間的煩惱事都會一一拋掉，令人體會到什麼叫做安寧。

在山下，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上，只要沿小徑而行，就會進入樹林深處，林中古木參天，綠葉蔽光，身處林中，令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但穿過樹林之後，大地就會豁然而開，胸襟也爲之擴大，同時更可以看見長鳴寺就現在眼前。

在此種莊嚴肅穆之地，聽着寺內的晨鐘暮鼓，就更加發人深省了。





先練狠功

* * *

長鳴寺不算有名，所以建於何年何月就無人考究了，但是寺院本身已有部份牆壁剝落，就可以知道，長鳴寺相信也有近百年歷史了。

長鳴寺原來只有幾個老和尚，五年前，一個自稱少林弟子的和尚雲遊該寺，後來在寺內掛單，但一住就是三年，而寺中老和尚陸續老死，那少林和尚就成爲長鳴寺的主持了。

這個少林和尚佛號不塵，年紀只有三十歲左右，但性情卻異常古怪。據說，他身懷一身上乘武功，正因如此，有不少愛好武學之人都想拜他爲師，可是每個欲想拜師的人，都被他拒於千里之外。

一年前，不塵大師忽然破了不收弟子之例，竟然在兩個月之內連收了四名弟子。

不塵破例收徒並不奇怪，奇就奇在他所收的四名弟子全都是性格頑劣，具有極强的反叛性，而又教而不善之輩，嚴格來說，他的四名弟子全都是不良份子。

不塵的四名弟子每人都有一個佛號，他們分別爲：無欲和尚，二十歲。無求和尚，十八歲，無歡和尚，十四歲，及無合和尚，十三歲。

這四個人，雖然穿上了袈裟，剃光了頭，頭上燒了香疤，是個不折不扣的和尚，但只要看上他們一眼，就知道他們其實六根未淨，而且面容還有點狡猾。

在遊長鳴寺的遊人之中，不少人都聽過這四個和尚不時以粗言穢語交談有之，惡形惡相的對待遊人有之，這種人竟然也會穿起袈裟當和尚？

這四個所謂和尚，不把任何事任何人放在眼內，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可是他們最怕的就是不塵，因爲他們恐怕不塵不教他們武功，所以沒有人敢逆不塵之意。

隨着這四個人的進入長鳴寺之後，長鳴寺已不是昔日的長鳴寺，今日的長鳴寺，可說有點烏煙瘴氣。

* * *

盛夏時節，烈日當空，太陽的熱力彷似要溶化大地一樣，對蒼生毫無憐憫之意。

長鳴寺的後山道路崎嶇而陡斜，沒有人會沿這條路上山。

無合正挑着兩桶水辛苦萬狀的一路向山上而行。

無合就是不塵最年幼的弟子，只有十三歲，但他卻是四人中最頑劣的一個。

他挑着兩桶水一路上山，口中還不斷的爆出粗言穢語來痛罵師父不塵，他甚至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粗話也不斷的吐出，以洩心中之恨。

無合只是一個小孩子，要他兩手空空上山已是一樁苦事，更何況還要在肩上挑兩桶水？

他當然不能稍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因爲兩個水桶的底部都是尖的，只要放一下，桶內的水就會傾瀉出來，就是桶內盛水量不足，回到寺內一樣要受懲罰。

他不但不能停下來休息，還要在指定的時間把水挑回寺內，若果過了時間，次日就要再挑五十担水，不可謂不苦也。

無合在千辛萬苦之下，把兩桶水挑回寺內，連忙看看寺門外香爐銅鼎燒着的一支香，見那支香仍未燒盡，即是說自己沒有過時，這才鬆了口氣。

不塵大師就站在那銅鼎的旁邊。

以俗世人的眼光看來，不塵其實樣

狂俠走天涯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替天行道



貌不錯，他身型高大，樣子也甚威嚴，但他偏偏卻整天都苦着面口，又好似滿懷心事一樣，平日要他開口說話也甚艱難。

不塵見無合把水挑回來了，毫無表示。

無合先把兩桶水倒進儲水池內，才回頭對不塵道：「師父，弟子已挑了九担水，還有一担就十担了。」想起再挑一担就受完懲罰，心頭倒也輕鬆得很。

不塵只向他淡淡的一點頭，便重新點着一支香，淡淡的道：「去吧！」

無合一頷首，便挑着兩個水桶向後山的路行去，行了幾步，忽然回轉身望着不塵，說道：「師父，我有一件事要問你。」

不塵道：「你說吧。」

這個鬼靈精無合作了個詭秘的微笑，說道：「師父，我×你老母好不好？」他說的是句廣東話，話中夾了一句異常粗俗的廣東粗話。

無合不學無術，各省粗話倒也學了不少，本身又是廣東人，他平日就是以這句廣東粗話來罵同門師兄的，大家都不知他說什麼，所以他也拿這句粗話來討討師父便宜，順道出出被懲罰的寃氣。

不塵聽他說了那句話後，竟無反應，過了片刻，只淡淡的道：「明天在日落之前再挑一百担水，作爲懲罰。」說完便轉身行入寺內。

無合登時呆了，隨即面上出現難以描述的苦況，只差沒有放聲大哭吧了。

他呆呆的站了一會，身後忽然有人

笑道：「口舌招尤，活該！」

無合回轉身來，只見身後站着的，是與自己年紀相若的無歡站在自己面前，而且還笑得很開心，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

無合苦着面口望着無歡，說道：「我對師父說『×你老母』，他怎會知道是什麼意思的？」

無歡笑得更開心，說道：「我平日聽你說這句話聽得多了，但不知是什麼意思，只知這是句廣東話，前兩天有個廣東佬來遊鐵嶺山，我便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便告訴了我，後來我就告訴了師父……」

無合聽了，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放下水桶，叫道：「我操你祖奶奶，我跟你拚了……」便向無歡撲了過去。

無歡邊閃避，邊叫道：「時間無多拉，你還不把最後一桶水挑回來，恐怕來不及啦。」

無合望望那支香，但不理會，目露强烈殺氣的撲向無歡。

別看這小和尚無合年紀輕輕，只是個小孩子，但發起狠來，卻兇如獅虎，無歡見了，也爲之一怯，不禁叫道：「救命呀！無合要殺人啦……」

無歡這一叫喊，驚動了不塵，不塵忙走了出來，見無合正氣冲冲的在寺前的空地追打無歡，忙叫道：「停手！」

無合聽了，抬頭一望，見師父正怒容滿面的惡瞪着自己，登時嚇得雙腿發軟，心想：「這一回不知又有什麼懲罰了。」

不塵瞪了二人一眼，沉着臉說道：「明天日落之前，兩個人都要挑一百五十担水。」說完，又回轉身去了。

無合平白要挑多五十担水，本來更加辛苦才對，但想起連累了無歡也要挑一百五十担水，心中就樂極了。

無合與無歡的心術不正，其實雙方都不遑多讓。

無歡聽了師父施予自己的懲罰，登時苦口苦臉起來。

無合向他笑道：「三師兄，我們明天早點起床吧，不然趕不及日落之前把一百五十担水挑完呢。」

說完，拾起小桶，便飛快向後山而去。

無歡一副想哭的樣子，望着寺門，叉着腰，指着不塵走進去的寺門叫道：「他媽的，臭禿驢，我操你娘親，你當心不得好死。」

他罵了一會，忽聞身後傳來一陣愉快的笑聲，回轉身一看，只見大師兄無欲及二師兄無求就站在自己面前。

這無欲和無求兩人的樣子，實在似大賊還多過似和尚。

無歡見了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心中有點氣，心中忽然在想：「他媽的，我要害你們也被師父罰一罰。」想到這裡，詭秘一笑，忽然間，他竟伸手把自己身上的衣衫扯破，又向自己左右開弓的摑了十來個耳刮子，只把一張臉打得又紅又腫，無欲及無求見了，相視愕然了一陣子。

無歡把自己打了一頓後，竟放聲大哭起來，口中叫道：「救命啊！大師兄和二師兄欺負我呀……」說着，竟「砰」的一聲向地上躺了下去。

無欲及無求見了，知他想寃枉自己，心中有點憤怒，但無歡仍在大叫救命，無欲怒極，上前把他揪了起來，怒道：「他媽的臭小子，你怎地如此卑鄙？」

無求也自怒了，走上前，老實不客氣，「砰」的一聲，便一拳打在無歡的面上，無歡吃此一拳，登時牙血混和了鼻血流了出來。

無欲把他擲在地上 着他怒道：「臭小子，剛才那一拳就是教訓你做人不要這麼卑鄙。」

無歡中了一拳後，心有不憤，在地上跳起身來，便向無求撲了過去，他血流滿面，神情有點可怖，大叫道：「我操你媽，老子跟你拚了……」

無求見他撲來，那把他放在眼內？待他衝過來之際，一閃身避過，然後在他屁股重重踢了一脚，只把無歡踢得跌了幾個餓狗搶屎的跌了下去。

無欲見他倒地，向前一衝，想在他身上加多一脚，一脚正想踏下之際，忽聞身後一聲暴喝：「住手！」

無歡聽了這一聲喝聲，知道師父出來了，忙叫道：「師父，救命呀，大師兄和二師兄要殺我。」

無欲無求二人見了師父，也面上變色起來，二人齊口叫道：「師父，你別聽他一派胡言！」

無歡蹣跚的站起身來，裝成身受重傷的樣子，面容裝成十分可憐，接着大哭叫道：「師父，你親眼看見他們打我的，我那裡有一派胡言。」

無欲無求正想開口說話，不塵連忙叫道：「住咀！」

二人只好垂下頭來，連望也不敢望不塵一眼，心中只在担憂不知師父如何懲罰自己。

不塵面容忽然變得有點陰森，冷冷的道：「我教了你們一年武功，相信也有點成就了，現在就看看誰人的武功高，打贏了就不用懲罰。」

無歡聽了，心中叫苦，因爲他明白到自己年紀尚幼，如何是兩位師兄對手？若果輸了，豈非要受更大的懲罰？

不塵又說道：「我不理會你們用什麼手段把對方打敗，總之輸了明天就要下山挑二百担水。」

無歡登時呆住了。

不塵目光甚兇惡，盯着無歡，叫道：「無歡，你和無求比試一下。」

無求聽了，發出會心微笑，心想：「非趁這個機會教訓這可惡小子不可。」便站了出來，一副不把無歡放在眼內的樣子，說道：「三師弟，二師兄要領教你的高招了。」

無歡無可奈何，只好苦着臉的站在無求面前。

這兩個人，誰打贏了，接下來就是與無欲對打，敗者則要挑二百担水。

無欲一副得意的樣子，因爲他知道這一次比試自己必勝無疑。

無求與無歡這一仗誰勝誰負，其實

不塵已心中有數，但他卻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看他神態，就好似在坐山觀虎鬥一樣。

無歡當然知道自己武功有限，而且體力更不及無求，要取勝簡直沒有可能，但是想起敗了就要挑二百担水，於是就生出了非勝不可的心理。

不塵說過，不理會他們用什麼手段把對方打敗，所以無歡就想着，為了取勝，只好不擇手段了。

無求身形比無歡高大得多，所以他把自己當作是老鷹，把無歡當作是一隻初從蛋殼跳出來的小鷄。

不塵望着他們，忽然叫道：「還等什麼，打吧！只要把對方打到親口認輸就算贏了。」

無歡望着高大的二師兄無求，聽了師父一聲令下，心頭不住在跳動，面上也出現惶恐之色，因為這一伏若果輸了，不但要挑二百担水，他更知道，無求必定會趁這個機會向自己大肆折磨，怎教他不驚？

無求見了他惶恐的神色，奸詐一笑，道：「三師弟，你倒不如就跪地求饒吧，省得皮肉受苦。」

無歡雖然有點害怕，但絕不會認輸，聽無求說了，怒叫一聲：「操你媽媽，我怎會向你求饒？」說着，便挾着雙拳直向無求撲了過去，無求見他撲來，輕視一笑，接着也欺身迎了上去，看準無歡雙拳來勢，雙手一格，把無歡雙拳格開，然後雙掌朝無歡胸膛直印過去，但無歡身形卻甚靈活，見他雙掌印來，向旁一閃，堪堪避過。

無求雙掌落空，馬步橫錯，看準無歡一避之下還未站穩樁，便橫裡一記掛鎚直擊無歡背心，這一拳從背後攻至，無歡後腦無眼，無法閃避之下，背心登時中了一拳，整個人向前直跌下去。

無求得勝不饒人，在無歡跌下之同時，向前一衝，又一腳踢在無歡身上，無歡吃了一腳，大叫一聲，正想向旁避開，然後跳起身來還擊，但無求動作比他更快，飛快的伸出另一隻腳，「砰」的一聲，那隻腳已重重的踏在無歡前胸。

無歡胸口被無求以一隻腳踏住，動彈不得，無求得意一笑道：「向我求饒我就放過你。」

無歡已是肉在砧板上，但仍異常倔强，怒叫道：「打不贏也要打。」

無求冷笑一聲，再使勁踢了他一腳，然後把他揪了起來，正想一拳擊向他面前，但這一拳還未打出，無歡已比他先出手，食中二指「呼」的一聲搶出，雙指直取無求雙目，無求見二指飛快擊來，微一吃驚，暗叫一聲「卑鄙」，隨即一側頭避開，同一時間打出一拳，那一拳就結結實實的打在無歡胸前。

這二人只是同門師兄弟的比武，無求雖然佔了上風，但見無歡出手異常狠辣，招招直攻要害，心下也大為憤怒，見他始終都不認輸，就想着要把無歡重重教訓一頓，莫教他如此陰毒。

二人已不知打了多少招，無歡一直只處於挨打的狀態之下，但仍不肯罷手，還大聲呼喝的向無求進攻。

不塵與無欲站在一旁見了，就仿似在欣賞一場好戲一樣，雖見無歡已傷痕滿身，而且形勢明顯的一面倒，但二人卻一點阻止之意也沒有。

無歡被打得全身傷痕，但好似一點也不覺得痛楚，仍舊死纏爛打的纏着無求，盡管被打得無力還手，還是寸步不離無求。

再打一會，無求一記掃堂腿把無歡掃得四脚朝天的倒了下去，無求雖見自己勝券在握，但他非要無歡認輸不可，所以無歡倒地後，便又向前撲了過去。

無歡知道這一伏必敗無疑，敗了要挑二百担水也就罷了，但被打得無力還手可就不是小事，於是想着無論如何要反敗為勝，他見無求已衝了過來，待無求接近時，連忙向旁一滾，無求呼喝連聲的從後追擊，一脚橫裡掃出，無歡見此一脚踢來，又向下一滾，滾在無求的脚底下，他咬緊牙齦，看準無求的下部，立時五指箕張，「呼」的一聲，來一記「猴子偷桃」，右手登時緊握住無求的下陰。

無求冷不防之下被他偷襲得手，但覺下陰痛入心脾，大叫一聲，痛得他冷汗源源冒了出來。

無歡的右手緊緊握着無求的下陰，知他已然乏力，再使勁一揮出左拳朝無求腰腿打去，只把無求痛得殺豬般的大叫起來。

無求下陰被捉住，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忙叫道：「我認輸啦，我認輸啦。」

無歡對於他的叫聲充耳不聞，想起剛才被他為所欲為，當眞仇恨滿胸，老羞成怒之下，再用力一扯，同時又掃出一記掃堂腿，無求登時變了四脚朝天，然後，無歡右手仍緊握無求下陰，左拳則有如下雨一般的直向無求打了下去。無求身上被打的痛楚還可以忍受得住，但下陰被捉住不放的痛楚可就痛苦萬狀了。

不塵在一旁見了這些情形，但一直都無動於衷，無欲見了，心想：「無歡這小子眞卑鄙，贏了仍不放手，待會他就會與我對打，我非要替老二報仇不可。」

無歡在無求身上打了二三十拳，只打得雙眼赤紅，滿面暴戾之氣，再過一會，不塵才叫道：「無歡，二師兄已認輸了，停手吧！」

無歡不敢逆師父之意，只好把無求放了。

無求痛得滿頭冷汗，面如泥色，一時間也站不起身，只綣曲着身子的躺在地上，看神情異常痛苦。

無歡放下無求後，目光凌厲的瞪着大師兄無欲，因為下一伏要應付的，就是他。

不塵望着無歡，忽然暗暗的點了點頭，彷似對無歡打贏此伏覺得很滿意一般，接着他行到無歡面前，一臉對無歡極為欣賞的神色，說道：「不枉為師教導一場，你是我的好弟子。」

無歡被師父一讚，心中一樂，因為能夠被師父一讚，說不定師父對自己已另眼相看，也許會傳授自己一些絕學也

未可料。他聽了師父之言，忙道：「多謝師父讚賞。」

不塵在他面前輕聲道：「你現在要和大師兄過招了，但大師兄並不容易應付的，你如何應付？」

無歡對自己一點信心也沒有，只好無奈的搖了搖頭。

不塵面容甚嚴肅，說道：「面對强手，若要取勝，只有一個辦法。」

無歡道：「什麼辦法？」

不塵面容忽然變得很惡毒，說道：「用卑鄙手段，越卑鄙越好，只有這樣才是自衞之道。」

無歡道：「但我不知如何才叫做卑鄙。」

不塵道：「你剛才打敗二師兄的手段就是卑鄙手段，但對大師兄時，就要更加卑鄙。」

無歡只是怔怔的望着他。

不塵又道：「你年紀尚幼，慢慢就會知道什麼叫做卑鄙的了。」

無歡好似有點不明。

不塵爲了鼓勵他要卑鄙做人，又說道：「只要你打敗了大師兄，我不但不罰你挑水，還會教你一些最上乘的武功。」

不塵的四個弟子拜他爲師，不怕辛苦，不計較嚴厲的處罰，目的是想要把武功學好，無歡聽了師父的話，登時精神一振，連忙點頭道：「我一定要把大師兄打敗，師父放心。」

不塵聽了，作了個陰毒的笑容，又彷彿對無歡很感滿意一樣。

無欲見無求仍痛苦的躺在地上，而且還發出呻吟聲，想起無歡的歹毒、陰險以及暴戾的性情，不由對無歡生出了恨意，所以他想着要好好教訓他，同時也好替無求報仇。

不塵站在寺門前石階下的香爐鼎旁邊，雙手攏在胸前，忽然喝叫一聲：「無欲，無歡，快點打吧，誰打贏了，誰就不用挑水。」

無歡實在怕不是大師兄的對手，但想起師父鼓勵之言，立時又精神大振起來，彷似把全身痛楚都忘了。

無欲對無歡恨意極深，聽師父叫了，便道：「無歡，放馬過來吧。」

在師父傳授自己上乘武功的引誘之下，無歡已去了害怕之心，一咬牙，便向無欲衝了過去。

無欲見他衝來，向旁一閃，無歡便撲了個空，無欲趁他在身旁一衝而過之時，馬步向下一挫，右手肘向下一沉，登時一肘打在無歡背上，無歡但覺背上一痛，同時也重心頓失，人已跌了下去，無欲見他倒地，回轉身來，大喝一聲，右脚立時踢出，無歡雖然倒地，但此時，鬥志極之頑强，也第一時間跳起身來，因此無欲此一脚也踢了個空。

無歡彈起身來後，雙眼赤紅，不理三七二十一，便來一個餓虎擒羊，凌空便向無欲直飛而去，無欲見了，馬步向橫一拉，看準無歡身子飛來之勢，一記拋鎚朝無歡小腹直打過去，無歡無法閃避，小腹登時中了一拳，人已重重的跌在地上，無欲乘勝追擊，咬着牙齦，向着無歡倒地之處追去，無歡見狀，連忙在地上作其滾地葫蘆，而且滾得甚快，以致無欲向他每打一下都皆落空。

滾了十來尺，無歡已然避過無欲的追擊，本可以站起身來了，但此時，他瞥眼一看，看見寺前大門石階之下的巨大香爐銅鼎，便一路向那銅鼎滾了過去。

無欲一路向他追打，但都被他前後左右的翻滾避開，更加怒了，於是向他一路追打，見他一直不站起身，還以爲他被自己逼得無法站起來，便繼續呼喝連聲的追打而去。

無歡一路前後左右的翻滾，此時已滾到那銅鼎旁邊才趁機霍地跳起身來，無欲趁他還未站穩脚步之際，便向他一拳攻去，無歡中此一拳，向後退了幾步，身子便挨在銅鼎上。

無欲不給他有絲毫喘息機會，向前一衝，便雙拳有如下雨一般，不斷向無歡身上打下，一時間，只响起有如打鼓之聲，把無歡打得叫苦連天。

其實無歡是有意把無欲引到銅鼎旁的，也是有意被無欲所打，待無欲打得性起之際，無歡便忍着痛楚，伸手在那用作燃點香燭之用的銅鼎內一抓，便把一撮香灰抓到手中，然後出其不意地將手上的香灰向無欲面上撒了過來。

無欲冷不防備，雙眼登時被大量香灰撒個正着，接着雙目也睜不開來，同時很本能的以雙手擦眼。

無欲以雙手擦眼，無形中，全身中門大開，無歡心想：「你始終都中計了。」便咬着牙，狠狠的一拳打在無欲腰間的要害處。

無欲腰部要害中此一拳，一個吃痛，接着全身無力，而無歡就趁此良機向他拳脚交加，決定要連本帶利的全部收回來。

無欲雙眼睜不開來，被無歡飽以一頓拳頭，有感他以卑鄙手段暗算自己，當眞怒不可遏，身上雖在挨打，仍不忘雙拳使勁的向無歡攻了出去。

無歡見他雙拳連環攻來，先向旁一避，然後蹲下身來，專攻他下盤。

不塵在一旁見了二人狠辣的打法，咀角又發出一絲惡毒的笑容，看見無歡反敗爲勝，也暗暗的點了點頭，就好似對無歡甚感滿意一樣。

這個不塵大師，根本沒有半點出家人慈悲爲懷之心，他見兩個弟子不要命的拚搏，感到十分欣賞。

無歡向無欲偷襲成功，着着毒辣的把無欲打得無力還手，但無欲也是個十分好勝之人，雖見自己被打得傷痕纍纍，但一點認輸之心也沒有，只想着如何趁機反攻，更何況他是大師兄，又比無歡年長多年，若果認輸，與跪地求饒有何分別？

無欲若要認輸，在他心目中，簡直是一項恥辱。

無歡知道無欲雙眼不能視物只是在短暫時間，若果恢復視力，那時可就難以想像了，爲了要在他恢復視力前把他打得大叫認輸，非速戰速決不可，想到這裡，目露强烈兇光，忽然大喝一聲，整個人跳了起來，再凌空一記雙飛腿朝

無欲胸膛踢將過去，無欲看不見他攻來，加上兩邊腰眼又吃了一頓拳頭，已然無力閃避，因此胸膛登時中了無歡一記雙飛腿。

無歡這一記雙飛腿，使盡了全身氣力，頓時把無欲踢得有如斷綫風箏一般向後直飛。

無欲向後飛出之同時，無歡身子失去重心，也跌了下去，但他立時彈起身來，赤紅着雙眼，再一記餓虎擒羊直向無欲倒地處飛撲過去。

無欲倒地後，來不及起身，無歡已撲至，無歡立即把無欲牢牢抱住，把他按在地上，然後舉起雙拳，便向無欲頭上兩邊太陽太陰二穴連番攻打，直至雙手發軟仍不停手。

無欲頭部被打了一頓後，已然暈頭轉向，金星直冒，根本已是任由魚肉，但無歡性情異常暴戾，同時也怕他會還擊，於是，又把對付無求的手段搬將出來，便伸手向無欲下陰重重抓了下去。

無欲本來已有點暈眩，而且神智已開始有點不清，但下陰被無歡用力一抓之下，登時把他痛得醒了過來，而且殺豬般的大叫。

無歡把牙齦咬緊，再使勁用力一握，面容異常惡毒的叫道：「你認不認輸？」

無欲痛得面無人色，四肢不停擺動，連忙叫道：「我認輸啦，你快停手……」

無歡好似沒有停手之意，不塵聽了無欲認輸，叫道：「無歡，大師兄認輸了，快停手吧。」

無歡只好停手了，接着站起身來，拍拍雙手，看着無欲就好似無求一樣，綣曲着身體在地上發出呻吟聲，只感到心中有無比的舒暢。

不塵連眼尾也不望倒在地上的無欲無求二人一眼，只點點頭的向無歡行了過去。

無歡見師父向自己行來，看師父面容，似乎對自己的戰績極感滿意，心中不禁興奮。

不塵來到他身邊，撫摸着無歡的頭，露出對他極爲愛護之情，微笑道：「你果然是我的好弟子，明天開始，師父就傳授給你一些最上乘的武功。」

無歡大喜，忙在不塵面前跪了下來，叩頭道：「多謝師父，多謝師父……」

不塵把他扶起來，看見他剛才被打至鼻腫面靑，好似有點心痛一般，目光忽然有點憤怒的望着仍倒在地上的無欲，叫道：「無欲，馬上下山去，捉隻雞回來，叫那兩個老不死煮給無歡吃，讓他補補身子。」

和尙也要吃雞？這算是什麼和尙？

不塵口中的兩個「老不死」，就是長鳴寺中，除了不塵五師徒外，僅存的兩個老和尙，兩老俱已六十歲過外，一個佛號叫遠難，另一個則叫遠劫。

無欲還躺在地上，但聽了不塵之言，不敢有違，唯有掙扎起身來，揉了揉雙眼，垂頭喪氣的道：「知道了師父。」便跌跌撞撞的向山下而去。

無歡一副得寵的樣子目送大師兄下山，心中簡直樂不可支，想起晚膳有鷄可吃，唾涎也忍不住流下來了。

＊　＊　＊

淸晨。

紅谷市的居民又爲了新的一天而忙碌。

紅谷市中有一間富來客棧，雖在早上，但客棧內的酒樓卻坐滿了人，甚是熱鬧。

酒樓的顧客中，部份是手托雀籠，口銜烟斗的有閒階級，有些則是吃完早飯忙於幹活的人。

在酒樓臨窗處的一個座頭上坐着三個人，這三個人之中，一個廿來歲，樣子也甚好看，但卻有點不羈的味道，另一個人，他雖然坐着，但明顯比那靑年還要高大得多，他年約三十三四歲，國字面口，但面容卻有點兇惡，那第三人，則是個身材普通，樣子敦厚的三十歲漢子。

這三個人，原來就是游俠四方的「狂俠」曾十一師徒三人，那個最年輕的，當然就是「狂俠」曾十一，另兩人當然就是他在糊裡糊塗之下所收的徒弟，他們就是面容兇惡的唐非，及面容敦厚的文一龍了。

曾十一身上有花不完的銀子，單就被人誤爲裔門頂級人馬所收的五仟兩銀票，也就夠他們享用一段頗長的日子了，更何況他頭腦靈活，詭計多端，即使把身上銀兩花光了，臨時要找點錢花用也並不困難。

他們師徒三人到處流浪，端的到處是吾家，這種生活，對於不能定下來的曾十一，他倒覺得是一種樂趣，所以還樂此不疲的繼續流浪下去，而且永不言倦。

三人在富來客棧住了一晚後，今天一早起來，打算吃過早飯後便又過其漫無目的之旅程，要做一個看透世情的旅遊家。

在酒樓內胡亂吃了一些早點，曾十一正想喚來伙計結賬，但此時唐非忽然好似有所發現一樣，對曾十一道：「師父，你看。」

曾十一眉頭一皺，道：「看什麼？」

唐非笑道：「美女。」

曾十一與唐非是面對面而坐的，聽說了，登時精神一振，連忙回轉頭來，朝唐非視線望去，眼底出現的，果然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少女，只見她一副端莊賢淑的樣子，正斯斯文文的端坐着。

曾十一見了此等漂亮尤物，精神倍增，見了那少女容貌是惹人喜愛，登時打從心裡喜歡出來，也不禁看得痴了。

曾十一見了那漂亮少女，驚爲天人，瞪大雙眼的向那少女望了一會，此時那少女已發覺他向自己注視。

若果曾十一雙眼向前望也就罷了，但他偏偏卻是擰轉了身子向後望，少女見了他的眼光，又見他容貌有點放蕩不羈，加上有點輕佻，登時對他起了厭惡之心，也回敬他一個藐視的眼光。

曾十一見了那少女似乎極不滿意自己用如此的眼光望她，方才醒覺自己實在不該唐突佳人，連忙回轉了身，再也

不敢向後望多一眼。

唐非見了他的神色，已知道他對那少女極有意思，忍不住從心中笑了出來。

曾十一在沉思，心中只在盤算該用什麼方法來結識那少女。

文一龍見了他有點失魂落魄的表情，忍不住笑道：「師父，你是不是喜歡那妞兒？」

曾十一點點頭。

唐非笑道：「師父不是喜歡，而是非常喜歡那妞兒。」

曾十一望着二人，俏皮一笑，道：「你們好似很了解我。」

唐非道：「既然你喜歡她，那就要設法結識她了。」

曾十一道：「你說得對。」但又眉頭緊皺的道：「怎樣結識她？」

唐非道：「既然沒有方法就要想方法，想不出方法就只好走了。」

曾十一有點失望，嘆了口氣，說道：「姻緣天註定，强求也無用，我們還是走吧。」當下結了賬，便離開了酒樓。

曾十一三人走後，不久，那少女把早點吃完，也結了賬，拿起隨身携帶的布包便行出了酒樓。

少女步出酒樓後，叫客棧的伙記把馬匹從馬廐拉了出來，便牽着馬匹在街上漫步而行。

早上街道的行人並不太多，少女牽着馬匹行了一會，正想騎上馬背，但此時，忽然有兩人快步向她迎面衝了過來，少女看清這兩人都是幪着面的，看他們來意似乎衝着自己而來，不禁嚇得花容失色，在她吃驚之際，那兩人已衝至，她驚惶未定，兩人已各捉着她雙手，兇巴巴的叫道：「快跟我們走！」

那少女有點柔弱，被那兩人捉住雙手，驚得嘩然大叫，那兩人見她發出叫聲，其中一人忙用手把她咀巴掩住，然後拉着她向前走。

少女一路掙扎，但掙扎不脫，只被拉拉扯扯的向前行。

兩個幪面人拉着少女走了一會，此時忽然有一人向他們快步衝了過來，口中大叫道：「姑娘別怕，本大俠來救你。」聲隨人至，已飛快的衝到兩幪面人身前，兩人見他衝至，忙放下少女，發一聲喊，便向前迎了上去。

這個橫裡殺出來的人，正是「狂俠」曾十一，他見兩人挾着拳頭衝殺上來，叫聲「來得好」，便側身欺了上去，格開二人來招，立時雙脚齊飛的直踢向二人，只三幾招，便把兩人打倒在地。

兩人連忙爬起身來，齊齊叫聲：「好厲害的小子！」叫聲過後，又一同衝殺上去，曾十一好似不把他們放在眼內，大喝一聲，便雙拳向二人迎了上去，一經再度交手，兩個幪面人又被曾十一拳脚交加的打得無還手之力。

那少女無故在街上被人强拖着而走，本已嚇得花容失色，在呼救也無人援手之際，但忽然有人拔刀相助，驚魂才定了下來，此時她向援手的人看個清楚，才知道此人就是在酒樓內以奇異眼光望自己的那個人，捏了把汗之餘，隨即把先前對曾十一的厭惡感也去了，心中不由對他起了感激之心。

再說曾十一與兩個幪面人打了不久，已然打得性起，呼喝連聲的，又把兩人打得跌在地上，兩人雙雙倒地後，見他越發瘋狂，不由一怯，同時也自知不敵，見他追擊而至，慌忙爬起身來，隨即沒命的向前落荒而逃，而且走得相當之快，曾十一見他們逃走，大叫一聲：「鼠輩別跑！」便向前追了上去，走了幾步，忽然回轉身來對那少女道：「姑娘，待本大俠替你捉住這兩個龜孫子。」說着，拔足朝那兩人快步追了上去。

那兩人沒命的向前走，曾十一則拚命啣尾窮追，在街上奔走了一會，兩幪面人閃身進入一條橫巷內，曾十一也追了進去。

雙方進入橫巷後，忽然間三人都停下來，兩幪面人更回轉身的望着曾十一。

曾十一站在他們面前，忽然笑道：「你們做得很好！」

兩個幪面人忽然伸手把幪着面的面巾除了下來，兩個人真面目一現，原來他們竟是唐非和文一龍。

＊　＊　＊

文一龍除下面巾後，神色有點痛苦，捂着胸膛說道：「師父，你剛才怎地如此大力打我？」

曾十一笑道：「爲求逼眞，只好用多一點力了。」

唐非道：「師父，我們替你做了這一幕英雄救美，能否得到那妞兒的芳心那就要看你了。」

曾十一又一笑，說道：「倒算你們合作。」

文一龍道：「別多說啦，快去會佳人吧，否則那妞兒等得不耐煩了。」

曾十一道：「不錯，我馬上去。」說完，便行出横巷。

甫一步出橫巷，赫然看見那少女正坐在馬背上，而且還雙眼發出憤怒光芒的盯着巷內的唐非和文一龍，看情形，那少女顯然知道他們剛才其實是在演戲的了。

曾十一見了她的神色，暗叫不妙，「詭計被識穿了。」

原來那少女看見曾十一從後追趕兩個幪面人，恐怕他追不上，便騎馬從後追去，豈料在橫巷入口處進去，就看見曾十一與唐非及文一龍交談了一會，她雖然沒有看見唐非與文一龍把面巾除下，但見了他們的身形，身上穿着的衣服，以及他們手上仍拿着用以幪面的面巾，當即知道他們就是剛才的幪面人了。

她一時也不知道曾十一此時來一幕英雄救美，目的就是想結識自己，只覺得他們在串謀愚弄自己，甚感憤怒，嬌喝一聲「卑鄙」，便掉轉馬頭，快步而去了。

曾十一一個大意，詭計被識破了，面上出現極之尷尬的神色，隨即見少女策馬而去，感到異常失望，不由向前追了上去，口中叫道：「姑娘，你聽我解釋……」說到這裡，忽然停了下來，心想：「解釋？用什麼來作解釋？」

少女策馬走了一會，已在街上轉角處消失了，曾十一目送她消失，不禁有點懊喪，脫口說道：「功敗垂成。」

唐、文二人也來到他身旁，唐非也有點失望的道：「師父，你想出來的計倒是不錯，只可惜露出了馬脚。」

文一龍道：「早知這樣，我就不用挨你的揍了。」

曾十一仍望着少女消失的街角着了呆。

唐非苦笑搖頭道：「算啦，姻緣天註定，强求也無用，走吧。」

曾十一忽然露出滿不在乎的神色，說道：「大丈夫何患無妻，你們以爲我會稀罕一個區區女子嗎？」

文一龍爲人心直口直，望着唐非笑道：「師兄，這是不是叫做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唐非也笑道：「好像是。」

曾十一知他們在揶揄自己，不滿的道：「你們胡說八道什麼？」

唐、文二人相視一笑，便不說話了。

曾十一睨了二人一眼，說道：「走吧！」便大踏步的向前行，唐、文二人只好跟了上去。

行了一會，文一龍說道：「師父，我們該去那裡？」

曾十一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們那曾有過目的地？總之去到那裡就是那裡好了。」

唐非說道：「聽說離此不遠的鐵嶺山風景甚不錯，我們何不去遊他一遊？」

曾十一道：「那麼就去鐵嶺山逛逛吧。」

* * *

中午。

太陽仍是那麼的猛烈，只苦了那些終日爲口奔波的人。

「狂俠」三師徒不覺已來到鐵嶺山山下，這裡正是長鳴寺的後山。

再行一會，三人發覺前面不遠處有條溪澗，在此酷熱天氣下，見了此條溪澗，三人精神一振，忙向前走了過去。

當來到溪旁時，見溪水清澈，三人忍不住涉入水中，接着痛痛快快的洗了個面，然後三人便躺在溪旁的大樹下，在享受着吹來的和風。

曾十一倚着一塊大石上，一面在享受着和風，一面放眼欣賞附近景色，倒也怡然自得。唐非向山上的一條小徑望去，只見有三個和尚正挑着水桶行了下山，他知道在山腰叢林處有一間長鳴寺，所以知道這三個必定是寺中的和尚了。

這三個和尚，當然就是被不塵罰以挑水的無欲、無求與無合三人了。

無欲、無求二人被無歡冤枉以大欺小，又對無歡使詐被痛毆一頓，以致身上傷痕纍纍，倒頭來還要被罰挑二百担水，更要在烈日之下受此煎熬，其苦可知。

無合則是口舌招尤，向師父說粗話而被罰挑一百五十担水。

幸而他們平日不斷的練功，加上又被懲罰慣了，以致身體異常結實，所以雖然辛苦，但仍熬得住。

若以長鳴寺與山下溪澗的路程計算，他們在一個時辰之內最多只能挑十担水，就是一天挑五個時辰，每天只能挑五十担水而已。

不塵當然也知道他們一天之內是挑不完二百担水的，所以很「仁慈」，準許他們的懲罰在三天之內完成，若然三天之內仍完成不了工作，就只好把懲罰再加重。

三個和尚爲了要在三天之內分別把一百五十担及二百担水挑完，只好默默的去幹，而且走得甚是快速。

長鳴寺內只有七個人，當然用不着這許多水，但不塵罰他們挑水，並非只爲了飲用，而是作爲對他們的一種懲罰。

和尚下山挑水，這並不是什麼奇怪之事，所以曾十一師徒三人並不在意。但曾十一看見他們挑着水桶匆匆忙忙的下山，在溪澗汲滿水後又匆匆忙忙的上山，倒覺得有點奇怪了。

在酷熱的天氣之下，身處極蔭底下，享受着和風，令人一停下來就不想再動，曾十一正有這種懶洋洋的感覺。

師徒三人在樹蔭下坐了將近一個時辰，如是者，看見三個和尚仍不斷匆忙的挑水上山，下山，看着他們汗流浹背，辛苦萬狀的挑着沉重的水桶在崎嶇的山路跑上跑下的，心下更加奇怪，心想：「他們挑這許多水幹嗎？」除了感到奇怪外，心中也甚同情他們的苦況。

曾十一冷眼旁觀，見他們已來回的各挑了八担水，三人加起來，每一次六桶水，來回八次就四十八桶水，何以還未挑完？此時他再也忍不住了，待他們再次下山的時候，便向他們汲水處行去，說道：「三位大師，請問你們挑這麼多水有何用途？」

最年幼的無合聽他說了，抬起頭，一副敵視的眼光望着他，劈口就道：「關你屁事！」

這些說話本來不該出自出家人之口，曾十一聽了也爲之一怔，也感到有點沒趣。

無欲、無求見了曾十一似乎有點多管閒事，也惡形惡相的瞪了他一眼，接着也不理睬，便只顧汲水，待把水汲滿了，又飛快的上山去了。

曾十一望着他們上山，回想他們的兇惡形相，喃喃的道：「天下間竟有這種和尚。」

唐非與文一龍在另一邊的樹蔭下呼呼的進入了夢鄉。

不久，三個和尚又挑着空水桶下了山，汲滿水又往山上跑，曾十一見了，好奇心越來越重，本想向他們問個清楚的，但見了這三個不似和尚的和尚實在太不友善，只好打消了向他們發問的念頭。

强烈的好奇心驅使下，曾十一生出了非要把事情弄清楚不可的念頭，當下想着要上山看個究竟，便把唐、文二人弄醒。

曾十一向二人說明對事情感到奇怪，唐、文二人也起了好奇心，都同意到

長鳴寺去看看，於是三人便逕自上山去了。

三人並不知山的另一邊是有條平坦的路可通上山的，所以只有沿着三個和尙上山下山的山路往上行。

長鳴寺距離山下並不太遠，雖然山路有點崎嶇，但也很快的來到長鳴寺。

三人上得山上，便看見長鳴寺的後座，再沿着由人踏出來的小徑而行，便繞到寺前的空地上，只見空地旁邊有一個特大的儲水池，池水早已溢了出來，一直向山下流去。

曾十一三人還可以看見，在水池旁邊站着兩個打着傘子的老和尙。

這兩個老和尙就是遠難和遠劫，是不塵命令他們在監視無欲等人挑水上山的，他們每挑一担水就要記下來，在日落之前向不塵作出報告。

兩老年紀已是不輕，還要在烈日當空下整天站在儲水池旁邊，這種滋味也甚不好受，但幸而不塵也很「仁慈」，準許他們打着傘子遮擋猛烈的太陽，否則他們說不定就會受不住煎熬而騎鶴歸天了。

曾十一來到兩老面前，見他們容貌慈祥，當即不敢造次，合十向二僧行了一禮，說道：「大師你好！」

唐、文二人也向他們行了一禮。

遠難、遠劫見了他們，唸聲佛語，單手還了一禮，說道：「三位施主，你們好。」

曾十一面對着兩個老和尙，甚是恭敬的道：「敢問大師，貴剎何以命人不斷的下山挑水，把水挑回來了又如此浪費？」

那年紀較老的，名叫遠難，聽他說了，把傘子放下，然後雙手合十的道：「出家人不打誑語，那三個下山的弟子佛號無欲、無求、無合，他們是被主持大師懲罰下山挑水的。」

曾十一道：「貴寶剎主持如何稱呼？」

遠難道：「敝寺主持佛號不塵。」

曾十一道：「不塵大師要弟子挑水到何時？」

「主持大師罰他們在三天之內挑一百五十担和二百担水。」

曾十一聽了，也不禁嚇了一跳，說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他怎地如此折磨弟子？」

遠難本着出家人有話實說之心，當下便把一切前因後果向曾十一三人述說了一遍。

曾十一聞說，感到無欲等人犯的只是小事，不塵的懲罰未免太重，當下覺得不塵太過可惡，當知道了不塵命弟子互相毆打，弟子出手卑鄙而狠毒也不理會，頓時覺得不塵是個內心惡毒之人，便又起了好奇心，想見一見不塵的廬山眞面目，就對遠難道：「不塵大師在那裡？」

遠難道：「主持大師正在寺內敎第三弟子無歡練武。」

曾十一更感奇怪了，不塵竟然無情的懲罰三名弟子，而其中一個無合只是個小孩子，但爲何又對第三弟子另眼相看？還躲起來傳授武功？

此時，無欲等三個和尙又各把一担水挑了回來，三僧好似不覺曾十一存在一樣，把水倒進本來已滿瀉的儲水池中，然後又匆忙的往山下跑，曾十一見了他們汗流浹背，混身濕透，還是任勞任怨，不明白他們爲的是什麼？好奇之心就更重了。

曾十一對於不塵施予弟子的懲罰極之看不過眼，又想起不塵命令遠難與遠劫守在寺門外，不由對兩老僧起了憐憫之心。

他望着無欲等人下山的路呆了一陣子，忽然說道：「他們不該接受這個懲罰，我要叫他們起來反抗到底。」

遠劫沙啞着聲的道：「施主萬萬不能這樣做。」

曾十一道：「爲什麼？」

遠劫道：「施主這樣做，無疑是敎他們作反。」

曾十一抿咀一笑，道：「不錯，我就是要敎他們作反。」

遠難又宣了一聲佛語，說道：「施主，凡事不可强求，算啦！」

曾十一道：「不塵在折磨你們，難道你們看不出來，你們爲什麼要受這種折磨？」

兩老僧合十道：「阿彌陀佛……」

曾十一不讓他們說下去，忙道：「你們還是數你的佛珠，唸你的佛經吧，別理我！」說完，向唐、文二人說聲「跟我來，」便又沿着來路行了下山。

唐、文兩人跟在他身後，文一龍說道：「師父，你又攪什麼鬼？」

曾十一道：「我覺得不塵有點古怪，所以找他的三個弟子問一問。」

文一龍道：「和尙的事你也要管？」

曾十一道：「若果不管的話，那個不塵禿驢日後恐怕還要把弟子折磨下去呢。」

唐非道：「算啦，那三個和尙做錯事，被師父懲罰一下是平常事，你管得着嗎？」

曾十一道：「但那兩個老和尙又做錯了什麼？」

唐、文二人無話可說，只好跟着他下山了。

三人行到途中，剛巧碰上無欲等人正挑着水上山，三僧見了他們，不加理會，只顧走他們的路，曾十一忍不住，叫道：「三位大師，等一等。」

三僧不理，仍舊挑着水桶向山上健步而行，曾十一見了他們的樣子，已知道他們是不會停下來跟自己說上一句話的，但他對不塵極之不滿，也感到不塵這樣做必定有古怪存在，爲了要把事情弄個明白，便向三僧從後趕了上去，待來到三人身後時，忽然大喝一聲，隨即伸出右脚，「砰砰砰」三聲，便用脚把三僧肩上挑着的扁担踢開，六桶水登時應聲飛了出去，水桶直滾了下山。

這三個和尙根本不是一般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和尙，可說並非善男信女之輩，在毫無防備之下被曾十一踢開水桶，當眞怒不可遏，那個年紀最幼的無合最是兇惡，一副要擇人而噬的目光瞪

敬的道：「敢問大師，貴利何以命人不斷

個小孩子，但為何又對第三弟子另眼相

唐、文兩人跟在他身後，文一龍說

合最是兇惡，一副要擇人而噬的目光瞪着曾十一，怒叫道：「操你媽，你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已知道他們秉性頑劣，聽他說着粗話，也不感到奇怪，當下毫不客氣，也叫道：「我操你三十代老祖宗，你這又算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先撩起火頭，是大大的不對，但他卻惡人先告狀，反客為主，只把三僧弄得有點愕然起來。

這三個和尚，要算無欲面容最為兇惡，見曾十一無理取鬧，忙踏前一步，一副想打架的兇相，說道：「兄弟，你想怎樣？」

曾十一嬉皮一笑，道：「我不是和尚，請別叫我做兄弟。」

無欲一時間也弄不清他到底意欲為何，倒感到有點茫然了。

無合忽然彎身拾起地上的一根扁担，目露兇光，喝聲「X你媽，」便拿着扁担向曾十一迎頭打下，曾十一見扁担打了過來，不慌不忙，用橋手一擋，再反手把扁担抓在手中，同時用力一扯，無合登時失去重心，身子直向曾十一仆前，曾十一見他向前仆來，食中二指握個扣手，馬步一進，扣手「呼」的一聲搶出，直取無合咽喉。

無欲、無求二僧見曾十一動手，也呼喝連聲的撲了上去，但曾十一動作奇快，已飛快的以扣手扣着無欲咽喉，見二僧衝來，忙叫一聲：「住手！」

無欲、無求見四師弟被制住，眼看只要曾十一雙指一運勁，無合則必死無疑，他們師兄弟平日雖然打生打死的，但在這個關頭卻生出了同門手足之情，二僧聽了曾十一那一聲喝叫，登時停了下來，再也不敢踏前一步。

無合咽喉雖然被扣住，動彈不得，但卻露出一副毫不屈服的神色，他喉頭被扣住，說話已很困難，但仍要說：「哼，有種的，就把我放開，我要跟你拚了。」

曾十一毫不把他放在心上，輕視一笑道：「你們有三個人，我們也有三個人，你要單對單還是三個對三個？」

無合道：「三個對一個。」

曾十一笑道：「好極！」便把他放開，隨即對文一龍和唐非叫道：「一龍，阿非，我們三個聯手領教一下這個小師父的高招吧。」

唐、文二人應聲「是」，便哈哈笑踏步上前，無合見了，吃了一驚，忙道：「不不不，我是說我們三個人打你一個，不是你們三個人打我一個。」

曾十一又一笑，道：「那我就陪你們三個玩玩吧。」

唐、文二人聽說，心裡發笑，便退到一旁。

三僧目露兇光的把曾十一圍了起來，曾十一知道要對付這三個小和尚實在輕而易擧，當下毫不把他們放在眼內，又微笑道：「若果我打贏了如何？」

無合叫道：「你打贏了才說吧。」說着，便向曾十一衝了過去，無欲和無求也再毫不客氣，也一湧而上。

曾十一為人行事本就有點令人莫名其妙，也不自問一下此一架到底為的是什麼，見三人向自己包抄而至，便欺身迎了上去，當下，雙方便在崎嶇的山路打了起來。

三僧臨敵經驗少，加上在崎嶇的山路上對敵，下盤功夫不及曾十一穩健，已三番四次的被打得跌倒在地。

曾十一簡直談笑用兵，輕鬆得很，只一雙腿，已把三人打得近不了身，再打一會，向三人各踢一脚，把他們踢得飛了出去，看着他們狼狽的倒在地上，面上發出微笑，拍拍雙手笑道：「好啦，玩完啦，你們起來吧。」

三僧明知不是對手，無可奈何，唯有喪氣的爬起身來，眼光甚是不憤的望着他。

曾十一微笑着望着他們，說道：「既然玩完了，我們坐下來慢慢談一談吧。」說着，果然坐了下來。

三僧雖然不憤，但明知不是對手，所以再也不敢貿然向曾十一進攻，心中只在防備他會向自己攻來，但見他忽然坐了下來，又見了他的態度似是鬧着玩而沒有惡意，便去了提防之心。

無合自知不是對手，憤怒的盯着曾十一叫道：「你無理把我們的水桶打了下山，就誤了我們的挑水時間，你叫我們如何向師父交代？」

曾十一「咳」了一聲，搖頭道：「你們都是男子漢大丈夫，怎地任人擺佈？」

無欲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不塵在折磨你們，你們難道看不出來？他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不是任由他擺佈嗎？」

無合怒叫道：「這又關你什麼事？」

曾十一見他實在不友善，瞪着他道：「你是不是認為剛才打得不夠痛快？要不要我再把你教訓一頓？」

無合登時不敢說話。

無欲較年長，也較明白事理，聽了曾十一說師父在折磨自己，回想一下，倒覺得他說得不錯，當下有點無奈的道：「沒有辦法，我們為了要學武功，只好甘願被他折磨了。」

無求也道：「大師兄說得對，若果不是為了學武，我早就忍受不了一走了之，那還會光着頭頂做和尚？」

曾十一道：「要學武有很多途徑，但為什麼偏偏要拜不塵為師？」

無欲道：「以我們四師兄弟的德性，那會有人收我們做徒弟？既然師父收了我們，就只好忍受一下了。」

曾十一道：「雖然如此，但你們難道沒有想過要反抗？」

無合忽然叫道：「你先別說這許多廢話，我且問你，你這樣做，到底想怎樣？」

曾十一望着他笑道：「我不是有心要找你們麻煩，我只想跟你們談一談，但你們卻不願意好好跟我談，所以只好是這樣……現在你們不是正在跟我說話嗎？」

無合道：「你想跟我們說什麼？」

曾十一道：「我覺得你們的師父有點古怪。」

無欲道：「聽你一說，我也覺得師父的確有點古怪。」

曾十一道：「我覺得不塵之所以要收你們爲徒，一定有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其實在利用你們。」

他如此一說，不但三僧感到有點愕然，唐非與文一龍也感到有點錯愕。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塵會有什麼目的？

曾十一望着無欲說道：「你年紀較大，應該明白事理，爲什麼不想想，一個出家人要收徒弟，應該選徒十分嚴格才對，但不塵爲什麼偏偏要選你們做徒弟？」

無欲當然很清楚自己及三名師弟都是教而不善之輩，登時感到曾十一說得有理。

曾十一又道：「剛才我在長鳴寺的時候，聽了那兩個老和尚說，不塵挑撥你們互相拚鬥，還教你們要卑鄙做人，一般師父會這樣教人嗎？更何況他是一個出家人？」

無欲聽了，回想無歡用卑鄙手段打敗自己和無求後，不塵不但不加以責駡，還似乎很欣賞，頓時覺得師父有點古怪了，他望着曾十一，說道：「那你認爲師父爲什麼要這樣待我們？」

曾十一道：「很簡單，因爲你們都年少無知，又秉性頑劣，不塵就拿着這一點，把你們訓練成爲幾個卑鄙惡毒之人，再進一步把你們訓練成爲毫無感情的人。」

無合年紀尚小，似乎不明白曾十一在說什麼，但無欲與無求聽了，登時感到有點震驚，二人齊聲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曾十一道：「他必定居心叵測，也就是他不可告人之處，再過幾年，你們就會被他訓練成爲銅皮鐵骨，同時更爲卑鄙無恥及心狠手辣之人，那時他就會用更卑鄙的手段支配你們，以替他進行他的陰謀。」

曾十一語不驚人誓不休，也不知是否推測正確，只把無欲、無求二僧聽得目瞪口呆起來。

無合被曾十一打了一頓後，心中仍舊異常不憤，望着曾十一，大叫道：「操你娘娘，臭小子，你說完了沒有？」

曾十一霍地站起身來，惡瞪着他，冷冷的道：「小禿驢，你是不是嫌打得不夠？」

無合見了他的兇相，吃了一驚，登時停咀不敢說話。

曾十一仍瞪着他，說道：「你的咀巴再不乾淨一點，我就把你的咀巴一拳打歪。」

無合怕得連望也不敢望他一眼，連忙躲在無欲身後，有如受了驚的小綿羊一樣。

無欲聽了曾十一那番驚人的話之後，顯得有點不知所措，說道：「師父不會如此惡毒吧？」

曾十一愛理不理的說道：「他是不是這樣的人，日後你們就會知道。」

無求道：「那我們應該如何是好？」

無欲道：「若果他如此卑鄙，我們就只好離開了他。」

曾十一道：「這不是辦法。」

無欲道：「我們走了，他就奈何不了我們，爲什麼不是辦法？」

曾十一道：「既然不塵爲人如此惡毒，他教了你們一年武功，花了這許多時間，他會甘心白費嗎？」

無求道：「那你認爲他會怎樣對我們？」

曾十一道：「若果他知道你們有離心，說不定會對你們不利，或許會把你們殺了。」

二僧越聽越怕，登時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道：「你們暫時詐作什麼也不知道，然後我在暗中查一下，他到底有什麼陰謀，再把他的陰謀粉碎，說不定可以造福人羣。」

無欲忽然道：「閣下怎樣稱呼？」

曾十一笑道：「我名叫曾十一，江湖上人稱『狂俠』。」指着唐、文二人道：「他們是我的徒弟，唐非和文一龍。」

二僧聽了，登時感到有點意外，無欲忙道：「原來閣下就是鼎鼎大名的『狂俠』曾十一，失敬失敬！」

今日的曾十一，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幹了幾番大事後，名字早已爲人傳頌開去，因而大名也不脛而走。

曾十一笑道：「別對我拍馬屁，我不喜歡這一套。」

無欲、無求二人聽了曾十一的大號後，又想起傳說中他幹的幾番大事，登時對他另眼相看起來，又聽了他說了那一番話，不由對他有點倚賴起來。無欲只好說道：「那麼我們就詐作什麼也不知，繼續把水挑完算了。」

曾十一道：「挑什麼水？你們難道還不覺得辛苦？」

「師父罰我們挑水，我們怎能不挑？」

「我就是要教你們作反，爭取自由。」

無欲、無求二人本來就有點反叛性，聽曾十一慫恿作反，爭取自由，想起挑水時的苦況，也不禁動容起來，無欲說道：「如何作反？」

曾十一道：「總之由現在起，不塵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充耳不聞，就這麼簡單。」

「但是他用更惡毒的辦法對付我們怎辦？」

「那我也有辦法對付他。」

無欲望着無求，眼光似乎在問他好不好作反，無求與他對望一會後，說道：「曾大俠說得對，他這樣折磨我們，又慫恿我們師兄弟互相拚鬥，根本不把我們看作是人，既然這樣，我們何必逆來順受？」

無欲很堅決的道：「不錯，我們就作反到底，爭取自由。」

曾十一微笑道：「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嘛。」

無合忽然以奸詐的眼光望了望他們。

無欲望着曾十一，說道：「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曾十一道：「現在我和你們一起上山，上到山上，你們什麼事也不要做，看他有什麼反應。」

無求道：「聽曾大俠一說，我忽然不想做和尚了。」

曾十一道：「不錯，做和尚有什麼好？」

無欲道：「你以為我們想做和尚的嗎？我們只是為了要學武功才做和尚而已。」

曾十一道：「別多說了，我現在就和你們一起上山去吧。」

狂俠好色　情僧負義

眾人回到長鳴寺，負責監視無欲等人挑水的遠難與遠劫兩老僧見曾十一又折了回來，感到有點奇怪，見無欲等人空手回來，不禁微微一驚，那聲音沙啞的遠劫說道：「你們為什麼空手回來，你們的水桶呢？」

無欲道：「我們打算不挑水了。」

遠劫驚道：「不挑水？你們不怕主持大師懲罰你們？」

無求道：「我們要作反，你明白嗎？」

遠難道：「主持大師若果知道了，如何是好？」

曾十一向兩老僧行前，恭敬的道：「兩位大師，他們這樣做有何不妥？」

無欲不待他們說下去，對曾十一道：「這兩個老鬼就是這麼迂腐，曾大俠別跟他一般見識，我們還是到樹蔭下坐坐吧。」

曾十一說聲「好」，便向廣場旁邊的大樹下行了過去，然後便在樹蔭下坐了下來。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無合忽然快步走入寺內，眾人仍不在意。

曾十一師徒、無欲、無求五人在樹蔭坐下之後，此時，眾人向寺院的道路望去，忽見一個人從山下行了上來，待這人來到寺前的廣場時，再看個清楚，只見來者是一個少年，眾人不禁向那少年望多了一眼。

長鳴寺就在鐵嶺山的山腰，鐵嶺山平日有不少人前來遊山玩水，一般遊人，大多會順道遊覽一下長鳴寺的，但那少年來到寺前，曾十一等人何以會向他望多了一眼？

原來這個少年是一個十分英俊的美男兒，看他皮膚白晰，面上被猛烈的陽光灼得粉紅，他甚至還有點柔弱，實在不似一般雄糾糾的男子漢。

無欲見了他，忍不住說聲：「這小子很英俊。」

曾十一離遠望去，忽然感到這少年很面善，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一時間又想不起何時何地見過他？

此時，那少年見樹蔭下坐着兩個和尚，忽然行了過來，無欲與無求見他似乎有事向自己相問，便站起身來。

少年來到二僧面前，正想說話之際，但不期然望了望曾十一師徒三人，他見了曾十一三人後，面上忽然露出一點愕然之色，接着把一雙眼瞪得大大的直望着他們，一張特小的咀也張了開來。

曾十一見了他的神情，頓感奇怪，眉頭一皺，說道：「兄弟，什麼事？」

少年的神色微有怒意，接着把眼光移開，轉而望着無欲，甚是有禮的道：「這位師父，請問貴寶刹主持大師在不在？」

曾十一本來覺得此少年甚是面善，只是記不起在何處見過，再向他仔細打量一番，也想不出來，但少年一開口說話，大家都可以聽得出，他其實把聲線故意壓得低沉而沙啞，同時大家亦知道，此美男子根本不是男人，而是由女子喬裝的，也就在他一開口說話之際，曾十一才猛然想起，這個喬裝成男兒身的少女，就是在紅谷市見過的那少女。當時曾十一為了想結識她，更與兩名徒弟合作演了一幕英雄救美的好戲，但後來卻被她識破了，也難怪她見了曾十一師徒後，面上神情如此古怪了。

除了曾十一外，其餘四人當然也已知道面前的少男其實是個女的了。

無欲見了眼前的美女，精神也為之一振，瞳孔也登時擴大了數倍，他聽了少女的發問，一時間，竟然不能作答。

曾十一見了那少女後，應該感到尷尬才對，但他卻還是上前說道：「姑……不，兄弟，你找這裡的主持有什麼事？」

少女聽他想稱呼自己為「姑娘」，雖然及時改口為「兄弟」，但也知道被識穿了女兒之身，登時顯得有點忸怩。同時也面紅過耳起來。

無求插咀道：「姑娘，敝寺主持現在沒有空，妳等一等如何？」

少女聽他直呼自己為「姑娘」，神態更加靦覥了。

無欲色迷迷的望着她，說道：「不錯，這位姑娘先坐下來等一等吧。」

曾十一見了無欲的眼光，忙道：「別忘記，你是一個和尚。」

無欲道：「我見了姑娘貌美如花後，就打算還俗。」

他這句話，倒把那少女嚇了一跳。

曾十一道：「那你算是什麼和尚？」

無欲笑道：「我從來都沒有當自己是和尚。」

少女見了曾十一師徒後，想起在紅谷市被他們戲弄，已然有幾分怒意，又見了兩個和尚以色迷迷的眼光望着自己，不禁有點懼怕，連望也不敢望眼前眾人一眼，視綫向前一望，但見遠劫與遠難站在另一旁，正在交頭接耳，便向兩老僧行去，打算向兩老僧發問。

曾十一初次見此少女時，由心裡喜歡出來，今番竟然重見，內心充滿希望，心想：「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一點也不錯。」竟身不由己的跟在少年身後。

無欲見了曾十一那痴痴的眼神，一手把他拉住，曾十一被拉，回頭道：「什麼事？」

無欲一副兇相的望着他，以警告的語氣說道：「這妞兒是我先發現的，即是說，她歸我所有，你可別亂打主意。」

曾十一微笑着望着他，說道：「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滑稽的廢話的，想不到現在聽到了。」說完，便對無欲哈笑了兩聲。

無欲被說得無話反駁，端的怒火中燒，擺出一副毫不客氣的樣子，兇巴巴

的，正想向他惡言相向，但此時，忽聞有人叫道：「師父，就是他了。」

衆人抬頭向寺門一望，只見無合與不塵及無歡，不知何時從寺內行了出來，那一聲叫聲，正是無合指着曾十一對不塵說的。

曾十一雖然沒有見過不塵，但聽無合稱之爲「師父」，已知他是何方神聖了，只見他如鐵塔般的站在寺門前，正以一雙惡毒的眼睛怒望着自己，登時明白，一定是無合把自己教無欲與無求作反的事對他說了，因而令他憤怒異常。

話分兩頭，且說那個喬裝成男兒的少女，來到遠劫與遠難身旁，正想相問主持大師何在，但話未開口，已聽見無合的叫聲，也不期然的向寺門前望了過去，這一望，第一個在眼底出現的人，就是高大的不塵，也就在她見了不塵的一刹那間，神色忽然大變起來，一時間，悲喜難辨，面上神情好似有着一種期待已久的欣喜，又好似充滿盼望、關切、悲傷、無奈，端的一爐共冶，複雜無比，她甚至還有點激動。

她因何有此一種轉變？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留意她的神色，不塵也沒有留意她。

再說不塵當知道曾十一就是教徒弟們作反的人後，恨得面上肌肉在跳，過了一會，才冷冷的道：「你就是『狂俠』曾十一？」

曾十一嬉皮笑臉的望着他，說道：「正是，想不到一個出家人也聽過我的名字？」

不塵怒道：「你是不是慫恿我的徒弟們作反？」

不塵本來就是一個不怒自威的人，一發怒，就更加令人心頭爲之一震，無欲、無求二僧見了，也爲之一怯，但曾十一卻不當是一回事，毫不把他的威嚴放在眼內，仍以那副咀臉的說道：「你的消息倒靈通得很。」

不塵見了他輕佻的樣子，更加憤怒了，站在他身旁的無歡還在火上加油，叫道：「師父，這小子一定是來找死，快把他教訓一下吧。」

無合也叫道：「最好把他殺了。」他顯然被曾十一打了一頓後，心中充滿仇恨，因而叫師父替自己報仇。

曾十一瞪了無歡與無合一眼，心想：「這兩個小子果然被他訓練成爲心狠的人。」

不塵那憤怒的眼光忽然轉而瞪着無欲與無求，狠狠的道：「無欲、無求，你們是不是想作反？說！」

無欲、無求見了他怒容滿面的樣子，心中更驚，一時間，只張開咀巴，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也知道他們被不塵的威嚴及怒容懾服了，見了他們這樣子，當眞有點氣，他見他們不敢開口說話，便踏前幾步，走到石階前，望着不塵，說道：「你這樣折磨他們，他們當然要作反。」

不塵怒道：「什麼折磨？這是我的教徒方式，你多管什麼閒事？」

曾十一冷笑望着他說道：「教徒方式？不會如此簡單吧？」

不塵氣往上衝，目光露出殺氣，咬牙道：「聞說閣下武功高强，今天我就要領教一下閣下的高招！」「招」字出口，人已向上一躍，在半空中翻了翻，便向站在石階下的曾十一躍了過去，曾十一見他躍來，連忙向後翻了幾翻，待遠離不塵時，伸手一攔，叫道：「慢着，我不是來和你打架的。」

衆人見了不塵動手，不禁緊張起來。

不塵不理會曾十一的叫聲，暴喝一聲，便欺身向曾十一衝殺上去，曾十一見他來勢洶洶，知道這一架難以避免，只好作好迎戰的準備，豈料不塵甫一動身，忽然有人大叫道：「浩烟哥……」

不塵乍然聞此一叫聲，驀然停下來，人也登時呆住了，接着神情有點激動，急速的回轉頭來，向聲音傳來處望去。

曾十一見了這個突變，頓時莫名其妙起來，其餘人等也相繼一愕。

這「浩烟哥」三字，是那少女發出的，曾十一眉頭緊皺的望着那少女。

不塵那一雙眼就有如餓鷹一般的盯着那少男（即那少女），叫道：「你是誰？」

少女神色有點凄然，忽然伸手摘下頭上的巾帽，接着一頭長而烏黑得發亮的秀髮披了下來，再整頓一下秀髮，就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女了。

不塵見了那少女，面上出現一抹似喜還悲的神情，心頭一個激盪，脫口叫道：「若蕾！是妳？」

曾十一見了此等情景，爲之一怔，心想：「難道這妞兒是他的老相好？」想起面前的少女是不塵的「老相好」，今番二人重逢，頓時感到有點失望。

少女露出又悲又喜的神色，緩緩向不塵行去，然後距不塵數步之間停了下來，面容似有點無奈的道：「我不是若蕾，我是若霞。」

不塵怔怔的望着她，過了一會，才聲音低沉的道：「對不起，你的樣子太似你姐姐，所以才錯認了你。」

曾十一聽說，暗地裡吁了口氣，心想：「原來這妞兒不是他的老相好，她的姐姐才是。」不禁又回復了希望。

那叫若霞的少女忽然露出一點歉疚的神色道：「這一年多以來，我不斷打探你的下落，後來知道長鳴寺有個不塵大師，聽了別人的形容，我覺得很似你，所以來找一找，想不到眞的見到你。」

不塵眼光出現一抹仇恨，說道：「我與你們秦家已毫無半點關係，你找我幹什麼？」

曾十一聽了，登時覺得有點複雜，忽然生出了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念頭，所以很好奇的聽下去。

也就在此一刻，曾十一才知道不塵俗名原來叫浩烟，而那少女則叫秦若霞。

那叫秦若霞的少女幽幽的道：「我知道我們秦家欠你太多了。」

不塵眼光怨毒的道：「你此行是不是想來求我原諒你爹？」

秦若霞咬着下唇，一副可憐兮兮的

樣子，眼光充滿哀求點了點頭。

不塵面容變得恨意極深的道：「你回去告訴你爹秦步雲和向天行知道，我雷浩烟只要一息尚存，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秦若霞哀傷而無奈，說道：「浩烟哥，這又何必呢？」

不塵仍是那麼的深仇滿面，說道：「何必？我給你爹和向天行害得多慘？又給你姐姐害得多慘？我對你姐姐情深一片，到頭來，她竟然嫁給向天行的兒子，要我為她傷心，這還不夠，秦步雲和向天行害了我之後，他們怕我不會就此罷休，為了斬草除根，更派人向我追殺，我為了要逃避他們的追殺，也為了要日後找他們算賬，逼得扮和尚，躲在和尚寺內。」

秦若霞知他恨意極深，一時間也無話可說的垂下頭來，過了一會，忽然抬起頭，神傷的說道：「姐姐心中所愛的，只是你，她並不喜歡向子豪。」

不塵對舊愛顯然並未能忘掉，聽她說了，微一動容，接着有點激動的道：「但她為什麼嫁了給向子豪？」

秦若霞神色已有點痛苦，說道：「你以為她是自願的嗎？」

不塵恨意仍深，說道：「但她始終都嫁了給向子豪，成為向家的人，這不就是欺騙了我嗎？」

秦若霞神色凄然的道：「浩烟哥，有很多事，你是不會明白的。」

在一旁的無合忽然插咀叫道：「不明白就要說個明白，你臭婊子婆媽什麼？」

無歡也道：「她是女人嘛，當然要婆媽一下了，否則如何做女人？」

無合說道：「難道你娘親是這種人？」

無歡正想答話，不塵卻喝道：「住咀！」

兩小僧登時噤若寒蟬起來。

秦若霞又以哀求的眼光望着不塵說道：「浩烟哥，姐姐是個孝女，你就念在她對你情深義重份上，別找我爹吧。」

不塵雙眼赤紅，怒道：「不能！」

秦若霞見他說得堅決，微微一驚，接着仍以哀求的語氣說道：「過去的，就任由他過去的吧，你又何必耿耿於懷？」

不塵哼了一聲，目光充滿殺氣的說道：「天下間，任何事都可以由他過去，只要過去了就不存在，只有仇恨才永遠的存在。」

秦若霞忽然生出一絲關懷之色，說道：「你要找我爹和向天行報仇，但以你一個人的力量，能報得了仇嗎？」

不塵恨恨的道：「不錯，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才躲在和尚寺苦練武功，又收了幾名弟子，然後授以武功，想把他們訓練成為幾個手段陰毒之人，為的就是想過幾年後，我們師徒聯合起來，以卑鄙陰毒的手段找秦步雲和向天行報仇。」

這時候，曾十一才知道自己猜測不錯，不塵之所以收無欲等人為徒，果然另有目的，他為着要了解一下這一段恩怨，便很耐心的聽下去。

秦若霞似是有點無奈，說道：「你眞的完全不念與我姐姐的一段情，而要找我爹報仇？」

不塵憤然道：「但你姐姐又何曾念過與我的一段情？」

「但她始終都深愛着你。」

「既然這樣，她為什麼要嫁給向子豪？」

秦若霞激動起來，說道：「但姐姐她……她……」說得欲言又止。

不塵目光一閃，忙道：「她怎樣了？」

秦若霞咀唇微動，正想說話，但又把話吞了回去，不塵見她不說，也不追問。

曾十一冷眼旁觀，但覺秦若霞似乎隱瞞一些事實，而這些事實，是不便讓不塵聽到的，內心抉擇了一會，始終沒有把事情說出來，她想說什麼？曾十一也很想知道，奈何她卻沒有說出來。

不塵瞪着秦若霞，說道：「若霞，我恨的，只是你爹和你姐姐，此事與你無關，你還是快點走吧。」

秦若霞顯得有點焦急的道：「浩烟哥，求求你。」

不塵的神情忽然變得很可怖，喝叫道：「快滾！」

秦若霞驚得身子不由一震，此外，她好似已明白，眼前的浩烟哥已不是昔日的浩烟哥，他變了，變成滿胸仇恨，又變得那麼令人可怕。

她怯生生的望着不塵，眼眶忽然掉下幾滴眼淚，眼光露出一股對不塵難以描述的感情。

場中鴉雀無聲。

曾十一本來就不知此事的因由，但見不塵向弱質纖纖的秦若霞惡言相向，終於忍耐不住，望着不塵說道：「你這人怎地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

秦若霞出現後，不塵本來已忘記了曾十一的存在，見他開口說話，想起他從中攪鬼，加上滿胸的仇恨驅使下，頓時把恨意全部放在曾十一身上，正好把他拿來發洩一下，這時的他，驀地兇惡地瞪着曾十一，雙眼殺氣暴射，忽然發一聲喊，便咬着牙，挾着雙拳便向曾十一攻了過去。

曾十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之人，那會怕不塵？他只是不想與他交手而已，見他欺身而來，連忙向後翻了幾翻避開，待站定脚時，正想向不塵表示不想動手，但還沒有機會開口，不塵又已向他追擊而至，他感到不塵已開始有點瘋狂，而且雙眼滿佈紅絲，神情甚是恐怖，也不由一怯，見他追來，又連忙避了開去。

曾十一不想打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架，更不想與不塵正面衝突，心中只想着弄清楚他與秦家之間的恩怨，當下只有四處游走，以閃避不塵的瘋狂攻擊，閃避了一會，在尋得空隙之時，忽然大叫道：「秦姑娘，徒弟們，快走！」說着已飛快的向下山的小徑走去，文一龍與唐非也跟在其後，而無欲、無求兩個和尚也不期然的跟了上去。

秦若霞只呆呆的站着，並不走。

曾十一等一共五人沒命的向下山的小徑一路跑去，不塵見他們走了，也不

追趕，只憤然的目送他們下山，過了一會，才回轉頭來，瞪着秦若霞，忽然咆哮一聲：「快滾！」

秦若霞再度吃了一驚，眼淚流得更急，只好抽搐着身體，低下頭來，緩緩向下山的小徑行去。

行了一會，忽然又轉頭來，眼光有點依依不捨的望着不塵。

不塵眼光呆滯的站着，他好似沒有發覺秦若霞正在望着自己一樣，此一刻，他就像是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般。

秦若霞淚光晶瑩的望着他，好像體會到他心中的痛苦，神色顯得有點不忍。

不塵雙眼毫無光彩，呆立了一會，忽然低沉的說道：「妳走吧，最好以後也不要來找我。」

秦若霞知道他是對自己說的，忽然咀兒一扁，仿似要哭了，接着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山下行去，看她的樣子，就好似心靈上受了很大創傷一樣，淚珠連串而下，一路行一路喃喃的道：「浩烟哥，你又怎會知道我的心如何對你……」

* * *

艷陽仍熾，風光仍舊如畫，在這種環境之下，不應該有恨。

長鳴寺忽然被仇恨瀰漫着。

秦若霞心中有沒有恨？

沒有，她心中只藏着一段絕對沒有結果的愛——對不塵的愛，也是充滿矛盾的愛。

這本來就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她顯然正在承受着這一種痛苦。

既然沒有結果，而又那麼的痛苦，爲什麼仍要盲目的愛下去？而且又是單方面的？

愛就是愛，任何人也不能問爲什麼，因爲愛情是無法解釋的。

秦若霞到處尋找雷浩烟(不塵)的下落，當然不會是求他別找父親報仇如此簡單，最終目的，還是要尋找自己的愛情。

佛經有云：人生七大苦事，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

任何人都避不開這七大苦事，秦若霞也不能例外。

看透世情的人當然不把這七大苦事當作是一回事，但秦若霞並不是這種人，所以她感到很痛苦。

* * *

一個人心中隱藏的事，別人看得出來嗎？

這就要視乎個人的觀察能力，同時也要視乎那個人對身邊事物的留意程度了。

曾十一很留意秦若霞，也發覺到她對不塵那種幽幽的眼神，他是個觀察力很强的人，所以他斷定秦若霞對不塵其實愛意很深。

曾十一也是個自信心很强的人，他有信心能令秦若霞對不塵的愛轉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對秦若霞仍充滿希望，也對自己充滿信心。

他們五人在山下等了一會，果然見秦若霞正行了下來。

無欲見了漂亮的秦若霞，精神爲之一振，便向前迎了上去，曾十一見了他一副色相，忙把他拉住，叫道：「你做什麼？」

無欲見他阻止，有點怒意的道：「我去見我的愛人，關你屁事？」

曾十一忍不住笑了起來，然後說道：「你可別把她嚇跑了。」

無欲也知道不能唐突佳人，只好停了下來。

秦若霞對他們實在感到應該「敬而遠之」，本來想繞道而行避開他們，但奈何自己所騎的馬兒就栓在他們身邊不遠處，只好硬着頭皮向他們行了過去，神情還有點害怕。

當來到他們身邊時，她甚至連正眼也不敢望他們一眼，只低下頭向馬匹行去。

無欲這傢伙就好似一生人從未見過女人一樣，唾沫也幾乎流了下來，一雙貪婪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斷向她上下打量，只把秦若霞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

曾十一見了無欲那一副色中餓鬼似的模樣，當眞心頭有氣，在他看得着了呆之際，忽然用力在他的禿頭一拍，以提醒他莫再這樣看人，無欲一痛，回轉頭來，叫道：「誰人打我？」

四個人登時若無其事起來。

無欲兇惡地瞪着曾十一，怒道：「是不是你打我？」

曾十一正色道：「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打你？」

無欲肯定這一下是他打在自己的頭上，但他不認，也無可奈何，只好又轉回頭望着秦若霞。

此時秦若霞已解開馬匹的韁繩，然後上了馬，曾十一見她上馬，知道她此一去也不知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內心甚是不捨，當下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兒。

無欲見她正要離開，比曾十一還要心急，眼看她即將策馬而去了，只要她一走，從此就難有再見之期，但無法把她挽留下來，所以心中異常焦急，可是，這時候，他忽然詭計頓生，連忙彎身在地上拾起一塊如拳頭般大小的石頭，然後對準秦若霞坐騎後蹄的關節處便狠狠的把手中石塊向前擲了出去，那塊石頭登時如似一支箭般向着馬匹後蹄關節處激射過去。

無欲這一擲，認位奇準，這塊石頭也就不偏不倚的擊中馬匹後蹄的關節。

那匹馬在秦若霞的控制下，正想邁起四蹄向前跑，不料後蹄關節忽然一陣劇痛，登時跑不動，同時口中發出一聲悲嘶，前蹄向前一跪，把馬上的秦若霞也抛了下來。

無欲把秦若霞的馬匹打傷，目的就是不讓她騎馬離開，曾十一也不禁暗讚他果然有點頭腦，同時心中也很多謝他替自己制造了這個機會，可是，他爲了要給秦若霞留下一個好印象，忙指着無欲，怒斥道：「你這個和尚怎地如此卑鄙，用石頭打傷秦姑娘的馬兒？」

曾十一有心揭他的瘡疤，還大聲說出，好讓秦若霞得知他的卑鄙行徑，這樣一來，曾十一的話就含有「踩低別人，

抬高自己」的味道了。

無欲聽了他的斥責，登時感到有點難堪，話也說不出來。

曾十一說了那話後，見秦若霞被拋了下馬，又見那匹馬霍地站起來，接着顯得點瘋狂，還在大蹦大跳的，他恐防那匹馬會傷及秦若霞，便連忙快步走前，然後把秦若霞扶了起來。

無欲見了，心中可就有點酸溜溜的，暗叫道：「不妙，我竟然替這小子制造了機會。」

秦若霞對曾十一本來沒有多大好感，但見他不顧那匹癲馬而冒險救自己，心中對他的敵意也消了。

曾十一扶起秦若霞後，正想離開，豈料那匹馬似乎甚有靈性般，已認定有人從後暗算自己，以致後蹄受傷，見了曾十一後，便當他就是暗算自己的人，竟然一頭朝曾十一撞了過去，曾十一見牠向自己撞來，雖然距離太近，但以他的身手，尚可以向旁避開，但他竟然不避，在此電光火石的一剎那，他已作出了決定——決定故意被那匹馬撞一下。

曾十一當然不會蠢到要故意讓那龐然大物撞一下，因為這一撞實在非同小可，他其實在打他的如意算盤。

——只要曾十一被那匹馬撞倒，身為馬匹主人的秦若霞不多不少也得負上一點責任，然後，曾十一大可以詐作受傷，秦若霞見他為救自己而被自己馬匹所傷，當然不會置諸不理，這樣曾十一也就有機會接近秦若霞了。

且說曾十一見那馬撞了過來，他雖然打算被牠撞一下，但盡量避免受傷，見那匹馬一撞而至，連忙放開秦若霞，然後身子微微一閃，那匹馬只從身上擦過，根本傷不了他，但他卻故意慘叫一聲，然後雙脚在地上用力一蹬，借這一蹬之力，整個人登時向後飛了出去，旁觀眾人見了，就以為他是被馬匹撞到飛開了，接着他跌倒地上，一動也不動。

唐非與文一龍見狀，大吃一驚，秦若霞見他到底是為救自己而被馬匹撞了一下，嚇得花容失色之餘，也很關心他被撞倒的後果。

那匹馬把曾十一撞倒後，仍瘋狂般的直衝向倒地的曾十一，在旁的無欲見了，心中大樂，拍掌叫道：「撞死他，快撞死這小子。」眼光甚是惡毒。

無求則叫道：「師兄，你這人怎地如此惡毒？」

秦若霞見愛駒仍向曾十一衝去，又大吃一驚，忙向馬匹追去，大叫道：「小黑，不要這樣……」

但那匹馬卻不聽她使喚，還發出嚇人的嘶聲直向曾十一奔去，曾十一躺在地上見了這個光景，也為了一驚，暗叫一聲「乖乖不得了」，正想爬起身來避之則吉，但突然間，那匹馬卻兀然停了步，曾十一見了，捏了把汗之餘，向前望去，原來秦若霞從後追趕之時，在地上拾起那條長長的鞭繩，再大力一扯，便把馬匹勒停了。

那匹馬氣力是何等的大？秦若霞那有能力把牠拉停？

原來那匹叫小黑的馬甚有靈性，平日也甚聽秦若霞使喚，牠知道是主人把自己從後拉住，又聽了主人的喝叫聲，這才停了下來。

曾十一見秦若霞把馬匹控制住了，暗地裡長長呼了口氣，接着詐作身受重傷一樣，動也不動的躺了下來。

唐非與文一龍連忙快步向他走去，滿面惶恐之色，邊走邊叫道：「師父，你怎樣了？」

曾十一見二人惶恐的蹲在身旁，為免他們担心，便向他們打了個眼色。

唐、文二人對曾十一極之了解，見了他的眼色後，登時知道他根本沒有受傷，同時也明白他的詭計，也為之鬆了口氣。

秦若霞瞥了瞥倒在地上的曾十一，不知他被撞後傷勢如何，內心也大為緊張，她先走到馬頭處，溫柔的拍拍馬頸，忽然對馬兒柔聲道：「小黑，暗算你的不是他，你別冤枉好人啊！」

那匹馬就好似在豎耳傾聽一般，接着友善的以馬頭擦了擦主人的面龐。

秦若霞恐怕牠還會傷害曾十一，再拍拍馬頸，說道：「小黑眞乖，你到那邊去吃草吧。」然後拍拍馬身，那匹馬果然很聽使喚的向另一邊行了過去。

待那匹馬去後，秦若霞這才放心的向曾十一行去，察看他的「傷勢」。

曾十一見她神色緊張的行了過來，心中一樂，接着裝作滿面痛苦之色，還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唐非見了，不禁暗暗覺得好笑，他為了要成全曾十一，便與他合作把一場戲演下去，立時神情焦急起來，對秦若霞道：「姑娘，不好了，他被你的寶貝一撞之下，受傷很重，恐怕有性命之危險！」

曾十一暗暗笑了起來，忖道：「你這傢伙怎地說得如此誇張？」

秦若霞那裡知道，她的確看見愛駒把曾十一撞了一下，聽唐非說得嚴重，吃了一驚，登時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焦急的道：「這……這如何是好？」

唐非扮成很傷心的樣子道：「秦姑娘，我師父是為救你而被你的寶貝撞傷的，你說該如何是好？」

秦若霞望着躺在地上的曾十一動也不動的，內心又歉疚又難過，更加方寸大亂起來，焦灼的望着唐非說道：「你們快想辦法救救他吧。」

無欲忽然在他們身邊出現，說道：「現在唯有把他搬回長鳴寺，讓我師父救他吧。」

文一龍瞪着他，叫道：「你師父剛才還想殺我師父，他怎會救我師父？」

唐非有心在秦若霞面前數說無欲的不是，也叫道：「不錯，你這人心腸惡毒得很，你分明想利用你師父把我師父殺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鬼主意？」

無欲怒叫道：「我只是一片好心想把這小子救活而已，你們胡說八道什麼？」

唐非正想反唇相譏，但秦若霞已頓足跺脚的說道：「你們別說下去啦，還是把他帶去紅谷市找大夫醫治一下吧。」

文一龍道：「秦姑娘說得對。」

唐非道：「但此去紅谷市路途遙遠，

恐怕來不及了。」

秦若霞望望正在一邊吃草的坐騎，忙道：「我可以騎着小黑把他送去。」

唐非道：「你和他兩人騎一匹馬？」

秦若霞道：「這是唯一的辦法。」

唐非道：「那你還等什麼？」

秦若霞連忙快步向小黑走過去，然後把牠拉了過來，再和唐、文二人合力把曾十一扶上馬背上。

把曾十一打橫放在馬上之後，秦若霞才對唐、文二人道：「我現在把他帶去紅谷市的悅來客棧，去請大夫醫治他，你們隨後趕來和我們會合吧。」

唐非道：「你快去吧，我們隨後就來。」

秦若霞再也不敢怠慢，迅速上了馬，便一手執韁，一手扶着「昏迷」的曾十一，趕着小黑，就朝紅谷市而去。

無欲目送小黑漸漸遠去，看得也呆了，真希望那個昏迷的是自己而不是曾十一。

唐非和文一龍見小黑去了，二人相對望了一眼，接着笑了起來，無欲、無求見他們笑得神秘，一時間，只覺莫名其妙起來。

接着，唐非對文一龍道：「我們快趕去紅谷市吧。」

二人也朝紅谷市行去，無欲一副失望的樣子，只呆呆的佇立着。

＊　＊　＊

秦若霞見曾十一仍「昏迷」未醒，只見他「昏迷」後，身上並無表面傷痕，猜想他必定受了內傷，爲了恐防震動他的傷處，也不敢把馬匹催騎得更快，只放慢脚步而行。

曾十一其實安然無事，那裡是昏迷？他只是在運用他的詭計而已，他這樣身體打橫的伏在馬鞍上，只覺有點辛苦，馬匹走了一會，終於忍受不住，只好詐作悠悠醒來把身子亂動了一會。

秦若霞見他身子移動，知他「甦醒」過來了，面上微露喜色，連忙把馬匹勒停了，恐怕他掉下馬來，便扶着他的身體，說道：「你怎樣了？」

曾十一故意面露不惑之色，抬起頭來，望了望她，但見她似乎對自己甚關懷，不禁暗喜，又見了她美麗脫俗的容顏，心頭也不禁一跳，隨着說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秦若霞見他開口說話，顯然生命已無大碍，禁不住長長呼了口氣，因爲若果他死了，她也實在難向自己的良心作個交代，說不定一輩子也不會好過，所以顯得有點高興的說道：「你的傷怎樣了？」

曾十一見她對自己關心，更喜，但沒有表露出來，只裝成有點痛苦的道：「我可以坐起來再說嗎？」說着便要起身，但又裝成很辛苦的樣子，更裝成無力坐起身來，秦若霞見了，只好雙手小心翼翼把他扶着，然後令他安坐在馬鞍上，這樣二人坐在馬背上，曾十一坐在前，而秦若霞則坐在後。

曾十一暗中沾沾自喜，此時以手捂着胸膛，說話中夾些呻吟聲：「剛才被這畜生一撞，似乎嗚呼哀哉。」

秦若霞歉意更深，說道：「我現在帶你去找個大夫看一看吧。」

曾十一道：「多謝秦姑娘救命之恩，若不是秦姑娘，恐怕我已被這畜生再撞幾下，那時就要魂歸極樂世界了。」

秦若霞道：「小黑把你撞傷，我的心也很過意不去，公子何必言謝？」

曾十一道：「幸好我曾十一福大命大死不去。」

他話中自道姓名，是有心向她自我介紹，秦若霞聽了他的名字後，有點意外的道：「啊？原來你就是『狂俠』曾十一？」

曾十一道：「不錯，秦姑娘怎會認識我的名字呢？」

秦若霞忽然對他另眼相看起來，說道：「鼎鼎大名的『狂俠』曾十一爲人充滿正義感，又義無反顧，更有俠義心腸，我在外走動了一年多，怎會沒有聽過你的大名？」

曾十一笑道：「你所說的，恐怕只是聽回來的吧？」

「不錯！」

「那你有沒有聽過曾十一在清泉山所做過的事？」

「聽過了，江湖傳說，你在清泉山之時，查出了殺害『神龍幫』幫主程遠風的元兇，又揭發了『風雷教』教主陳飛翔和『旭日會』舵主杜無敵的陰謀，更平息了江湖上的一場隨時發生的大屠殺，也平息了不少紛爭。」

月前，曾十一在清泉山的確平息了不少江湖恩怨，其實在那一件事中，眞正殺害程遠風的兇手並不是杜無敵和陳飛翔，眞兇其實是宋晚昭，這其中因由，恐怕只有曾十一師徒和宋晚昭知道。但無論如何，在那件事中，曾十一的知名度也大大地提高了，經過各江湖人物的宣揚，曾十一的名字也就無人不識了。

（作者按：以上情節，在拙作『本刋第29年第34期江湖了斷』一文中已有詳盡敍述）。

曾十一並不是一個喜歡緬懷過去的人，過去的事也不會記在心上，聽秦若霞提起，只笑道：「我只是偶然碰上這件事才多管閒事插上一手吧了。」

秦若霞忽然對那件事好似感到有興趣般，說道：「那件事的經過到底怎樣的？你可否說來聽聽？」

曾十一道：「日後才慢慢告訴你吧。」

秦若霞正想說話，但忽然想起，他本來身受重傷的，怎會一下子之間變得精神奕奕起來？奇而問道：「你的傷怎樣了？」

曾十一連忙想起，自己不應該得意忘形，又想起在紅谷市時上演那一幕「英雄救美」的好戲被她識破，今番再不能出岔子，急忙捂着前胸，作其辛苦狀的道：「這傷本來沒有大碍的，但一開口說話血氣就往上湧，可能動了眞氣之故吧。」

秦若霞信以爲眞，忙道：「那你別再說話了，你可能受了內傷，我們還是盡快趕去紅谷市，然後替你找個大夫療傷吧。」

曾十一詭計得逞，心中喜極，點點頭，作了個勉為其難之狀，好不願意的道：「這也好！」

秦若霞也不怠慢，說聲「你坐好」，便雙腿一夾，催着馬兒向紅谷市快步而去。

馬匹快速奔馳，二人坐在馬背上，身體緊緊的貼着，不時發生緊逼的磨擦，令曾十一感到受用不已。

秦若霞當然感到很羞怯，但在强烈的責任心驅使下，也不避什麼男女之嫌了，只希望能盡快趕去紅谷市，替自己解窘。

曾十一卻希望這匹馬永遠不會停下來。

* * *

日已偏西。

二人終於進入紅谷市。

秦若霞見街上人多，行人見他們二人合乘一騎，眼光都投向他們，秦若霞被看得窘態百出，只好跳下馬來，叫曾十一坐在馬上，自己則拉着馬匹在街上踱步而行。

行了一會，秦若霞回頭望着他道：「我現在就和你去找大夫吧。」

曾十一聞說，立時想起自己根本並無受傷，想起若果被大夫一檢查之下，豈非又被她識破了自己其實在演戲？但他是個詭計多端的人，連忙說道：「不用看大夫了。」

秦若霞彷似對他很關懷，說道：「你受了內傷，不醫治好怎行？」

曾十一道：「不必了，我只是重要穴位被撞傷，以致血氣不暢順才暈了過去，只要找個清靜的地方，讓我打坐運氣調息一會就沒事的了。」

秦若霞對武學毫無認識，聽他說了一些「專有名詞」，只覺一知半解，半信半疑的道：「你可以醫好自己？」

曾十一有點眉飛色舞的道：「這個當然，我們學武的，通常都懂得一些療傷的竅門，否則面對强敵受了重傷，那早就歸西去了。」

秦若霞好似仍有點不放心，說道：「到底找個大夫看一看比較安全得多。」

曾十一道：「一般大夫都是讀死書之流，也不是每一個大夫都醫術高明的，碰上庸醫，就是無病也變有病，輕傷也變重傷，我倒不如自己醫自己還要可靠得多。」

秦若霞聽了，想起他可以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為人倒有本事，竟對他產生了信心，只好說道：「既然這樣，我們就找個地方歇下來吧。」

曾十一想起她約了唐、文二人在悅來客棧會合，想起若果去到客棧房中，關上門，孤男寡女在房中，面上不禁發出詭秘的微笑，接着說道：「最好找家客棧，在房中無人打擾。」

秦若霞道：「也好，反正我約了你兩個徒弟在悅來客棧會合。」

* * *

二人來到悅來客棧，秦若霞登記了入住手續，便想進入入住的房間，曾十一忽然對掌櫃的道：「掌櫃先生，待會若有兩個人來找我們的話，煩你通傳一聲，叫他們入夜後才進房找我們。」

掌櫃點頭道：「這個易辦！」然後命一名伙計把二人帶入房間去。

進入房間後，待伙計離開了，秦若霞才不解的道：「你為什麼叫你兩個徒弟入夜後才來找你？」

曾十一煞有介事的道：「你有所不知，我受這個內傷，在療傷的時候，最好一男一女在房中，這樣才能做到陰陽調和，對療傷才能事半功倍，若果男性太多，就會陽氣太重，而且不能集中力量，一個不慎，恐怕會走火入魔，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

他胡說八道的一番說話，只把秦若霞聽得信以為眞，深信不疑的說道：「原來這樣。」

其實，曾十一有心把房中做成孤男寡女獨處一室的局面，他在計算路程，若果唐、文二人走得快的話，應該半個時辰後就可以來到，若果他們來了，可眞掃興得很，所以知會掌櫃要他們入夜後才進房找他們，還向秦若霞作了個似是而非的解釋。

秦若霞本來不想與他孤男寡女的獨處一室，本想待進入房間後就要離開，但聽他說了什麼陰陽調和才能事半功倍，為了助他療傷，只好勉强的留在房中。

曾十一看得出，秦若霞其實是一個純潔無邪的少女，更知她為了坐騎把自己撞傷而心裡覺得歉疚，本來想再向她說些花言巧語的，但此時竟有點不忍，為了不想再把她欺騙下去，忽然眼光充滿歉意的道：「秦姑娘，對不起，我欺騙了你。」

秦若霞眼光充滿不解的望着他。

曾十一的眼光不敢望她，說道：「其實我沒有受傷。」

秦若霞聽了，不禁想起他一忽兒好似很痛苦的，一忽兒又精神奕奕起來，也感到奇怪了，說道：「那你為什麼要騙我說受了重傷？」

曾十一是個敢言敢行，敢愛敢恨的人，痴痴的望着她，說道：「因為我喜歡你，為了要接近你，所以才把你騙了。」

秦若霞聽他竟然大胆向自己示愛，微微一驚，面上立時緋紅起來，一時間也分不出是喜還是怒？只心中怦怦亂跳。

曾十一又道：「我發覺，我不該再把你欺騙下去，所以坦白對你說，希望你能原諒我。」

秦若霞以為他身受重傷，平白虛驚一場，又被他騙入房中，也忘了他向自己示愛的事，此時已生出了被欺騙後的恥辱，咀兒一扁，彷似要哭一樣，忽然怒叫道：「你卑鄙。」說着，便快步朝房門走去。

曾十一見她正想開門而出，一個箭步衝前，然後站在房門前把她去路攔住，秦若霞見了，恐怕他有對自己不軌的企圖，驚道：「你想怎樣？」

曾十一見她受驚，以友善的眼光望着她，說道：「秦姑娘，請你相信我是沒有惡意的，你可留下來跟我談一談？」

秦若霞也知道他若果對自己有不軌

的企圖的話，剛才大可以對自己繼續花言巧語下去，用不着自我揭穿，所以也深信他的確對自己並無惡意，但想起他欺騙了自己，心中仍存怒意，瞪着他說道：「我和你根本沒有什麼好談。」

曾十一見了她的態度，已知道她對自己又起了反感，更遑論要打動她的芳心了，所以顯得有點沮喪起來，說道：「我們之間的確沒有什麼好談，但我只想和你談一談有關你爹的事，我很替你爹担心。」

秦若霞忽聽他提起父親，不由一怔，圓睜着杏眼說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曾十一目光溫柔的望着她，說道：「你明白的，你起碼知道不塵大師一心一意要找你爹報仇。」

提起不塵，秦若霞內心只覺一陣刺痛，想起他是姐姐的愛侶，又不能與姐姐結合，最苦的，還是自己喜歡了他。同時也想起他竟然不忘要找父親報仇，也不禁爲她和父親之間着急，因爲只要他們一遇上，必然有死傷，到時無論那一方死傷，最痛苦的，也必定是自己，所以一時間，也不由方寸大亂，不知如何是好。

曾十一彷似看透了她的心事一般，也體會到她內心的苦處，說道：「世間上，沒有解不了的恩怨。」

秦若霞聽他說了，話中之意就好似有辦法解決這一段恩怨一樣，忽然對他的怒意也消了，同時想起他在清泉山時，化解了不少江湖紛爭，看來倒還有點本領，否則名字也不會爲人傳頌開去，一時間竟對他有點信賴起來，眼光也不期然透出一點希望的神彩望着他。

曾十一已知道這句話打消了她的去意，說道：「至于你爹和不塵大師之間的恩怨，應該盡早以和平辦法解決，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秦若霞頓時動容起來，忙道：「能夠以和平辦法解決最好，但怎樣解決？」

曾十一頓時又生出了希望，心中暗喜，說道：「我們坐下來慢慢談一下吧。」

秦若霞見他目光一片誠意，面露喜色，說道：「你用什麼辦法來替他們解決？」

曾十一是否能解決得了這段毫不了解的恩怨？他自己實在也不知道，但爲了眼前令自己心動不已的秦若霞，也爲了能有機會接近她，所以他不得不吹一下牛皮，說道：「那就要先了解一下這段恩怨的始末才能着手，除非我不出手，否則什麼奇難雜症也難不到我，你放心好了。」

秦若霞那裡知道他其實在胡吹大氣？只想起他以往的「事績」確被人傳頌得人人皆知，所以對他很有信心，當下開始敍述父親與不塵之間的恩怨，嘆了口氣，說道：「其實眞正害浩烟哥的人不是我爹，是向天行父子。」

曾十一道：「向天行是什麼人？」

「向天行是白楊市的一個捕頭，與我爹也有點交情，但他是一個恃勢橫行，濫用職權的人，他的兒子向子豪一直都很喜歡我姐姐，但我姐姐心中只有浩烟哥一人……」

說到這裡，曾十一截住她，說道：「我明白了，向子豪爲了要得到你姐姐，所以就陷害雷浩烟，是不是？」

秦若霞點頭稱是，說道：「向天行父子不但害了浩烟哥，還逼我爹要把姐姐嫁給向子豪。」

「但你爹爲什麼甘願受他們父子擺佈？」

秦若霞又長長嘆了口氣，說道：「其實我爹爲人也有點勢利眼，他選擇女婿，希望能做到門當戶對，也希望姐姐能嫁給向子豪。」

「就爲了這個原因，他就不惜陷害雷浩烟？」

「我爹雖然有點勢利眼，但他也不會陷害浩烟哥，可是向天行對他威逼利誘，若果不依，向天行就會對我爹不利，所以我爹就依他的話去做了。」

「向天行如何陷害雷浩烟？」

「我爹是一個珠寶商人，平日時常與外地的珠寶商人有生意來往，三年前的一天，我爹依照向天行的話去做，交了一筆數目不少的銀兩給浩烟哥，叫浩烟哥去陽春市與當地商人周富來進行一宗珠寶交易，還聲言事成之後就安排浩烟哥與姐姐成親，浩烟哥大喜過望，就連同三個朋友帶着大批銀兩到陽春市去。」

曾十一急道：「後來怎樣？」

秦若霞續道：「當浩烟哥去到周富來的珠寶店後，雙方完成了交易，浩烟哥就和三個朋友帶着大批購買回來的珠寶回白楊市，但離開周富來的珠寶店不久，他和三個朋友就在街上被當地的公差截住，那些公差還指浩烟哥殺了周富來，掠奪了大批珠寶而逃，要把他們四個人拘捕，浩烟哥感到自己是清白的，便跟公差回去，後來被押到周富來的珠寶店，看見周富來果然被人殺了，浩烟哥登時知道被人陷害，便和三個朋友想逃走，大批公差向他們圍攻，終於浩烟哥的三個朋友被公差亂刀砍死，浩烟哥則自己一個人逃出生天。

「消息傳到我爹耳中後，我爹才知道向天行的毒辣手段，但那時我爹已勢成騎虎，向天行知道浩烟哥未死，必定會找我爹報仇，於是每天都在我家裡等浩烟哥找上門來。

「浩烟哥大概知道是被我爹所害，所以十多天後，他果然獨個兒找上門來，聲言要找我爹替他的朋友報仇，我爹因爲忌憚向天行父子手段陰毒，不敢把眞相說出，還與向天行合力對付浩烟哥，浩烟哥不是二人的對手，終被打至重傷而去。

「向天行後來恐怕留下後患，便派人到處追殺浩烟哥。

「我姐姐知道浩烟哥謀財害命之後，大爲傷心。

「後來，向天行又逼我爹把姐姐嫁給向子豪，我姐姐並不肯，但爹卻極力逼她就範，還要脅她，若不就範，就與她斷絕父女關係，姐姐雖然傷心，但她畢竟是個孝女，就只好答應了。

「姐姐出嫁那天，想起浩烟哥，就傷



曾十一與秦若霞到訪胡南夫婦，查詢過往的一切恩怨。

心得死去活來，當天，向家的迎娶花轎來了，姐姐傷心欲絕的上了花轎，然後轎伕抬着花轎而行，當花轎去到郊外的時候，姐姐忽然打開轎門衝了出去，大批人從後而追，但姐姐一直向一個懸崖而去，接着縱身跳下懸崖自殺。」

曾十一聽到了這裡，忽然想起秦若霞在長鳴寺時，說起姐姐的時候，卻欲言又止，忍不住插咀道：「你對雷浩烟說起姐姐時吞吞吐吐的，是不想雷浩烟知道你姐姐的死訊？」

秦若霞有點神傷的道：「姐姐跳崖自殺後，人人都以為她死了，但她其實並未死。」

曾十一「哦」了一聲道：「她未死？」

秦若霞點頭道：「她跳下去後，只是身受重傷，後來被一個農夫救了。

「姐姐雖然沒有死，但是面上的傷痕滿佈，樣子變成奇醜無比，已不是昔日的美人兒，就算浩烟哥有機會再見到她，他也未必會喜歡姐姐了，但姐姐三年來都很想念浩烟哥，若果不是盼望有再見之期的話，姐姐早就再自殺死了。」

「你爹和向天行父子不知道你姐姐還未死？」

「他們至今都不知道。」

「但你如何知道的？」

「因為姐姐叫那個農夫去找我，我見了姐姐之後才知道的。」

「向天行設計陷害雷浩烟，這事你如何知道的？」

「因為姐死了之後，爹才良心發現，就把這些事對我說了。」

「你在這一年多以來，到處打探雷浩烟下落，目的就是想安排他和你姐姐見面？」

「不錯，但我見了浩烟哥之後，想起姐姐的醜陋面孔，就沒有勇氣對他說。」

其實秦若霞心中暗暗喜歡雷浩烟，恐怕雷浩烟知道姐姐尚在人間之後，會對姐姐舊情復熾而再續前緣，那時自己就更加沒有希望了，這下難怪她自私，因為愛情根本就是自私的。

秦若霞的確想安排雷浩烟與姐姐見上一面，但想起自己用情之苦，內心充滿矛盾。

曾十一根本已猜透了她的心事，所以感到她其實很可憐，更覺得她不該愛上雷浩烟，至令自己自尋煩惱。

天下間還有什麼比得不到的愛更煩惱和更不易解決的事？

曾十一此刻才知道，秦若霞對雷浩烟的愛原來是那麼的深，他明白到，要把她的心改變過來，轉而愛着自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更明白到愛情是兩相情願的，根本勉強不來，所以他告訴自己，莫再向秦若霞打主意了。

秦若霞可憐，那她的姐姐秦若蕾豈非更可憐？

想到秦若蕾，曾十一忽然生出了「幫人幫到底」的念頭——他決定要盡自己能力撮合雷浩烟和秦若蕾這可憐的一對，同時也感到向天行父子太可惡，忽然說道：「秦姑娘，你想不想揭發向天行的惡行？」

秦若霞無奈的道：「想有什麼用？而

且向天行也不是好惹的，加上我們無証無據，如何揭發他？」

曾十一道：「首先，你想不想你姐姐和雷浩烟之間有情人終成眷屬？」

秦若霞到底也明白到，自己其實只是自尋煩惱，不應該去愛一個不應該愛的人，更明白到，眞正需要浩烟哥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姐姐，所以點了點頭，但卻面露憂色的道：「姐姐已變成這麼醜陋，浩烟哥還會喜歡他嗎？」

曾十一道：「你要明白，兩個人若果眞心相愛，所愛的是他的人，並非樣貌，若果雷浩烟見了你姐姐貌醜就不喜歡的話，那麼當初雷浩烟喜歡的，只是你姐姐的容貌，而不是喜歡你姐姐，這種人根本不值得去愛。」

秦若霞同意的點點頭，然後說道：「但此事與揭發向天行有何關係？」

「爲什麼沒有關係？你要知道，就因爲向天行施用毒手，才把你姐姐和雷浩烟害成這樣，我們要一方面成全你姐姐和雷浩烟，另一方面也要爲他們報仇。」

「找向天行報仇？」

「不錯，周富來必定是他們父子買兇殺的，然後嫁禍給雷浩烟，我絕不能讓他們父子逍遙法外，說什麼也要把他們父子繩之於法，免周富來死得無辜，也要替雷浩烟的朋友報仇，更要爲雷浩烟洗脫這個罪名。」

秦若霞本就憎恨向氏父子，想起姐姐的悲慘遭遇，這種恨意就更加强烈了，以往她只是恨，並沒有想過報仇這一回事，今番聽曾十一說了，就生出了要替姐姐和雷浩烟報仇之心，也恨恨的道：「不錯，我們不能讓他們父子逍遙法外，再殘害別人。」

曾十一道：「既然這樣，你明天就帶我去見你姐姐吧。」

「見她做什麼？」

「這件事有很多地方值得懷疑，我懷疑你姐姐隱瞞了一些事沒對你說，所以我要見一見她，希望更爲深入了解此事的眞相。」

秦若霞對他已完全信任，點頭道：「江湖傳說曾公子是足智多謀，既然這樣，就依照曾公子的話去做吧。」

曾十一抓抓頭皮，俏皮一笑道：「我好似從來沒有被人稱爲公子的。」

面帶哀傷的秦若霞也回報他一個嫣然的微笑。

曾十一見她笑面迷人，眼波流動，心頭也爲之一跳，但想起她心目中只有一個雷浩烟，不禁暗暗嘆了口氣，也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　＊　＊

傍晚時份，唐非和文一龍抵達紅谷市，當下與曾十一會合了，然後曾十一在客棧再租一間房安排秦若霞獨住，師徒三人則住在隔鄰的一間房內。

曾十一向唐、文二人轉述了秦若霞所說的一切，還表示決定要揭發向天行的所作所爲，唐非聽了，說道：「此事隔了三年，要揭發向天行恐怕不易。」

曾十一道：「若果秦若蕾死了的話，此事就很難查，但秦若蕾還未死，查起來並不難。」

唐非道：「秦若蕾已變成奇醜無比，她願不願見你？？就算見了你，這又有什麼帮助？」

「只要她肯見我就有所帮助。」

「有什麼帮助？」

「秦若蕾自殺，以我看來並不是爲情如此簡單，她可能知道了很多內情，只是她沒有對妹妹說出而已，說不定她是被一些不爲人所知的事困擾着，在難以解決的情形下才自殺的。」

「你爲什麼有這個想法？」

「很簡單，秦步雲當知道了向氏父子的陰毒手段後，爲什麼仍要逼女兒嫁給向子豪？又爲什麼甘願受向氏父子擺佈？」

唐非道：「就因爲向氏父子手段陰毒，秦步雲怕了他們，才逼得把女兒下嫁給向子豪。」

曾十一道：「表面上就是這樣，但我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你認爲此事另有別情？」

「不錯，正因如此，才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決定把事情弄個清楚，還可以撮合一對苦心的有情人。」

文一龍插咀道：「師父，看來你是因爲喜歡秦姑娘才插手這件事吧？」

曾十一望着他，正色道：「你以爲師父的眼中只有女人嗎？」

唐非道：「師父，以你看來，秦步雲和向天行的武功是否如此厲害，以致雷浩烟要躲起來苦練武功，而且一練就是幾年？」

曾十一道：「雷浩烟只敗在他們兩人聯手之下，若果單打獨鬥，他未必會敗。」

「既然這樣，雷浩烟爲什麼不逐個找他們報仇，而要躲起來苦練武功？」

「因爲雷浩烟在三年前找他們報仇的時候，當時身受重傷，還受了很嚴重的內傷，而且經脈也傷了，以致不能動眞氣，眞氣不聚，就是武功再好也是徒然，所以他就躲起來，欲想打通經脈，這樣才能找他們報仇。」

唐非驚異的望着他，說道：「你怎知得如此清楚？」

「這全是猜測。」

「你憑什麼作出這個猜測？」

「因爲在長鳴寺的時候，我與雷浩烟交了幾招，接着我就避開他，他一路向我追擊，但卻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就好似眞氣不能凝聚一樣，所以我就作了這個猜測了。」

文一龍恍然道：「怪不得不塵大師當時連衣角也碰不到你一下，我們逃走他也不追趕了。」

曾十一接口道：「但雷浩烟武功底子十分之好，所以由他調教出來的四個和尚，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武功已甚有成就，再過幾年，他們武功有成，加上秦步雲和向天行步入老年，只要無合四師兄弟找上秦、向二人，他們就必死無疑。」

唐非道：「怪不得雷浩烟要收徒弟了，原來他也有苦衷。」

曾十一道：「以我看來，雷浩烟的經脈已漸漸打通，因爲他本身內功底子不

夠，所以才進度緩慢，若果在短期內被他找到打通經脈的竅門的話，那秦步雲和向天行就有他的好看了。」

唐非道：「你的意思是說，雷浩烔打通經脈之後，武功會勝過向天行和秦步雲的聯手？」

「這倒未必，只因爲他報仇心切，加上爲人暴戾得很，到時難免會使用些卑鄙手段來達到目的。」

唐非道：「既然這樣，他大可以不必再苦練下去，武功不及人，還不是可以一樣以卑鄙手段達到目的？」

「你說得也很有道理，但你要知道，雷浩烔這次報仇，已不容有失，所以他必定要打通經脈後才報仇，卑鄙手段只是用來輔助吧了。」

「他明知道可以打通經脈去報仇，爲什麼仍收了四個徒弟，花這許多心血？」

「就因爲他不知道何時才能打通經脈，爲了非報仇不可，所以才收了四個徒弟，讓他們武功有成後才替自己報仇，而且他選徒弟時，專選一些心術不正之輩。若然他早知道自己經脈難以打通的話，早就在三年前就收徒弟了，用不着兩年後才收。」

曾十一的說話雖然全屬猜測之言，但唐非和文一龍只覺句句合情合理，只聽得心服口服，佩服得五體投地，更覺得他的確頭腦靈活，彷似凡事都逃不過他雙眼一般。

* * *

一宿無言。

次天一早，曾十一師徒三人起了床，然後向秦若霞的房間行去，打算一起上路，趕去白楊市。

秦若霞也一早已起了床，只等待他們三人過來，然後一起上路。

曾十一進來後，對秦若霞說了一聲「早」，然後行到窗前，吸了幾口清新的空氣，伸了伸懶腰，才回轉身對唐非道：「你馬上去買匹馬趕去長鳴寺，看看雷浩烔是否仍留在寺內。」

唐非不解的望着他，說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曾十一道：「雷浩烔的行踪已被秦姑娘知道了，他大有可能已離開了長鳴寺，爲了要証實一下，你去看看吧。」

唐非道：「但雷浩烔爲什麼要離開長鳴寺？」

曾十一道：「他恐怕秦姑娘會把他的行踪告訴他父親和向天行，所以他會躲起來。」

秦若霞插咀道：「我怎會把他的行踪告訴爹和向天行知道？」

曾十一道：「你的確不會這樣做，但這個時候，雷浩烔已不相信任何人，而且他必定要防範你爹和向天行找上來，所以他有必要離開長鳴寺，而且還會盡快離開。」

唐非道：「若果他眞的離開了長鳴寺又如何？」

曾十一道：「那就顯得有點不妙。」

「如何不妙？」

「他的行踪既然暴露了，他大有可能不顧一切的趕去白楊市找秦步雲和向天行報仇，來個攻其不備。」

秦若霞聽他說了，暗暗吃了一驚。

曾十一見了她吃驚的樣子，只道她替雷浩烔担心，所以內心又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唐非聽他說得緊急，忙道：「事不宜遲，那我馬上去長鳴寺走一趟。」

曾十一在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交在他手上，說道：「去買匹馬趕去，越快越好。」

唐非取過銀票，連忙衝出房外。

秦若霞見曾十一爲了自己的事而盡心盡力，好不感激。

文一龍望着秦若霞，說道：「秦姑娘，你看我師父多熱心帮你，你用什麼來報答我師父？」

秦若霞聽了，斜望了曾十一一眼，隨即粉臉緋紅的低下頭來，對曾十一的無條件相助，芳心早已感動起來了。

曾十一那知道她已對自己產生了好感？聽文一龍說了，只覺得他在胡說八道，正色道：「施恩莫望報，又說什麼報答了？你以爲師父是這種人嗎？」

曾十一的確不是這種人，秦若霞聽他說了，只覺他爲人甚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點清高。

爲了履行諾言，也爲了滿懷正義使然，對於雷浩烔與秦步雲之間的恩怨，曾十一已不能抽身而退，所以他必定要管到底不可。

* * *

唐非買了一匹高大的駿馬，當下跨上馬背，便催着馬向鐵嶺山一路馳去，沒多久，已抵達鐵嶺山下，先把馬匹拴着，然後徒步行上長鳴寺。

進得寺內，只見遠刧與遠難正坐在蒲團上敲着木魚，數着佛珠，口中唸唸有詞的在唸佛經，原來他們正在做早課。

唐非見他們正做得投入，當下也不打擾，只有耐心的等着。

過了不久，兩老僧把早課做完，才抬頭望了望唐非，遠刧沙啞着聲音，說道：「施主一早駕臨敝寺，有何見教？」

唐非向他們打了個問訊，恭敬的道：「兩位高僧，弟子打擾了，請問貴寶刹主持不塵大師可在？」

兩老僧站起身來，同時合十行禮，唸了聲佛號後，遠難道：「主持大師昨日黃昏已帶了兩個徒弟走了。」

唐非一聽，心想：「師父果然猜得不錯。」隨即說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遠難道：「他去得有點匆忙，也沒有對老僧說去什麼地方。」

唐非道：「他帶着的兩人是不是無歡與無合？」

「正是。」

唐非証實了雷浩烔果然已離開了長鳴寺，當下向兩老僧稱了謝，再放下香油錢，便離開了。

來到山下的時候，他連忙上馬馳回紅谷市，把實情對曾十一說了。

曾十一聞訊後，恐怕雷浩烔會不顧一切後果的找秦步雲和向天行報仇，當下在酒樓胡亂吃了早點，便和兩名徒弟再買兩匹馬，然後便與秦若霞一起，兼程趕去白楊市。

四人曉行夜宿，次天中午之前，已抵達了白楊市。

只見白楊市內一片繁榮景象，街上人來人往的，好不熱鬧。

四人拉着馬匹在街上漫步而行，曾十一對秦若霞道：「秦姑娘，你現在先帶我去見你姐姐吧。」

秦若霞一點頭，道：「姐姐就住在市郊的農村裡，還認了當年救她的老農夫為乾爹。」

曾十一道：「那我們快去找她吧。」

秦若霞在白楊市生於斯、長於斯，對當地環境當然熟悉得很，當下騎上了馬，便在前頭引路。

四匹馬在市中街道一路向白楊市郊而去，穿過城樓，已到達郊野，再走一會，便來到一個小村莊，只見這村莊內只有疏疏落落的十來間屋。

秦若霞先下了馬，曾十一師徒三人也相繼下了馬，然後秦若霞對他們道：「姐姐很怕見人，你們在這裡等一等吧，讓我單獨去看她。」

曾十一也了解秦若蕾的心情，同意的一點頭，說道：「這樣也好。」

秦若霞便往村莊而去。

曾十一師徒三人先把馬匹拴好，然後在樹蔭下坐了下來，耐心的等秦若霞回報。

就這樣等了差不多半個時辰，這時秦若霞才由村內行了出來，三人見了，忙站起身來，待秦若霞來到面前，曾十一急道：「怎樣了？」

秦若霞面上綻出一點喜色，說道：「姐姐本來不想見人的，但後來我對她說，想見她的人是江湖上聞名的『狂俠』曾十一師徒，但她沒有聽過你的名字，後來我把你在江湖上的事蹟對她說了，她仍是不肯見，我就對她說，曾大俠對於向天行的惡行看不過眼，又說曾大俠想撮合她與浩烟哥……」

曾十一見她仍未說到正題，有點不耐煩起來，說道：「到底她想不想見我？」

秦若霞顯得有點天真，忙道：「想，她的確想見你，也是我花了不少唇舌她才肯見你的。」

曾十一道：「那我們馬上去見她吧。」說着，已率先向村內行了過去，秦若霞只好搶在他前頭引路。

進入村內，秦若霞指着一間孤單單的茅屋說道：「那間就是了。」

曾十一向她所指望過去，只見那茅屋實在有點破舊，不問而知，屋主必定是一個窮人了。

來到屋前，秦若霞顯得有點興奮，屋內叫道：「姐姐，曾大俠來啦！」

曾十一眉頭一皺，說道：「你怎地口口聲聲稱我為大俠？」

此刻的秦若霞就仿似看見姐姐和浩烟哥有了好結果一樣，心頭無比的興奮，聽他說了，回眸一笑，充滿純真，而且更形嬌俏，曾十一看得心頭也為之蕩漾，但想起她寄情於別人，當真有點失落的感覺。

秦若霞向屋內叫一聲之後，屋內果然有三個人行了出來。

曾十一清楚的看見，這三個人之中，其中一個以村姑打扮，但臉上從雙眼以下卻以面紗幪着，看她少女的身形，知道她是秦若霞的姐姐秦若蕾無疑了，她之所以用面紗幪面，是因為貌醜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之故。

站在秦若蕾兩旁的，是一對年過六十歲的精壯男女，看來他們是秦若霞口中所說的，是姐姐的義父義母了。

那對老夫婦見了曾十一等人，一副熱情的樣子，說道：「歡迎曾大俠光臨寒舍。」

曾十一向那對老夫婦一拱手，說道：「老伯，伯母，打擾了。」

那老漢捋着鬍子，呵笑道：「什麼打擾，我這個老不死不知多想有人進來坐坐呢！」

曾十一聽老漢一說話，已知他是一個極開通的人，當下搭着老漢肩膊，作其老友狀，笑道：「那我就不客氣了，進去坐坐吧。」

老漢也搭着他的肩膊，笑道：「這才是我的好朋友嘛。」便把他拉進屋內，唐、文二人及秦若霞也跟了進去。

進入屋後，老漢忽然大聲地叫道：「小妹妹，快拿櫈子出來請客人就坐吧。」

曾十一聽他叫「小妹妹」，還以為他叫秦若霞，豈料他卻是對那個年屆古稀的老妻說的，他的妻子聽了，忙叫道：「來啦，來啦。」連忙七手八脚的拿了幾張殘破的櫈子叫眾人坐了下來。

文一龍坐了下來後，向屋內環視一週，見屋內陳設簡陋，到處都殘破不堪，身處其中，還令人有一種侷促不安的感覺，他心直口直，皺眉頭道：「這間屋怎可以住人？」

那老婆婆聽了，不但不責怪，還很高興的道：「我們一家三口住得很快樂呢。」

那老漢望着文一龍，笑道：「你知不知道，這裡方圓百里之內，我是最窮的一個？」

老婆婆接口道：「但我們卻是窮得最快活，最開心。」

老漢又道：「我也是方圓百里之內最無用的人。」

老婆婆還是那麼開心的道：「他這人就是毫無用處，連一個孩子也生不出來。」

老漢則笑道：「但上天卻在我們臨老賜了一個女兒給我們，就是若蕾了。」

曾十一忍不住望了秦若蕾一眼，秦若蕾大概少見陌生人，又感自己貌醜覺得自卑，是以連忙避開曾十一的眼光。

老漢忽然又呵笑道：「我倒忘了自我介紹，我姓胡名南，你們別客氣，就叫我小胡好了。」

老婆婆接口道：「我叫何小梅，你們別客氣，叫我小妹妹吧。」

曾十一等人也被這一對老天真感染到心情異常開朗起來。

老漢胡南忽然對老妻喝叫道：「別賣弄風騷啦，快替人客泡茶吧。」

老婆婆何小梅霍地站起來，哼了一聲，便一搖三擺的泡茶去了。

胡南望着曾十一師徒三人，皺皺眉道：「對了，你們到底那個才是曾大俠？」

秦若霞指着曾十一道：「他就是曾大俠了，那兩位是他的徒弟唐非和文一龍。」

胡南又眉頭緊皺的望着曾十一，曾十一見了，說道：「什麼事？」

胡南笑道：「我本來想對你說，你這小子年紀輕輕也學人做大俠？但現在不說了。」

曾十一笑道：「你不是說了嗎？」

胡南抓抓頭皮，笑得滿面皺紋的道：「是嗎？」隨即改口道：「聽若霞說，你這小子想撮合若蕾與那個什麼烟的？你到底有沒有這個本事？」

曾十一的吹牛性子又起了，甚有把握的道：「當然有，否則爲什麼千里迢迢的趕來這裡？」

胡南道：「小子，你別說一套，做一套。」

曾十一道：「那你是瞧不起我了？」

胡南道：「那還用說明白不成？」

曾十一爲人是最好勝，聽他說了，叫道：「你他媽的老小子，若果我撮合不了他們的話，我曾十一就跪在你面前，還有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別空口說白話！你這個諾言何時實行？十年後，還是九十年後？」

曾十一道：「不出一個月。」

胡南一拍大腿，叫道：「好！但向天行你又如何教訓他？」

「那我先要了解向天行的爲人了。」

胡南望着秦若蕾，說道：「若蕾，你就告訴他吧。」

秦若蕾眼神有點羞怯，一點頭，正想開口說話，但胡南卻叫道：「乖女兒呀，這幾個小子是自己人啦，何必幪面呢？快把面紗除下來吧。」

秦若蕾好似在猶豫，曾十一見了，說道：「若果秦姑娘不方面的話，也不要勉强。」

胡南忽以慈祥的語氣道：「乖女兒，對着客人還要幪面，這實在有點不敬，快把面紗除下來吧。」

秦若蕾聽了，覺得他說得有理，當下毫不猶豫的，便伸手把面紗除了下來。

曾十一聽秦若霞說姐姐樣貌奇醜無比，也起了好奇心，想知道她醜到什麼程度，所以一雙眼都集中在秦若蕾的面上。

秦若蕾徐徐的把面紗揭開，一副眞面目立時呈現在衆人面前，只見她一張面上縱横交錯的滿佈舊傷痕，這些在面上的疤痕，就好似一條條蚯蚓一樣，令人看見了，也爲之全身起了疙瘩，她面上除了那些令人生畏的疤痕外，一張小咀也向旁歪了過去，而且鼻子又扁又平，端的是說得上「奇醜無比」四個字。

曾十一知道她弄成這個樣子，是因爲跳崖自殺時受傷遺留下來的。

曾十一師徒三人若不是事前已有心理準備的話，乍然見了她的樣子，不嚇一驚才怪。

秦若蕾雖然變成奇醜無比，但曾十一向她打量一番，見了她面上的輪廓，又見了她一雙大大的眼睛，和紅潤的肌膚，及櫻桃般的小咀，已知她本來是一個絕色美人了，說不定比其妹秦若霞還要漂亮很多。

以她現在的樣子，相信天下間的男人見了也會怕得要死，更遑論要找一個男人做丈夫了，所以曾十一忽然想起秦若霞說過的一句話——「就是浩烟哥見了姐姐的樣子，浩烟哥還會喜歡她嗎？」

他又想起自己說過的話——「兩個人若果眞心相愛，愛的是他的人，不是樣貌，若果雷浩烟見了她的貌醜就不喜歡的話，這個人根本不值得去愛……」

他忽然覺得，自己所說過的，原來全是廢話，因爲他覺得，世上沒有人願意對着一個樣子恐怖的人過一生，即是自己曾經深愛過的人也一樣。

雷浩烟願意對着一個樣子恐怖的人過一生嗎？這一點，曾十一實在感到憂慮。

他覺得，要撮合雷浩烟與秦若蕾恐怕不是一樁易事。

此時他忽然弄明白一件事，就是胡南夫婦如此窮困，爲什麼仍活得那麼開心？同時一大把年紀還裝成老天眞一樣。

就因爲他們夫婦見了秦若蕾變成貌醜後無人生樂趣，所以夫婦二人扮成老天眞來逗她開心，又在逆境中故意自我安慰，向秦若蕾暗示，人生就算如何不如意，也不要放在心上，只要保存生命，保持自我，人生總是充滿希望的，夫婦二人的用心良苦，就是希望能啓發秦若蕾，做人不要自尋短見，也因爲這樣，秦若蕾才能活到今天，可是她卻是活在痛苦的深淵中。

曾十一見了秦若蕾的醜陋樣子，簡直不忍心多看一眼，連忙把視綫移開。

秦若蕾見了他逃避的眼光，已知他被自己的樣子嚇怕了，登時感到傷心不已，眼淚也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曾十一心下戚然，也很替她難過，一時間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秦若霞見姐姐傷心，也幾乎掉下眼淚來，只好强忍淚水，在姐姐面前加以慰解。

曾十一知道秦若蕾對雷浩烟仍是情深一片，否則也不會貿然答應接見自己，頓覺她是天下間最可憐的苦心人，但是見了她的樣子，也不由一顆心向下沉了。

現在他幾乎毫無把握能令雷浩烟去愛秦若蕾，但爲了諾言，和想起與胡南的賭注，也爲了同情秦若蕾，他不得不盡一點力去嘗試一下。

他見秦若蕾哭得傷心，又見每個人都心情沉重的，只想打破這種氣氛，當下故作滿懷信心的對秦若蕾道：「秦姑娘，你是不是一直很想念雷浩烟？」

秦若蕾甚至沒有勇氣回答他這個問題。

曾十一又道：「我見過雷浩烟，據我所知，他其實也很想念妳的。」

秦若蕾心中猛地一跳，霍地抬頭道：「浩烟哥他怎樣了？是不是很恨我？」

曾十一道：「他怎會恨妳？」

秦若蕾哭得抽搐着身子，說道：「他以爲我移情別戀嫁給向子豪，所以就恨我。」

曾十一道：「你放心，只要我見了他，向他說明眞相，他就不會恨你了。」

秦若蕾急道：「你不能對他說的。」

曾十一道：「爲什麼？」

秦若蕾說得吞吞吐吐的：「因爲……因爲……」

曾十一道：「你怕他知道你變成這個樣子，所以不敢告訴他？」

秦若蕾搖頭道：「不是這個原因，我雖然想念浩烟哥，但早已沒有希望能得到他。」

曾十一道：「那是爲了什麼原因？」

秦若蕾卻垂頭不語。

秦若霞則道：「姐姐，你有什麼話就對曾大俠說吧，他會帮你的。」

曾十一但覺她似乎有難言之隱，又說道：「秦姑娘，有什麼事妳儘管說好了，否則我根本帮不到你的。」

秦若蕾抹去眼淚，終於開口說話：「其實爹逼我嫁給向子豪，是有苦衷的，若果這件事被浩烟哥哥知道了，浩烟哥必定會找向天行父子算賬，那時無論對爹和浩烟哥都不利。」

曾十一道：「實情到底如何？你不妨說出來吧。」

秦若蕾嘆了口氣，幽幽的道：「說出來有什麼用？你鬥得過向天行嗎？」

曾十一拍胸膛，豪氣十足的叫道：「爲什麼鬥不過他？這世上有什麼事難得了我曾十一的？」

唐非也接咀道：「我師父說得對，更何況他已決定教訓一下向天行了，但你卻隱瞞事實，你叫他如何去教訓向天行？」

胡南道：「既然這樣，乖女兒就把實情說出來吧，好讓曾大俠替天行道，去對付向天行父子。」

秦若霞則說道：「莫教他們父子再横行霸道，殘害良民。」

胡南道：「我老不死就是毫無用處，又人微言輕，否則我早就跟向天行父子拚了。」

曾十一聽了胡南和秦若霞提及向天行時，語氣都充滿憤怒，也知道向天行絕不會是個好人了，便對秦若蕾道：「既然向天行父子如此可惡，你難道不想教訓他？任他横行霸道下去？更何況你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又不能和雷浩烟結成夫婦，這不是他們父子一手做成的嗎？」

秦若蕾無奈的道：「若果我說了出來，而你去找向天行父子的話，向天行知道我未死，又知我把事情說了出來，他們父子會對我爹不利的。」

曾十一見她還是不說，當眞有點氣，說道：「你爹把你逼成這樣，你還在維護他？」

秦若蕾神色痛苦的道：「但爹也是被逼這樣做的。」

曾十一道：「無論怎樣，這就可以証明，你爹根本有點自私，他毀了妳一生幸福，他爲什麼不犧牲自己，而要犧牲親生女兒？」說到後來，已有點激動。

秦若蕾聽了，充份表露出對父親的孝義，叫道：「你不能這樣說我爹。」

曾十一登時軟了下來，嘆息一聲，說道：「對不起，我的確不該管妳的家事。」頓了頓，低沉的道：「天下間，誰人沒有親情？他或許也有極大苦衷才這樣做的。」

秦若蕾忽然感到有點歉意。

曾十一感到無可奈何，站起身來，說道：「或許我是太多管閒事了。」向胡南一拱手，說道：「胡老伯，告辭了。」說完，便領着兩名徒弟走了出去。

胡南夫婦及秦若霞見他們離開，只怔怔的目送他們。

秦若蕾低頭哭得甚是傷心。

胡南夫婦呆立着，夫婦二人滿佈皺紋的面孔也露出極度無奈的神色，不約而同的，望望在飲泣的秦若蕾，然後長長嘆了口氣。

秦若霞目送曾十一師徒去後，看見姐姐傷心，忽然發足奔了出去。

曾十一三人行到村口，忽然聽秦若霞從後叫道：「曾大哥，等一等！」

三人回轉頭來，見秦若霞正快步的趕了過來，便停止前行。

秦若霞來到三人面前，面上也生出了歉意，說道：「對不起，我不知我姐姐會這樣的。」

曾十一道：「或許她想起雷浩烟後，情緒有點激動，又或者有太多顧慮，所以才變成這樣，我不會怪她的。」

秦若霞見他似有離開之意，心中甚是不捨，輕咬着下唇，說道：「你要去那裡？」

曾十一笑道：「你以爲我會把這件事置諸不理而一走了之？」

秦若霞低着頭，無奈的道：「姐姐不把眞相告訴你，你如何管這件事？」

「她不說，我只好自己去查，說什麼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秦若霞聽了，內心對他極爲感激，一時間也說不出甚麼話來。

曾十一又道：「以我看來，你姐姐對向天行和你爹之間的事知得很多，你爹極有可能有什麼把柄落在向天行手上，所以向天行以此要脅你爹，而你爹爲了忌憚向天行，因此被逼把你姐姐嫁給向子豪，而你姐姐不願意，最後只好自殺來個大解脫，所以我認爲你姐姐當年自殺，並非爲了情這麼簡單，而是被一些不爲人知的事困擾着。」

秦若霞道：「這一點我實在沒有想過，但你爲什麼有這個想法？」

「你爹是個珠寶商人，照理是個富翁，但他卻逼女兒嫁給一個毫不喜歡的人，把她一生幸福斷送，所謂誰無骨肉之情，他這樣做，爲的是什麼？」

秦若霞點頭道：「怪不得你說我爹爲人有點自私了。」

「總之一切都是向天行一手做出來的，我絕不能放過他。」

「你如何對付他？」

「我要查清楚眞相後才對付他，這其中的眞相，你姐姐也未必會全部知道。」

「那麼我姐姐和浩烟哥那件事怎樣了？」

「我會想盡辦法去撮合他們的。」

秦若霞以感激的眼光望着他。

曾十一又道：「你離家這許多時日，你家人一定很掛念你的，你現在先行去見見你姐姐，再回家去吧。」

秦若霞大概恐怕他與他一別之後，難有再見之期，忙道：「你們要去那裡？」

曾十一似乎看出她有點不捨分手，說道：「我會先在白楊市住下來，然後再着手查這件事。」

秦若霞這才知道他沒有離開的打算，心頭一喜，脫口道：「那你住在什麼地方？」

曾十一見她說得有點急，只道她掛念雷浩烟與姐姐那件事，說道：「當然住客棧了。」

秦若霞不知他會住那家客棧，為了易於與他聯絡，便說道：「市中的富安客棧設備不錯，你們就住那裡吧。」

曾十一道：「也好，現在妳回去對姐姐說，我與雷浩烟很相熟，會設法撮合他們的，既然她怕了向天行父子，那就別告訴她我在查這件事吧。」

秦若霞望了他一眼，接着點了點頭。

曾十一忽然想起雷浩烟大有可能隨時找到秦家去找秦步雲報仇的，為了要監視他的行動，又對秦若霞道：「你家住在那裡？」

秦若霞見他問及家居地點，不由心中一個興奮，立時說道：「我家就在聚義坊，那間最大的大屋就是了。」

曾十一道：「我會隨時去找你的。」

說完，便帶着兩名徒弟，向着村外的坐騎行去。

秦若霞內心充滿希望的目送他們而去。

* * *

富安客棧就在南天街上，南天街也是白楊市最繁盛的地方。

曾十一很容易的從路人口中知道富安客棧的地點，然後師徒三人便到了客棧，再租了一間設有三張床的房間住下來。

三人進入房間後，曾十一便先把靴子脫了下來，然後到梳洗間洗了個臉。

唐非與文一龍見他誇下海口，聲稱要撮合雷浩烟與秦若蕾這一對，還聲言要教訓向天行父子，他做得來嗎？而且雷浩烟又只當他是敵人，加上惹上向氏父子也不知有什麼後果，所以二人對這件事毫不看好。

唐非見他從梳洗間行了出來，見他神態輕鬆自若，又似是滿懷信心的，忍不住說道：「師父，這件事看來有點複雜，而且我們又毫不知情，你如何去查這件複雜的事？」

曾十一在床上坐了下來，說道：「這件事一點也不複雜，只是你被秦若蕾弄糊塗了。」

唐非道：「但你要查這件事，到底從何着手查起？」

曾十一道：「今晚早點休息，明天一早我就會趕去陽春市。」

唐非奇道：「你去陽春市幹什麼？」

「因為秦若霞說過，三年前，雷浩烟奉秦步雲之命，帶了一批銀兩與陽春市珠寶商人周富來作一宗珠寶交易，但交易完成後，周富來卻被人殺了，而當地公差就認定雷浩烟是殺人兇手，無論真兇是誰也好，到底真兇仍未落網，所以我就要去陽春市了解一下這一件無頭公案。」

「事隔三年，要查起來恐怕不易。」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事在人為？」

唐非知他心意堅決，知道說什麼也打動不了他的心，只好轉而說道：「你不是說雷浩烟大有可能隨時找秦步雲報仇的嗎？你去了，這裡如何收拾？」

曾十一道：「你放心，我已有了全盤計劃。」

唐非見他似是成竹在胸似的，也好奇心起，說道：「到底是什麼計劃？」

曾十一並不答他，便行到房中的一張書桌上坐了下來，然後說道：「我會寫兩封信給秦步雲，秦步雲收了我的信後，雷浩烟就不會找他報仇了。」

唐非一怔，皺眉道：「你要寫的，到底是什麼信如此具有影响力？」

「我要假冒雷浩烟朋友寫封警告信給秦步雲，內容說雷浩烟即將找上門來報三年前朋友被殺和慘被陷害之仇。」

唐非奇道：「就算秦步雲收了你的警告信，雷浩烟為什麼不會上門報仇？」

「很簡單，秦步雲收了此信之後，一定深信不疑，所以他必定會找向天行父子商量對策，他們見雷浩烟三年後才找上門來，自當不敢輕視，而秦步雲是個富翁，富翁都很怕死，所以秦步雲必然會找來大批武師加以防備，若果雷浩烟真的找上來，見了這許多武師，他還會輕舉莽動嗎？」

文一龍忍不住叫道：「師父果然想得週到。」

但唐非卻說道：「若果雷浩烟報仇心切，不顧一切闖進秦家那又如何？」

曾十一道：「雷浩烟雖然報仇心切，但他今次已不容有失，一個人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情形下，都會顯得十分冷靜的，所以他不會硬闖。」

唐非又道：「但你別忘記，雷浩烟身邊還有兩個徒弟，就是無歡與無合那兩個卑鄙的小和尚，你難保雷浩烟不會派這兩個鬼靈精去執行報仇任務嗎？只要那兩個小傢伙略施小計，秦步雲就很易上當，那時在毫無防備之下，秦步雲就很易被他們取了性命了。」

曾十一道：「你以為我會忘掉這兩個小鬼嗎？」

「那你用什麼辦法應付？」

「就因為這兩個小鬼，我才有必要寫兩封信。」

「那又是一封什麼信？」

「告密信。」

「告密信？」

「不錯！」

「如何告密？」

「我假冒第三者，說得到消息，雷浩烟要殺秦步雲，雷浩烟此行的最厲害武器就是兩個小和尚，叫秦步雲千萬留意兩個光着頭的小鬼，只要秦步雲見了這封告密信，同樣的，也會深信不疑，而

那兩個小鬼就沒有辦法混進秦家去，更加無計可施了。」

唐非聽了，也忍不住大讚他頭腦聰明。

曾十一又道：「阿非，待會我把那兩封信寫好後，你明天把信送去秦家，但你們不能讓秦家的人認出來，最好在街上找個小孩子把信送去。」

唐非點頭稱好。

曾十一又道：「明天一早我就去陽春市，這裡就交給你們，你們最好在秦家附近監視，一發覺雷浩烟行踪，馬上跟踪他，看他在什麼地方停留。」

唐非道：「雷浩烟可能不會以眞面目在這裡出現的，若果他化了粧，我們根本不認得他，如何監視？」

曾十一道：「雷浩烟當然不會堂而惶之的來到白楊市，但他身邊還有兩個小和尚，他們都沒有人識，所以你們要特別留意那兩個小鬼，只要見了那兩個小鬼，就可以見到雷浩烟了。」

唐非道：「對了，雷浩烟有可能會化粧，但那兩個小鬼就沒有化粧的必要。」

＊　＊　＊

次天一早。

曾十一吩咐唐非把告密信送去秦家，待唐非回來後，曾十一叮囑二人密切留意雷浩烟是否已來到白楊市，叫他們嚴加監視，自己才胡亂吃了早點，然後騎着馬向陽春市而去。

他騎着馬，不覺來到環境清靜的聚義坊，在聚義坊上，有一間氣派萬千的大屋，他知道這間大屋就是秦步雲的居所，忍不住看多了一眼。

他凝視那所大宅一會，接着便策馬而去了。

他由早上出發，一路上快馬加鞭，走了約莫兩個時辰，終於抵達那物阜民豐的陽春市。

曾十一知道此行要逗留數天才能查到一點端倪，於是先找家客棧安頓下來再說，當下，在最繁盛的忠孝大街找了家客棧，此客棧名爲「陽春客棧」。

他來到客棧門前，店中伙計早已迎了上來，他向伙計表示要在客棧住上數天的，伙計便喚來馬伕替他照料馬匹，然後熱誠的把他引進店內。

他辦妥了入住手續，此時已腹如雷鳴，安頓好簡便行裝後，便到酒樓去塡肚子。

在酒樓痛快快的吃了一頓後，只覺有無比的舒服，此時才慢慢盤算如何去打探周富來三年前被殺一事。

三年前，周富來被殺，他懷疑是向天行的所爲，但爲了要証實自己所猜測是否正確，所以必需要查一下。

他對整件事情毫不知情，又對陽春市人生路不熟，如何去查？

但他是個自信心很强的人，深信自己必定能查個水落石出的。

他決定要搜集足夠証據來指証周富來是被向天行殺的，務要把向天行父子繩之於法，還要替雷浩烟洗脫殺人的罪名。

但他不能否認，此事可能另有內情。

塡飽肚子後，再也沒有耐性坐下去。

他在市中一路向人打探有關周富來的事，終於給他知道，周富來在陽春市本來開設的一家珠寶店名爲：「富來珠寶店」，但三年前，周富來被殺後，周家已把珠寶生意結束，而富來珠寶店的原有舖位則已被另一個名叫張日升的珠寶商人購下了，改名爲「一定好」珠寶店。

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周富來有個名叫周君武的兒子，自父親被殺後，心中認定兇手就是雷浩烟，因而不斷四處打探雷浩烟下落，要替父親報仇。

會見五老　勘察案情

曾十一睡了個精神飽滿，第二天便展開了他的調查工作。

他第一件事要找一個人，就是周富來的兒子周君武。

吃過早點後，問明周所在，便逕自向周家而去。

周家就在大同坊上，這是一間建築豪華的住宅，但並不甚大，可能由於少人居住之故吧。

他來到周家的朱漆大門，隨即把大門敲響了，過了一會，一個下人把大門打開，那下人見了他，說道：「你找誰？」

曾十一道：「我想見你家少爺，煩你通傳一聲。」

那下人道：「那麼煩你稍等一下。」

曾十一謝了一聲，那下人便把門關上，進內通傳周君武去了。

曾十一在門前等了一會，此時大門再度打開，開門的正是剛才那個下人，在下人身邊站着的，是一個與曾十一年紀相若的青年，只見這青年身形高大，樣貌也甚英俊，而且滿面英氣，倒也有點威武之感，但面容卻有點冰冷，曾十一見了他，不問而知，他必定是周君武了。

那下人把門開了之後，對周君武道：「少爺，就是這位公子要見你了。」

周君武向曾十一打量了一眼，接着對那下人道：「你先進去吧。」說話不徐不疾，予人有一種穩重的感覺。

那下人躬身說聲「是」，便退進屋內。

周君武的態度有點溫文儒雅，向曾十一抱拳，說道：「在下周君武，不知兄台如何稱呼？」

曾十一見他實在有點嚴肅，頓感不習慣起來，但他不能在這種嚴肅的人面前作其吊兒郎當，放蕩不羈之態，當下也還禮道：「小弟名叫曾十一。」

周君武微一動容，「哦」了一聲，說道：「閣下難道就是江湖上人人稱『狂俠』的曾十一？」

「正是！」

換作別人，若果見了一個久聞大名的人，或許會抬舉一番了，但周君武不是這種人，所以他只說道：「閣下駕臨寒舍，不知要找在下有何貴幹？」他話中雖客氣，但態度卻有點傲慢。

曾十一也不再說客套話，說道：「在

下此行是爲了三年前令尊翁被殺那一件案而來的。」

周君武爲之一振，忙道：「難道你知道雷浩烟的下落？」說着，神情更加冰冷。

曾十一微笑點頭，說道：「在下可否進來再說？」

周君武態度正是那麼傲慢，本來沒有想過要請他進屋內的，但知道他爲了父親一案而來，便說道：「那麼曾兄就進來吧。」

當下周君武便把曾十一迎進屋內，然後在大廳分賓主坐了下來，周君武叫下人沏了茶，雙方對飲一盞，周君武滿目憤恨的道：「雷浩烟在甚麼地方？」

曾十一並不答他，卻道：「周兄，聽說這兩年來，你不斷在外打探雷浩烟的下落，目的就是爲父報仇？」

周君武面上肌肉抽搐了一下，這更顯得他的冰冷，說道：「不錯！」

曾十一道：「以我看來，眞正殺害令尊翁的兇手不是雷浩烟，而是另有其人。」

周君武一雙眼利如鷹隼，說道：「那麼眞兇到底是誰？」

「我仍在調查中。」

「你爲何說雷浩烟不是兇手？」

「我知道令尊翁被害一事之後，覺得其中可能另有內情，所以這樣說。」

「你憑那一點這樣說？」

曾十一還未証實周富來之死是否向天行的所爲？所以沒有把向天行陷害雷浩烟的事說出來，只說道：「我懷疑雷浩烟其實是被人陷害的。」

「無論如何，我也要先找到雷浩烟，証明他不是兇手，那才甘心，你告訴我他在那裏吧。」

「當年調查這件案的李功成捕頭，周兄可否安排與在下一見？」

「你爲甚麼要見他？」

曾十一懷疑當年李功成勾結向天行父子，合謀陷害雷浩烟，還命人把周富來殺了，所以有必要見一見李功成，但他沒有把心意對周君武說出，只說道：「我想向他提供一些破案的綫索吧了。」

「你把綫索對我說不是一樣嗎？」

「我怕你報仇心切，胡亂找雷浩烟，再說，查案到底也是捕房的事，所以我還是對他說較爲合適。」

周君武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那我帶你去見一見李功成吧。」說得甚爲勉强。

曾十一站起身來，說道：「那麼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

＊　＊　＊

曾十一在周君武的引領之下，來到捕房，適巧李功成與一班手下都在巡捕房之內，正準備出差。

這李功成，一個四十來歲的高大漢子，但面容卻有點狡猾。

周君武向曾、李二人作了介紹，李功成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說道：「鼎鼎大名的狂俠曾十一找我有何貴幹？」

曾十一見那惡劣的態度，心中眞有點氣，但沒有發作，說道：「我知道閣下三年前負責調查周老爺被殺一案，所以想跟你談談。」

李功成目光一閃，說道：「有甚麼話快說吧。」

曾十一見他態度仍舊傲慢不堪，眞想拍枱臭駡他一頓，但想着此行的目的，是以抑制住這股衝動，還裝成很謙虛的一樣，說道：「據我所知，雷浩烟已來到陽春市。」

李功成面上立即出現一抹緊張之色，但隨即裝作漫不經心的，說道：「他在那裡？」

他的神色又怎逃得過曾十一的一雙眼，曾十一已心中有數，說道：「他日間的行踪我不大清楚，但晚上他則會在文武廟棲身。」

曾十一只是在胡說八道，但李功成與周君武聽了，卻有着不同的强烈反應，周君武一個動容，目光登時擴大了，而且面上出現一抹深深的恨意，就仿似已看見仇人那樣。而李功成則仿似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一樣，面上肌肉一掀動，一臉狡猾之色。

曾十一瞥見二人的反應，心裡暗笑一聲，說道：「李捕頭，我此行要對你說的，都已說了，告辭！」

李功成也不挽留，甚至連正眼也不望他一眼，任由他離開。

＊　＊　＊

曾十一離開捕房後，便在街上買了一套舊衣服，然後帶着那一套舊衣服向市外的文武廟而去。

來到文武廟，在山邊折了幾枝如手臂粗大的樹枝，摘了些樹籐，再在附近撿了一堆稻草，然後蹲在廟內，利用稻草，樹枝及樹籐做了個稻草人。

把稻草人做好後，便把買回來的一套舊衣服穿在稻草人身上，接着拿起殘舊的神幔蓋在稻草人身上。

把一切佈置妥當，再行至大門口，向內望去，那景象就仿似一個人睡在神枱下一樣。

曾十一向李功成放出假消息，說雷浩烟將於夜間在文武廟棲身，他知道李功成必會採取行動，爲了試探一下李功成有何行動，所以他做了個假人。

＊　＊　＊

暮色漸合。

曾十一早已在文武廟恭候李功成，此刻他正藏身在屋頂上，一雙眼在注視着來路。

約莫過了一頓飯時間，他在屋頂居高臨下望去，果見有三個人正從路旁的叢林躡手躡足走了過來，他精神爲之一振，更加留意這三個人了。

這三個人的行動顯得極之謹愼，而且專擇叢林的小路而行，顯然不想被人發現行踪，可惜卻被曾十一看得一淸二楚。

三個人一路慢慢前行，待來到廟門時，先藏身在門外，然後小心的探頭內望，在黑夜中，依稀看見一個人正躺在神枱之下。

曾十一已看不見這三個人在門外的行動，所以躡足來到天井邊，向下望去，正好看見睡在神枱下的稻草人。

他知道三人此行必定是來暗算雷浩烟的，而他們也必定會以為那個稻草人就是雷浩烟了。

再過了一會，曾十一看見那三個人已躡手躡腳的進入廟內，而三人手上都握着明晃晃的鬼頭刀，看情形似是衝着雷浩烟而來。

雷浩烟至今還是個殺人疑犯，李功成知道他的下落後，必定會帶人來圍捕他，在黑夜中，曾十一看不清楚這三人的面容，也不敢肯定其中一人是否李功成，但他看見此等人手上握的鬼頭刀後，已知此刀並非捕快所用的佩刀，所以他肯定李功成不在其中，也可以肯定他們並非捕快的人，但卻可能是李功成收買來殺雷浩烟的。

除了李功成要殺雷浩烟之外，周君武也想殺他，但周君武是用劍的，此三個人顯然不是周君武，因為，周君武為人心高氣傲，若果要殺雷浩烟報父仇的話，絕不會假手他人。

此時，那三個手握鬼頭刀的人進入廟內之後，互相打了個眼色，接着不約而同提刀向那稻草人衝了走去，三把刀齊起齊落，「嚓」的一聲，鬼頭刀直向稻草人頸項猛力劈下，稻草人的頭也登時應聲飛脫出去。

曾十一看得清楚，心想：「他們果然要取雷浩烟的命。」

那三人一刀猛力劈下之後，登時怔住了，不約而同地叫聲：「假人？」

此時，曾十一在身上扯下一塊衣布，然後以衣布蠔着面，再拿起一根早已預備的粗大木棒，叫聲：「雷浩烟在此。」話音未落，人已從天井跳了下去。

那三個人此時才知道上了當，頓時愕住了，但忽聞有人大叫一聲，還自稱是雷浩烟，想起雷浩烟不易應付，登時嚇得呆了半晌。

就在他們一呆之際，曾十一已「呼」的一聲衝殺而至，手中木棒橫裡掃出，其中一人頸項中了一記，立時應聲飛出數尺之遠，曾十一打倒一人後，為了要速戰速決，手中木棒連忙向其餘兩人攻去，那兩人稍一定神，忙提刀擋格，曾十一手中木棒被擋開，正想發動搶攻，但一把刀已從旁劈了過來，他看準來勢，馬步向橫一拉，把這一擊避過，左手一記虎爪「呼」的一聲搶出，虎爪直向對方握刀的右手脈門抓下，再施展擒拿手法，把那人的脈門牢牢抓着，那人脈門被抓，立時感到一陣痲痺，握刀無力，與此同時，另一把刀又迎頭砍了下來，他只好用木棒擋開，同時左手反手一扣，一個轉身，左手一記肘撞結結實實地朝那人胸口撞了一下，然後飛快的從那人手中搶過一柄鬼頭刀。

有刀在手，便拋下木棒，此時，先前被打倒的人亦已站起身來，連忙舞刀加入戰圈。

曾十一見兩把刀攻了過來，大喝一聲，也提刀迎了上去，於是雙方便呼喝連聲的激鬥起來。

曾十一的武功本來就不弱，更是用刀的高手，今番有刀在手，更加如虎添翼，勇猛無匹，仿似毫不要命一樣。

對方三人雖然發動攻勢在先，但曾十一反客為主，凌厲的刀法把三人逼得節節後退，而且顯得有點狼狽。

對方三人中只有兩人手上有兵器，另一個手上無兵器的，見了曾十一的瘋狂打法，已不敢上前應戰，所以與曾十一惡鬥的，只有兩人。

曾十一佔了上風，得勢不饒人，又一輪快刀向對方猛烈攻去，對方此時已不敢正面接招，二人很有默契的向兩旁跳開，然後再前後夾攻。

曾十一眼看四面，耳聽八方，不慌不忙的迎戰兩人，此時見一人迎面攻來，身後又响起急劇的衣袂破風聲，他也不回身，先看準前面那人的來勢，同一時間，一記反手刀向身後那人砍下，右腳則直踢向迎面攻來那人的胸膛，這兩記動作同時使出，身後那人見他一刀砍來，忙向旁閃跳避開，迎面那人則反應較慢，前胸登時中了一腳，人也向後退，曾十一不給他站穩腳步的機會，雙足一點，便追了上去，接着右腳再度踢出，這一腳不偏不倚的踢在那人右手脈門，那人但覺右手一陣痲痺，手中鬼頭刀也應聲跌下，曾十一見他的刀脫手，慌忙彎身拾起，變成雙刀在手，而此時，身後那人又破風而至，曾十一起身後有人撲了過來，雙腳在地上一蹬，人也向旁竄了過去，那人頓時撲了個空，同一時間，曾十一的右腳又閃電飛出，那人身形未定，太陽穴登時吃了一腳，悶叫一聲，也向先前倒地的那人之處跌了下去。

而此時，那手上無兵器的人已拾起曾十一掉下的一根木棒，靜悄悄的從曾十一的身後偷襲而至，但曾十一腦後好似長了眼睛一般，頭也不回，只馬步向下一挫，再向後一個肘撞，那人一棒擊了個空，而且腹部還重重吃了一記肘撞，手中刀柄朝偷襲者後腦猛地一擊，那偷襲者登時暈了過去，不省人事。

曾十一擊倒那人後，握着雙刀，直向倒在地上的二人砍了下去，那二人見兩把刀分別砍了下來，登時嚇得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咀巴，發不聲音出來。

曾十一雙刀向二人胸膛砍下，刀鋒快要觸及二人身體時，忽然間把去勢收了，接着雙刀向着二人咽喉一送，兩把刀的刀鋒便抵着二人的咽喉，只把那兩人嚇得冷汗直冒，身子發抖，同聲脫口叫道：「雷大爺饒命。」

曾十一假冒雷浩烟，當然不能以本來的聲音說話，所以壓低嗓音，冷冷的道：「你們此行有何目的？說！否則宰了你們。」說着，雙刀在二人咽喉一送，二人只感一陣吃痛，原來已被割了一下，還流出鮮血。

二人被割了一下後，雖然只傷及皮外，但明白到，只要他雙刀一使勁，兩條命可以立時結束，所以嚇得身子震得更厲害，其中一人慌忙道：「我們是奉命來殺你的。」

曾十一仍是冰冷着語氣，說道：「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那人道：「你不就是雷浩烟雷大爺嗎？」

「我就是雷浩烟，你們到底奉誰之命來殺我的？」

那二人對望一眼，正在猶豫着，曾十一見狀，雙刀又向前一送，再在他們頸上割出一道口子，又冷聲道：「我給你們最後一個機會。」

二人大吃一驚，異口同聲道：「我們是受李功成的指使來殺你的。」

曾十一聽他們齊聲說出李功成的名字，知道他們並非胡說，更何況他們現正處於生死關頭！

既然雷浩烟是殺人兇手，正常情形之下，李功成應該帶人拘捕他才對，但因何要把雷浩烟置諸死地？這一點顯然是內有文章了。

曾十一略施小計，便使李功成的尾巴露了出來，所以覺得此行大有收穫。

既然弄清楚了李功成的意圖，他也不能對那三人怎樣了，所以只好放了他們，當下把雙刀收回，說道：「你們倒也合作，我不殺你們，快走吧，回去對李功成說，我雷浩烟是絕不會放過他的。」

那兩人有如皇恩大赦一般，忙站起身來，齊聲說道：「多謝雷大爺不殺之恩。」說完，連忙抬起暈了過去的同伴，便奪門而去。

曾十一待他們走了，才把面幕扯了下來。接着坐在廟門外，像是有所等待一樣。

不錯，他的確在等，等的是周君武，因爲他知道周君武得悉雷浩烟會在此出現，必然也會到來替父報仇。

他在廟外坐了大概半個時辰左右，向前望去，黑夜中，果然見有一個人正慢慢向文武廟行了過來，而且依稀看見那人手中還握着一把長劍。

那人越行越近，顯然已發現廟門前坐着一個人，當即停下步來，而且還把手中長劍從劍鞘抽了出來。

曾十一見了對方，便站起了身，向對方凝視着，他感到對方正以精光四射的目光盯着自己。

雙方都不知道對方是誰，只隔遠的向對方凝視，這樣過了一會，對方忽然冷冰着語氣的說道：「你是不是雷浩烟？」說話不徐不疾，正是周君武的聲音。

曾十一聞言，已認出他的聲音來，說道：「我不是雷浩烟，我是曾十一，閣下可是周兄？」

曾十一說完後，在黑夜中離遠看不出他有何反應，只見他聽了之後，便歸劍還鞘，顯然已去了戒備之心，接着周君武便向他行了過來。

周君武以穩健的步伐行到曾十一面前，以疑惑的眼光望着曾十一，說道：「你爲甚麼會在這裡的？」說得毫不客氣，也有點傲慢。

曾十一不答反問：「那你又爲甚麼會在這裡的？」

周君武不料他會以此反問，面色一寒，冷冷地道：「雷浩烟呢？」

曾十一對他的傲慢態度實在極爲不滿，說道：「你問我，我問誰？」

周君武面色甚是難看，語氣有點愠怒：「雷浩烟有沒有來過？」

曾十一漫不經心的道：「你說呢？」

周君武不禁氣了，但他並沒有發作出來，當下有點無奈，也只好不理會眼前的狂俠，抽出手中長劍，欺身進入廟內。

曾十一知他進廟要找雷浩烟，在他身後說道：「別找啦，剛才雷浩烟和李功成派來的人惡鬥了一場之後便走了。」

周君武立住了脚，回頭望着曾十一，說道：「當眞？」

「你不信我？」

「你爲甚麼不早說？」態度仍是那麼惡劣。

「若果你的態度客氣一點，我早就對你說了。」

周君武聽了他的話，有點不是味兒，登時連話也說不出來，大概也知道自己的態度太惡劣了。

曾十一見他不說話，踏前兩步，毫不客氣的就指着他的面門，說道：「你這算是甚麼貨色？你以爲你是有錢人家的少爺就可以使公子少爺的性子，趾高氣揚的嗎？你以爲每個人都要接受你這種自命不凡、自命高人一等的態度嗎？你又以爲我是甚麼？你問一句，我就要回答你嗎？你這種人簡直不適宜在我面前出現，你簡直不知輕重！」

周君武像是頗沉得住氣似的，別轉了面，淡淡的道：「你說完了沒有？」

曾十一已說得性起，有點怒意的道：「若果我要說下去，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但我無需跟你一般見識，而且也可省回一點氣。」

周君武以背對着他，曾十一看不見他有何反應，但曾十一知他必定很氣，說不定會忽然發起難來，所以他提高了警覺。

曾十一見他不說話，又道：「我知你爹是個好人，我也不想他死得不明不白，爲了某些理由，我才會插手這件事，你若果不想你爹枉死的話，你最好跟我合作一點。」說完，頭也不回的離開文武廟。

周君武見他要走，驀地回頭，態度誠懇的叫道：「曾兄請留步。」

曾十一忽然聽他稱自己爲「兄」，而且語氣大大地改善了，也感到詫異起來，是以連忙回頭望着他。

周君武垂頭道：「怪不得一直以來，我連一個知己朋友也沒有，我現在才知道因爲我待人接物的態度實在太差了。」

曾十一道：「你知不知道？一個人若果沒有朋友，是多麼的孤獨？我曾十一活得這麼開心，就因爲我朋友滿天下，無論男女老幼，我都會當他是朋友。」

周君武面露一點笑容，眞誠的一拱手，說道：「多謝曾兄一語道破，從今之後，我會改善一下我做人處事的態度的。」

曾十一冷笑一聲，說道：「這是閣下的事，你改不改也與我無關，你無須對我說出來！」

周君武登時感到很沒趣。

曾十一本來餘怒未消，但見了他的樣子，也軟化了，便上前搭着他的肩膊，微笑道：「算啦，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今後別再以這種態度對人，你若要人當你是朋友，首先就要當人家是朋友，這才是交朋結友之道，明白嗎？」

周君武面露興奮之色，說道：「多謝曾兄指點，我明白了。」

曾十一笑了，笑得有點興奮。

曾十一拍一拍他的肩膊，笑道：「木頭般站着幹嗎？我們找個地方好好暢飲一頓吧。」

周君武笑道：「好，今晚我們不醉無歸。」

曾十一道：「醉了就是烏龜。」

周君武道：「那就要看誰是烏龜了。」

＊　＊　＊

一下子之間，周君武已把曾十一當作是朋友，當下二人便折回市中，找到一家小酒館，兩人便坐了下來，曾十一向酒保要了酒，便與周君武對飲起來。

曾十一明知自己酒量不好，也看得出周君武酒量有限，本來要不顧一切的喝了再說，但為了追尋眞兇，所以也不再飲下去。

他假冒雷浩烟，又打退了要殺雷浩烟的三個人，那三個人必定會把這事對李功成說的，李功成知道雷浩烟在此出現，還揚言絕不會放過他，他知道之後，會有甚麼反應？所以曾十一便把文武廟的事對周君武說了一趟。

周君武聽了之後，疑惑的道：「李功成為甚麼要殺雷浩烟？」

曾十一說道：「因為李功成勾結向天行父子把你爹殺了，再嫁禍給雷浩烟，李功成恐怕雷浩烟把眞相揭露，所以就想把他殺掉。」

在周君武心目中，一直都認為殺父仇人就是雷浩烟，但聽曾十一說眞兇另有其人，還點名指了出來，不由覺得詫異，說道：「我爹不是雷浩烟殺的？」

「不錯，眞正殺害你爹的幕後兇手就是向天行父子和李功成。」

周君武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曾十一見他不明內中情由，便把雷浩烟與秦若蕾的關係，以及向天行如何向秦步雲逼婚，向天行如何陷害雷浩烟等等內情詳細對周君武說一遍。

周君武聽了此事原來另有內情，不禁瞪大了眼，待曾十一說完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一年多以來，我不斷打探雷浩烟的下落，幸好找不到他，否則，鑄成大錯。」

曾十一道：「我一開始就對你說過，殺你爹的兇手其實另有其人，但是你卻不相信我。」

周君武滿臉憤怒之色，手中緊握着長劍，恨恨的道：「既然李功成和向天行殺了我爹，我馬上找他們報仇去。」說完，握起長劍，便霍地站起身來，大有馬上行動之意，曾十一見了，忙把他按着坐下，說道：「周兄，你冷靜一點。」

周君武雖然坐了下來，但恨意仍深，說道：「我已不能再等。」

曾十一道：「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小不忍則亂大謀』？」

「父仇不共戴天，你叫我怎可以忍？」說時極為衝動。

曾十一正色道：「你若果當我是朋友的，就要聽我說幾句話。」

周君武見他甚是認眞，只好不作聲，乖乖的坐着。

曾十一說道：「我說你爹是向天行父子和李功成殺的，這只是我作的推測，你若果無証無據的去找他們報仇，弄清楚了眞兇不是他們的時候那又如何？你把他們殺了，豈不是冤枉了好人嗎？再說，你也未必是他們對手。」

「你說得也有道理。」

「我的推測應該不會錯，若眞兇果眞是他們的話，其中一定另有同謀，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証實李成功和向天行父子是不是眞兇，同時要把所有同謀者逐一引出來，莫教他們逍遙法外。」

周君武同意的道：「不錯，我們應該這樣做，我實在不該如此衝動。」

曾十一微笑道：「所以凡事都要計劃週詳才可以行動，不顧一切的，就只有誤了大事的份兒。」

周君武笑道：「看來我還要向曾兄多多學習。」

曾十一又微笑道：「我這人雖然有時也很衝動，但也有個優點，就是對每一樣事情都會冷靜去分析，還懂得權衡利害。」

周君武道：「所以我開始佩服你。」

曾十一道：「別說這些了，我們還是談談正事吧。」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當年你爹被殺的現場，就是你們周家的珠寶店內，我想知道當時的情形。」

周君武想起了父親的死狀，是以顯得有點憂傷，想了想，說道：「當年，我爹與雷浩煙作珠寶買賣，當時就在鋪內的珠寶庫進行交易，據當時一個老掌櫃說，雷浩煙一行四人，交易完成後，他們就離開珠寶庫，但那老掌櫃並未見我爹出來，過了一會，就進入珠寶庫內查看，發覺我爹已死去，是被人用刀砍死的，於是連忙報官，公差接到消息，就到街上去追截雷浩煙等人，當時雷浩煙一行四人並沒有反抗，還跟公差到案發現場，當雷浩煙看見我爹的屍體後，就和三個同黨突圍而出，他的三個同黨就死在公差手上，而雷浩煙就逃脫了。」

曾十一聽了之後，沉思一會，說道：「當時在珠寶庫進行交易的，就只有你爹及雷浩煙四人，並沒有其他人在場？」

周君武道：「沒有，所以殺我爹的人，我肯定就是雷浩煙，但你卻說另有其人。」

曾十一聽了，心想：「既然當時交易的，就只有雷浩煙和三個朋友與周富來在一起，但後來周富來被殺，也難怪雷浩煙的嫌疑最大了。」

周君武見他想得入神，說道：「曾兄，若說雷浩煙不是兇手，你會相信嗎？」

曾十一忽然說道：「你所說的，是不是全都是那老掌櫃說的？」

「的確是他對我說的。」

「那麼你口中所說那個老掌櫃就大有可疑。」

「你為什麼這樣說？」

「那老掌櫃可能被人收買了，待你爹與雷浩煙完成交易後，就進入珠寶庫把他殺了。」

周君武斷言道：「不會的，黃伯跟了我爹二十多年，一向忠心耿耿，而我爹對他一家也不薄，他絕對不會殺我爹的，而且當時店鋪內也不止黃伯一個人，其他工人也可以証明，當時黃伯進入珠寶庫後，馬上驚叫，驚動了其他人進去。」

曾十一想了想，說道：「店鋪內的珠寶庫有沒有其他入口？」

「你意思是說，有人從另一個入口進入珠寶庫內，待雷浩走了之後，那人就把我爹殺死，然後從那入口走了？」

「我的確是這樣想。」

「這根本沒有可能，因爲珠寶庫內只有一個出入口，都設在鋪內的，任何人出入都必須由鋪內進出，而且珠寶庫內是銅牆鐵壁，也只有我爹才有珠寶庫的鑰匙，所以任何人根本不能進入珠寶庫內。」

曾十一又陷入沉思的境界裏。

周君武又道：「我現在忽然又不相信你的說話了。」

曾十一「哦」的一聲望着他。

周君武道：「我爹無聲無息的死去，當時珠寶庫內除了雷浩煙四個人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你卻說眞兇是李功成，你教我如何相信你？」

曾十一道：「但你可要想一想，當時雷浩煙若眞的殺了你爹的話，他們一行四人應該馬上盡快離開陽春市才對，但爲什麼卻被公差截住了，還跟公差回到案發現場，在雙手被扣着之下才突圍而出，這不是極不合情理的嗎？」

周君武一想也不錯，因爲他也明白到，一個人若果殺了人的話，正常情形之下，應該馬上逃之夭夭了，當時就是雷浩煙四個人來不及逃走而被公差截住，以雷浩煙高强的武功，那些武功平凡的公差根本不能制得住他，更何況當時雷浩煙是認爲自己淸白才堂而煌之的跟公差回案發現場的，在知道被指爲兇手才突圍而出的。

周君武想到這種種疑點，不禁覺得事情有點耐人尋味，所以也無話可說了。

曾十一聽周君武說了案發經過後，也覺得雷浩煙的嫌疑最大，也不由對此事作出重新估計，同時也感到自己的一番努力白費了，但想起雷浩煙的束手就擒，這就是最大的疑點，於是又重新認定此事必定另有蹊蹺，所以又再次充滿興趣及好奇了。

周君武見他沉思不語，說道：「你覺得此事怎樣？還認爲雷浩煙是被人嫁禍的嗎？」

曾十一肯定的道：「雷浩煙的確是被人嫁禍的。」

周君武疑惑的道：「你憑什麼理由如此肯定？」

「因爲這件事另有兩個疑點。」

「什麼疑點？」

「第一，當日雷浩煙爲什麼會束手就擒？第二，李功成爲什麼要派人暗殺雷浩煙？」

周君武無法解釋。

曾十一忽然說道：「我想見幾個人，以了解一下案情。」

「你要見誰？」

「就是當年在你珠寶店工作的工人，尤其是你口中所說的那個老掌櫃黃伯，更加非見不可。」

「有這個必要嗎？」

「絕對有這個必要。」

「好吧，既然這樣，我明天就安排你與他們見面吧。」

＊　＊　＊

周家大廳不算大，但卻陳設豪華，光線充足，予人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此刻，周君武正在招待五個客人，這五個人之中，最年輕的一個已接近五十歲，最老的一個已七十歲過外了。

這五人，就是當年在富來珠寶店工作過的老工人，每個人的樣貌都是誠實而可靠的，也甚慈祥。

周君武應曾十一的要求，把當年在富來珠寶店工作過的工人全都召集在一起。

這五個老工人都不明白周少爺何以把自己召回來，而且還把當年共事的人全部召集一起，但他們都對周家存在着一份深厚的感情，於是毫不考慮的應周少爺之約而來。

自從周家把珠寶店出售之後，原店改爲一定好珠寶店，而這五人則各奔前程，有的已退了休，有的則仍幹着老本行，平日已難得相聚一起，今番既然重聚，難免寒暄一番了，老人家都喜歡緬懷過去，所以，一時間，「想當年」三字就說個不休了。

周君武可說在這五個老工人的愛護下長大的，所以對他們都極之尊敬。

周君武與他們傾談了一會，此時一名下人走了進來，說道：「少爺，門外有位叫曾十一的公子求見。」

周君武忙道：「快叫他進來。」

下人應聲「是」便躬身退了下去，周君武則站起身來迎接。

不久，曾十一在那下人引領之下，便大踏步的進入大廳。

那五個老人見了，方知還有客人到來，隨即向外望去，原來是個小伙子，都把視線集中在曾十一身上。

周君武已迎了上去，拱手道：「曾兄，小弟有失遠迎了。」

曾十一已來到他面前，說道：「別來這一套，大家是朋友了，還客氣什麼？」

周君武便請他在五個老人對面的一張椅坐了下來，然後向他們引見曾十一，說道：「各位，這位是我的好朋友，曾十一公子。」

五個老人都向曾十一微笑點了點頭，曾十一面對五個老人，不敢造次，連忙站起身來，向各人逐一行禮，老人們見他禮數甚週，也對他心存好感，見他是少爺的好朋友，也不由對他尊敬起來了。

接着周君武向曾十一逐一介紹這五個老人，這五個老人，除了那個約莫五十歲的，周君武稱他爲財叔之外，其餘

的都以「伯」字相稱，他們分別爲：年過七十的黃强黃伯、姓徐名亮的徐伯、姓趙名振聲的趙伯及姓張名求的張伯。

周君武逐一介紹完畢之後，對他們說道：「各位叔叔伯伯，今天小姪叫你們回來，其實是曾公子想見一見你們。」

那個叫劉新財叔說道：「不知曾公子要見我們有什麼事？」

曾十一道：「你們當年曾在富來珠寶店工作過的，是不是？」

那張求說道：「不錯，我們這幾個老傢伙之中，在富來珠寶店工作時日最短的，也有十五年多了。」

曾十一道：「我也無需要轉彎抹角，我今天要見你們，其實是爲了三年前周老爺被殺一案而來的。」

老人們聽了他的語氣，都以爲他是衙門派來查案的，其中黃强說道：「抓到了兇手沒有？」

曾十一道：「若果抓到了兇手，我就無需要見你們了。」

那個黃强好似對仍在逍遙法外的兇手憤怒不已，說道：「曾公子，那個雷浩烟把老爺殺了，你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抓來正法，替老爺洗雪沉冤。」

「我懂得怎樣去做，但現在我想了解一下當年周老爺被殺的經過。」

想起當年周老爺慘被殺害，五老的心登時往下沉，不約而同的搖頭嘆息了一聲。

曾十一望着黃强，說道：「黃伯，聽周少爺說，當年周老爺的死是你首先發現的，你可否把當時的情形說一遍？」

黃强回憶了一下，開始敍述當年的事情：「三年前的那天，有四個人進入富來珠寶店，說要和老爺買一批珠寶，還把隨身攜帶的大量黃金白銀拿了出來，老爺見有大客登門，便殷勤招待，後來就打開了珠寶庫的鐵門，把那四個人引了進去，叫他們選貨，老爺和他們進入珠寶庫之後，過了大概半個時辰左右，那四個人便拿了幾箱珠寶步出珠寶庫，接着就離開了，後來我見老爺久久仍未出珠寶庫，好奇心起，便進去看一看，但剛踏入珠寶庫，就看見老爺全身都染滿了血，倒在地上。」

黃强說到這裡，曾十一做了個叫他暫停的手勢，黃强便沒有說下去，然後曾十一望着劉新財說道：「黃伯進入珠寶庫之後，情形怎樣？」

劉新財說道：「老黃一進入珠寶庫之後，我們就聽見他忽然驚叫一聲，我們四個人都覺得事情不對勁，所以四個人馬上衝了進去，一進去之後，就看見老爺倒斃地上了。」

曾十一道：「接着你們就馬上報官，是不是？」

劉新財道：「事情如此嚴重，當然要馬上報官了，官府接到報告之後，就立刻派出人手在街上追截那個雷浩烟，而李功成捕頭則帶了大批公差趕到珠寶庫調查了。」

曾十一想了想，說道：「當時黃伯進入珠寶庫之後，就發出驚叫聲，相隔的時間有多久？」

劉新財道：「老黃一進入去就發出驚叫聲了。」

曾十一本來對黃强有所懷疑，但見了他年紀老邁，又手無縛鷄之力，那會殺人？當他知道當時黃强甫一進入珠寶庫就發出驚叫聲，就更肯定周富來不是他殺的了，因爲當時其餘四個人聽了他的驚叫之後，就馬上進入珠寶庫內，所以黃强根本沒有時間殺人。

曾十一又陷入沉思的境界。

既然周富來是死在四週無人的情形下，嫌疑最大的，除了雷浩烟外，還有什麼人？

他想了一會後，忽然說道：「當時李功成帶了大批人到珠寶庫調查，一共有多少人？」

黃强說道：「當時的確有很多公差，大概也有二十多人。」

曾十一道：「那間珠寶庫能容納得這麼多人嗎？」

劉新財道：「那珠寶庫的面積並不太大，就算十個人進去，相信也會覺得很擠迫。」

曾十一道：「但當時李功成爲什麼帶這麼多人進去？」

劉新財道：「大概覺得事態嚴重才帶這麼多人吧。」

曾十一對這個說法不置可否，又想了想，然後說道：「當時李功成帶着二十多個公差進入珠寶庫之後，那些公差在珠寶庫內逗留了多久？」

劉新財道：「他們一進入珠寶庫不久之後，接着李功成就遣走大部份公差，然後珠寶庫內就只餘下幾個人。」

曾十一又沉思了一會，然後望着五老說道：「在案發之前，李功成有沒有到過富來珠寶店？」

五老想了想，劉新財忽然說道：「有！」

曾十一精神一振，忙道：「距離案發時間多久？」

劉新財肯定的道：「案發前一天。」

「他到富來珠寶店幹什麼？」

「當時李功成說：他懷疑老爺購入了一批賊贓，所以要來一次例行公事式的搜查。」

「他此行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有十個八個吧，當時也沒有留意。」

曾十一追問道：「後來怎樣？」

劉新財道：「當時老爺爲了要表示自己是個正當商人，就任由李功成搜查，李功成在舖內搜查了一會，就要求老爺把珠寶庫的鐵門打開，老爺把珠寶庫打開後，李功成就和所有手下進了珠寶庫，但只望了一會便走出來了，還向老爺說這只是例行公事，接着帶同所有手下走了。」

曾十一聽了，又陷入沉思的境界，衆人見他想得入神，都凝視着他，過了一會，曾十一望着周君武道：「富來珠寶店的珠寶庫內有什麼陳設？」

周君武道：「珠寶庫內除了六個用來存放珠寶的鋼柜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這六個鋼柜平日是不是鎖着的？」

「不錯，只有我爹才有鑰匙。」

「那六個鋼柜有多大？」

「大概兩尺闊，四尺高左右。」

曾十一又沉思了一會，忽然說道：

「這李功成大有問題。」

周君武道：「他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又發現了兩個疑點。」

「什麼疑點？」

「第一，李功成在案發前一天帶着手下到富來珠寶店作例行搜查，但第二天周老爺就被殺了，這是巧合還是經過刻意的安排？」

「那你認為呢？」

「我認為這是刻意安排的。」

「哦！」

「因為這其中頗多可疑之處，就是李功成竟然帶着十個八個手下作例行搜查，你要知道，他只是例行搜查，並非捉賊，既然例行搜查，帶一兩個人同行不就夠了嗎？何以卻帶着十個八個人來，又為什麼只在珠寶庫內望了望就馬上離開？」

「照常理來說應該這樣，所以你就認為他此次作例行搜查其實別有用心？」

「不錯，他其實在佈局殺人。」

「佈局殺人？」周君武詫異的道：「佈甚麼局？」

「一時間我也想不出來。」

「那第二個疑點是甚麼？」

「既然案發前一天李功成已進入過珠寶庫，早已知道珠寶庫內面積有限，根本容納不下二十多人，但他為甚麼卻偏偏帶着二十多人進入珠寶庫內調查令尊的命案，過了一會又遣走大部份的人？」

周君武也同意的道：「你說得對，人太擠了，就肯定會妨碍調查工作。」

曾十一道：「更何況查案的時候，現場每一樣事物都可以成為破案綫索，人多了反而阻碍工作的進行。」

「所以你覺得這也是一個疑點？」

「不錯，這又是李功成事後所佈下的一個局。」

「聽你這樣說，我爹確是李功成佈局所殺的了？」

「應該不會錯。」

「但雷浩烟又如何？」

「向天行父子有心要陷害雷浩烟，所以與李功成合謀把你爹殺了，然後嫁禍給雷浩烟，就這麼簡單。」

周君武道：「但我始終都懷疑，李功成就算要殺我爹來陷害雷浩烟，但他是怎樣把我爹殺害的呢？」

「他以甚麼辦法把你爹殺了，一時間我也想不通，這就是他佈局精妙，才把所有人都瞞過了，這也是他聰明而又狡猾之處。」

「但我始終都覺得，殺我爹的人根本就是雷浩烟。」

「就因為李功成佈下這個局太巧妙，所以每一個人都深信殺你爹的兇手就是雷浩烟。」

「但只有你一個人例外。」

「不錯，的確只有我例外。」

「你憑甚麼認為雷浩烟不是兇手？」

「因為我相信雷浩烟不會殺人。」

「就這麼簡單？」

「當然不會這麼簡單。」

「難道你有理由可以支持你相信雷浩烟？」

「不錯！」

「甚麼理由？」

「首先我問你，雷浩烟是不是一個笨蛋？」

「據說他為人也很精明，我又怎會當他是笨蛋？」

「這就是理由了。」

「我不明白。」

「你要知道，若果雷浩烟要殺你爹的話，又在只有一個出入口的珠寶庫內殺人，這不是要告訴全天下人知道，你爹是他殺的嗎？」

周君武點頭。

曾十一又道：「當時進行珠寶買賣的時候，除了你爹知道這宗交易之外，還有五位在場的老人家知道，雷浩烟若果殺了你爹的話，相信他會一不做、二不休把五位老人家也殺掉，來個殺人滅口，再逃之夭夭，那麼這件謀殺案根本就很難知道兇手是誰了，但雷浩烟沒有殺那五位老人家，這一點，也就可以証明你爹不會是雷浩烟殺的了。」

周君武覺得他說得有理，又點了點頭。

曾十一續道：「事後，雷浩烟被指為殺人兇手，三個朋友又被公差殺了，那時雷浩烟才知道是被秦步雲和向天行陷害，所以就找他們報仇，但他一直不知道這個局是李功成一手佈下的，所以沒有找李功成算賬。」

周君武道：「這樣說來，這件案若眞

的是李功成所做的話，無証無據之下，我爹的大仇豈非難以得報？」

「你放心，只要識破李功成如何佈這個局，再找到証人，就可以替你爹報仇了。」

「但要識破亦頗不容易。」

「這並不難，你就當我們在猜謎語吧，只要把謎底揭開就眞相大白了。」

「但這謎面很複雜。」

「李功成是個聰明而又狡猾的人，更何況功夫做得太表面化，就是自取滅亡，所以他必須要出個複雜的謎，即是說，他佈的局的確夠絕。」

「甚至江湖傳聞中，頭腦靈活的狂俠也給難倒了。」

曾十一笑道：「或許是吧。」

周君武道：「你有沒有把握能揭開這個謎底？」

「有！」

「眞的？」周君武的眼光疑信參半。

「既然我已知道李功成在佈局殺人，也表示他瞞不過我，所以我很有信心。」

「既然如此，你應該淸靜一下。」

「當然應該，所以現在我要走了。」

曾十一離開周家之後，便在街上漫無目的的信步而行，腦中只是想着，李功成到底如何殺了周富來，而又能瞞衆人的耳目？

在街上行了一會，無意間看見一羣孩子在玩「兵捉賊」的遊戲，他見了這個情形，不禁想起兒時所玩過的種種遊戲，其中「兵捉賊」就是自己最愛玩的，當年，只要自己被點中做「大賊」的角色，憑着自己古靈精怪的頭腦，那些「大兵」往往傷透了腦筋也捉不到自己。

這班孩子，大概有十多人，全都是八九歲光景，曾十一見他們玩得興高彩烈的，不由童心大起，便站在一旁看孩子們玩遊戲。

此時，孩子們已分配了兵與賊的角色，那些做兵的，就在公証人見証下，全都面向牆壁，讓那些大賊躲起來。

而那做大賊的，就慌忙分頭躲藏起來，其中一個大賊見一戶人家的大門半掩着，在慌不擇路之下，便閃身進入那間屋內，曾十一見了他慌張的樣子，顯得特別天眞，也不由在旁竊笑。

公証人一聲令下，那些大兵便分頭去尋找大賊們，左尋尋、右覓覓的，又恐驚動大賊們，所以每一個臉孔都非常天眞可愛。

大兵們正在忙於找大賊的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大喝，叫道：「你這小王八，老子非打死你不可……」

孩子們循聲望去，只見其中一個大賊正從一戶人家沒命的奔了出來，身後有一名濃眉大眼的大漢在窮追。

曾十一向前望去，看見那個先前躲進別人家裡的大賊被追了出來，手上還拿着兩個饅頭，一邊在狂奔，情形極之狼狽，他登時明白過來——這個扮大賊的孩子進入那戶人家後，看見屋內有饅頭，可能由於太飢餓，於是老實不客氣來個順手牽羊，但卻被那粗魯的屋主發覺，因而被追打。

一班大兵們見他被人追打，全都嚇得呆呆的站着，此時，那大賊見被追得急了，便把手中饅頭抛掉，一股腦兒就朝那班大兵堆中跑去，這個時候，本來已躲起來的大賊們聽聞同伴的叫聲，紛紛從藏身處走了出來，接着十多名孩子聚集在一起，而此時，大漢已追了上來，孩子們見狀，嚇得哇叫一聲，紛紛掉頭便走，而那個偸饅頭的孩子也混在孩子叢中。

大漢甚是憤怒，從後大步追上，只走了幾步，便超越在孩子的面前，然後伸出雙手一攔，叫道：「別走！」孩子們登時嚇得停了下來，有些還放聲大哭。

曾十一見了這個情形，恐怕大漢會痛打偸吃饅頭的孩子，便連忙上前排解，說道：「兄台，算了吧，孩子無知，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大漢瞪了他一眼，並不理他，接着雙眼在衆多孩子們中找偸饅頭者，但一時間，卻有點紛亂了，根本不知道剛才追的是那一個。

莫說大漢認不出誰是偸饅頭者，就連曾十一在一時間也認不出來，因爲這十多名孩子個個年紀相若，衣服也差不多顏色，更加上每人都面露惶恐，所以大漢抓破了頭顱也不知道要找的到底是誰？只好叫道：「你們誰是小賊？」

那些孩子聽了，有半數說：「我是兵，不是賊。」其中半數則同聲說：「我是賊。」

那偸饅頭的孩子本來想直認不諱的，但一開口，竟然有十多人同聲開口，這個誤會可就滑稽極了，只把那大漢弄得愕了然，曾十一也不禁覺得可笑。

曾十一心想：「這小子眞走運，若果不是與其他孩子在一起的話，早就被那傢伙揪出來了。」想到這裡，忽然怔住了，脫口叫道：「我明白了，我猜到李功成佈局的妙處了。」但覺心中一陣興奮，連忙回轉身，再也不理會那班兵兵賊賊，便逕自向周家走去。

＊　＊　＊

曾十一離開周家不久，那五個老人也相繼離開。

此時周君武聽了下人說曾十一又折回來，連忙叫下人把他迎了進來。

過了一會，周君武見曾十一極其興奮的樣子，快步進入大廳，周君武覺得有點奇怪，正想開口說聲：「曾兄，甚麼事？」但話還未開口，曾十一已眉飛色舞的叫道：「周兄，我猜到李功成的謎底了。」

周君武精神一振，喜道：「眞的？」

曾十一已行到他面前，說道：「我想破腦袋也猜不到，卻無意中看見一個偸饅頭吃的孩子被追打時，混進了孩子堆中，這就使我聯想到了。」

周君武皺眉道：「甚麼偸饅頭吃的孩子？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曾十一先坐了下來，然後把剛才街上所見的向周君武說了一遍，周君武聽後，說道：「這是平常之極的事，何以大驚小怪？」

曾十一道：「先別說那班小傢伙，我先向你說李功成那個局。」

「你說吧！」

「你爹被殺前一天，李功成不是帶着十個八個手下到富來珠寶店作例行搜查的嗎？」

「不錯！」

「當時，李功成的十個八個手下全都是穿着一色的公差制服是不是？」

「不錯！」

「你知不知道李功成爲甚麼帶着這麼多手下作例行搜查？」

「不知道。」

「你又知不知道當時李功成爲甚麼在珠寶庫內只望了望就馬上離開？」

「還是不知道。」

「這其實很簡單。」曾十一說道：「當時李功成其實已計劃把其中一個手下混進珠寶庫內，當混入珠寶庫之後，那個奉命行事的手下就悄悄的在珠寶庫的大鋼櫃後躲了起來，當時你爹被其他人阻碍了視線，所以根本不知道有人已躲了起來，李功成見手下躲起來了，便馬上離開珠寶庫，當時，根本無人留意李功成所帶的手下的確實人數，所以離開時少了一個也無人留意了。」

曾十一說到這裡，周君武忙道：「我明白了，李功成明知第二天雷浩烔就會進行珠寶交易，而我爹必定會打開珠寶庫的鐵門，讓雷浩烔一行四人進內選貨，待交易完成後，雷浩烔等人走了，那個事先躲起來的公差就出現，再把我爹殺了，然後又再躲起來。」

曾十一道：「就是這樣。」

周君武忽然面露疑問之色，說道：「但那個殺了我爹的公差事後又如何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走出珠寶庫？」

曾十一道：「你難道忘了，李功成接到你爹被殺的消息後，就馬上帶着二十多個公差進入珠寶庫調查嗎？」

周君武恍然道：「不錯，李功成一行二十多人進入擠迫的珠寶庫之後，那個殺了我爹的公差就在沒有人留意之下再走出藏身之處，然後混在其餘公差叢中，由於當時他們穿的衣服都一樣，而且當時人又太多，忽然間多了一個人，根本任何人也不會察覺，更加沒有人留意，所以那個兇手就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離開了，也難怪當時人人都誤會殺我爹的兇手是雷浩烔了。」

曾十一道：「李功成佈這個殺人局果然天衣無縫，也夠絕。」

周君武以佩服的眼光望着他，說道：「只可惜，還是瞞不過鼎鼎大名、聰明絕頂的狂俠曾十一。」

曾十一道：「現在既然眞相大白，我們就要開始找証人，指証李功成，再揭發向天行父子的陰謀，替雷浩烔洗脫罪名，還要替天行道。」

周君武道：「如何找証人？」

「你認不認識李功成的手下？」

「李功成有兩名心腹手下，一個叫楊成峯，另一個叫程冲，他們在調查我爹那宗命案時，與我有過多次接觸，所以我與他們也算認識了。」

曾十一道：「既然他們是李功成的心腹，相信對這件事知得很清楚，說不定他們也有份參與這件謀殺案。」

周君武道：「若果李功成眞的是殺我爹的兇手的話，那他到底有何動機？」

「唯一的動機就是爲了利益。」

周君武知道殺父的眞兇後，已憤恨塡胸，當下說道：「既然這樣，我們絕對不能放過參與殺我爹的每一個人。」

「那麼我們就想辦法找証據吧。」

「事隔三年，要找証據恐怕不易。」

「放心，只要我略施小計，就會有人把整件事一五一十親口供出來了，這就是最有力証據了。」

周君武見他說得甚有把握，又知他頭腦靈活過人，登時對他充滿信心。

* * *

李功成的上司就是施天威總捕頭，曾十一從周君武口中知道施天威是個鐵面無私、嚴明果斷的四十來歲漢子。

李功成藉著自己的職權之利，佈了個天衣無縫的殺人局，事後不着痕跡的把所有人蒙在鼓裡，曾十一知道，李功成除了在公事上有批手下之外，私底下也有一批跟他混飯吃的市井之徒，更明白到，以自己勢力單薄，根本難以跟李功成鬥下去，所以趁着李功成還未知道自己在查這件案之前，曾十一和周君武馬上去巡捕房找總捕頭施天威。

施天威知道三年前周富來之死原來是李功成所幹時，大表震驚，李功成身爲捕頭，竟然幹下此等傷天害理之事，只把施天威氣得幾乎咬碎了牙齦，並誓要把他繩之於法，絕不容他逍遙法外。

曾十一見他盛怒之極，說道：「施總捕頭，請息怒，現在我們就要把李功成的狐狸尾巴引出來。」

施天威仍在施他的威，說道：「既然如此，我就馬上拘捕李功成。」

曾十一說道：「李功成爲人狡猾非常，若果在這個時候把他拘捕，恐怕時機尚未成熟。」

「那你認爲怎樣？」

「這件事還涉及白楊市總捕頭向天行，說不定還牽涉更多人，所以我們要計劃週詳才可行事。」

施天威道：「素聞曾十一聰敏過人，難道你另有妙計？」

曾十一道：「施總捕頭也太誇奬了，那只是江湖上的朋友渲染誇張了吧，至於妙計，晚輩不敢當，但晚輩只求施總捕頭把此事交由晚輩處理，晚輩可以肯定，絕不讓施總捕頭失望的。」

施天威在沉吟，好似有所猶豫，過了一會才道：「這本來是我們的職責，按理不能假手於外人處理，既然曾少俠成竹在胸，那麼就交由你去處理吧。」

曾十一拱手道：「多謝施總捕頭瞧得起。」

「你打算如何行事？」

「只要找到足夠証據來指証李功成和向天行，就馬上可以拘捕他們，但此事還要請施總捕頭幫忙找兩個頸上有傷痕的人。」

「那兩個是什麼人？」

「相信他們是李功成收買的市井之徒，因爲有一次，我假冒雷浩烔，在文武廟佈下陷阱引李功成上當，李功成爲了要殺雷浩烔，果然派了三人前來欲加暗算，但後來被我擊敗了，他們還承認是

受李功成指使他們來殺雷浩烟的，後來我還把其中兩人的頸項割傷，所以我希望施總捕頭廣派人手，把那兩個頸上有傷痕的人找出來，便可以指証李功成了。」

施天威道：「好，我馬上派人去找那兩人吧。」

既然要找的人頸上有傷痕，這就是最大的特徵，只要施天威廣佈人手，要找到他們，一點也不困難。

曾十一在文武廟時，以刀割傷兩個暗算者的頸項，目的就是要在他們身上留下記號，以便日後容易找尋，這就是他事先佈下的一着棋子，但當時那兩個人卻以爲皇恩大赦，還向曾十一連聲稱謝，他們又怎會曉得，其實已中了曾十一欲擒先縱之妙計？

曾十一向施天威說道：「巡捕房的兄弟只要發現那兩人的行踪，就馬上報告周少爺，到時周少爺便會依計行事了。」

施天威道：「一切由曾少俠作主吧。」

曾十一與施天威再商量一會，其後便與周君武並肩離去。

＊　＊　＊

曾十一已查清楚楊成峯與程沖每天巡邏的路線，所以要找到他們根本一點也不難。

南大街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曾十一在人叢中游目四望，不久，果然看見兩個公差迎面行來，他看得眞切，那兩個公差果然就是楊成峯與程沖。

二人都是三十來歲的漢子，其中楊成峯身形高大，唇上長有八字鬍子，看上去倒還有點威猛，尤其是身上穿着公差制服，就有點懾人的力量了。至於那個程沖，却是個身形與樣貌都極普通之人。

曾十一瞥見他們，便快步行到他們面前，煞有介事的對楊成峯道：「你是不是楊成峯楊大哥？」

楊成峯眉頭一皺，說道：「不錯，我就是楊成峯，你是誰？」

曾十一顯得謹愼萬分，左右張望了一會，見身旁無人，才輕聲道：「我是李功成捕頭的兄弟，李捕頭已查到了雷浩烟的下落，特意叫我來通知你們，叫你們馬上把雷浩烟幹掉。」

楊成峯精神大振，雙眉一揚，右手緊握佩刀的柄，忙道：「姓雷的在那裏？」

曾十一道：「跟我來吧。」說着轉身便走。

楊成峯已開始顯得有點緊張，把刀柄握得更緊，與程沖對望一眼後，便雙雙跟着曾十一走了。

＊　＊　＊

曾十一引着楊、程兩個公差一路向郊外而行，待來到郊外時，才回轉頭對楊成峯道：「三年前，李捕頭叫楊大哥把周富來殺了，這事李捕頭已告訴了我，李捕頭恐怕雷浩烟查出眞相，所以叫你們無論如何要把姓雷的放倒，只有這樣，大家才可安枕無憂。」

楊成峯道：「李捕頭只叫我們三個人去殺姓雷的？」

「難道還不夠？」

「但姓雷的武功高强，我們恐怕不是他對手，李捕頭應該派更多人幫我們才對。」

「你放心，李捕頭已查得很清楚，姓雷的三年前已被向天行和秦步雲廢了武功，就算武功平凡的人也可以殺傷了他，所以才放心叫你們行事。」

程沖插咀道：「但上次李捕頭派了三個人去暗算姓雷的，還不是被他打敗了？」

曾十一道：「上次只因爲雷浩烟早有準備，做了個假人引那三個兄弟上當，所以那三個兄弟才失手，而且那三個兄弟的武功也實在平凡之極。」

楊成峯本來對曾十一還有點懷疑，但見他竟然知道周富來是自己殺的及李功成派人暗算雷浩烟，而雷浩烟做了假人的事也知道得一淸二楚，也就不得不相信曾十一是「李捕頭的兄弟」了。

楊成峯聽他說了，又道：「快帶我們去找他。」

曾十一說聲「好」，便領着二人一路向文武廟而去。

＊　＊　＊

三人進入文武廟中，向前望去，果然看見一個高大的人穿着一件斗篷正背門而立，楊成峯與程沖見了，大爲緊張，身邊佩刀連忙抽出來，曾十一裝作很驚慌的躲在一旁，說道：「他就是雷浩烟了，快把他幹掉吧。」

楊、程二人雙眼狠狠瞪着那人的背部，楊成峯道：「你就是雷浩烟？」

那人並沒有回頭，冷冷地道：「不錯，我就是雷浩烟，我早就知你們會來的了。」

楊成峯眼中殺氣湧現，說道：「我當然會來，因爲你一日不死，就會有很多人寢食難安，包括我在內。」

那自稱姓雷浩烟的人道：「你和李功成、向天行佈下殺周富來的局果然夠絕，把我騙了三年，我的確很佩服你們。」

楊成峯道：「周富來的確是我們佈局殺的，然後嫁禍給你，但可惜你知道也沒有用。」

「因爲你今天就要殺我滅口？」

「你說得對，你非死不可。」

「動手吧！」說完，把身上的斗篷脫下，楊成峯與程沖目中殺氣更盛，手中的佩刀握得更緊，而且慢慢步向那人。

那人把斗篷脫下後，緩緩回轉身來，楊、程二人看見，登時大吃一驚的呆立住。

原來此人那裡是雷浩烟？竟是施天威施總捕頭。

施天威瞪着他們，滿面威嚴的說道：「想不到周富來眞是你們殺的？」冷哼一聲，叫道：「人來，把一干人等押出來。」

話音一落，廟內神像後隨即走出十多人，楊、程二人見了，登時全身也冰冷下來，只瞪大了雙眼，彷似並不相信眼前光景一樣。

原來從神像後走出來的，竟是一班公差押着四個人行了出來，而且這四個人顯然身上被點了穴，以致動彈不得，

這四個人就是李功成和那三個暗算雷浩烟的人。

施天威怒瞪着李功成，說道：「李功成，你還有什麼話說？」隨即解了他身上被點的啞穴。

李功成的確已無話可說，他滿面恨意的瞪着曾十一，咬牙道：「曾十一，你好！」

曾十一向他嘻嘻一笑，說道：「你現在知道我的厲害了嗎？」

李功成更怒，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曾十一走到他的面前，指着他鼻子，怒道：「你這禽獸！害羣之馬！穿的是朝廷制服，吃的是朝廷俸祿，你不保護人民百姓的生命財產，卻去幹謀財害命、傷天害理的勾當，現在栽在我手上，不但不反省思過，反而對我含恨在心，你還有良知嗎？」

李功成被罵得無言反駁，只恨得咬牙切齒。

施天威向一眾手下叫道：「把所有犯人扣起來。」

此言一出，公差們連忙拿出手銬把李功成和另外三人的雙手銬住了。

楊成峯與程冲此時才知道那個自稱是「李捕頭的兄弟」的人原來是出了名詭計多端的「狂俠」曾十一，也登時明白上了他的當了。

其餘的公差見楊、程二人仍握刀在手，連忙把他們團團圍住，二人見公差人數眾多，加上有武功一流的施天威與曾十一在場，也只好棄刀就擒了。

曾十一見楊、程二人也被鎖住了，才對施天威道：「此間犯人已落網，施總捕頭馬上押着一干人等，到白楊市與當地衙門聯絡，再拘捕主謀向天行吧。」

施天威點頭稱好，隨即向一眾公差叫道：「先把犯人押回去吧。」

一眾公差齊說聲「領命」，便把一干人等押了出去。

眾人去後，施天威向曾十一抱拳拱手，說道：「若不是曾少俠心思縝密、聰敏過人，相信此案也難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曾十一果然名不虛傳，的確令我佩服。」

曾十一聳聳肩膊，笑道：「別誇讚我了，我只要被人一讚，就會渾身不舒服，你也不想令我不舒服吧，是嗎？」

施天威嚴肅的面孔也綻開笑容了，笑得有點豪氣。

曾十一也笑了，笑得有點俏皮，接着二人搭着肩膊離開文武廟。

＊　＊　＊

周富來的命案終於在三年後破了，此案予人有一種峯迴路轉的感覺，因為事前人人都只道兇手是雷浩烟，卻原來真兇另有其人。

陽春市居民當知道破此案的人原來就是「狂俠」曾十一後，曾十一登時成了陽春市中的大英雄，甚至連小孩子也知道有曾十一其人了。

＊　＊　＊

施天威明白到要拘捕向天行並不能單靠楊成峯、李功成等人的供詞就可以行事，因為向天行大可以一口否認，到時就難以入他的罪，所以施天威就與曾十一商量出一個辦法來對付比狐狸更狡猾的向天行。

次日，施天威領着一眾手下，以囚車押着楊成峯、李功成等犯人向白楊市而去，同行的還有曾十一、周君武等，眾人此行目的，當然就是拘捕周富來的主謀人向天行父子了。

眾人抵達白楊市後，施天威先把一干犯人解開，以免惹來注目，更不讓向天行事先得到消息。

施天威先替一干人等安排了居停，然後暗中與白楊市的總捕頭取得聯絡，商量如何引向天行上當。

曾十一則居中策劃引向天行上當的種種細節。

理智泯滅　捨命游鬥

雷浩烟果然不出曾十一所料，竟然帶着兩個小徒弟無歡與無容，易容來到白楊市，伺機找秦步雲報三年前的仇。

正如曾十一所料，無歡與無容兩個小和尚無人認識，所以無須易容，只是穿着俗家服飾就可以走上街了，他們頭上已長出了頭髮，把頭上的香疤也蓋住，所以根本無人知道兩小本來是個和尚。

雷浩烟則頭戴斗笠，面上貼滿鬍子，任誰見了也不會認得他的本來身份。

曾十一本來授命唐非與文一龍，叫他們留意雷浩烟行踪的，這兩人見多日來都不見雷浩烟，所以預料雷浩烟在短期內不會在此間出現，因此也就放棄了監視的行動。

雷浩烟來到白楊市之後，先安頓了兩個徒弟，便獨個兒走到秦步雲的大宅，以盤算報仇之計，但他發覺大宅門前卻有數名孔武有力的大漢在來回巡守，他看見此等情形，一時也不敢莽動，只好另謀他計了。

秦步雲的大宅不單門前有武師把守着，甚至屋內、屋外的四週也有人嚴加戒備，這就是秦步雲接了曾十一的「告密信」後所作的防備功夫。

＊　＊　＊

雷浩烟目光充滿仇恨的望着秦家的朱漆大門，知道不能硬闖，所以打算回去叫兩個徒弟混進秦家執行任務，這一點其實也在曾十一預料之內。

若果雷浩烟知道秦步雲收過一封「告密信」，也就明白到就算派徒弟也是徒勞無功的，但他不知道，所以作了這個決定。

正當雷浩烟想轉身而去之際，忽然看見秦家的朱漆大門徐徐打開了，他精神為之一振，一雙銳利如鷹隼的眼睛連忙盯着打開了的大門，只希望出來的人是秦步雲。

門一打開，只見有兩個高大的漢子率先行了出來，接着是一個五十歲左右，身材壯健，雙眼炯炯有神，面容有點神采飛揚的中年人行了出來，在中年人身後的，又是兩個高大的漢子。

雷浩烟見了那中年人，面上殺氣暴射，雙眼也紅了，口中恨恨的說聲，道

：「是秦步雲？」

那中年人果然就是秦步雲，由四名武師保護下離開了大宅。

雷浩烟見秦步雲已行了出來，接着大門被人關上了，此刻，無數往日的仇恨頓時湧現，連忙摘下頭上的斗笠，大喝一聲，便一躍而起，有如大鵬展翅一般直向秦步雲直撲過去，他手上沒有武器，只是十隻手指箕張，大有視秦步雲爲小鷄一樣，雙爪凌空撲了下去。

秦步雲忽聞一聲暴喝，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人正凌空殺將過來，心中微微一驚，不由向後退了兩步，而保護他的四名武師見忽有人襲擊，其中兩人立即一齊躍起，直向半空中的雷浩烟迎了上去。

雷浩烟身在半空，見那兩人迎了上來，身形一轉，避開兩人，隨即一拗腰，便從容落在秦步雲身後，同時雙手伸入衣袖中，「颼颼」兩聲，雙手已分別從袖管裡抽出一柄短劍，雙手緊握短劍，立時有如受了傷的野獸般，直指秦步雲背心，大有非置他於死地不可一般，可是秦步雲也是個練家子，見他落在身後，但聞背後响起衣袂破空之聲，連忙向旁跳開避過，雷浩烟出手快若閃電，竟被他閃避過了，心有不甘，他雙眼紅絲滿佈，又狂吼一聲，雙劍直向秦步雲殺過去。

兩名武師見狀，連忙抽出腰間單刀，另兩名武師也落回地上，也拔刀向雷浩烟衝殺上去。

此時，秦步雲稍定下神來，朝偷襲者一望，只見他頭上髮根甚短，但也長滿了鬍子，也認得他就是苦心孤詣要殺自己報仇的雷浩烟了，登時呆了半晌，喃喃的道：「他終於找上來了。」

雷浩烟報仇心切，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所以不顧一切的衝殺過去，也不理會秦步雲身旁有四名武師保護，更不理會他們的武功有多少火候，心中只想着報仇。

當下，四名武師與雷浩烟纏上了，打得呼喝連聲，甚爲激烈，只把街上行人嚇得雞飛狗走。

秦步雲見雷浩烟的武功竟與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打得彷似不要命一様，也不由心中一驚。

正如曾十一所料，雷浩烟的確在三年前被向天行震傷了經脈，以致發揮不出武功的最高境界，經過三年的艱苦鍛練、運氣調息，終於被他參透了打通經脈的奧妙之處，既然經脈已打通，正是報仇的大好時機，於是就把秦步雲找上了。

四名武師都是秦步雲精選之下，以重金僱回來的，武功自然不是平庸之輩，但是這四人聯手，一時間竟也傷不了雷浩烟半根毫毛，秦步雲更驚了，連忙命其中一人退下，回大宅求援。

其中一人領命，連忙奔回大宅，召集更多人前來對付雷浩烟。

＊　＊　＊

曾十一回到下榻的客棧後，與唐非及文一龍會合了，第一件事就是問及有關雷浩烟的下落，唐、文二人表示沒有發現雷浩烟的行踪，這幾天來更放棄了監視行動，曾十一聞言，向他們輕責一頓，責他們不該如此不負責任，命他們馬上到街上去，再次監視雷浩烟。

唐、文二人也知道自己理虧，當下只好又走到街上，找尋雷浩烟的踪跡。

二人去後，曾十一覺得有點疲倦，當下便倒在床上，大睡起來。

也不知睡了多久，在朦朧中，忽聞房外响起急速的拍門聲，登時睡意全消，見拍門聲有點不尋常，忙坐起床來，叫道：「誰？」

門外是文一龍的聲音，有點氣急敗壞的叫道：「師父，不好了，雷浩烟果然已來到白楊市，現在還和秦家的武師打了起來……」

曾十一連忙衝前把門打開了，急道：「當眞？」

文一龍連忙不迭點頭，說道：「是眞的，我親眼看見的，有十多名武師正在圍攻雷浩烟。」

曾十一道：「情形怎樣？」

「這樣打下去，雷浩烟恐怕敵不過對方，到時就死得寃枉了。」

曾十一已衝出門外，急道：「你快通知施總捕頭，叫他帶人去解決，我馬上去看看。」說完，四步併作兩步，便飛快的離開客棧。

＊　＊　＊

曾十一一路快步奔走，尚未抵達聚義坊，遠遠已聽聞激烈的打鬥聲傳來，不問而知，必定是雷浩烟與人打鬥時發出的了。

他心下更急，連忙加快脚步，此時，打鬥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激烈，再拐個彎，便來到聚義坊，向前望去，果見有十二三人正在呼喝連聲的圍攻一個人，他見被圍攻的人滿面鬍子，頭髮又甚短，看樣子似是很陌生，待他看見對方的身形，已認出他便是雷浩烟無疑。

雷浩烟在十多人圍攻之下，終究不敵，身上衣衫已染了血跡，顯然已受了傷，但他仍猛如獅虎，大有不成功便成仁，把生死置諸度外的態度。

曾十一向惡鬥場邊望去，見秦若霞站在一旁，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叫道：「別打啦，你們快停手……」

秦若霞縱然叫破了喉嚨，但各武師沒有秦步雲的命令，所以每個人都沒有停手的意思。

秦步雲就站在一旁觀戰，見雷浩烟已傷痕纍纍，神情似是有點於心不忍，喃喃的道：「雷浩烟，對不起，我也不想殺你的，只是我若不殺你，你便會殺我，請原諒我，其實我也是被迫的……」

唐非也是站在一旁觀戰，見曾十一出現，慌忙走到他的面前，急道：「師父，雷浩烟有點不妙……」

曾十一望着雷浩烟被圍攻，而且那些武師一點也不放鬆，知他再打下去，勢必死在武師們的手上無疑，聽唐非說了，便忍不住道：「雷浩烟豈止有點不妙？簡直大大的不妙。」

唐非急道：「你快設法阻止他們殺雷浩烟吧。」

曾十一見雷浩烟身上又多添了一道

傷口，顯然已不敵，心中大急，連忙飛步上前，大叫道：「停手，且聽我說一句話。」

各武師又怎會聽他的說話？仍舊向雷浩烟圍攻。

曾十一見狀，本想不顧一切的上前與雷浩烟並肩作戰，但見武師們都如狠似虎，而且自己手無寸鐵，若就此加入戰圈，實在兇險之極，所以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曾十一沒有見過秦步雲，見他在一旁觀戰，知他是秦步雲無疑了，便向他快步行去，拱手說道：「閣下可是秦步雲秦老爺？」

秦步雲點頭道：「不錯，你是誰？」

秦若霞見了曾十一，心中好不興奮，此時也走了過來，不待曾十一開口，連忙說道：「爹，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狂俠』曾十一了。」

秦步雲望着曾十一，說道：「你就是曾十一？什麼事？」

曾十一急道：「秦老爺，你快叫手下們停手再說，莫瞎纏下去了。」

秦步雲堅決的道：「他要殺我，並非我要殺他，若果我叫他們停手，他就會殺我了。」

曾十一道：「他要殺你，是因爲三年前周富來被人殺了，他誤會你陷害他和害死他的三個朋友，所以要找你報仇，但我查清楚了，殺周富來的兇手是李功成一手做成的，而且是向天行在幕後指使，只要雷浩烟知道陷害他的人是向天行和李功成，事情就容易解決了。」

秦步雲面上微露喜色，說道：「眞的？」

曾十一急道：「是眞的，你快叫他們停手吧。」

秦步雲本就知道向天行陷害雷浩烟，只是無証無據之下難以指証，今番聽曾十一說已查清楚了，不禁大喜，連忙向武師叫道：「快停手，別再打啦！」

各武師聽他一聲令下，連忙向四週散了開去。

雷浩烟此時已有點瘋狂，見武師們散開了，赤着雙眼，持着雙劍，吼叫一聲，便向秦步雲衝殺上去。

秦步雲見他來勢兇猛，心頭一怯，只好向旁閃避他的攻擊。

秦若霞見他纏着父親，急道：「浩烟哥，曾十一已替你查到害你的人了，請先停手吧。」

雷浩烟簡直充耳不聞，雙劍招數瘋狂般攻向秦步雲，幸而秦步雲武功底子也不差，否則身上不被他雙劍戳上幾個洞才怪，雷浩烟一時雖然傷不了秦步雲，但秦步雲左右閃避之下，已顯得狼狽不堪，額上的汗珠也滲了出來。

在一旁的秦若霞見了，急得不斷的跺脚，無奈的叫道：「浩烟哥，請停手吧，且先聽曾大俠說句話好嗎？」

曾十一見狀，又未能制止雙方，加上雷浩烟兇狠異常，身上染滿鮮血就顯得更加可怖，而且自己又手無寸鐵，更明白到雷浩烟只當自己是敵人，若是貿然插手，不惹怒雷浩烟才怪，所以曾十一在一時間，也只有焦慮的份兒。

此時，那十多名武師見主人受到雷浩烟的瘋狂襲擊，正是護主有責，不待主人下令，又不約而同地握刀殺了上去。

曾十一當然不能怪他們這樣做，見他們已一湧而上，知道若再纏上就更不妙了，連忙快步衝前迎向拚殺雷浩烟的一衆武師，然後雙手一攔，叫道：「各位，請別莽動……」

一衆武師知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狂俠」曾十一，也知道他並非敵人，所以都對他不存半點敵意。

曾十一說完後，一個箭步衝向一個武師，說道：「先借你的刀來用。」曾十一取過刀後，又說道：「各位請站在一旁，切莫插手。」

雷浩烟見曾十一衝了過來，恨他多管閒事，面容更加可怖，一咬牙齦，推開秦若霞，翻身便向曾十一衝殺而至，曾十一見他雙劍攻來，不慌不忙，掄刀接招，邊擋架邊叫道：「雷浩烟，你上了別人的當啦，陷害你的不是秦老爺……」正想繼續說下去，但雷浩烟又招招殺着席捲而至，爲免分神，唯有住口，只專心的招架致命的每一招。

曾十一武功不弱，而且身手異常敏捷，左右騰翻的功夫，有如狸貓般靈活，所以雷浩烟雖然招數狠辣，但一時間，根本莫奈他何。

曾十一左閃右避，但却不還招，把雷浩烟的招數一一化解後，稍一回氣，又叫道：「雷浩烟，你簡直糊塗、無知、野蠻，你也不查清楚到底是誰害你，你的腦袋有何用途？」

曾十一本來想激雷浩烟停手聽自己解說的，豈料卻弄巧反拙，反而把雷浩烟激怒，覺得他在羞辱自己，同時也想起在長鳴寺時教徒弟們作反，以致武功少有成就的無欲與無求兩個弟子離開自己，至今仍不知所踪，更想起在長鳴寺時被他一番說話侮辱，眞是新仇舊恨，共冶一爐，所以立時生出了非置他於死地不可的念頭。

曾十一見自己的說話弄巧反拙，反而令雷浩烟出手更快更加毒辣，心中暗叫不妙，心想：「他媽的，他本來就是不講道理的傢伙，與他講道理，簡直當自己是白痴。」知道雷浩烟無論如何也不會停手，也不想打這一場毫無意義的架，唯有抽身後退，但雷浩烟又豈會放過他？見他後退，更雙劍握得緊緊的直向他追去。

曾十一見他如此不識好歹的追擊而至，心中也怒了，狂叫道：「他媽的，你以爲本俠還會怕你嗎？你要打，本俠就陪你玩玩吧。」話未說完，便握刀反攻。

剛才曾十一與雷浩烟交手時，目的只想爲秦步雲解困，以及借機向雷浩烟講明是非曲直，根本沒有想過要與他對打，豈料雷浩烟苦苦相迫，登時把曾十一氣得無名火起三千丈，這時也不理這許多，更不去想這一架是否有意義，便與雷浩烟惡鬥起來，一經正式交手，打得異常燦爛，雙方都捨命的打，只把秦步雲、唐非、秦若霞及一衆武師看得呆住了。

這惡鬥的二人中，一個是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爲人行事有時甚是瘋狂，而且只要被人惹出火頭的話，那管他是天皇老子，行起事來，一樣會不顧一切後果，甚至不把任何事放在眼內，心中想的只是要解決眼前的事。至於雷浩烟，爲人早就被報仇的强烈慾望支配着，而且性情變得兇殘無比，根本已不把肉體上的痛苦，以及生死放在心上，他甚至痛恨世上每一個人，尤其是眼前的曾十一更是恨之入骨，所以生出非把他置諸死地不可的强烈念頭。

兩個都是瘋狂無比的人，所不同的，曾十一是個敢愛敢恨、敢言敢行的人，而雷浩烟在這當兒已變成一個沒有理智的人。

在武林中，就算你武功如何高强，甚至有些武林高手都認爲，武功比自己高强的對手並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毫無理智的對手，因爲你要命時，他不要命，你也不要命時，他就更加不要命，他砍你一刀，你覺得痛楚，但你砍他十刀，他未必會覺得痛楚，除非你取了他的性命，否則就更難應付，只可惜，要取一個毫無理智的人的性命實在不容易，到頭來恐怕被他取了性命。

曾十一面對毫無理智的雷浩烟，是否覺得難以應付？不，他沒有這種感覺，這並不是表示他有把握打敗沒有理智的雷浩烟，而是因爲曾十一也開始喪失了理智。

面對如此激烈、又不要命的打鬥，且打得難分難解，就是有理智的人，有時也會忽然間變成喪失理智的，那怕你平日多冷靜、多聰明、多機智！也不難會遇上這種情形。

曾十一平日也很冷靜，很聰明，很機智的，但他卻好像比平常人都容易喪失理智，這點從他平日行事的不顧一切後果，以及瘋狂行爲可見一斑。

兩個喪失理智，而又武功不弱的人拚搏起來了，後果會如何？

衆人見他們已陷入瘋狂的最高境界，一時之間，人人都屏住了呼吸，看得瞠目結舌起來，這個時候，相信任誰也不敢胡亂加入戰圈了，所以唐非雖然極度關心曾十一的安危，也不敢加入助陣，只看得手心冷汗也滲了出來，額上滲出黃豆般大的汗珠。

秦若霞簡直被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嚇呆了，而且心裏有着一種空前痛苦的感覺，她甚至急得眼淚也掉了下來。

秦若霞心裡的確很難受，因爲這二人當中，其中曾十一是自己暗暗喜歡的人，與他分別期間，已教她日夜思念，盼望與他早日重逢，今天重逢，還未暢聚，卻發生這件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怎教她不難過？而雷浩烟呢？則是在姐妹情深的驅使下，日夕盼望他能與姐姐相見，甚至互相結合的人，更何況她一直都想雷浩烟成爲自己的姐夫？她心內甚至已把雷浩烟當作姐夫看待，雖然曾經苦苦暗戀過他。

可是秦若霞心中的痛苦沒有人了解，絕對沒有。

正在他們殺得難分難解之際，此時有一撥人正快步衝了過來。

這班人並非別人，正是施天威和一班手下，周君武、文一龍還有另一個則是白楊市東區總捕頭路不凡，這路不凡，單看他的外表，已知他是個威嚴神峻、嫉惡如仇之輩，給人一種正氣凜然的感覺。

這班人當然就是接到文一龍的報訊後趕來的，衆人一來到現場，他見了二人在作不要命的惡鬥，都登時愕住，由於衆人一時間都認不得雷浩烟的本來面目，所以都感到此事實在不明所以。

唐非見文一龍把施天威帶到了，連忙走上前，急急的對施天威道：「施總捕頭，我師父與雷浩烟打得難分難解，你快上前阻止他們打下去。」

施天威一個愕然，不期然朝雷浩烟望了望，才說道：「那個頭髮短短的大鬍子就是雷浩烟？」

唐非急道：「不錯，他就是雷浩烟，他本來沒有鬍子的，只是經過易容改裝的。」

施天威接着道：「但你師父爲什麼會與他打起來的？」

唐非只好把他們二人拚鬥的前因後果簡略說了一遍。

再說在惡鬥中的雷浩烟見了施天威與路不凡帶着一批人忽然出現，知施、路二人是捕房的大人物，登時誤會他們帶人來捉自己，因而更加怒氣沖天，無數不忿與冤屈充塞胸間，竟然對施天威與路不凡也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狂吼一聲，便想撇開曾十一，向施、路二人殺過去，但曾十一打得性起，那容他抽身而退？便提刀從後追前，雷浩烟見他追來，也只好被逼迎來，於是又再度纏上了。

施天威見了二人彷似大仇人決鬥無異，恐怕他們會打個兩敗俱傷，連忙叫道：「雷浩烟，你聽着，我們已替你抓到陷害你的人，和殺周富來的兇手，我們也知你是無辜的，此事與你完全無關，快停手吧。」

施天威的話雷浩明自是聽得清清楚楚，但這時候的他根本已不相信任何人，聽施天威說了，還以爲他想引自己停手，然後引自己束手就擒，所以他就更加痛恨每一個人了。

就因爲雷浩烟在三年前太信任秦步雲，才被人陷害，不但喪失了三個推心置腹的朋友的性命，到頭來還被追緝，滿腔仇恨、冤屈，無人了解，甚至還痛失愛侶，這種種因果加在一起，而又無從發洩心中無邊無盡的痛苦，試問雷浩烟怎會不性情大變？又怎會輕易信任別人？所以他只相信一件事，就是武力。

施天威見自己的話毫不湊效，見他仍舊招招殺着的攻向曾十一，只當他爲人冥頑不靈，一時間只有皺眉搖頭的份兒，而且滿面無奈之色。

路不凡見他仍不停手，對施天威道：「施兄，他們這樣打下去，看情形會打個同歸於盡的，我們倒不如一起上前把他制服吧。」

施天威只好點點頭道：「唯今之計，只好如此。」正想開口命衆手下上前制

服雷浩烟，但秦若霞見了，恐怕衆人會傷害雷浩烟，忽然急道：「等一等！」

衆人不由一怔的望着她。

這世上，沒有人能了解雷浩烟心中的苦處，也沒有人了解雷浩烟因何會性情如此兇殘，施天威等人也不了解，因爲他們沒有嘗試去了解一下。

只有秦若霞了解雷浩烟，因此她對施天威道：「讓我對他說吧，他也許會聽的。」

施天威、路不凡等人都不知秦若霞是何許人，聽她說了，眉頭緊皺起來，一時間也不知她到底有何力量？

秦步雲見衆人對女兒有所懷疑，便對路不凡道：「施總捕頭，她是小女若霞，就讓她試試吧。」

路不凡只好點了點頭。

秦若霞向雷浩烟與曾十一惡鬥處行去，見他滿身鮮血，心中一痛，眼淚也忍不住掉了下來，當下情急的叫道：「浩烟哥，陷害你的人和殺周富來的兇手，曾十一已替你查到了，你相信我吧。」

雷浩烟大叫道：「你也來騙我？」

曾十一邊打邊道：「她沒有騙你，還有，你的心上人秦若蕾小姐並沒有嫁給向子豪，她爲了你而自殺，但幸好沒死去，三年來，她一直都在等你。」

雷浩烟聽他提起自己的心上人，心中一陣激盪，忽然向後一翻，不再向曾十一進招，站穩脚步後，興奮的叫道：「是眞的？」

曾十一見他停手，自己也停了下來，但難免仍對他還有點怒意，大叫道：「當然是眞的，我騙你這個烏龜王八蛋有什麼好處？」

雷浩烟心中無比激盪，在此一刻，他對秦若蕾的苦苦思念，心中愛火之盛，表露無遺，而此時，面上的神色有點生氣，急道：「若蕾她在那裡？」

在秦步雲心中，三年前大女兒若蕾自殺，心中已當她死了，同時一直都心裡難過不安，忽然聽曾十一說女兒竟尚在人間，心中也是一陣激盪，便快步衝到曾十一面前，不待他開口，也急急的說道：「曾十一，你說若蕾未死，是不是眞的，她在那裡？」

雷浩烟心情興奮中帶點緊張的等待曾十一的回答。

曾十一向秦步雲上下打量一會，以不屑的眼光望着他，毫不客氣的指責道：「若不是你這個父親，秦大小姐會這麼痛苦嗎？雷浩烟會變成這個樣子嗎？」

秦步雲咬着牙，身子也震了，恨恨的道：「這一切，都是向天行一手做的，向天行實在太可惡了。」

曾十一冷哼一聲，說道：「你自己又如何？難道你就一點也不可惡？」

秦步雲一臉自責而又內疚的神色，說道：「這一切暫且別提了，你快帶我去見若蕾吧。」

雷浩烟本來暴戾的性情忽然作了很大的轉變，變得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難道就是愛情的魔力？

所以曾十一覺得愛情根本是無法解釋的。

秦步雲急於要見女兒，雷浩烟何嘗不是？三年來，他心中雖然恨秦若蕾嫁給向子豪，但畢竟對她仍愛念有加，現在知道她根本沒有嫁給向子豪，還隱若猜到她的自殺是爲了保存淸白之身，且苦心的一直等待着自己，此時怎敎他不急於要見心上人，也情不自禁的說道：「曾少俠，你就快帶我去見若蕾吧。」

曾十一見了他痴情的樣子，心中不期然想起已變成奇醜無比的秦若蕾，心想：若果雷浩烟見了她的樣子變得這般可怕，將會怎樣？

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只說道：「秦大小姐現在很好，我當然會帶你們去見她，但現要做的，並不是此等小事，我們要把向天行繩之於法才是大事。」

雷浩烟已急不及待，說道：「待我見了若蕾，才找向天行算賬吧。」

曾十一望着他，搖頭「啐」了一聲，說道：「你這人有沒有腦的？」

雷浩烟皺着眉望着他，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你在白楊市出現，又引來這許多六扇門的朋友，此事很快便會傳遍全市，若果向天行知道了，又知道殺周富來的兇手已落網，若被他聞風先遁，要找他就難了。」

施天威與路不凡等人早已行了過來，只是他們聽曾十一與秦步雲及雷浩烟在說話，所以一直沒有插咀，衆人聽了曾十一說了，施天威才插咀道：「曾少俠說得很對，趁向天行仍未知道此事之前，我們應趁早拘捕他。」

曾十一望着雷浩烟，一副說敎的樣子，說道：「聽到了沒有？施總捕頭才是有頭腦之人，那似你有勇無謀的，如何辦大事？」

一個大男人，被人如此當衆奚落，實在有點不是味兒，而這種話，亦相信只有曾十一才說得出口，但雷浩烟此時卻一點也不計較，既然即將與心愛的人重逢了，那還有什麼事值得他去計較的，他甚至覺得曾十一說得有理，點點頭，說道：「那麼我們現在就去抓他吧。」

曾十一道：「就算要抓他，也要有個計劃才可行事，貿然去找他，他會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爲嗎？」

雷浩烟道：「難道你有計劃？」

曾十一道：「我本來已想出一個計劃來了，但你卻忽然間出現，我的計劃就要改一改了。」

雷浩烟道：「什麼計劃？」

曾十一道：「我們先到秦老爺的府上坐下來再慢慢商量吧。」

衆人點頭稱好，當下，一干人等進入了秦家大宅。

＊　＊　＊

衆人進入秦家後，由曾十一講出捉拿向天行的計劃，衆人都覺得此計可行，也都同意依照計劃行事，爲免雷浩烟在白楊市出現一事被向天行知悉，所以計劃非盡速進行不可。

＊　＊　＊

向天行大概五十歲，他身材高大而壯健，而且極懂養生之道，所以不知道他實際年齡的人，實在沒有人相信他已五十歲了。

他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做任何事都不擇手段，所謂相由心生，所以他的面上也滿是狡猾之色，尤其是他的一雙眼，彷似狐狸一般，令人一看就知他是個城府很深的人。

向天行雖然是白楊市的捕頭，這個時候他應該身在衙門才對，但他偏偏卻身處家中的房間內，懷中還抱着一個烟視媚行的女人。

他與那女人扭扭抱抱的，打情駡俏了一會，接着把那女人抱上床，那女人躺在床上後，向他作出種種挑逗的動作及表情，只把他看得心中急劇跳動不已，淫笑幾聲，便伸手替那女人解下身上衣衫。

正當向天行欲把那女人身上的外衣脫下之際，此時房門被人拍響了。

這個時候房門被人拍響了，向天行不怒才怪，向房門怒叫道：「是誰？」

房外的人應道：「爹，是我！」

向天行道：「什麼事？」

房外的就是向天行的獨生兒子向子豪，此時他語氣有點興奮，說道：「爹，你開門再說吧。」

向天行聽了兒子興奮的語氣，感到有點奇怪，只好放下懷中的女人，便把門打開了。

門開處，只見一個廿多歲的青年站在門外，他當然就是向子豪了。

這向子豪的外表，是個典形的紈袴子弟模樣，他的樣子長得很俊朗，有白晰的膚色，斯文中卻比父親還要狡猾，兩片薄薄的咀唇卻含有惡毒之意。

他見父親把門打開了，探頭向房中望去，看見坐在床邊的女人，狡猾一笑，說道：「爹，我沒有介紹錯吧？她的確是個令男人心跳加速的女人，你要小心一點。」

向天行道：「你的確沒有介紹錯，我正想與她快活一下，你卻來找我，眞掃興。」

向子豪道：「要快活，以後機會多的是，何必急在一時，但現在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什麼好消息？」

「剛才秦步雲派人來找我們。」

「秦步雲找我們什麼事？」

「原來雷浩烟已來到白楊市找我們報三年前的仇，但卻被秦家的武師擒下了。」

向天行一喜，脫口道：「眞的？」

向子豪道：「當然是眞的，難道秦步雲還敢騙我們？」

「現在雷浩烟在什麼地方？」

「就在秦家，所以秦步雲特地派人來找我們，叫我們到他家裡去處置雷浩烟。」

向天行咀角發出一絲陰險而惡毒的笑容，說道：「雷浩烟果然找上了，現在他失手被擒，只要我們把他殺了，也就不再怕三年前的事被揭發了。」

向子豪也發出得意的奸笑，接口道：「只要雷浩烟一死，我們才可以安枕無憂。」

向天行道：「別多說，我們現在就去秦家走一趟吧。」

＊　＊　＊

向氏父子來到秦家的時候，秦步雲早就在大廳等候着。

偌大的秦家大廳，就只有秦步雲一個人和兩個下人。

向天行一進入大廳，忙道：「步雲兄，你的確帶了一個天大的好消息給我。」

秦步雲站起身來，說道：「天行兄，子豪，請坐，請坐。」隨即又叫下人泡了茶。

雙方坐下來後，向天行禁不住喜悅，說道：「雷浩烟呢？」

秦步雲聞說，便對下人道：「叫他們把雷浩烟押出來吧。」

下人應諾一聲，便躬向內堂退了進去。

不久，滿身染血的雷浩烟被綁得粽子似的由幾名秦家武師押了出來，然後被推到向、秦二人面前，那幾名武師接着離開大廳。

雷浩烟面上的鬍子已撕了下來，所以向天行父子一看，便知他果然就是雷浩烟。

向天行見了雷浩烟後，站起身來，行到他面前，一副得意的神色，說道：「姓雷的，你也不自量一下，竟然胆敢與向大爺作對，你有多少條性命？」

雷浩烟狠狠的瞪着他，眼神盡是仇恨，只沒有說話。

秦步雲行到向天行身邊，說道：「天行兄，三年前，你使計陷害雷浩烟，你這妙計不錯，小弟眞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向天行向他一笑，說道：「三年前周富來被殺，這事是李功成叫楊成峯做的，你知不知道，那個瞞天過海的妙計也是我想出來的？」

秦步雲竪起拇指，說道：「天行兄想出來的，果然都是絕妙好計，但不知當時楊成峯如何把周富來殺掉，而又瞞過每一個人，甚至連施天威總捕頭也瞞過了？」

其實，秦步雲已知道楊成峯當年如何把周富來殺掉的情形，只是他有意引向天行親口說出而已。

向天行雖然狡猾過人，但又怎知是計？於是，在得意忘形之下，就把三年前如何策劃殺周富來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也就無形中自我承認是殺周富來的幕後主腦人了。

向天行於三年前佈下殺周富來的局，其實不謹是要陷害雷浩烟如此簡單，他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把雷浩烟也殺掉，因爲他估計，只要李功成找到雷浩烟，李功成就會指雷浩烟是殺人兇手，而雷浩烟是清白的，當然不會輕易束手就擒，到時，李功成大可以說雷浩烟拒捕，反抗等一大堆理由來把雷浩烟殺掉，這樣就不會怕雷浩烟找上門報仇了。

向天行的如意算盤當然打得很响，只是他萬料不到，雷浩烟竟然能夠在數十名公差的圍捕下仍能突圍而出。

向天行在不知是計之下，得意忘形的把一切事情說了出來，雷浩烟聽進耳中，只恨得目眥皆裂，怒叫道：「向天行，你好狠毒，我與你無仇無怨，你爲什

麼要害我？」

向天行仰天笑了幾聲，笑聲過後，才狠狠的說道：「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向子豪也是一副得意的神色，冷笑兩聲，說道：「你不要怪我們兩父子，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不該愛上秦若蕾。」

向天行接口道：「既然你如此喜歡秦若蕾，那麼我就成全你，待會我就送你去黃泉與她結成一對鬼夫妻吧。」

雷浩烟眼光放出極深恨意，說道：「你陷害我，又害死了我三個朋友，這全是你一手做的，是不是？」

向天行更加得意，說道：「當然，這全是我一手策劃的，告訴你又如何？你就快要死了，知道有什麼用？」

雷浩烟又叫道：「那麼三年前的事秦步雲是毫無關連了？」

向天行道：「秦老爺又怎會害你？」

向子豪插咀道：「其實秦老爺只不過是我們父子手上的傀儡而已。」

雷浩烟道：「當日，秦老爺把若蕾嫁給你，你們父子到底用什麼手段逼他就範的？」

向天行搖頭「啐」了一聲，說道：「難道你忘了，我是這裡的捕頭？」

雷浩烟道：「捕頭又怎樣？」

向天行又笑了，笑得很開心，說道：「身為捕頭，就等於擁有一切，我要怎樣，就要怎樣，秦老爺若果不把女兒嫁給我兒子的話，我就有辦法弄到他家散人亡，就這麼簡單了。」

向子豪接口道：「但當日秦若蕾卻跳崖自殺死了，既然人已死，一切只好作罷。」

向天行道：「其實若蕾何需尋死，她嫁了子豪後，說不定兩三個月後，子豪就會對她玩厭了，那時就算她不走，子豪也會把她一腳踢走的，這幾年來，子豪那曾對一個女人認眞過？只要子豪把若蕾玩厭了，對她的肉體已沒有新鮮感，那時才回到雷浩烟身邊不遲，大不了雷大爺將就點，穿穿舊鞋算了。」

向天行越說越得意，雷浩烟聽他說句句侮辱心上人，不禁怒得面容扭曲，叫道：「你們父子簡直卑鄙無耻，禽獸不如。」

向天行又笑了，笑了幾聲後，才說道：「不錯，我們父子卑鄙無耻，禽獸不如，你說的話其實白楊市很多人都有同感，只是每一個人都奈何不了我們，因為我有的是權力。」

秦步雲望望廳中站在一旁的兩名下人，對向天行道：「天行兄，你把陷害雷浩烟的事說了出來，被我那兩個下人聽到了，若果他們傳了出去，恐怕有點不妙。」

向天行冷笑一聲，說道：「我既然可以說得出口，還怕被人聽到嗎？」

秦步雲道：「難道你不怕他們把你們說的傳出去？」

向天行面容變得很惡毒，說道：「當然不怕，因為任何人只要知道了我的事，就只有死路一條。」

秦步雲微微一驚，說道：「你要把他們殺掉？」

向天行眼光露出殺氣，盯着兩個秦家的下人，說道：「不錯！殺了他們，才殺雷浩烟不遲。」說着，已從懷中抽出一柄閃閃生光的鋒利匕首，面容惡毒的朝兩個下人慢慢行去。

兩個家人見他行了過來，卻一點懼意也沒有，甚至沒有退避之意，因為他們有恃無恐。

向天行已行到兩個下人面前，手執匕首，正想向他們痛下殺手之際，忽然一聲暴喝傳來：「住手！」

向天行忽聞此一喝聲，登時呆了，抬頭一看，只見大廳兩旁的屏風後閃出十多人，第一個在眼前出現的，就是自己的上司，路不凡總捕頭，接着清楚的看見陽春市總捕頭施天威，被繩索綑綁着的李功成和楊成峯，周富來的兒子周君武，幾個手握佩刀的捕快，以及他未見過的曾十一三師徒等人。

這個變故，只把向氏父子嚇得魂飛魄散，面色如土。

路不凡行出來後，一面威嚴的瞪着向天行，怒叫道：「向天行，你剛才親口把自己罪狀一一招認了，你們父子還有什麼話說？」

向天行又恐懼又憤怒，瞪着李功成，咬牙叫道：「李功成你出賣了我？」

李功成叫道：「我沒有出賣你，你和我都是栽在狂俠曾十一手上。」

向天行脫口叫道：「狂俠曾十一？他在那裡？」

曾十一在人堆中行了出來，面對着向天行，嬉皮笑臉的道：「我就是狂俠曾十一了，你眞不幸，非常十分相當之不幸，竟然在我手上栽了個觔斗。」

向天行怒叫道：「是你破壞我的好事？」

曾十一側着頭望着他，仍是那副咀臉的道：「你想不到吧？」

向天行怒極，手握匕首，正要向曾十一衝去，但路不凡、施天威等人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所以當他一動手之際，路不凡忙叫聲「上」，十多人不約而同的朝向天行包圍住了。

向天行父子見人數衆多，那還敢反抗？所以只好乖乖的束手就擒了。

涉及周富來命案的每一個人，終於一一落網，若不是曾十一頭腦聰明才破了此案的話，雷浩烟就會枉送了性命，而一干人等也就繼續逍遙法外，眞相也永遠不為人知。

這件案中，親手殺周富來的是楊成峯，所以一經定罪，楊成峯也就死罪難逃，李功成居中策劃，向天行父子是幕後主謀，在嚴厲的法紀下，他們三人也一樣難逃斬首死罪，至於其餘參與行動的，就一律分輕重判罪。

既然一切已眞相大白，曾十一就不能不帶雷浩烟去見秦若蕾了。

曾十一一直都沒有告訴雷浩烟有關秦若蕾已變成奇醜無比的事，因為他沒有勇氣說出口。

* * *

在向天行被捕後的次日，曾十一師徒三人帶着心情興奮的雷浩烟，向胡南住的村莊而去。

待來到胡南居住的茅屋門前時，曾

十一先叫他在門外等候，然後自己進入茅屋內。

胡南夫婦及秦若蕾都在屋內，他們見了曾十一重臨簡陋的茅屋，胡氏夫婦有點興奮，說道：「曾少俠，歡迎歡迎，不知曾少俠大駕光臨有什麼事？」

曾十一見了面容醜陋的秦若蕾，一顆心就禁不住往下沉，但他知道不能不說，只好說道：「我此行是來找秦姑娘的。」

秦若蕾聽了，說道：「曾少俠找我有什麼事？」

曾十一說話不善轉彎抹角，所以直接了當的說道：「雷浩炯來了，他就在門外，我此行是帶他來見你的。」

秦若蕾聞說，好似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禁不住喜悅，脫口叫道：「浩炯哥來了，你真的沒有騙我？」

曾十一見了她奇醜的面容喜悅難禁，實在不敢想像雷浩炯見了她之後會有什麼反應，所以面上毫無表情，語氣有點無奈的說道：「我沒有騙你，你的浩炯哥的確就在門外。」

秦若蕾心中無比激蕩，也禁不住興奮之色，但她只興奮了一會，隨即喜悅之色僵住了，因為她猛然想起自己的容貌，接着掩面哭了起來，哭道：「我沒有勇氣見浩炯哥，我不配。」說着，哭得甚是悽切。

曾十一搖頭嘆息了一聲，胡南夫婦二人的心也往下沉，胡南忍不住長長嘆一聲，說道：「造化弄人。」

此時，雷浩炯大概在屋外聽了秦若蕾的哭叫聲，再也按捺不住，便想進入屋內，文一龍連忙把他拉住，叫道：「你不能進去的。」

雷浩炯望着他，說道：「為什麼？」

文一龍為人心直口快，說道：「你的秦若蕾三年前自殺不成，但面上受了傷，現在面上留下很多疤痕，樣子難看極了，我怕你見了她之後會嚇一跳。」

文一龍一路說，唐非則一路在打眼色，示意他莫說下去，當文一龍明白他的眼色之後，他剛巧把話說完了。

雷浩炯聽了文一龍的說話後，有點不相信，說道：「你說若蕾的樣子變得很難看？」

文一龍望望唐非，已不忍把話說下去。

唐非終於也明白，既然他們即將會面，還瞞他作甚，所以只好說道：「雷兄，這是真的，當初我們見秦姑娘的時候，也被她的樣子嚇了一跳，你待會見她的時候，最好作個心理準備，因為她的樣子的確變得很醜陋。」

雷浩炯道：「無論她變成怎樣，我都深愛着她，我愛的，是她的人，她善良的心，並不是她的容貌。」說完，便走進屋內，文一龍要拉也拉不住，只好與唐非跟了進去。

曾十一看着掩面而哭的秦若蕾，心中也有着一種難過的感受，此時見雷浩炯行了進來，一顆心登時冷了一截。

雷浩炯一進入屋內，便看見掩着面的秦若蕾，雖然她以雙手掩住一張面，雷浩炯已知她是秦若蕾無疑了，心中興奮難禁，叫道：「若蕾，我終於可以見到你了，你知不知道，我想得你多苦？」說着，滿面盡是痴情之色。

曾十一見了他，簡直不敢想像他若果見了秦若蕾醜陋的面孔後會有什麼反應，所以他把頭別轉了，再也不忍心看事情的轉變。

秦若蕾驀然見他出現在眼前，當真悲喜交集，想起自己的容貌，那還有勇氣見他，痛哭的叫道：「我不想見你，你快走吧。」說這話時，一顆心實在劇痛難當，也哭得更加悽切。

雷浩炯從唐、文二人口中知她變成樣子醜陋，當然明白她出現自卑及自慚形穢之心，當下柔聲道：「若蕾，我知道你為了樣貌變了而難過，也不敢見我，但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我都一樣愛你。」

曾十一聽他說了，喜道：「那你是不計較秦姑娘的樣貌變成什麼樣了？」

雷浩炯好似聽不見曾十一說的話，雙眼只注視着秦若蕾的背部，一顆心興奮得不停在跳，此時忍不住走到秦若蕾面前，一片痴情的道：「若蕾，你何必逃避？」

秦若蕾見他在面前出現，當真又驚又喜，驚的是怕他見了自己的樣子，所以仍舊以雙手掩着臉，不敢以真面目出現在他眼前，喜的，當然就是終於能夠與自己的心上人見面了。

胡南夫婦木無表情的站在一旁，他們實在不敢希望這件事有什麼結果。

曾十一師徒也呆呆的站着，此刻，他們也不知應該替雷浩炯開心還是難過，所以曾十一的心一直都很沉重，對他來說，這種心情是從未有過的。

雷浩炯見秦若蕾仍掩面痛哭，實在有點痛心，這時他悲喜交集，眼眶也忍不住湧出淚光，呆望了她一會後，低沉的道：「若蕾，害我們的向天行父子已被衙門抓去了，相信他們會難逃一死，我們的仇也報了，你還傷心什麼？」

秦若蕾再也按捺不住，忽然「哇」的一聲就撲倒在雷浩炯懷中，接着放聲大哭起來，雷浩炯興奮之餘，終於也忍不住，眼淚也掉下來了，把秦若蕾緊緊抱着，興奮的道：「若蕾，你哭吧，哭了就會舒服得多了。」

秦若蕾痛哭一會後，驀地抬頭望着雷浩炯，而一張奇醜的面孔也就呈現在雷浩炯面前，大叫道：「你看清楚我的樣貌，我已變成這樣，你還會喜歡我嗎？」

雷浩炯見了她滿面疤痕的一張面孔，也不由暗吃一驚，登時呆了半晌。

秦若蕾見了他面上表情，心中更加痛苦，說道：「浩炯哥，我已配不上你，你還是找別個比我漂亮的人做你妻子吧。」說完，便掙脫了身，正想快步衝出屋外，但雷浩炯連忙把她拉住，語氣激動的道：「若蕾，你知我是多麼的愛你？」

秦若蕾也是甚激動，叫道：「但我已變成這樣，我已不配。」

雷浩炯叫道：「無論你變成怎樣，你都是我心目中的仙子，我仍然是那麼的愛你，我對你苦苦思念了三年，現在見

了面，說什麼也不能讓你離開我，我不能失去你。」

秦若蕾哭得更傷心，叫道：「你不要說這些話來安慰我，我不需要你同情。」

雷浩烟苦苦的說道：「你要怎樣才相信我？」說時，瞥眼一看，只見牆上掛着一把鐮刀，忽然把鐮刀摘了下來，然後回到秦若蕾面前，以鐮刀對着自己咽喉，痛苦萬狀的道：「若蕾，若果我今生得不到你，我只好死在你面前。」

曾十一大吃一驚，忙叫道：「秦姑娘，一錯不能再錯，雷兄對你是眞心一片的，你爲什麼不相信他，你難道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

秦若蕾見他以鐮刀對着咽喉，也大驚失色，叫道：「浩烟哥，別這樣。」

雷浩烟叫道：「我要你答應做我的妻子，否則我只好一死了之。」

曾十一實在萬料不到雷浩烟對秦若蕾的愛竟是這麼深，而要以死要脅，見狀甚爲感動。

正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秦若蕾終於受到大大的感動，同時也相信他的確不計較自己的容貌，悲喜交集之下，也再度撲到雷浩烟懷中。

雷浩烟把手中鐮刀掉下，又以雙手把她緊緊抱着。

曾十一師徒見了，也大大的鬆了口氣，胡南夫婦也老懷大慰起來。

二人互相擁抱，喜極而泣，過了一會，雷浩烟才道：「若蕾，這三年來，你怕向天行知你未死會加害你家人，但他們父子已被衙門抓去了，你已無需害怕，你爹和娘親知你未死後，開心得不得了，而且都很掛念你，我們馬上回去與你家人團聚吧。」

秦若蕾知道終於可以與家人團聚了，歡喜得眼淚直湧出來，叫道：「爹，娘親，女兒何嘗不掛念你們？太好了，原來上天還安排我們團聚，太好了……」

雷浩烟也興奮得熱淚盈眶，說道：「我們大仇得報，又可以重逢，你又可以與家人團聚，其實全是曾少俠的功勞。」

秦若蕾聞說，忽然在曾十一面前跪了下來，雷浩烟好似與她心意相通，也向曾十一下跪。

曾十一本來被他們重逢的一刹那感動得眼眶也濕了，內心也很替他們高興，但忽見他們雙雙跪在自己面前，他如何受得起？大吃一驚，正要把他們扶起來，但二人已同聲道：「曾少俠大恩大德，雷浩烟、秦若蕾將會沒齒難忘！」

曾十一把他們扶起，忙道：「不要如此，我受不了的。」

二人拜謝已過，才雙雙站起身來，曾十一受寵若驚，說道：「你們這樣跟我開玩笑，眞的折煞我也！」

胡南夫婦見二人終於相逢，而且是有情人終成眷屬，興奮得老淚縱橫，胡南更禁不住喜悅，說道：「若蕾乖女兒，你快和浩烟回去與家人團聚吧。」

雷浩烟喜道：「應該如此！」

秦步雲夫婦見了大女兒終於回到家中，端的彷同隔世，當即抱着女兒痛哭了一場。

秦氏夫婦對曾十一眞有說不盡的感激。

曾十一在不知不覺間做了連串好事，回想起來，心情也有說不出的興奮。

秦若霞見姐姐終於可以與心上人重聚，同時也可以長相廝守了，這一切無疑都歸功於曾十一，除了替姐姐高興外，對曾十一也就更加芳心大動了。

惡貫滿盈的人得到應有的報應，心地善良的人也得到美滿的結果，這一切俱已告一段落，所以曾十一師徒三人也可以功成身退，繼續過那浪跡江湖的生涯了。

在秦步雲的安排下，雷浩烟與秦若蕾將於一個月後的良辰吉日成婚，而胡南夫婦在秦步雲萬分感激之下，也買屋相贈，還答應照顧他們夫婦生養死葬，從此胡氏夫婦也就脫離了窮困無依的生活，至此，曾十一也很替各人高興。

雷浩烟已決定，下個月成婚後，就和妻子及兩名徒弟無歡與無合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曾十一知道雷浩烟與秦若蕾的婚期後，覺得大事已了，正是來得安，去也樂，便決定與徒弟離開白楊市，秦步雲極力挽留，要他們喝過這頓喜酒後方可離開，但曾十一的性格，那有耐性等一個月？便婉言拒絕了，秦步雲知道留他不住，最後只好賞了他一筆銀兩，再三道謝後，才與他們師徒三人話別。

＊　＊　＊

秦若霞本來苦苦暗戀雷浩烟，但明白到這只是自尋煩惱，經過與曾十一相處一段日子後，也不期然的對曾十一起了極大好感，其實她早已芳心暗許，只是一直不敢表露出來。

她知曾十一快將離開白楊市，心中難捨之極，恐怕一別之後難有再見之期，心中焦急異常，所以再也不顧少女之矜持，次日一早，便到曾十一師徒入住的客棧去，以對曾十一表明心跡。

當她去到客棧之後，曾十一三人已人去房空，向掌櫃查問一下，方知道他們三人早於一個時辰之前離開了。

秦若霞的心當然很痛苦，但又有誰知道？

曾十一爲人聰明機智，凡事都逃不過他雙眼一般，但他偏偏不了解秦若霞對自己的一番心事，因而糊裡糊塗離開了而錯過一段美好的姻緣。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三

高石・編繪

燕青打擂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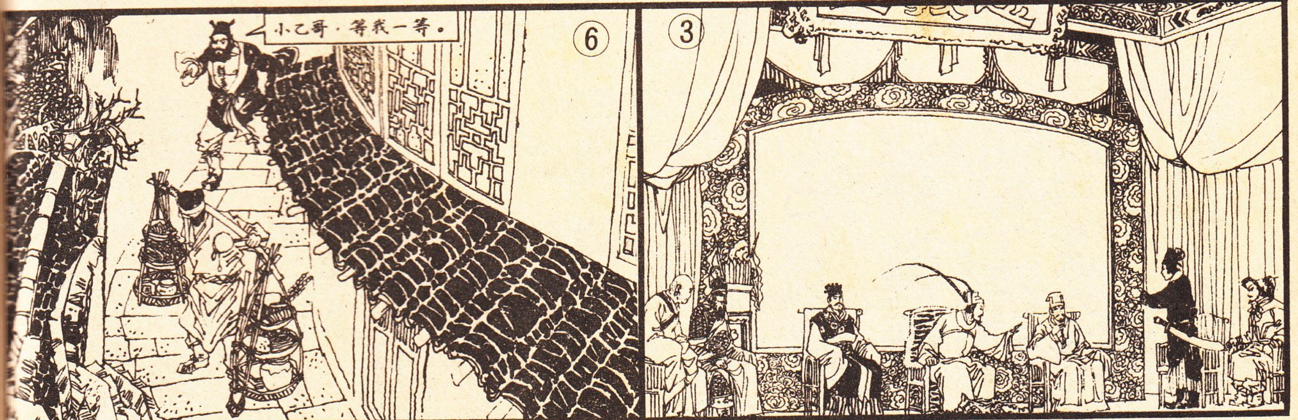
1　話說三月的一天，風和日暖，燕靑在山下攔住一批客商。客商們說是到泰安州去燒香，同時看有名的摔跤家任原擺擂台的。燕靑就放他們走了。

4　燕靑說有力使力，無力鬥智，只要臨機應變，就不會輸。盧俊義素知燕靑這身本領，便勸說宋江，讓他去試試。



2　燕靑最愛摔跤。他從香客口中，得知任原自稱擎天柱，每逢天齊神誕，就在泰安州東岳廟擺擂台，兩年沒有一個對手。燕靑很想去和任原比比武，便興冲冲地上山稟明宋江。

5　宋江不好再阻攔，吩咐置備酒宴送行。燕靑扮成山東貨郎的樣子：挑一雜貨擔子，腰裏還插着一把串鼓兒。衆人不禁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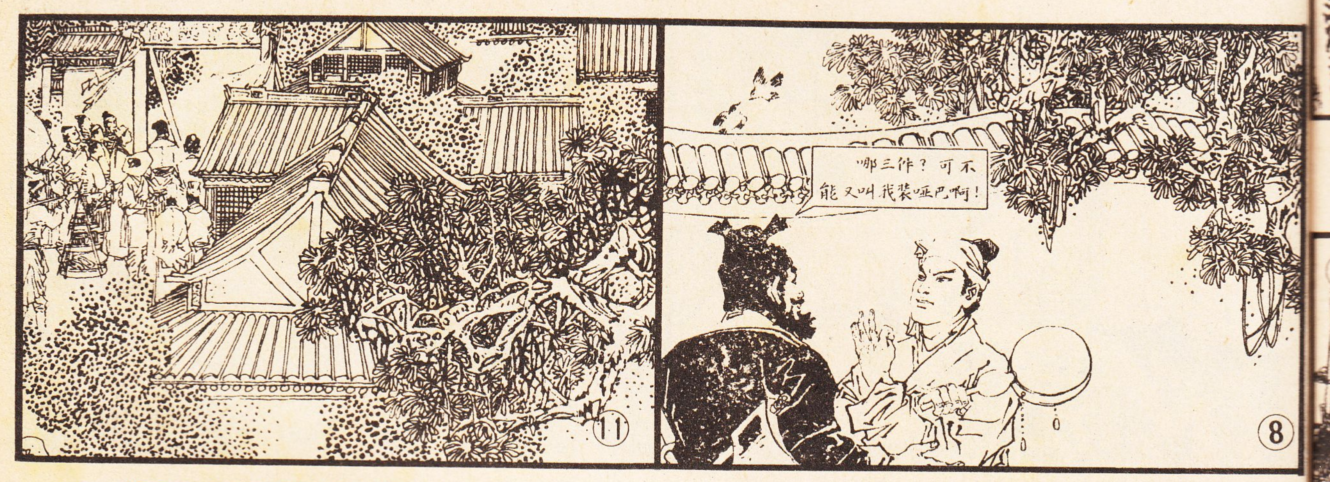


3　宋江聽說任原十分勇猛，怕燕靑不是對手，便勸他不要前去。

6　燕靑辭別衆弟兄下山，往泰安州走去。傍晚他正要尋店安歇，忽聽見有人喊叫。他回頭一看，却是黑旋風李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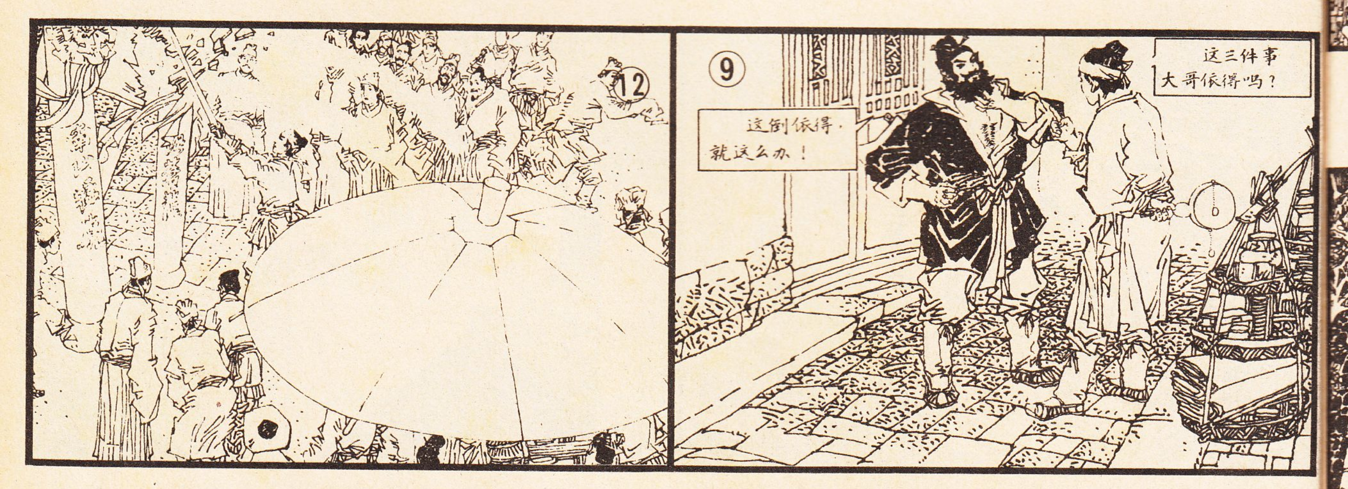
10　當夜兩人投店住宿。次日燕青讓李逵先行，他自己在後面走。一路上聽到香客紛紛誇說任原的本領，燕青聽了，記在心上。

7　燕青問李逵來做什麼，李逵說，他是私自下山給小乙哥帮忙的。燕青要他回去，李逵哪裏肯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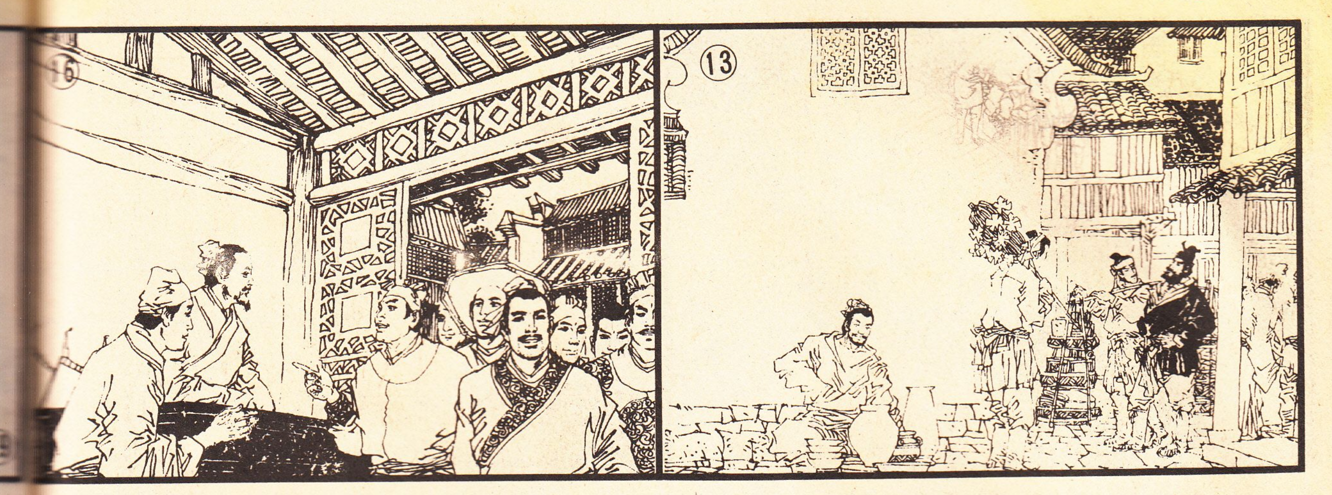
11　進了城，燕青先到東岳廟外察看。廟門口兩條紅標柱，恰似一座牌坊，上面掛着粉牌。許多人圍在柱前觀看。

8　燕青十分爲難，不讓他去的話，有傷義氣；若讓他去，又怕廟會上有人認識他，反爲不便。燕青想了想，提出三件事要李逵依從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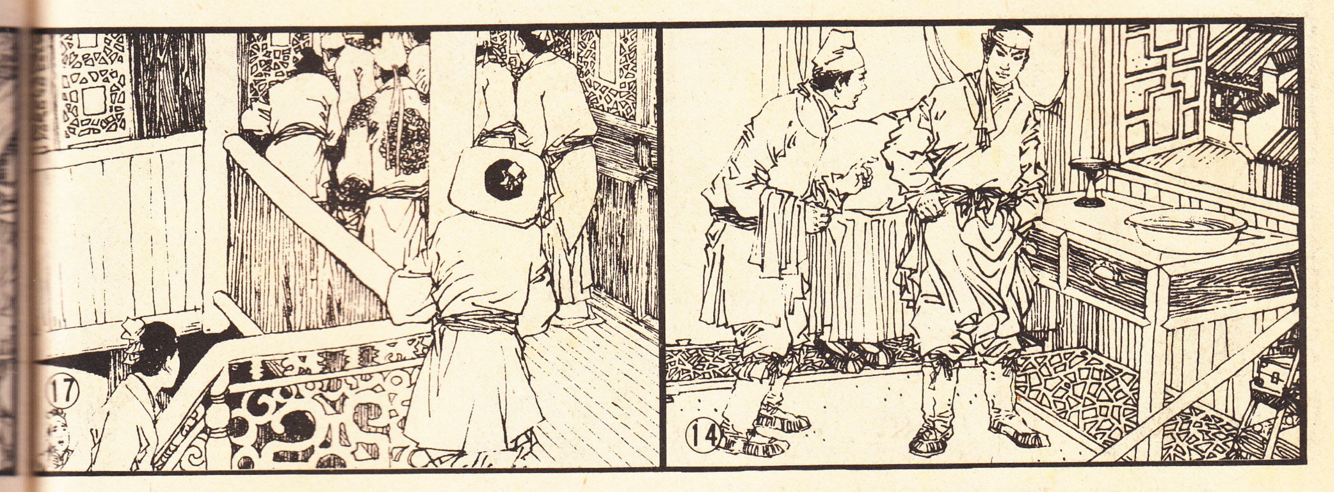
12　燕青看罷，擧起扁擔把粉牌打碎，表示他要跟任原相撲。人羣中有好事的，連忙跑去向任原送信。

9　燕青說：第一，路上分開走；第二，住店後要李逵裝病蒙頭睡覺，不得私自出門；第三，看打擂時不要大驚小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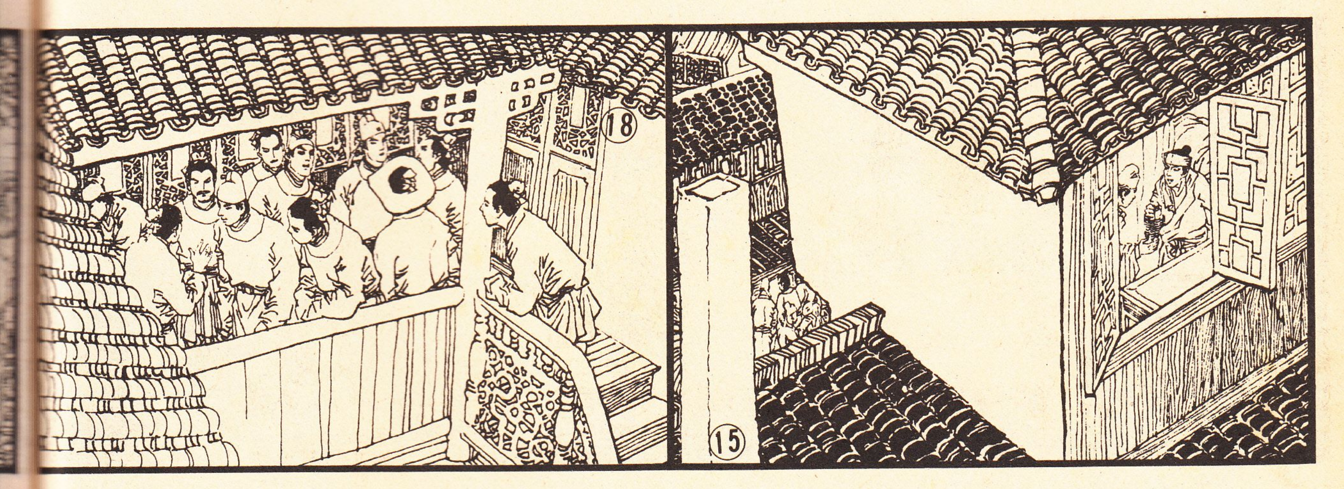
16　沒多時候，店門外一陣喧嘩，二三十條大漢，擁了進來，問店小二：「劈牌定對的好漢住在哪裏？」

13　東岳廟逢着香節，遊客很多，街旁客店，都住滿了人。燕青在街上找到李逵，兩人好一會才尋到一家客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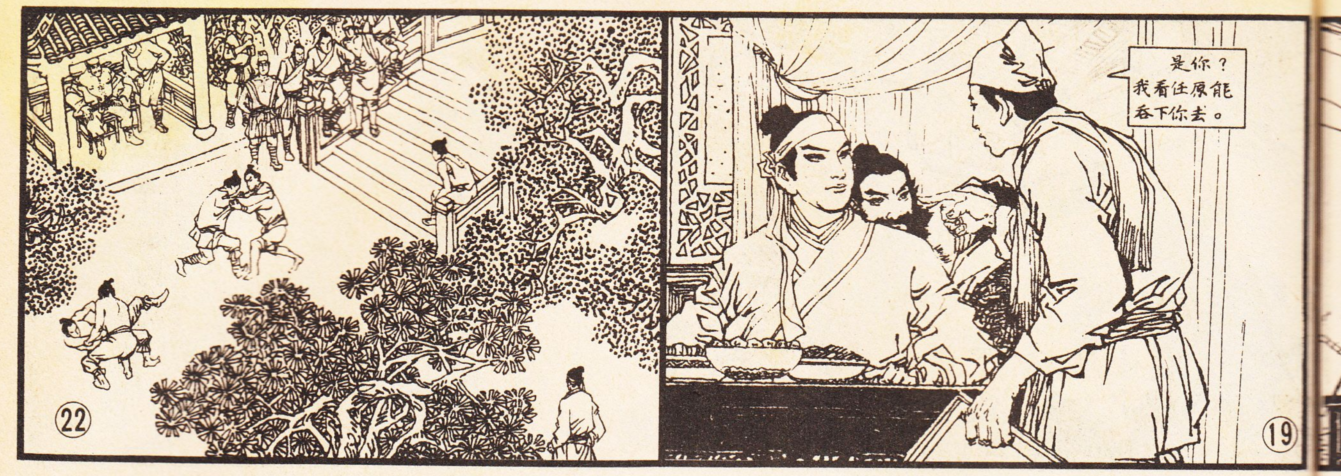
17　店小二先說沒有。衆人告訴他劈牌的是個貨郎，他這才知道剛才這兩個客人是來相撲的，就把燕青、李逵的住房指給衆人。那房門緊閉，衆人只好在窗外偸看。只見床上兩個人睡着，沒有一些別的迹象。

14　兩人走進店房，燕青便叫李逵蒙頭睡下。店小二沒有看見李逵的長相，又恐貨郎無錢住店，便來囉嗦。



18　衆人猜疑不定。有的說瞧他倆這股寒傖樣兒，哪裏有什麼本領；有的却說既然敢來劈牌，定是非同小可。他們準是怕遭暗算，所以裝病；有人說到時便知，不必亂猜。

15　燕青告訴店小二，路上遇見這個鄉親有病，所以住店；說着，先拿出五串錢請店家安排茶飯。店小二這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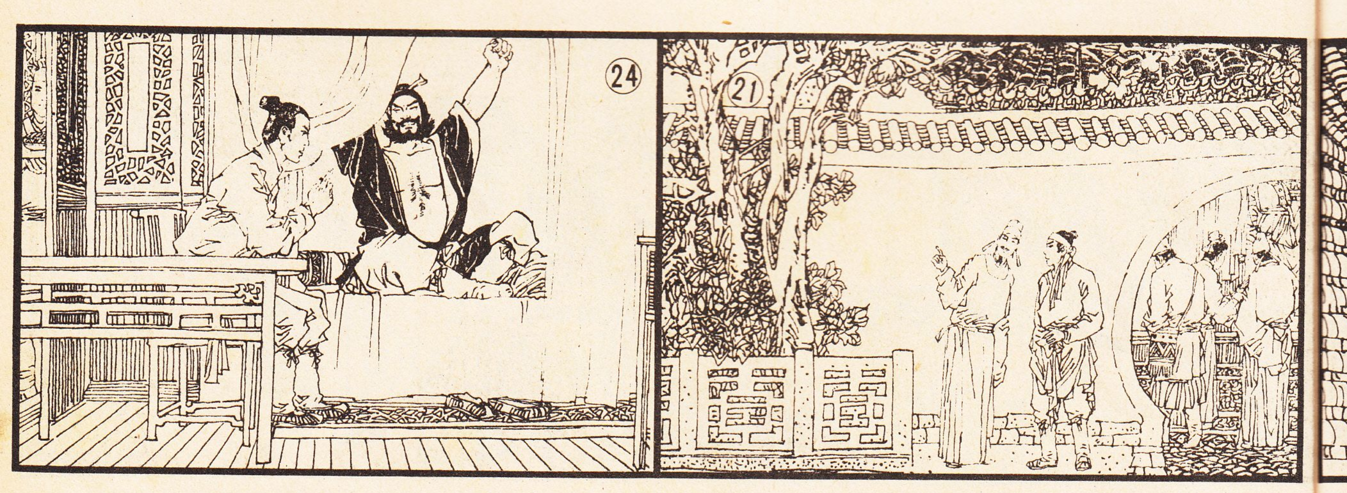
19　當晚店小二進房擺飯。李逵從被中探出頭來，店小二大吃一驚，以爲他是劈牌的好漢。燕青說：「他有病，劈牌的是我。」店小二搖頭不信。

22　燕青來到迎恩橋下。橋邊欄杆上坐着二三十個人，像是任原的徒弟。場上有幾對正在練習摔跤。任原大模大樣坐在亭心上指點，看來倒眞是一個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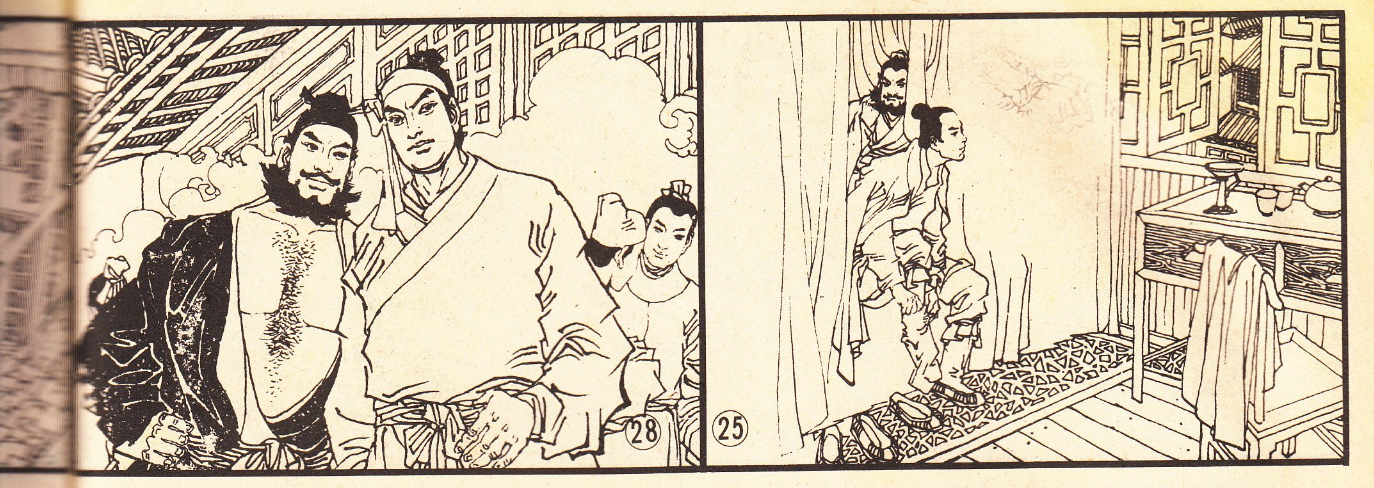
20　第二天，燕青仍叫李逵閉門高臥，自己先到廟內觀看。只見雕樑畫棟，碧瓦朱檐，果然壯麗。

23　有人認得劈牌的貨郎，暗暗告知任原。任原跳將起來，揹着膀子，大聲叫嚷。燕青連忙低頭走開。任原和衆徒弟拍手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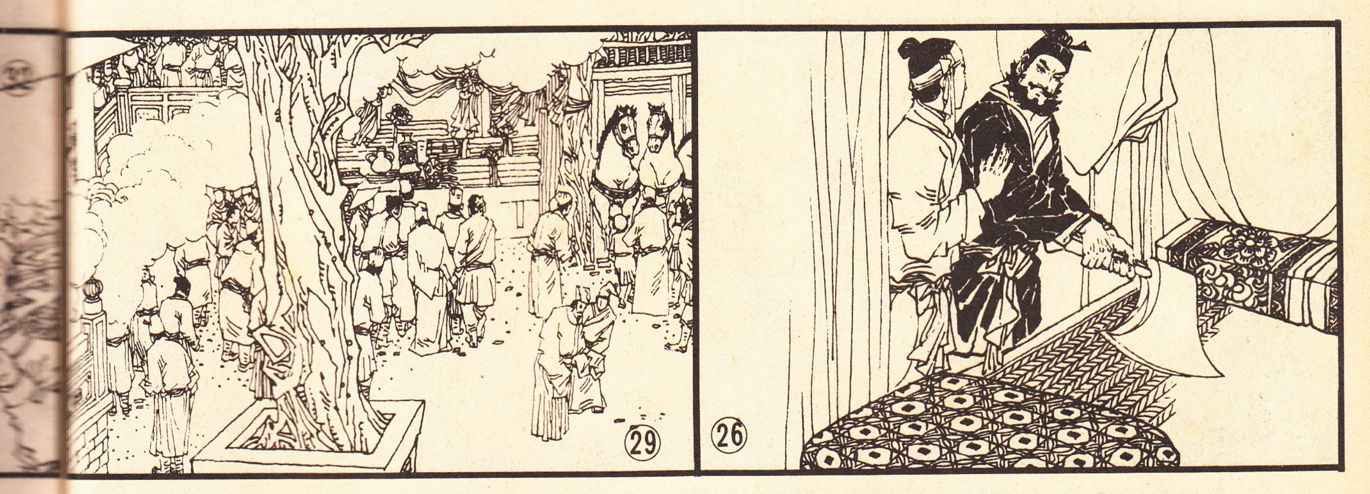
21　燕青想先探探任原的虛實，便向人打聽任原的住處。有人告訴他說任原在迎恩橋下大客店裏。

24　燕青回到住所，叫店小二安排酒食和李逵同吃。李逵說照這樣睡下去，眞要悶死他了。燕青告訴他明天就不用再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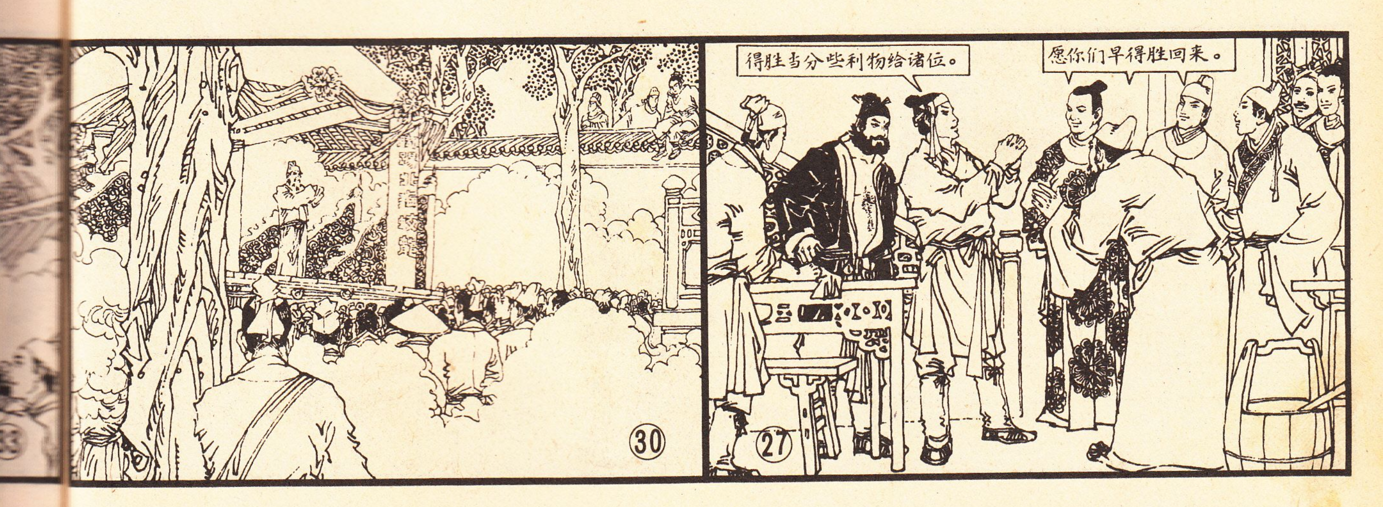
25　兩人睡到三更前後，聽得廟上一派鼓樂聲；到四更天，他倆就起了床。

28　東岳廟裏擠滿了燒香的人。燕靑和李逵也雜在人羣裏，暫時先到廊下隱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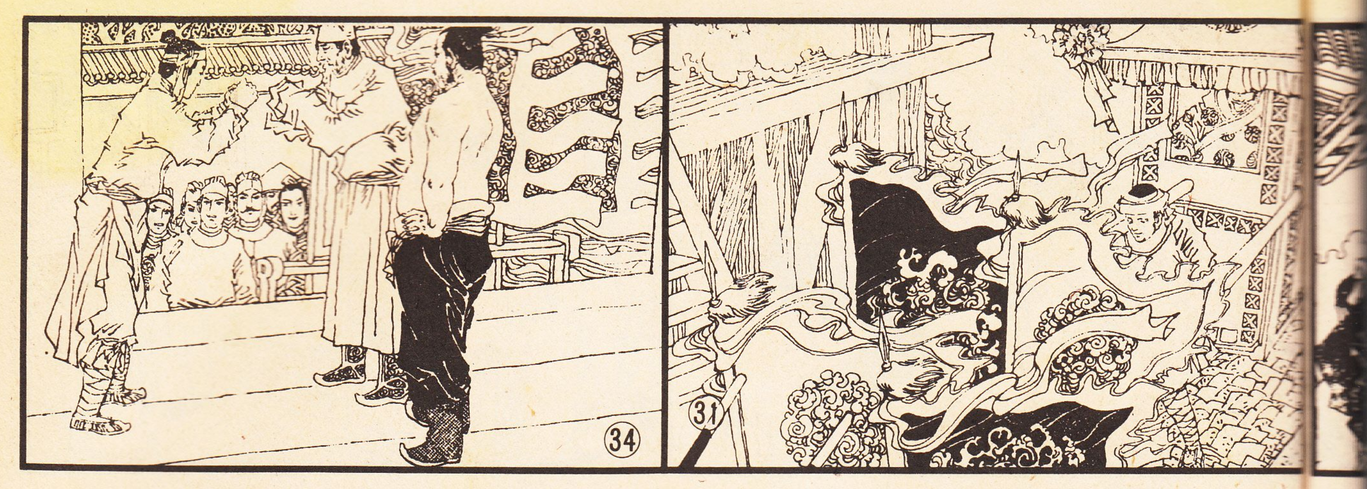
26　打扮整齊，吃過早飯，李逵要帶上雙斧，燕靑說使不得。便吩咐店小二看管行李。

29　大殿對面搭起山棚，棚裏擺 放着金銀器皿，錦繡緞匹；棚外拴着五頭駿馬，這些都是摔跤的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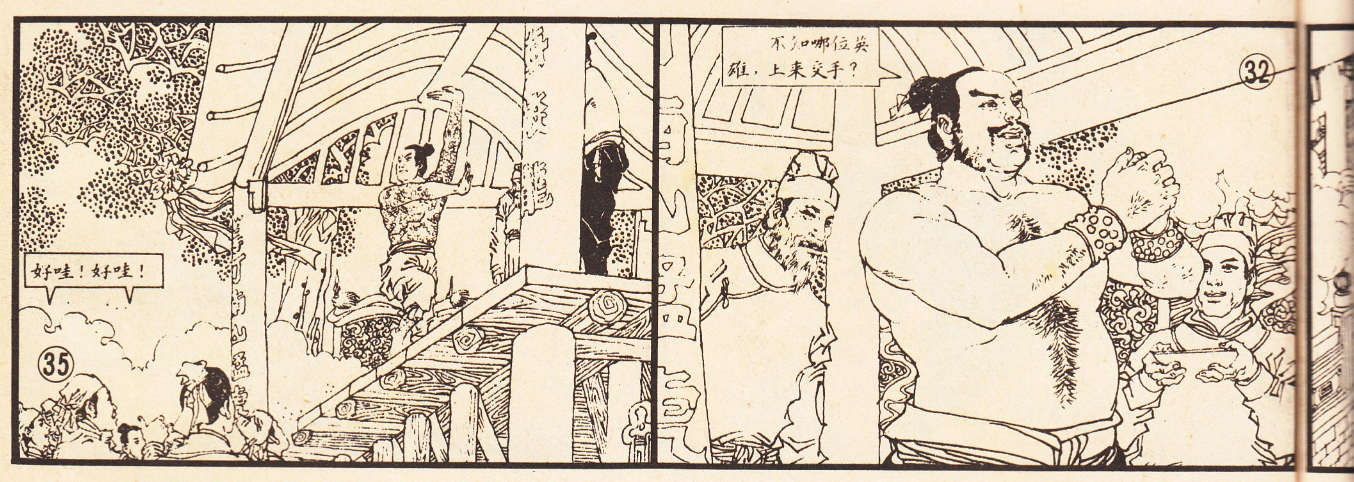
27　這客店裏還有十幾個住店的香客。他們都勸燕靑再斟酌斟酌，不要白白送了性命。燕靑却請大伙放心。

30　殿前搭起高高的擂台，一個年老的管事人先到台上安排一番，然後便請摔跤的對手上台比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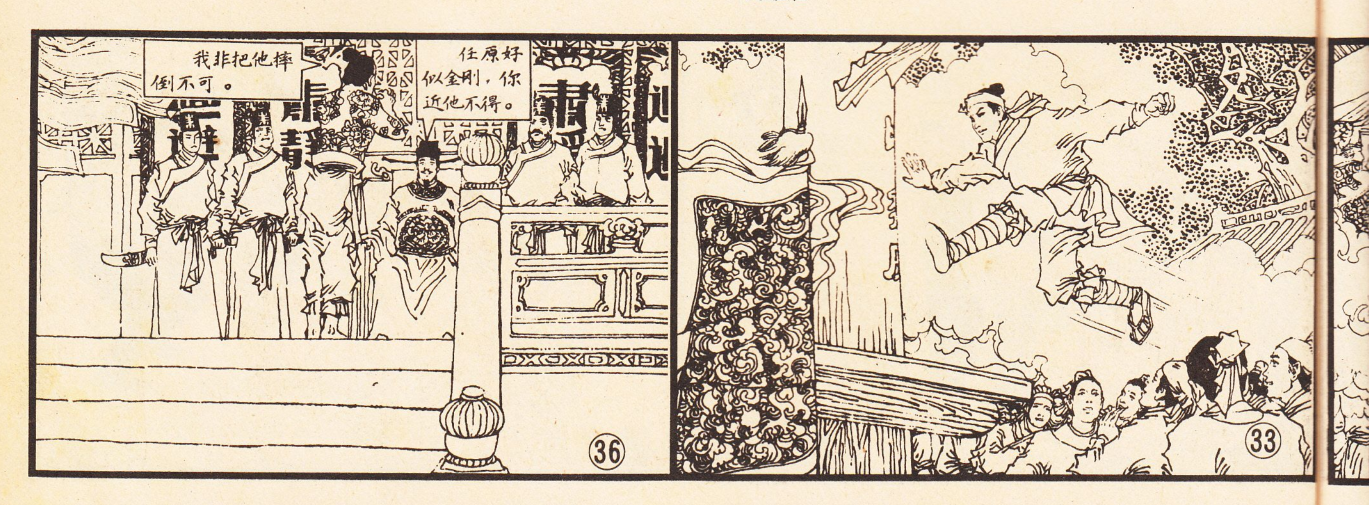
31　只見十數對哨棒過來，前邊打着四面繡旗，那任原坐在轎上。

34　管事上來問燕青姓名。燕青說是山東張貨郎，特地來奪彩物。管事人問他保人是誰，燕青說他自己就是保人。管事人要他脫下衣裳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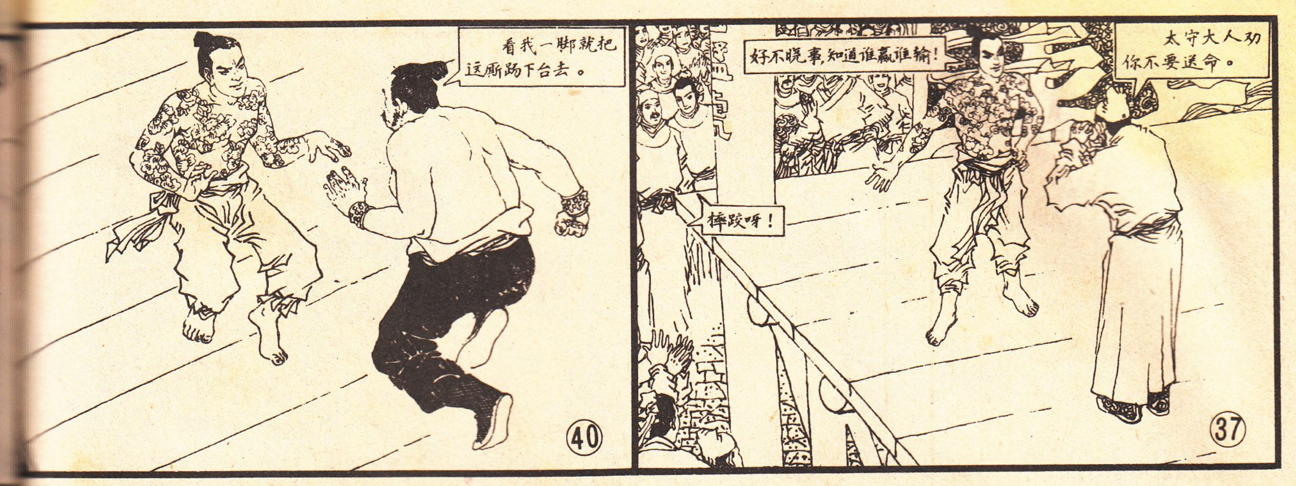
32　管事人請任原下轎上台。任原站在台前，先說了幾句場面話，接着他說兩年來白拿了很多彩物，這次又要獻醜了。說着，脫下錦襖，擺了個姿勢，果然威武雄壯。

35　燕青摘去頭巾，脫下草鞋、衣衫，露出一身花繡，好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看台下的人羣暴雷似的喊起好來。



33　任原的話還沒落音，燕青從人羣中躥出，飛也似的到了台上。衆人見他這樣輕巧，不禁齊聲喝彩。

36　殿門外月台上泰安州太守坐在那裏彈壓。他見燕青生得相貌堂堂，惹人好感，就叫人把燕青請來，勸燕青不必摔跤。由他作主，讓燕青和任原兩人平分彩物。燕青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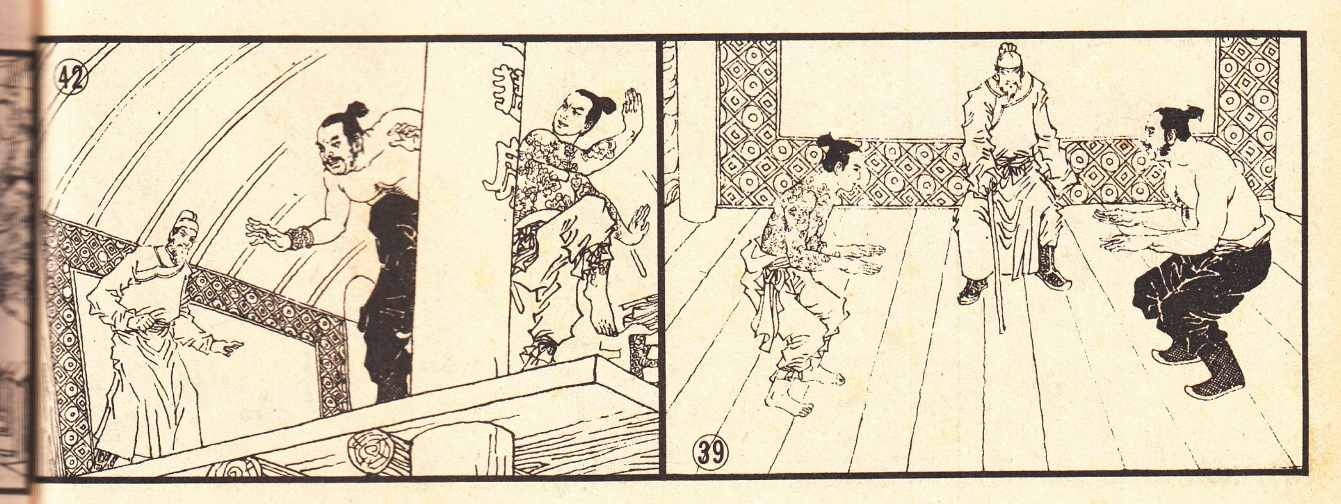
40　台上，燕青蹲在右邊不動，任原在左邊立個門戶。任原朝右邊逼去，燕青瞄着他的下三路。任原暗地打算。

37　燕青回到台上，管事人取出摔跤條文讀了一遍。太守仍然要管事勸燕青罷手，燕青仍然堅持要比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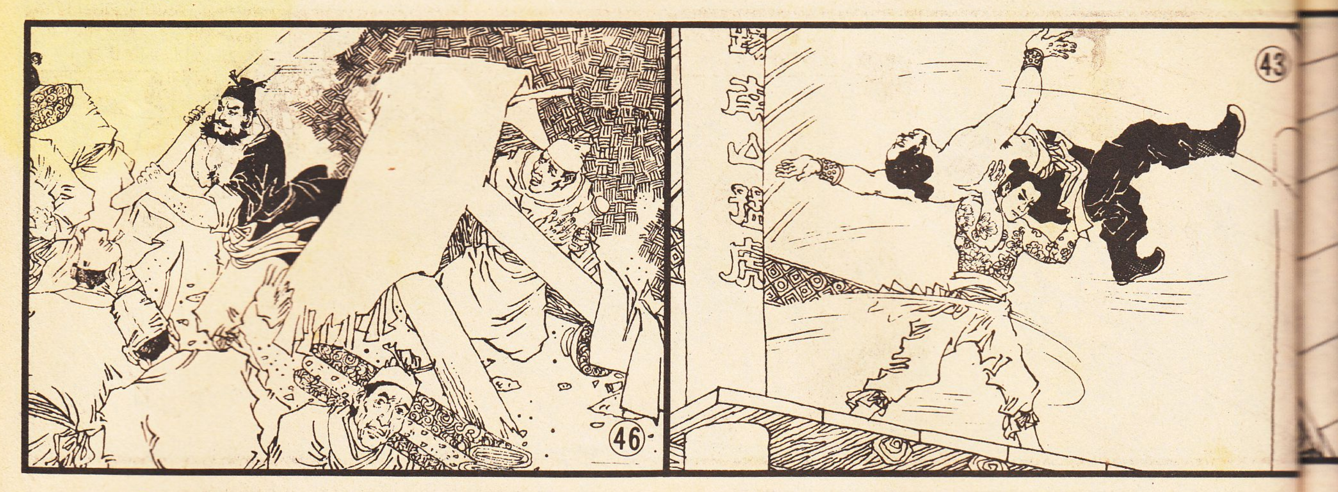
41　任原看看逼將過來，正要動脚；燕青喊一聲：「不要來！」從任原右肋下穿將過去。

38　台下上萬觀衆，兩邊排得好似魚鱗一般，連屋頂上也都坐滿了人，任原看燕青的樣子，有些擔心，又恨不得把他摔到半天雲外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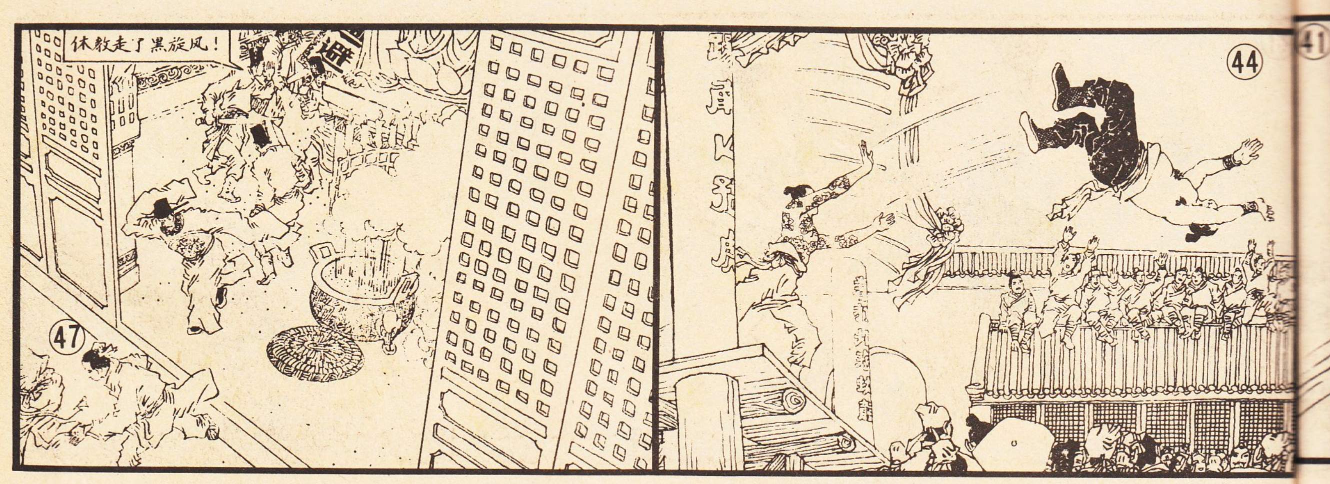
42　任原性起，急轉過身來拿燕青。燕青虛躍一下，又從他右肋下鑽過去。大漢轉身有些不便，三轉兩轉，轉得脚步已亂。

39　管事人對兩邊吩咐已畢，便舉起竹條，喊聲「看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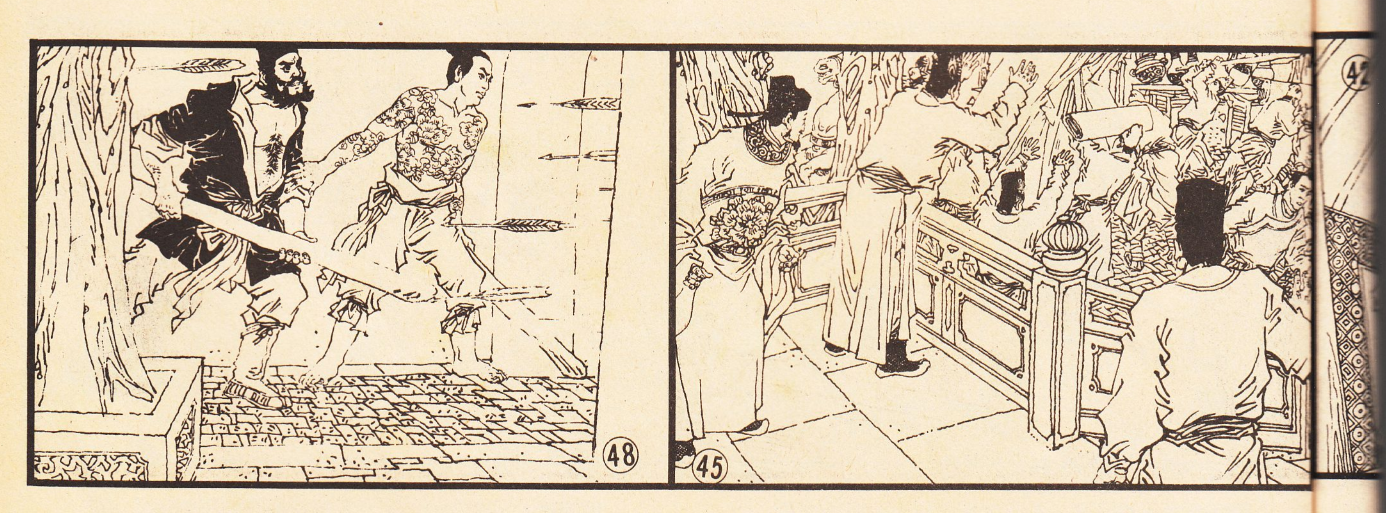
43　燕青却搶將過去，用右手扭住任原，左手插入他的襠下，肩頭頂住他的胸脯，把任原直托起來，用力旋了五個旋轉。

46　這下可惹惱了黑旋風李逵。他圓睜豹眼，倒竪虎鬚，把杉木杆子拔斷，拿兩條杉木，對着任原的徒弟們便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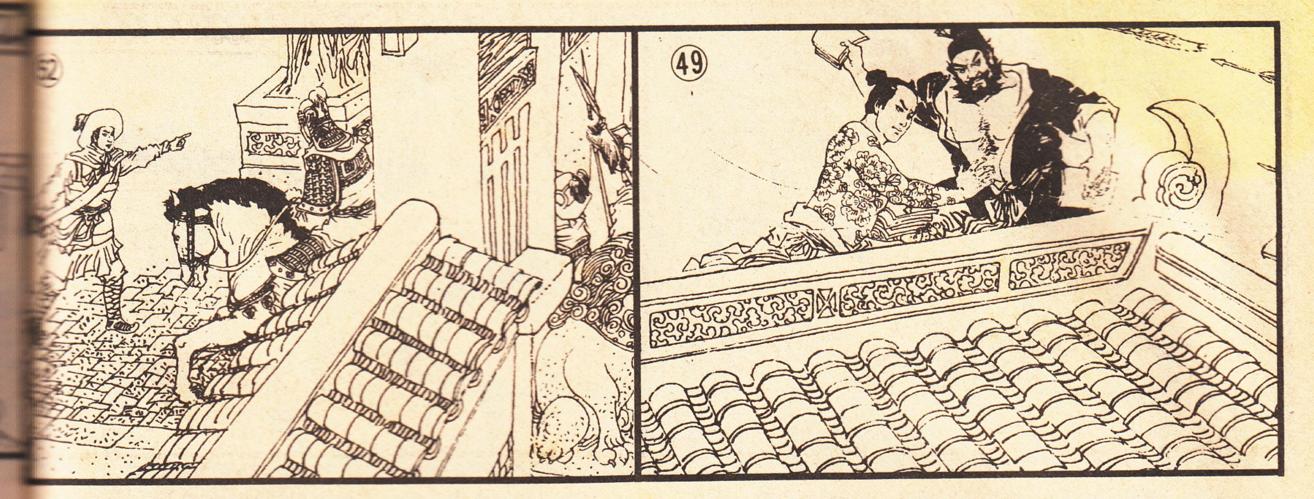
44　燕青把任原旋到擂台邊，叫一聲「下去」。只見任原頭在下，脚在上，被扔下台來。這是把式中有名的「鵓鴿旋」。台下數萬觀衆齊聲鼓掌喝彩。

47　香客裏面有人認得李逵的，喊出名姓來。外面的公差都跑進來捉拿。太守聽說，嚇得手慌脚亂，連忙從後殿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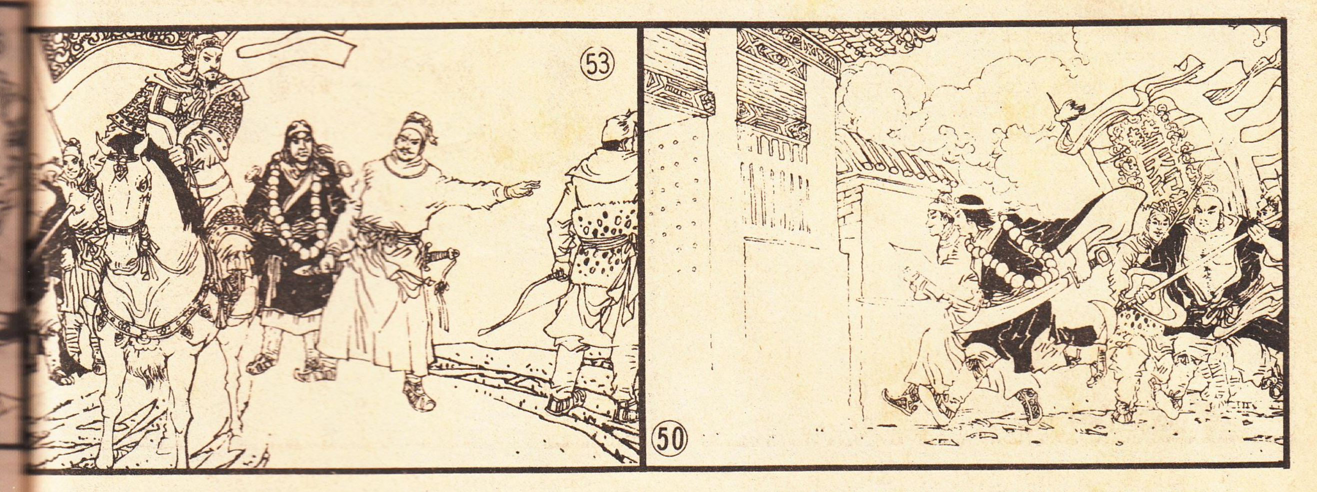
45　任原的徒弟見師父被摔，便把山棚拉倒，亂搶彩物。衆人大怒喊打。太守和衙役們也禁止不住。

48　香客們各自奔逃，四下裏人羣亂撞。燕青和李逵想打出廟去，却被廟外射來的弓箭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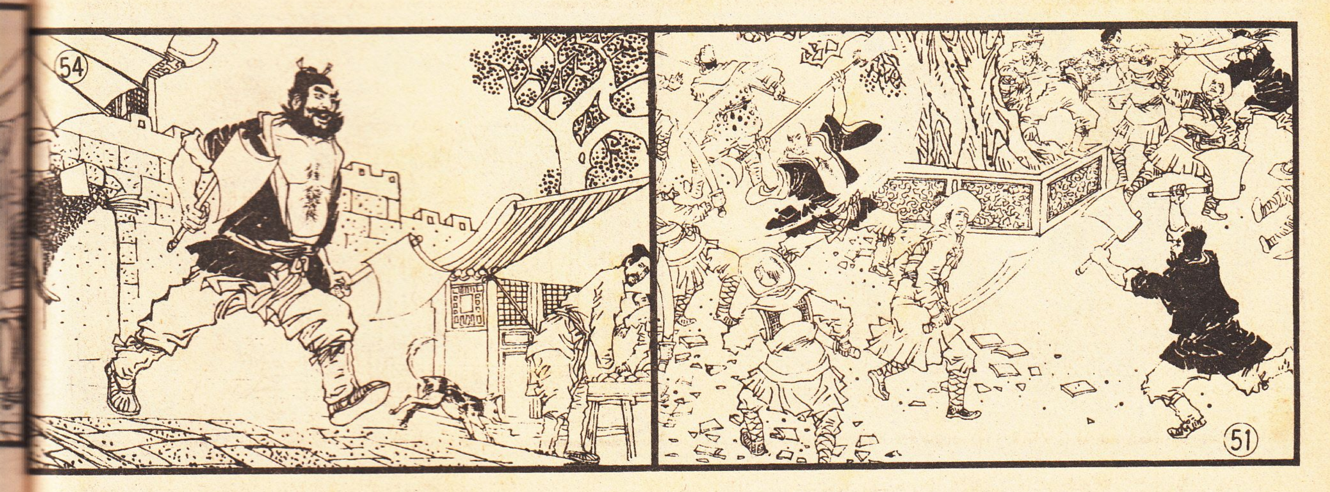
49 燕青和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向下亂打。正在緊急的時候，忽聽得廟外喊聲大起。

52 等到官府集合官兵來時，梁山人馬早已去遠。官兵害怕梁山勢衆，不敢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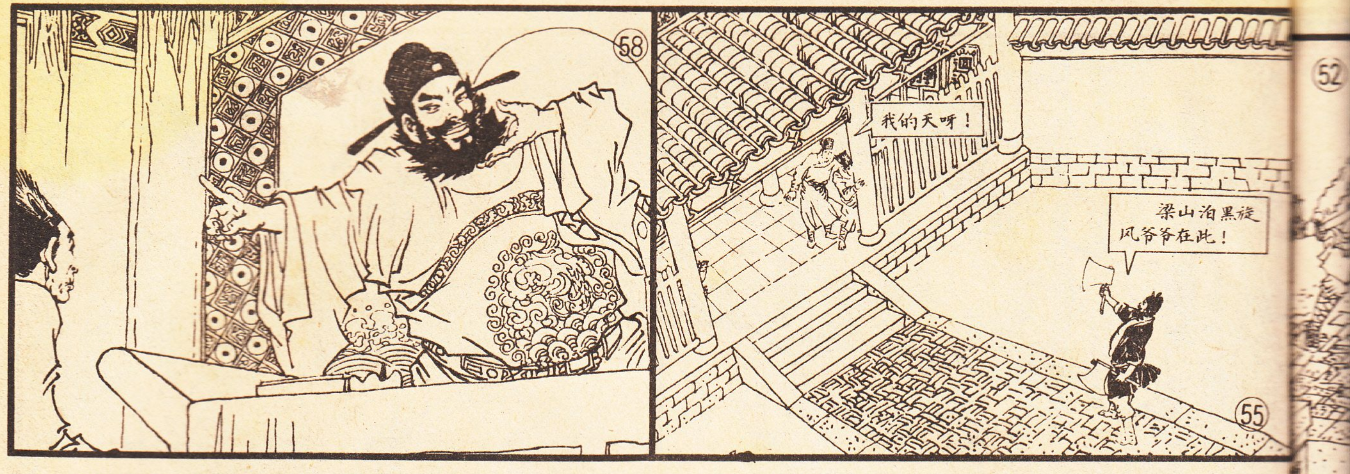
50 原來是盧俊義帶着史進、穆弘、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一共七條好漢和一千多軍士前來接應。

53 盧俊義帶領人馬回山，走了半日，一路上又不見了李逵。盧俊義怕李逵惹禍，穆弘情願自己留下去尋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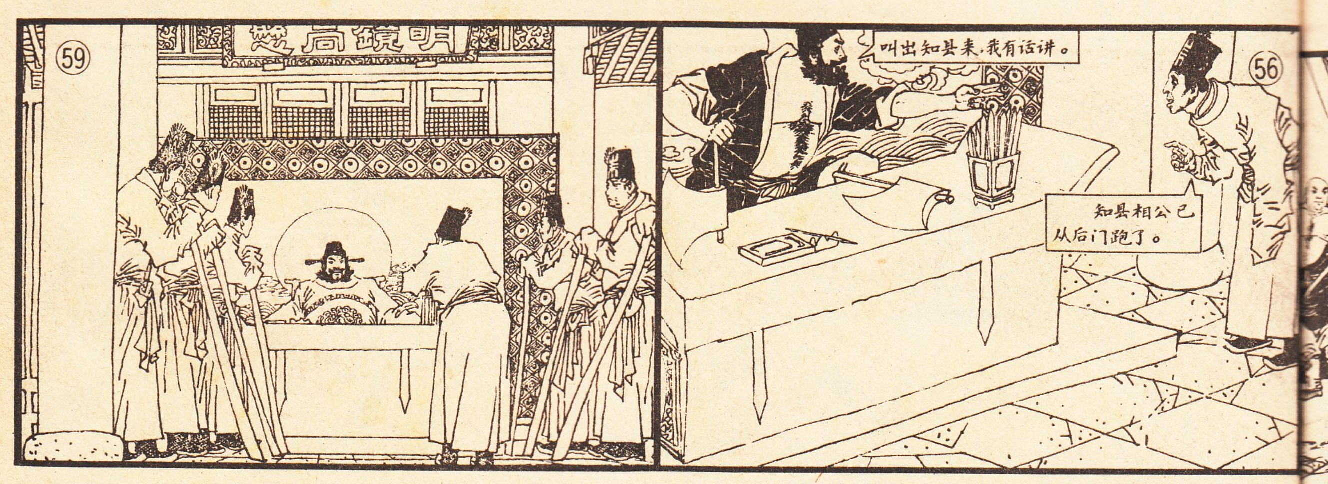
51 燕青和李逵忙從屋上跳下，和梁山人馬合在一起。李逵又到店中取出雙斧，趕來廝殺。

54 原來李逵橫衝直撞，竟來到了壽張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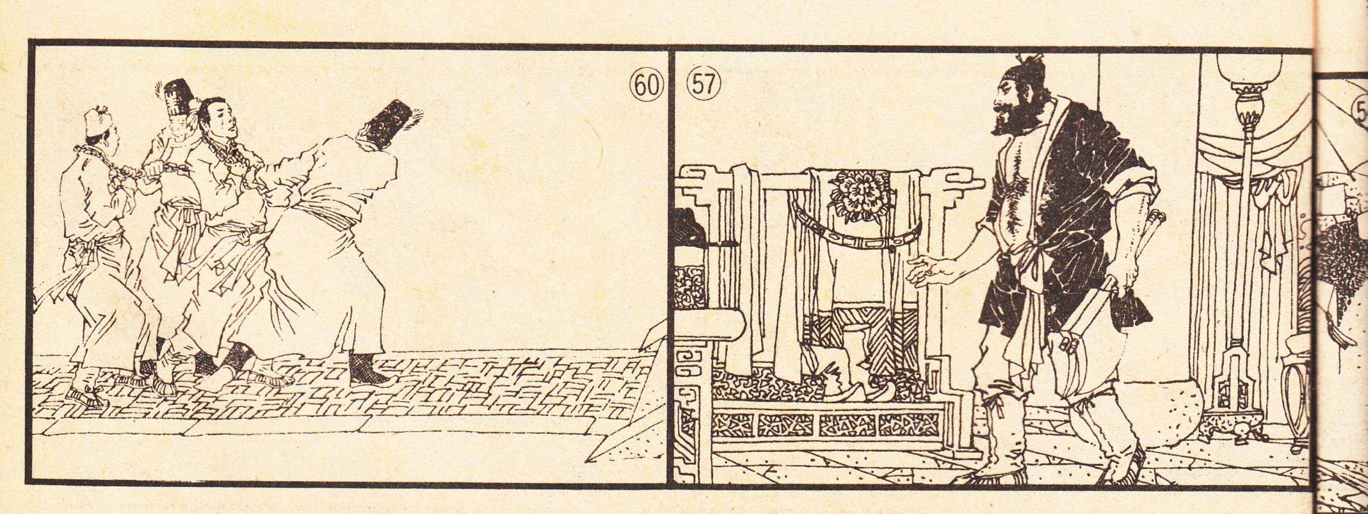
55　當時午衙才散。李逵來到縣衙門前大喊，嚇得衙役們動彈不得。

58　李逵一時高興，便把知縣的衣帽穿戴上；脫了麻鞋，換上朝靴，手拿官簡，走到大堂，大聲喊道：「官差人等，都來參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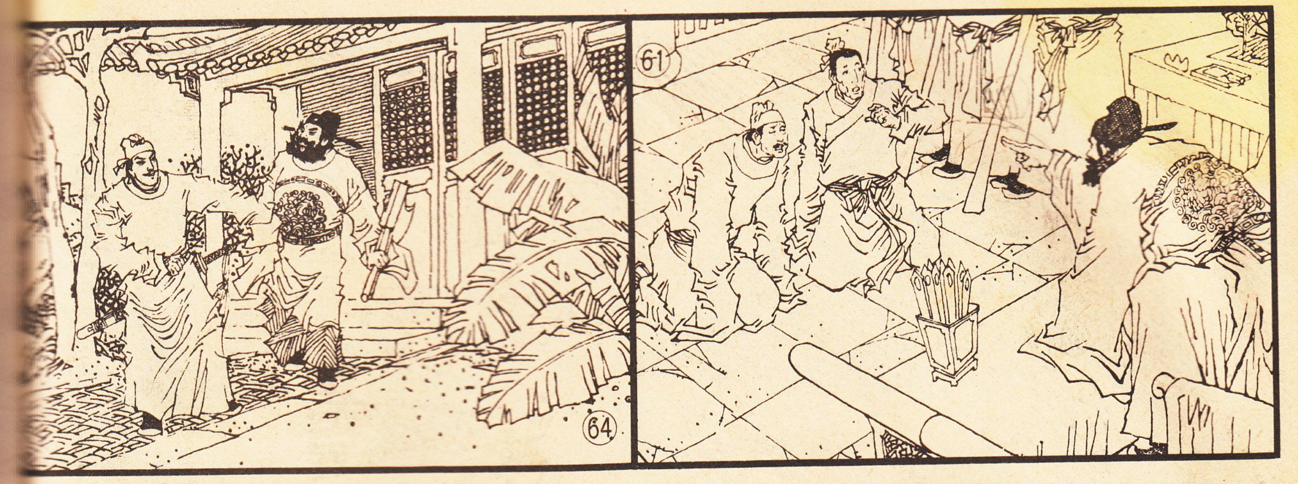
56　李逵闖進衙內，在大中知縣的椅子上坐下，喊人來回話。

59　差役等不敢不依，上前行禮。李逵又擺出升堂的架勢，要差役們擂鼓唱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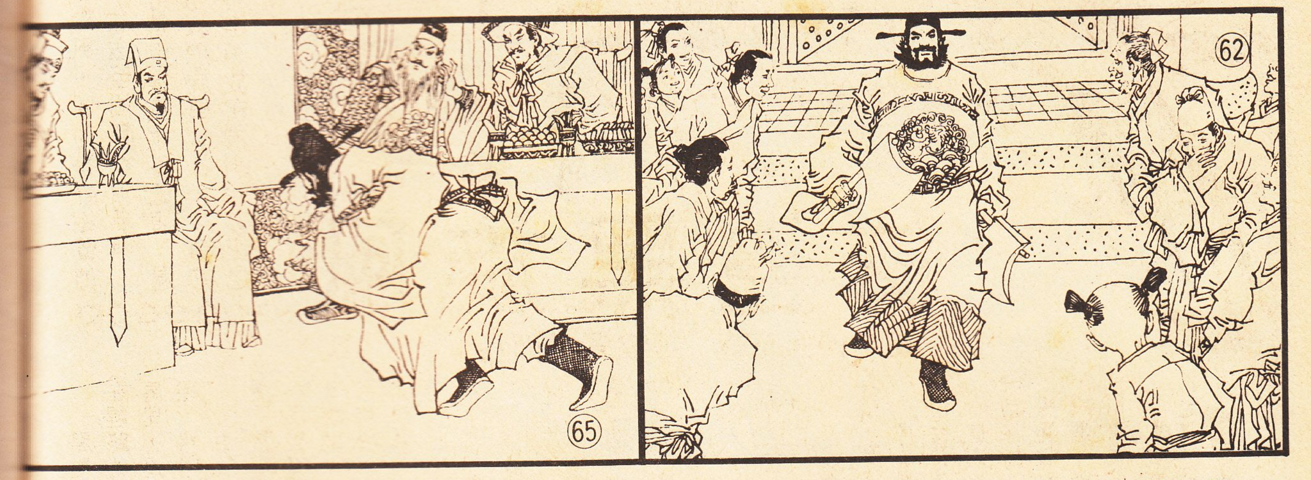
57　李逵不信，自己到後堂來尋，尋不着，却見紗帽、官袍、朝靴都在架上放着。

60　差役們不敢不依。李逵見了，哈哈大笑，吩咐放牌受狀。恰巧有兩人在衙前擠擁打架。李逵叫抓進來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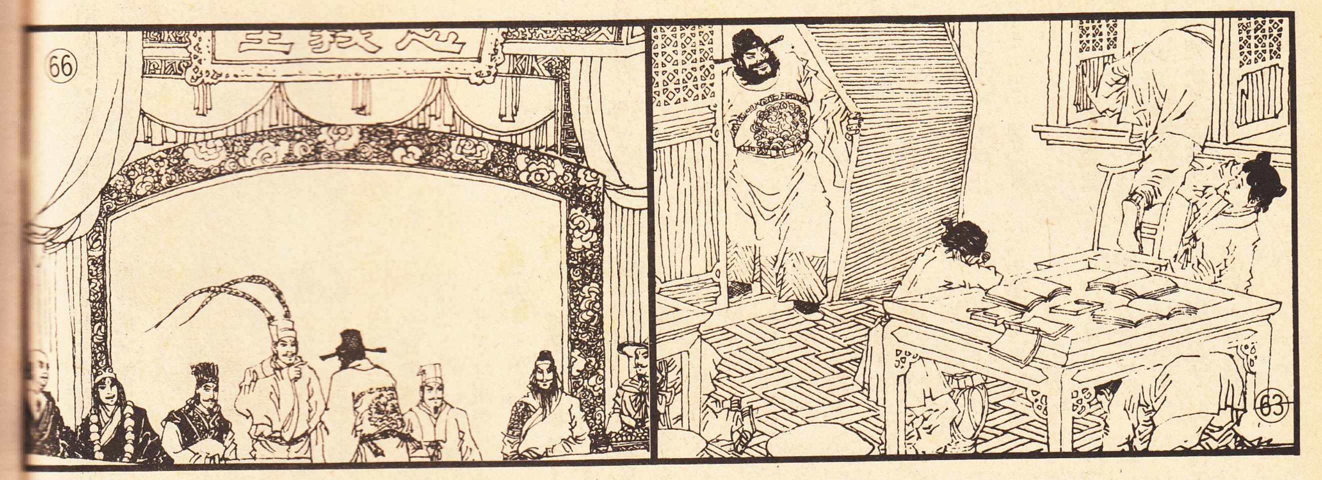
61　李逵問起情由，原告說被告先動手，被告說原告先罵人。李逵命令被告回罵一句，原告回打一拳，就算兩人拉平。

64　李逵一笑走出，正好遇上穆弘。穆弘說大家等他等得好生着急，一把拖住他就走。



62　李逵審畢，仍舊縣官打扮，大踏步走出縣衙。衙前百姓見了，都笑了起來。

65　兩人回到梁山泊，走進忠義堂。堂上正擺下酒宴，爲燕青賀喜。衆好漢看見李逵這樣打扮，不禁哄堂大笑。李逵搖搖擺擺來拜宋江，才拜了兩拜，便被官袍絆倒。



63　李逵在街上東張西望，忽聽一處私塾裏傳出讀書聲音。他揭起帘子走進來，嚇得老師跳窗而逃。學生們也跑的跑，藏的藏。

66　宋江斥責李逵不守紀律，私自下山，還到處惹禍；責令他必須向衆兄弟認錯謝罪。宋江還告誡李逵，以後不可再犯。燕青給李逵講情，李逵連連謝罪，說下次不敢。大家一齊入座，舉杯爲燕青賀喜。(本段完)



上文提要： 青龍幫幫主易天行約晤黑旋風，要他替奸相賈似道將一隻內藏密函的象牙盒送至伯顏承相手中，並四處散播謠言，引來江湖中人對其不滿，可是黑旋風並不低頭，還一掌將盒子拍碎……路見不平，唐家明出手相救黑旋風，二人冰釋前嫌，結為好友……黑旋風得悉碧玉豬已暗中將密函放在飛劍七彩燕之一的馬鞍綉囊中，遂決定與唐家明尾隨追截……

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雲中飄・文　可飛・圖

俠盜黑旋風

師父背道而馳　徒弟伸張正義

黑旋風和唐家明兩個人，本來也是在趕路的，可是他因為講話，已勒打了馬兒，這時，四匹馬疾馳而來，勢子快絕，轉眼之間，便已在他們身邊掠過。

由於馬匹的去勢絕快，似是一閃而過，接着漫天的塵土蓋了下來，唐家明與黑旋風兩人，立時側過頭去，在那一瞥之間，唐家明只看到，那四騎之中，為首的一個，是一個臉色紫紅，神威凜凜的老者。

而黑旋風則「咦」了一聲，道：「好啊！這四位高手也來了！」

唐家明問道：「那四個高手是什麼人？」

黑旋風搖着頭道：「你眼力太差了！第二個，腰際劍長得異常的，我看這是你的師父，一劍擎天申公豹。」

唐家明吃了一驚道：「你不要嚇我吧！」

黑旋風道：「原來也有令你害怕的人？」

唐家明苦笑道：「我師父極嚴厲的，再說，那一個做徒弟的不怕師父？」

黑旋風笑道：「你又沒有做錯什麼事，怕什麼？」

唐家明望了黑旋風一眼，心中所想的話，却沒有說出來，他心中所想的是，黑旋風在江湖上的聲名，就不大好的，只是介乎邪正之間，如果師父知道自己和他成了好朋友，更大為不妙。

黑旋風倒沒有注意到唐家明的神態，他只是道：「為首的那個便是著名的『開碑手』鐵中堂，後面的兩個，你一定也認識的，是你師父的好友，雙刀九連環古氏兄弟，他們一定也是為密函而來的了！」

唐家明再抬頭望去，只見那四匹馬，經已絕塵而去，馳出大半里外了。

黑旋風道：「奇怪！他們那麼匆忙，不是已得了什麼重要的訊息，便是和人有約在先，我們追上去看看。」

唐家明遲疑的道：「這個……」

黑旋風揚手一掌，拍在唐家明坐騎的股上，道：「這個什麼了！」

馬兒給黑旋風一拍，立即向前竄了出去，黑旋風緊接着抖韁趕了上來。

他們兩人疾馳了兩里左右，只見道旁有一座大莊院，古樹森森，但是那莊院中，却又有馬嘶聲傳了過來。

黑旋風立即勒住了馬，高興也道：「他們一定在這裏，快去！」

他們兩人撥轉馬頭馳向前去，不會，他們已衝進了莊子，只見莊中的房屋，也大都傾坍，在一個長滿了雜草的廣場上，拴着十來匹馬。

一看到那些馬，黑旋風哈哈一笑，大聲道：「我料得不錯，飛劍七彩燕果然就在附近！」

黑旋風果然目光銳利，一眼便認出其中的幾匹馬是飛劍七彩燕的。

唐家明也跟了過來。黑旋風一欠身正待下馬，只見在已傾坍了大半的大堂中，人影連閃，七條俏生生的人影，已一起探身出來。

那七條人影，自大堂中疾步的走了出來，直來到廣場之上，剎那間，嬌叱

連聲道：「黑旋風，原來是你！」

黑旋風答道：「可不是我麼？」

就在兩人說話之間，又見旁邊有數人直奔了過來，那正是開碑手鐵中堂及一劍擎天申公豹，和雙刀九連環古氏雙雄等四人。

唐家明一看到是師父來了，連忙翻身下馬，朗聲叫道：「師父！」

一劍擎天申公豹走出來之際，面上的神色仍然十分嚴肅，乍聽得「師父」那一聲喚叫，不禁呆了一呆，及至看清楚是唐家明時，更加驚訝，道：「咦！你怎麼會到這裏來？」

唐家明心想，自己和黑旋風在一起，這件事師父遲早都會知道的，倒不如一見面就說明了，免得他日追問起來，更不好解釋。

是以他笑着說道：「我是和赫大哥在一起，是來找紫姑娘她們的。」

那知道唐家明這一句話才出口，申公豹的面色便陡地沉了下來，更加令人望而生畏，唐家明的心中，登時打了一個冷顫，暗叫不妙。

果然，只聽得申公豹厲聲喝道：「什麼赫大哥？」

唐家明一見師父發怒，怔住了作不得聲，黑旋風「哈哈」一笑道：「令高足口中的赫大哥，就是我區區在下！」

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一劍擎天申公豹的面色更加難看了。

黑旋風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他身形一動，飛劍七彩燕立即展開身形將他包圍起來，而古氏雙雄、鐵中堂等三人，也是神色緊張。

古氏兄弟兩人互相望了一眼，各自向前跨出了兩三步，他們二人腰際的長刀刀柄之上，各繫着九個黃澄澄的金環，每個直徑兩寸，一旦行動，「叮叮」之聲不絕於耳，極其奇特。

黑旋風雖然是被包圍在中間，但是他胸有成竹，是以不慌不忙的又道：「在下和易天行手下幾個人物交手，令高足曾兩度解圍，是以我們成了莫逆之交！」

一劍擎天申公豹冷冷的道：「閣下是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小徒高攀不起了！」

黑旋風也不以為意，只是淡淡的一笑，那一邊，紫飛燕却已叫了起來，道：「申大俠，別聽他花語巧言，他和易天行，根本是一丘之貉！」

這句話出自紫飛燕的口中，黑旋風聽在耳裏卻像若無其事般，反而在一旁的唐家明却已漲紅了臉，道：「胡說，他不是！」

申公豹立即向唐家明厲聲叱道：「住口！」

唐家明雖然是受了委屈，但是師父一叱責，他也不敢再說話，只是狠狠的瞪了紫飛燕一眼，紫飛燕則傲然昂首，一派不屑的神氣。

申公豹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赫朋友，江湖上都傳言奸相賈似道私通金國的一封密函在你手中，你還是交出來吧！」

赫青鋒道：「那是易天行的奸計，知道我向來獨行獨往，是以故意這樣說的，好令江湖上的英雄將目標集中在我身上，以利他們暗渡陳倉之計！」

在申公豹身邊的鐵中堂「哼」地的一聲道：「這幾句話，是三歲小孩子也會說！」

赫青鋒仍然是淡淡的一笑，道：「這封密函，易天行知道，就算造了謠言，稍有頭腦的人，也不會輕信——」

他才講到這裏，飛劍七彩燕首先怒喝了起來，因為她們全都相信黑旋風不是個好人，黑旋風那樣說，分明是繞着彎兒，駡她們沒有頭腦！

在飛劍七彩燕怒叫聲中，申公豹擺擺手道：「且聽他說下去！」

赫青鋒不徐不疾道：「而他們自己護送，却又目標太大必遭阻截，是以他們想出一個妙計，一路上便可以風平浪靜了！」

申公豹略為怔了一怔，道：「什麼好辦法？」

黑旋風赫青鋒道：「那辦法倒簡單得很，他們將那封密函，放在一個定然要北上的人身邊，而這個人，又絕不會引起他人懷疑的，那麼，那封密函就可以安然帶到金兵交界之處了！」

申公豹、鐵中堂及古氏雙雄四大高手，聽了黑旋風的話，都呆了一呆，他們全是半生闖蕩江湖的人物，武林閱歷是何等豐富，自然聽出黑旋風的話，不無可信之處，是以一時之間，盡皆沉默了起來。

然而飛劍七彩燕却全是初出道的娃兒，再加上她們對黑旋風早有成見。一聽之下，又紛紛的喝駡起來，其中一燕叫道：「在什麼人處，你倒要說出來聽聽！」

黑旋風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就在七位處！」

紫飛燕首先大怒，一揚手，綢帶裹着利劍，已然疾揚了起來。

黑旋風喝道：「那是我們從碧玉豬和易天行密談時偸聽到的，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唐家明也在一旁的叫道：「喂，妳們找也不找，就向人家動手，妳們到底講不講理的？」

紫飛燕手臂一沉，將劍收了回來，道：「好，你說！那封密函在我們七人中何人之身上？」

一劍擎天申公豹又向唐家明瞪了一眼，面上的神色，大是惱怒，唐家明心知師父定然不喜歡自己幫着黑旋風說話，但是他為人正直，既然已相信了黑旋風，看到飛劍七彩燕動不動就出手，自然忍不住開口。

紫飛燕一喝，黑旋風笑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只知道在妳們馬鞍旁邊的綉囊之中，那是碧玉豬在鎮上，趁妳們不覺的時候，溜進馬房放進去的，然後，他再冒充是紫老爺子的舊識，前來挑撥妳們和我動手！」

紫飛燕等七人，聽得黑旋風這樣說法，全都將俏臉漲得通紅。

要知道，如果黑旋風所說的是實話，那麼，她們可以說是大大的丟人，她們全都年紀輕輕，經驗不足的初出道娃兒，再加上好勝心强，丢人是丢不起

的。

一時之間，她們七人面面相覷，紫飛燕「哼」的一聲，道：「若是你胡說八道，又當如何？」

黑旋風是胸有成竹，是以他雙手一攤，道：「如是我胡說八道，就算我是易天行的同黨，那封密函就在我的身上，那又如何？」

飛劍七彩燕中，其中二燕咕嚕的道：「你本來就是易天行的同黨！」

黑旋風乃是武林一流高手，自然不會和女娃兒鬥口，是以他只是淡淡一笑，紫飛燕和其他幾個少女，已發出了一聲唿哨，她們騎的馬兒，全是她們自小訓練成熟，是以她們才一聲唿哨，那六匹馬兒便一起馳飛過來，最後一匹馳到的，却是唐家明騎的那一匹，那馬兒直跑到了紫飛燕身邊，紫飛燕拉住了那馬兒的韁繩，輕輕撫着馬頭，一面又狠狠的瞪了唐家明一眼。

唐家明一點也不客氣，也是照樣一瞪，回敬過去。他們兩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兩人大家一瞪眼之間，彷彿都已知道對方的心事，都在說什麼似的。

而紫飛燕在唐家明的一瞪眼，彷彿聽到了唐家明在說：「要不是妳們蠻不講理亂動手，我怎會騎走了妳那匹馬兒？」

是以他們兩人在互相瞪了一眼之後，立即各自側過頭去。

這些情形，自然是只有唐家明與紫飛燕兩個人才明白，別人根本沒有注意他們，別人看到了馬兒跑了過來之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些馬兒身上。

紫飛燕轉過了頭去之後，道：「將綉囊中的東西全部取出來，讓赫大俠過目。」

黑旋風只覺得好笑，他道：「不敢當得很！」

紫飛燕冷笑着，仍然是不斷的輕撫她心愛的馬兒頸上的鬃毛，那六個少女將綉囊中所有東西相繼取了出來。

突然之間，只聽其中一燕陡然叫了起來，道：「這是什麼？」

她一面叫，一面揚了起來，在她手中的正是一個有火漆封口的信封！

那少女一揚手，鐵中堂、申公豹及古氏雙雄和黑旋風五人，便一起掠了過來。

飛劍七彩燕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全都說不出話來。

鐵中堂一掠到了那少女的近前，一伸手，便將那封信接了過來，說道：「自然是那封密函了！」

申公豹道：「果然是在這裏！」

紫飛燕連忙道：「我們根本一點也不知道！」

黑旋風回頭一看，只見紫飛燕滿面通紅，像是立即要哭出來一樣。他不禁笑道：「妳們當然不知道，那本來就是碧玉豬的奸計。」

申公豹在一旁道：「鐵大俠，我們已得了密函，快快啓程，趕回京去！」

鐵中堂仍在翻來覆去的看那封信，那信封厚厚的，顯然裏面有着不少信紙，但是信封上，却一個字也沒有，而且在火漆上，也沒有印記。

鐵中堂雙眉略揚，道：「拆開來看看奸相和金國，如何私通法？」

申公豹沉聲道：「這不太好吧！」

古氏兄弟齊聲道：「看看又何妨？」

赫青鋒道：「請問四位曾和京中何人聯絡過？這封密函關係重大，非同小可的！」

因爲在黑旋風的指引下，果然找到了密函，是以四位大俠對黑旋風的態度，已比先前好多了。但是，申公豹始終十分冷淡，他道：「我們和一位忠臣已有了聯絡，他一得了密函，立即奏上朝廷。」

赫青鋒點點頭道：「這是對付奸相最好的辦法，但我以爲，事關國運，我們全是草莽中人，雖然盡力，但不應干聞，這封密函還是不要拆看的好。」

赫青鋒有時十分狂野，但是他却是個十分聰明的人，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得體，本來要將信拆開來看的鐵中堂和古氏兄弟一聽，立時齊聲道：「赫兄弟說的是，趁易天行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得趕快回京去！」

鐵中堂一面說，一面已將那封密函放在懷中，可是就在這時，只聽得紫飛燕突然道：「鐵伯伯，且慢！」

鐵中堂呆了一呆，道：「怎麼樣？」

紫飛燕先向赫青鋒橫了一眼，才道：「這封密函，既然是碧玉豬的奸計，放在我們這裏的，赫大俠又如何能知道？」

赫青鋒皺皺眉頭道：「我是偷聽到的！」

紫飛燕冷笑了一聲道：「這樣的機密大事，事關奸相的生死，碧玉豬又不是不知道有人想搶奪，他怎應隨便講了出來？」

黑旋風赫青鋒不禁歎息一聲，心忖這幾個女娃子，倒眞是纏上了人，眞是無休無止的，他也懶得再解釋，只是淡淡的一笑，便向外走去。

黑旋風本無意在這件事上求什麼名與利，他拒絕與易天行合作，又設法追回了密函，現在有四名大俠護送密函回京，那是再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以黑旋風的性格而論，就算沒有紫飛燕的咄咄迫人，他也一定會飄然而去的。

黑旋風一面向外走去，一面聽得鐵中堂道：「飛燕，依你說，應該怎麼樣？」

紫飛燕道：「我看其中有詐！」

申公豹一揚眉道：「有詐？難道妳說這封密函裏面有問題？」

紫飛燕道：「姪女大胆說一句，正是如此，只要騙得四位回京去，易天行他們不是可以爲所欲爲，達到他們的目的了麼？」

黑旋風一直的向外走去，已經走到馬兒身邊，他回過頭來，向唐家明揚了揚手。

在他向唐家明揚手之際，他看到鐵中堂拿着那封密函，正在猶豫不決，同時也看到唐家明望着他，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可是，顯然礙於他師父在身邊，是以不敢公然走過來向黑旋風道別。

黑旋風揚了揚手之後，轉回頭去。

在他轉回頭去的刹那間，他聽到了嗤的一聲响，他知道鐵中堂已撕開了密函。

黑旋風赫青鋒也不在意，於是身形一縱，飛身上馬，可是他剛一在馬背上坐定之際，便聽得所有的人，都發出一聲怒喝之聲來。

在所有怒喝聲中的人，只有一個人是驚呼，黑旋風也聽得出，那便是唐家明。

黑旋風陡地一怔，立時轉過頭去，只見人影亂閃，十多個人一齊向他撲了過來。驚得他那匹馬兒，一聲長嘶，人立了起來。

黑旋風於是連忙勒住了馬頭，飛劍七彩燕和四位大俠及唐家明，已然到了身邊，把他圍住了。

黑旋風在刹那間，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那只是極短的時間的事，他已明白了，因爲他已經看到了鐵中堂滿面怒容；手中捏着兩張白紙，那兩張白紙上，半個字也沒有！

黑旋風可是突地一怔，在那一刹那間，也看到了唐家明，唐家明那時臉上的神情，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一個人只有在受到了極度欺騙之後，臉上才會有那樣憤怒的深切的自責。

黑旋風一生之中，雖然不知曾見過多少大陣仗，但是在這時，他也呆住了，刹那之間，他的思緒，混亂到了極點。

他心中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明明聽到碧玉豬對易天行說的，莫非是紫飛燕早已發現了密函，將之換去。

黑旋風立時否定了這個想法，這是不可能的。

黑旋風知道是不可能的，飛劍七彩燕雖然刁蠻成性，但是也決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那麼，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黑旋風究竟是個聰明的人，突然之間他明白了，他完全明白了，他抬起頭來，可是，當他抬起頭來，看到圍住他那些人的神色時，他知道，他想要將這件事解釋清楚，眞是不容易之事情！

這時，每個人都不出聲，只是冷冷的望着黑旋風，黑旋風先是苦笑了一下，道：「各位，信不信由你們，我上了人家的當了！」

黑旋風話一出口，紫飛燕便道：「鼎鼎大名的黑旋風，也會上了人家的當？」

這時，申公豹厲聲的道：「黑旋風，你快從實招來！」

申公豹一面說，一面手臂一揮，劍已半出鞘，他雖稱「一劍擎天」，在劍法上自然是有過超人之本領。這時一劍才半出鞘，氣勢已然非凡。

赫青鋒的面上，泛上了一絲苦笑，這時候，他什麼人都不望，只是向唐家明望了過去。

當他的目光和唐家明接觸之際，他又苦笑了一下，道：「我上當了！」

當唐家明看到了鐵中堂手中揚起了只是兩張白紙之際，他心中的震盪、悲憤，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的第一個想法便是，赫大哥騙了他！

當黑旋風第一次說他上當了之際，唐家明的情緒，還在極度激動之中，根本未曾聽進耳中去。

可是，這一次，黑旋風又向着他，說他上了當，却是大不相同了！

要知道這時，不但一劍擎天申公豹，劍已半出鞘，飛劍七彩燕的七條絲帶連着利劍已經抖了起來，雖然還未發動攻勢，但是劍在半空之中，盤旋上下，劍身映着白光，精光閃閃，也極其駭人。

其餘古氏雙雄，鐵中堂都已蓄勢待發，立時便可以動手。

這許多人，不動手則已，要動手的話，動手的對象，當然是黑旋風。黑旋風可以說是身陷重圍，那情勢比諸他被易天行的手下包圍更嚴重得多了！

可是，黑旋風在這種情形下，卻像是他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唐家明一人向着他，說他上當了，唐家明心頭陡地震盪了一下之後，立即便明白，在黑旋風而言，受高手的圍攻，他並不放在心上，如果唐家明誤會他，那才是十分重要的事！

唐家明想到這一點，心頭的激動，更是無以復加，立即失聲道：「師父，各位，先別動手，赫大哥說他上了人家的當，其中必有原委！」

唐家明當着這麼多人，爲黑旋風爭辯，而且還稱黑旋風爲「赫大哥」，那是表示他的心中，仍然相信黑旋風的話。

黑旋風赫青鋒吁了一口氣，他還沒有開口，申公豹已怒喝道：「家明，不准你和這種人稱兄道弟。」

黑旋風淡然一笑道：「唐兄弟，算了，我就是說了，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唐家明因爲心情激動，面色灰白，他頓足道：「你如不說明，他們……」

唐家明的話還沒有說完，申公豹又是大喝一聲，手臂向上一提，「錚」的一聲，精光一閃，劍已出鞘，劍一出，立即一劍向黑旋風刺了過去！

申公豹那一劍的力道雄厚，眞是非同小可，劍身竟然發出「嗡」的一聲响，而且，申公豹一出劍，飛劍七彩燕也齊聲嬌叱，一起壓了下來，劍光交錯，宛如一張由利劍組成的網兒一樣，當頭向黑旋風罩下。

以黑旋風的武功而論，如單獨對付申公豹或者單獨對付飛劍七彩燕，都還可以游刃有餘，但是此際，七劍自上而下，另一劍又平平刺到，他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就在申公豹一劍甫出之際，黑旋風身子陡然向後一躬，疾退了開去。

這一退，不但避開了申公豹那一劍，而且連飛劍七彩燕的劍網也一起避了開去。

可是，就在黑旋風身形一退之間，只聽得在旁的鐵中堂一聲大喝道：「看掌！」

只見鐵中堂雙掌一錯，身形微矮，「呼呼」兩掌，已然疾推而出，他不但發出兩掌，而且整個人，隨着那兩掌之勢，向前疾撲了過來。

黑旋風身形未穩，兩掌已然迫近，他只得突地轉身，一手提着黑披風疾揚了起來。

只聽「啪啪」的兩聲響，鐵中堂兩掌擊在黑旋風的黑披風之上，黑旋風這樣總算擋住了鐵中堂那兩掌，然而，又聽得「嗆啷啷」連聲響，古氏雙雄的雙刀，已然一前一後的砍到。

黑旋風大叫一聲，身形向上疾拔而起，筆直的拔高了七八尺，古氏雙雄的雙刀便砍空而過，黑旋風兩面受敵，眞是四面楚歌，但是一上來，對方各攻了一招，居然是被他躲的躲、避的避、閃的閃、擋的擋，全被黑旋風化解了，他能獨來獨往，橫行江湖，自非倖致的。

可是，待在到了半空之中，形勢對他卻更糟糕了！

黑旋風不是不知道這一點，然而爲了避開古氏雙雄，他又不得不如此。他一到了半空，七彩燕七劍已身形閃動，於電光石火之間，在他的身下圍成一個圓圈，抖起利劍，自下而上，一起向他攻來。

黑旋風自高而下，向下望去，只見七段彩帶，七柄利劍一起向上抖來，宛如地上忽然開了一朵奇異的花朵一樣，好看極了。

但黑旋風也知道，好看歸好看，但他的處境也凶險極了。

那七柄利劍攻擊的範圍，只有丈許方圓，黑旋風自然也可以淩空一翻，翻出丈許開外。然而，下面卻有四大高手，在虎視眈眈着。

黑旋風陡地一聲長嘯，他的身形還是向後的翻了出去，但是，在翻出之後，他的身形立時縮作一團，竟然像一塊石頭一樣，自半空中直墜而下。

這一下，令得鐵中堂等四大高手，盡皆一呆，而就在四人一呆之間，黑旋風已砰地一聲，跌倒地上，只不過才一沾地，身形便彈了起來，斜斜掠向紫飛燕那匹駿馬！

紫飛燕立即叫道：「他要逃了！」

申公豹劍走斜鋒，古氏兄弟立即衝了上來，雙刀攻向黑旋風的去路，鐵中堂的雙掌也自側面攻到。

但黑旋風卻全然不理，他這時不理會四個人的攻勢，是極危險的事，但這時，他至少還有掠向馬匹的逃走機會，如果他一理會四人的攻勢，他連這個逃走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身形向前疾掠而出，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嗤」的一聲響，申公豹的長劍，已在他背上劃了一道血口子，鮮血迸濺。

但四人齊攻，也只有申公豹一人得了手，黑旋風的身手奇快，雖然中了一劍，但仍向前疾掠而去，就在鮮血迸濺之中，他已上了馬背，一拍馬背，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疾衝了出去。

飛劍七彩燕立即向馬羣掠去，尖叫道：「快追！」

自申公豹出劍，到黑旋風逃走，雖然是各自動手，出手都是淩厲非常，驚心動魄，但這只不過是極短暫的時間，唐家明一直只是呆立着，眼看他的赫大哥遭衆人圍攻，心中難過之極。

及至黑旋風受了傷，他心頭更加震盪，想着要不顧一切的出手幫助黑旋風了！

恰好黑旋風一受了傷便騎上了馬背，立時逃走，飛劍七彩燕還要去追，唐家明突地一擺手中長劍，一聲大喝，道：「別追了，他已受了傷，還追什麼？」

紫飛燕怒道：「就是受了傷才要追！」

唐家明厲聲喝道：「他說上了人家的當，你們也不聽他解釋就動手了，這算是什麼？」

紫飛燕一聲冷笑道：「你在責備什麼人？可是連申大俠在內麼？」

紫飛燕這句話一出口，唐家明陡然身形一震，飛劍七彩燕本來還在七咀八舌，這時也靜了下來，唐家明面色蒼白的呆站在當場。

唐家明不敢抬起頭來，因爲他知道，師父的責備一定很嚴厲的，他儘管低着頭，但臉上的神色卻是一片倔强。

他等候師父責備，可是他聽到的，卻是師父一陣的冷笑聲。

接着，便聽到申公豹道：「鐵大俠、古老大、古老二，你們看到了沒有，做人的師父，結果便是那樣！」

唐家明充滿了委屈，忙抬起了頭來，悲聲叫道：「師父——」

可是他才叫了一個字，便聽到申公豹怒喝了起來，長劍突然揮出，他這一劍，乃是揮向地上，刹那間，沙石亂飛，塵土飛揚。

唐家明完全怔住了，而就在他發怔之間，「錚」的一聲響，申公豹收回了長劍入鞘，唐家明低頭看着，只見他和師父之間，地上出現了一道五尺來長、極深的劍痕來。

唐家明整個人也怔住了，他知道師父這一劍刺向地下是什麼意思。

一劍擎天申公豹的面色亦極其難看，他大聲厲喝道：「唐家明，你就跟黑旋風去吧！」

唐家明的咀唇掀動着，他想說什麼話，可是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只是呆呆的站着，什麼也不望，只是看着地上那一道很深的劍痕。

那是他師父用劍劃出來的劍痕，這一道劍痕，隔在他和師父中間，那表示，師父和他的師徒之情，已經在這道劍痕劃下之際，從此以後師徒關係斷絕了。

他，唐家明從此成爲一個被師父逐出了門牆的人了！

被師門逐出之後，會有什麼結果？呆呆地站立着的唐家明，完全可以想像出來，從此，江湖上名門正派的人，會看不起他，就算不將他列爲敵人，也一定敬鬼神而遠之，說不定若干年後，有名門正派的弟子，和他在一起，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

對於一個出身名門正派的人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但是，唐家明只是呆呆的站着，在刹那之間，他只有驚愕、激憤，而絕無後悔！

因爲他相信黑旋風，更相信他的赫大哥是上了人家的大當，相信黑旋風不會是易天行的同黨。

＊　＊　＊

那時候四周靜到了極點，只聽得風吹蓑草發出颯颯的風聲，唐家明呆立了許久，他並不向師父哀求什麼，自他平板而漠無表情的臉上，甚至看不出他心中正在想的是什麼。

只見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然後，就轉過身來，又停了一停，方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他才走了兩步，便突然聽了一聲嬌叱。

紫飛燕在他身後叫道：「唐家明，你和申大俠絕交，已無甚關連，此後可得小心點，別再犯上我們！」

紫飛燕的話，這樣的驕妄，這樣難以入耳，但是唐家明却像是完全未曾聽到一樣，只不過他的臉上，泛起了一個高傲而漠然的微笑來。

唐家明走到了一匹駿馬身旁，那匹馬是黑旋風騎來的，黑旋風受傷之後，走得太匆忙，並未騎上了他自己的馬，唐家明伸手緩緩的撫着馬頭，然後翻身上馬，抖韁疾馳而去。

一劍擊天申公豹在地上劃出了一劍之後，一直面色鐵青的站在當地，直到這時，唐家明走了，他才發出了幾下激憤之極的冷漠聲音來，臉上神色更加難看了，鐵中堂在一旁，長嘆了一聲，道：「申兄，其實，你也不必那麼認眞……」他這一句尚未講完，申公豹又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鐵兄，如果你當我是朋友，便再也別提此事了！」

鐵中堂略爲呆了一呆，他和申公豹多年交情，自然深知申公豹的脾氣，是以也不再說下去，申公豹慢慢地還劍入鞘，向馬匹走去，紫飛燕道：「申前輩，我們雖然來到這裏，但是那封密函仍未到手！」

申公豹轉過頭來，道：「我們再分頭去追！」

紫飛燕冷笑道：「照我看，密函就在黑旋風身上，或者唐家明身上亦未可料。」

申公豹的面色本來已漸漸緩了過來，可是他一聽到紫飛燕如此一說，又變得極其難看，道：「紫姑娘，唐家明誤交匪友，我將他逐出門牆，但是他絕不是喪心病狂賣國求榮的人，這我倒是相信得過他的！」

紫飛燕的脾性是何等暴烈，他幾時曾被人這樣當面搶白過？

可是此際，搶白她的偏偏又是她師父的摯交，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一劍擊天申公豹，她再胆大任性，也不敢放肆，一時之間，她氣得俏面煞白，轉過身去，嬌聲叱道：「我們走！」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七人身形一齊掠起，到了馬旁，各自飛身上馬，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連聲，蹄聲不絕於耳，飛劍七彩燕已策馬馳出了莊門。

她們馳出的方向，正是黑旋風和唐家明馳出的方向，顯然她們追赫、唐兩人而去。

待到七彩燕走了之後，申公豹和鐵中堂兩人才齊聲長嘆了一聲。古老大道：「我看碧玉豬詭計多端，這封密函又關係重大，必無如此兒戲之理，我們還是留心易天行這一幫人的動靜，較爲好些！」

鐵中堂點點頭道：「古兄說得有理，我們再向前去，前面有一座鎮甸，乃是必經之路，又是金、宋交界之地。」

一劍擊天申公豹與古老二都沒有再說話，顯然是已同意了兩人的說法，他們一起上了馬，向北馳奔而去。

廢莊在各人相繼離去之後，依然顯得那麼荒涼，枯黃的野草，在發出簌簌的響聲，看來是一個人也沒有的了，然而，就在申公豹等四人離去之後，在草叢中無聲無色的鑽出一個像野豬一樣的人來。

那人身形肥胖，但行動頗爲靈活，雙目有神，眼珠轉動不已，戴着一頂帽子，帽中間嵌有一塊碧玉，他不是別人，正是那詭計多端的碧玉豬。

只見他一出草叢之後，面上帶着陰森詭異的笑容，身形一轉，便向莊後掠了過去。

他人雖胖但身形極快，一個起伏之間，少說也可以掠至丈五六之外，瞬即便到了莊子後面的一片密林之中，將手放在口邊發出一聲唿哨。

隨着他的唿哨聲，只聽得「啪啪」之聲不絕，自樹上跳有十來個人來，爲首的那個正是易天行，易天行一下來便道：「怎麼了？我們在樹上，只見到一撥撥人的離開，究竟事情發展如何？」

其餘人的臉上，也都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情來，碧玉豬道：「黑旋風眞是了不起，他已經知道中了我的計了！」

有人笑道：「既然他中了你的計，那還有什麼了不起可言？」

碧玉豬得意的笑了起來，道：「不是我自己誇口，天下能不中我計的也難找幾人，只不過中計之後，立刻明白是已中計者，像黑旋風那樣，已經算是不容易的了！」

這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易天行也笑着，道：「好了，別再吹了，黑旋風走的時候，好像是受了傷，是不？」

碧玉豬點頭道：「是，他的背上中了申公豹一劍。」

易天行雖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聽得碧玉豬那樣說，他也不禁大吃一驚，道：「中了申公豹一劍，還能夠策馬飛馳而去，這人的本領，也眞是厲害得很！」

碧玉豬點點頭道：「不錯，他確是傷得很重，他走了之後，那姓唐的小子，被申公豹逐出門墻之後，也跟着去追尋黑旋風了，而飛劍七彩燕則去追他們兩人，申公豹、鐵中堂及古心雙雄，到前面的鎮甸到等我們了。」

易天行皺着眉，道：「你弄了半天，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處！」

碧玉豬哈哈的笑了起來，道：「易帮主，怎麼沒有好處，你想想，飛劍七彩燕追上了黑旋風及姓唐那小子，必然大

打出手，那時如雙方不念舊情，一定各有死傷，到時我們再趕上去，豈非可以將他們一起收拾了？」

易天行大喜，笑道：「我明白了，你是說，任由申公豹他們在前面大鎮上乾等，我們在解決那一批人之後，再抄小路，越嶺前往？」

碧玉豬拍着手，道：「正是如此，這樣一來，可謂神不知鬼不覺，就算有人發現了黑旋風、唐家明和飛劍七彩燕的屍體，也只是以為他們因自相殘殺而死，決不會懷疑到我們身上。」

易天行甚是高興，道：「如果大功告成之後，我必在相爺駕前，推薦閣下經天緯地的大才！」

碧玉豬連忙拱手道：「多謝，多謝！」

當下一批人自林中牽出了馬來，上馬向前疾跑而去，羣騎疾跑而過，塵土飛揚，蹄聲如雷，極其壯觀。

＊　＊　＊

黑旋風伏在馬背上，向前飛跑着，他的背上像是被火燒一樣的疼痛。

他的身形飛躍而起，雖然避開了申公豹主要的攻擊，但是申公豹的那一劍，仍然在他背上劃出了一道口子，幾近兩尺長，足有半寸深，鮮血一直汩汩地流着。

他伏在馬上，根本是無力策動馬匹，只是任由馬匹隨意奔跑而已。

等到一口氣跑出了三五里，他才勉力勒住了馬匹，直起身子來。

他不直起身子來還好，一直起身子，背後的那一陣劇痛，更令得他眼前一黑，他的武功再好，也是支持不住，在剎那間，他想伸手拉住馬韁，不致讓自己摔下馬背來，然而在他的手伸出之際，已不住的在發抖，一抓竟然抓了個空，他的身子一晃，還是滾下了馬背，「砰」地一聲，跌在路上。

在墮馬的一剎那，黑旋風還有知覺，為了不想背後的傷口，砸在地上，是以勉力扭了扭身，可是這勉力一扭身，卻反而牽動了他的傷口，那一陣劇痛，便是鐵漢也會忍受不住，何況這畢竟是血肉之軀，眼前一黑，在路上滾了幾滾，滾到路旁就昏了過去。

黑旋風一跌下馬來，那匹馬兒沒有人騎，撒開四蹄，又向前奔了出去。

黑旋風在昏迷過去之後，不知過了多久，才漸漸恢復知覺。

他首先感覺到的，就是背後傳來一陣清涼之感，那種熱辣辣的炙痛之感，已然消失了，接着，他才猛然想起，在他昏過去之後，曾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來，他連忙睜開眼睛來。

他看到的，是一盞燈火如豆的油燈來，而他就在一間極其簡陋的房子中，那房子除了一個土炕之外，其他什麼都沒有了，而他躺在炕上，黑旋風略呆了片刻，也不知是什麼人救了自己，但憑他的經驗而言，他卻知道，他背後的傷口，已然敷上了葯，極其靈效的刀傷藥！

就在這時候，黑旋風又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緊接着，一個人走了進來，那人一進屋子，揚起一掌，用掌風將燈撲熄了。

雖然那人一進來就把燈熄滅了，但是黑旋風還是認出那人正是唐家明。

黑旋風忙道：「唐兄弟，是你……」

唐家明直來到炕前，他的聲音之中充滿歡悅，道：「赫大哥，你醒了，幸好師父沒有向我追回他賜給我的刀傷藥，果真靈驗！」

黑旋風一聽，陡地一震，道：「你師父為什麼要追回賜給你的刀傷藥？」

在黑暗中，看不清唐家明臉上的神情如何，然而他的聲音，卻是出奇的平淡，他道：「我師父劃地為溝，與我斷絕師徒關係，將我逐出門牆。」

黑旋風赫青鋒的身形震了一下，唐家明並沒有說出他為何被師父逐出門牆，但是根本不用唐家明說明，黑旋風也了然於心中。

剎那間，黑旋風心頭一陣發熱，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才好，他一生浪跡江湖，向來是獨來獨往，可是現在，他卻交上了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朋友，唐家明為了維護他，而作出如此大的犧牲！

唐家明和黑旋風兩人都不說話，破屋之中，靜到了極點，只聽到一陣蹄聲，越來越近，唐家明這才低聲道：「來的是飛劍七彩燕！」

黑旋風「唔」地一聲，道：「是來找我的！」

唐家明道：「是來找我們的。」

黑旋風長長的嘆了一聲，道：「唐兄弟，說來真是慚愧，我竟然上了碧玉豬的當！」

唐家明道：「我也將你說過的事，詳詳細細地想了一遍，卻想不出碧玉豬怎樣引你上當的！」

黑旋風苦笑了一下，道：「碧玉豬詭計多端，確是名不虛傳，他先散佈謠言，說那封密函在我身上，轉移目標，我一到鎮上，他就知道了，他更知道，在挑撥我和飛劍七彩燕動手之後，我一定可以脫身，而且脫身之後，一定會去找他！

唐家明駭然說：「所以他故意和易天行說，那密函已放在飛劍七彩燕處，好讓你聽見而追上前去？」

黑旋風說：「正是如此，他這計中之計，直到我看到了密函之中只是兩張白紙，方始明白，而且，也釋了我心中的另一個疑團。」

這時，只聽得馬蹄聲在傳到極近之後，已停了下來，同時，聽得紫飛燕的聲音道：「這裡有幾間破屋子，我們且在此歇息一下。」

接着，各人便下了馬，牽着馬向前走去的聲音，黑旋風和唐家明兩人，心中都十分緊張，直到馬蹄聲遠去了，他們才鬆了口氣。

但他們仍然可以聽到七彩燕的說話聲，隱隱的傳了過來，甚至可以看到微光，可見得七彩燕就在離他們兩人不遠處的屋子歇宿。

唐家明略停了一停，才道：「甚麼另一個疑團？」

黑旋風道：「你還記得麼？在客店中的院子動手，易天行突然自窗中撲了出去，那一刀，我實在不易避得過去的，可是碧玉豬突然在屋中出聲高叫，易天行也突然收住了刀勢！」

唐家明道：「是了，他們不想殺你，他們明知你追上飛劍七彩燕之後，必然會自相殘殺！」

黑旋風「唔」的一聲道：「恐怕連那四大高手在北上途中，也在碧玉豬算計之內！」

唐家明默不作聲，江湖中人，他是見得多，但是如此工於心計的，他却未曾見過，這時，他心中實有一股駭然之感！

黑旋風又緩聲道：「在碧玉豬算計之中，我一定會死在四大高手之下，但却想不到你會帮我，使我能死裏逃生，那也算他倒霉了！」

唐家明道：「那你如何對付他？」

黑旋風忽然笑了起來道：「我們也得向他學習，算算他們下一步的行動，我猜他們也必定到了附近，說不定在那廢莊之上，我們自相殘殺，碧玉豬還看在眼中，心中正暗自高興哩！」

唐家明道：「那封密函，若是在易天行的身上，我們自然還要繼續北上！」

黑旋風道：「是，我們還要繼續北上，問題是他們走那一條路，飛劍七彩燕是追我們來的，四大高手必然是在大路必經之處，等候他們，易天行手下能人再多，和四大高手力拚，也沒有好處。」

唐家明究竟也是聰明人，黑旋風這一說，他馬上道：「你是說，他們會來追飛劍七彩燕？可是前面有高山阻路，他們如何過得去？」

黑旋風道：「他們可以翻過山去，而且我看他們必然是趁機消滅飛劍七彩燕，七彩燕落了單，這下子是十分危險了！」

黑旋風說到這裡，唐家明默默無語。

黑旋風笑道：「唐兄弟，她們就在附近，你不準備先去警告她們一下麼？」

唐家明哼了一聲，道：「她們要是肯聽我的話，那還好哩，只怕我的話還未說出來，她們就以爲易天行那帮人是我引來的！」

黑旋風道：「說得對，那我們只好暗中帮助她們！」

唐家明訝道：「赫大哥，她們值得我們帮助嗎？」

黑旋風的聲音，聽來仍然是十分平淡，他道：「她們以我們爲敵，但是我們既然知道眞正的敵人是易天行及碧玉豬，試問我們怎能坐視不理？」

唐家明呆了半晌，才感嘆道：「赫大哥，我今日才知道，眞正的大俠胸襟是怎樣的！」

黑旋風笑道：「你別捧我了，我是江湖上的怪物，怎當得起大俠的稱呼？」

唐家明的聲音，極其眞誠的道：「赫大哥，你是眞正的大俠，和那些沽名釣譽的，全然不同！」

黑旋風沒有再說什麼，這時候，又聽得有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

黑旋風和唐家明兩人，立時屏住了氣息，只聽得飛劍七彩燕那邊，也有人大聲道：「有人來了！」

接着，那邊也靜了下來！

可是那陣馬蹄聲，却來得十分之飄忽，分明是向前跑來的，突然之間，蹄聲靜寂，不復可聞。

唐家明奇怪的道：「咦！怎麼蹄聲忽然之間沒有了？」

黑旋風道：「那是來人認爲前面可能有人，跑出去，又步行而來。」

唐家明道：「那是易天行他們？」

黑旋風道：「大有可能。」

他一面說，一面支撐着身子，坐了起來，唐家明忙按住了他的肩頭道：「你傷重未復原，不可輕舉妄動。」

黑旋風笑道：「些微損傷，算得了什麼？要不，怎可在江湖上行走？如果來的眞是易天行、碧玉豬這一干人，我們不可力敵，只可以智取，先出去看看情形如何再作打算。」

唐家明攔不住他，只得讓他起來，他們兩人推開了門，悄悄向外走去，才一到了外面，就看到離他們不遠處的屋子之前，插着明晃晃的七根火把！

黑旋風笑了一下道：「這七個女娃兒，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一面說，一面四周張望，向前一指道：「我先攀上這株大樹上，你去多拾一些拳頭大的石塊來與我在樹上會合！」

唐家明答應着走了開去，黑旋風來到樹下，身形拔起，抓住了一根橫枝，身形一盪便上了樹上。

他才到了樹上，便看到有兩個少女走了出來，一個道：「奇怪，剛才明明聽到馬蹄聲，怎麼忽然之間，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另一個道：「自然是已繞道跑了過去，何必大驚小怪？」

兩人繞着屋子打了一個轉，又回去了。

黑旋風在樹上，只覺得好笑，他居高臨下看去，心知易天行等人不到則已，一到的話，一定會在屋前動手，旁人不說，他好歹要叫碧玉豬吃些苦頭，方洩心中之氣！

他等了極短的時間，只見唐家明攜着一袋石塊，已迅速爬上樹來，與自己會合。

唐家明上了樹，低聲道：「眞的有人來了，而且爲數不少，有十來個之多！」

黑旋風道：「好，只怕他們不來，他們既然來了，好戲也該上演了！」

他正在說着，只聽得有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黑旋風連忙住口，向前望去，只見三條黑影，疾竄了過來，黑暗之中，並沒有看得清楚他們是什麼人，只覺得他們來勢快絕，向前掠來，竟然就站在黑旋風和唐家明匿身那株大樹之下，望着那七枝火把。

他們到了大樹之下，黑旋風已清楚看出那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鐵掌銀彈曲中直。另一個，是出了名的人妖陰中陽，還有一個卻不認識。

這三人站在樹下，向着黑暗中在打

手勢，轉眼之間，又見七八條黑影竄了過來，將那間屋，團團的包圍着，貼牆而立，但是，屋中的飛劍七彩燕，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自咭咭的笑語連聲。

黑旋風看到這等情形，搖了搖頭，拿起一塊石子，向上一拋。

黑旋風拋起那塊石頭，無聲無息，向上直沒入黑暗之中，根本無人知道那塊石頭落了下來，「啪」地一聲，落在那屋子頂上。

那屋子的頂上，茅草稀疏，石頭落了下去，直穿進了屋子之中，頓時傳出幾下嬌叱之聲，齊聲道：「什麼人？」

黑旋風那塊石頭拋出之後，直飛向半空，接着便落進了茅屋之中，飛劍七彩燕，自然立即警覺，但是，在茅屋外的那一干人，卻並不知道。

及至飛劍七彩燕大聲嬌叱，在屋外的衆高手，齊都呆了一呆。

飛劍七彩燕一面呼喝，一面身形疾快的掠了出去。她們向屋外掠出來的勢子，頗是疾勁，令得屋前的幾個火把，火頭突然高竄，眼前突然一亮。

飛劍七彩燕竄至屋子旁邊，呼喝聲此起彼落。連在樹下的三個人，也一起向前迎了上去，黑暗之中，已有五六個人，疾掠而出，一下子已有十四人將飛劍七彩燕團團圍住。

在火把照耀之下，看得分明，只見易天行和碧玉豬兩人並肩而去，碧玉豬笑笑口吟吟，看他樣子，倒像是與多年不見的老友重逢一般。

飛劍七彩燕神色緊張，可是臉上仍然帶着一股傲氣，紫飛燕首先一陣冷笑，道：「易帮主，你終於親自出馬了！」

易天行桀桀的笑着，道：「妳們七人，在武林中也稍有名頭，自然得由我來送葬。」

碧玉豬在一旁哈哈笑道：「等妳們死了之後，就在此處，造一座七燕香塚，倒也是武林佳話！」

紫飛燕冷冷的睨着碧玉豬，目光中充滿了憤怒，可是碧玉豬却毫不在乎。

紫飛燕望了碧玉豬半刻，才道：「原來你眞的是碧玉豬，黑旋風雖然不是好東西，倒也沒有騙人！」

在樹上的黑旋風及唐家明聽得紫飛燕那麼說，也不禁氣往上冲，低聲道：「赫大哥，你可聽到，她還在駡你，倒該讓她吃點苦頭！」

黑旋風將聲音壓得更低，道：「唐兄弟，這不是鬧着玩的，易天行他們那麼多人，我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這裡眞的會添一座『七燕香塚』了！」

唐家明道：「我們如何出手救她們？」

黑旋風笑而不答，而就在他們兩人說話之際，只聽得紫飛燕一聲叱喝，她們七人各自背靠背，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七段絲帶繫着七支小劍，已然一起向外射了開去。

唐家明和黑旋風兩人在樹上，居高臨下，只見絲帶飄飄，利劍閃閃，自中心的小圓圈，向外散射開去，柔中有剛，剛中帶柔，確是好看極了，可知她們七人在一起，也着實不可輕視的。

飛劍七彩燕一出劍，圍在她們四面的人，一起散了開來，向後退出兩三步，卻是無人還手，而飛劍七彩燕在一輪搶攻之後，立即收回了劍，紫飛燕叱道：「是不敢與我們動手麼？」

碧玉豬笑得詭異，道：「那要看看妳們，可有什麼帮手再說！」

紫飛燕心中不禁一凜，她們是追着黑旋風而來的，鐵中堂的四大高手早已和她們分道揚鑣，這裡地近宋、金交界，十分荒僻，還會有什麼人經過，碧玉豬那麼說，分明是早有準備的了！

紫飛燕想到這一點，心頭不禁駭然，她沉聲道：「我們闖出去！」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她們應聲未畢，身形陡地展動，飛劍七彩燕，七個少女，自小在一起長大，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這時，她們仍然背靠背站成一個小圓圈，可是，却在迅速地移動着，在她們移動之際，有的向前，有的向後，無論怎樣移動，那個小圓圈却始終未曾散開來。

她們在移動之際，利劍又一起抖了起來。七個人聚成一個整體，再加上她們手中的絲帶，忽高忽低，忽長忽短，忽上忽下，飄忽不定，難以捉摸，自上面看下去，簡直就像是一個迅速滾動着的小劍球一樣甚難接近，轉眼之間，便被她們衝出了丈許之間。

黑旋風看到了這等情形，低聲對唐家明道：「難怪她們如此驕傲，確是有其過人之處！」

黑旋風那句話才出去，便聽得下面那個碧玉豬尖聲叫道：「取火把來！」

隨着他的叫聲，只見兩個身形高大的漢子，帶着「呼呼」的勁風，自人叢中搶了出來，那兩個人搶了出來之後，却並不是撲向飛劍七彩燕，而是向屋前的七枝火把，直撲了過去。

當他們來到屋前火把之處，在火光照耀之下，只見他們兩人腰粗膀圓，分明是天生神力的莽漢子。他們兩人的身形微俯，雙手齊出，各自握了兩柄火把在手，一個轉身，舞着火把便向飛劍七彩燕直撲了過去。

他們兩人向飛劍七彩燕撲近之際，四柄利劍已然「颼颼」由上而下向這兩個大漢直射而下，這兩個漢子卻像是全然不將那四柄利劍放在眼內一樣，仍然撩着火把，亂揮亂舞的衝了上去，刹那間，只聽得「噗噗」兩聲响，已有兩柄利劍刺進了他們的肩頭。

但是，就在此際，那兩個大漢手中的火把上的火頭，也已燒着了繫住那兩柄利劍的絲帶！

飛劍七彩燕爲了別出心裁，是以她們所用的兵刃也極其怪異，普天之下沒有人將鋒利無比的短劍，繫在絲帶之上揮動的，但是，她們偏偏要如此，而在她們苦練之下，也確是到了剛柔互濟，變化無窮之妙！

可是此際，絲帶一着了火，就什麼也完了，火頭一竄，那兩個少女急忙手臂一揮，抖起劍來，然而劍才抖到半空，那絲帶已被燒斷了，那兩柄利劍，去

勢未盡，「颼颼」地飄向半空之中。

紫飛燕一見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一驚，她們七個人，配合着天衣無縫動作，如今有兩個人失去了兵刃，頓時露出了極大的破綻，要知道她們的招式是十分飄忽的，旁人若是用兵刃來削斷她們的絲帶，非上當不可，然而碧玉豬卻看出她們的弱點，用現成的火把，使她們其中兩人失去了兵刃！

紫飛燕心中一急，一聲唿哨，那本是她們的信號，紫飛燕要她們一字兒排列，變換陣形之意，然而那時，那兩個大漢得手後，已退了開去，另外四個人却已經疾攻而上。

那兩個大漢肩頭受傷，鮮血汩汩而出，可是看他們的神情，却是若無其事。

只聽得他們一面後退，一面叫道：「火把使得！」

那四五名高手疾攻而上，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片刻之間，雙方互過了五六招，而易天行這方面，又有三五個人攻了上來，其中一個使鞭的，看到紫飛燕的絲帶下沉，以為有機可乘，揚起鞭來，便向絲帶纏去，却被紫飛燕手腕一沉，一劍便刺中了他的臉門，慘嗥一聲，即時死去！

混戰中，飛劍七彩燕倒也未處於下風，碧玉豬叫道：「快用火把！」

唐家明在樹上，急道：「赫大哥，他們再用火把，七燕就糟糕了！」

黑旋風道：「我們現在該出手了，先攻碧玉豬，你用石塊砸在他的頭上！」

唐家明於是立即抓起了一塊石頭，運氣聚勁，「呼」的一聲，拳頭大的石塊已自樹上直飛了下去。

碧玉豬不但詭計多端而且武功也高，石塊飛下，他立即驚覺，身形向側一閃，大聲叫道：「樹上有……」

可是他叫了三個字，便再也叫不下去，原來就在唐家明發出石頭之際，黑旋風早也計算好，石塊一飛下，碧玉豬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必然閃避開去，所以他就在唐家明發出石塊的同時，他也發了兩塊石頭，一左一右電射而出，算準碧玉豬避開的步位，不論是左是右總有一塊可以擊中他的！

就在碧玉豬大叫之際，一塊石頭，已恰恰擊在他的膝蓋之上，那一擊，立即將他的膝蓋擊碎、痛徹心肺，碧玉豬「人」字還未出口，便自痛得全身發抖，跌倒在地上。

然而，碧玉豬這一叫，立即便有四五個人，向着那株大樹撲了過來。

那幾個人在撲過來之際，一起抬頭望着樹上，只聽得「呼呼」連聲，樹上石塊飛下，那幾個人也非弱者，兵刃撩起，將飛來的石塊都擋了開去。

若是躲在樹上只有一個人，他們自然可以輕鬆避過，但是樹上却有兩個人，唐家明先發石塊，他們擋了開去，黑旋風同時也發出石塊，他們急切之間，兵刃却來不及阻擋。刹那之間，只聽得「叭叭叭叭」四下响聲，五個人中已有四個人，臉上被石塊擊中了。

唐家明的力度，何等强勁，石塊一擊中，那四人臉上鮮血飛濺，連慘叫聲也未發出，便自倒在地上。

其中一個，總算避得快，一側頭，石塊貼着他的左側面擦了過去，一陣發涼，伸手一摸，滿手是鮮血，左耳已然不見了！

那人嚇得呆了，一時之間，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竟然呆立當場。

而就在此際，又有一塊石頭飛下，「嗤」的一聲，直陷入他的臉門之中，那人身形一晃，便昏倒地上，刹那間，連碧玉豬在內，已有六個人非死即傷，易天行一干人又驚又怒，呼喝連聲。

而那時，一干高手，已自那兩個大漢手中，接過了火把來，又有人拔起了三柄火把，揮舞不止。

瞬即又有幾個人，傷在七彩燕的劍下，但是飛劍七彩燕之中，却又有三段絲帶被火把燒斷。

那五個失了利劍的少女，已施展小巧功夫，空手在和敵人拚搏。七燕的隊形散了，顯得十分之狼狽。

易天行、曲中直、陰中陽等人，一面呼喝，一面手揚處，數十枚暗器已向樹上激射而出。

然而，他們只知樹上有人，却不知人在何處，那數十枚暗器，一起射空，黑旋風則在樹上，縱聲大笑起來。

易天行怒喝道：「是黑旋風！」

紫飛燕奮力揮劍，刺傷了一人，道：「我們聚集在一起，別散開，有帮手來了！」

她一句話才叫出口，唐家明自樹上飛身而下，大叫道：「妳們也知道需要幫助麼？」

他自樹上一現身，又有十餘枚暗器向他電射而至，但是他身在半空，長劍揮動，將射來的十餘枚暗器一起擋了開去，身形甫一落地，一個打滾，「颼」地一劍，疾刺而出，陰中陽一個轉身，還來不及格擋，長劍已刺進了他的小腹中！

唐家明一躍而起，踢開了陰中陽的屍體，在那一刹那間，只聽得嬌呼連聲，已有兩個少女傷在敵人之手，唐家明疾衝而上，逼開了幾個人，長劍劍光霍霍，又傷了兩個對手。

這時，易天行手下，連他在內，一共有十四個人，現在倒有八九個受了傷，火把也即將燃盡，紫飛燕的飛劍神出鬼沒，轉眼間又殺了一人，黑旋風還未現身，形勢已然大變，易天行這方面也變得七零八落了！

易天行雙刀護住了胸前，在唐家明仗劍向他攻擊之際，陡地格開了長劍，叫道：「我們快退！」

碧玉豬在膝蓋被打碎之後，一直在地上掙扎着，這時，聽得易天行叫退，他忙道：「易帮主，帶我一起走！」

易天行雖然命令撤退，而且形勢確是不妙，但是他並未落敗，他身形一閃，便向碧玉豬掠去，可是也就在此際，黑旋風一聲大叫，從天而降！

黑旋風一落下，恰好落在易天行與碧玉豬之間，易天行雙刀護胸，一揮手，雙刀「呼呼」而出，直向黑旋風砍到，

黑旋風身形一轉，突然轉到碧玉豬之後，飛起一脚，將碧玉豬的身子踢得向上疾飛起來，易天行雙刀砍到，碧玉豬一聲慘叫，已被易天行雙刀硬生生的砍死！

易天行本來是想帶同碧玉豬一起走的，因爲碧玉豬一向詭計百出，易天行大有用到他之處，可是，却想不到黑旋風突然現身，而且突然轉到碧玉豬身後將他踢飛向前，衝了過來。

易天行雙刀的招數一使出，心中已知不妙，定睛向前看時，只見自己雙刀恰好砍在碧玉豬的頭顱上。幾乎未曾將碧玉豬的腦袋砍成三片。

易天行心中又驚又怒，可是他乃心狠手辣之人，在未曾砍死碧玉豬之前，他仍有利用碧玉豬的價值，自然不會將他殺死，但是既然錯手將他殺死了，他也沒有後悔悲痛之心，他只是看出了情形對他似乎不利，是以立時飛起一脚，將碧玉豬的屍體踢得飛了開去。

由於黑旋風傷重未復原，自樹上躍下、閃身、踢飛碧玉豬，皆用了不少氣力，這時正覺得背後傷口一陣劇痛，幾乎站不穩樁，等到碧玉豬的屍體被易天行大力踢出，向他壓來之際，他如何逃得開去？「叭」的一聲，碧玉豬的屍體撞在黑旋風身上，黑旋風「咕咚」一聲，跌在地上，而碧玉豬頭上湧出的鮮血，濺了他一身！

碧玉豬爲人奸狡無比，別人休想佔他一絲便宜，只怕他在生前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屍體會被人當作兵刃！

易天行一脚踢出之際，身形已立時後退，在他後退之際，他看到黑旋風被撞跌倒在地，極其狼狽，他立即想到黑旋風已身受重傷。

但是轉念間，他又想到黑旋風可能是詐傷，自己莫要上他的當！

刹那之間，心念電轉，人已退到了馬旁。

而就在此際，只見唐家明長劍霍霍，刺傷了一人，身形一橫，直撲到黑旋風身前，一脚踢開了壓在黑旋風身上的碧玉豬的屍體，大聲問道：「赫大哥，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只見黑旋風掙扎着，想要抬起身子來，可是手在地上撑了一撑，却又倒了下去，他的聲音，聽來也虛弱無比，道：「唐兄弟，我……傷口發痛……不濟事了！」

唐家明一聽到黑旋風那麼說法，不禁心如刀割，一時之間，怔怔的呆站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

而退到馬匹身邊的易天行，一聽了黑旋風的話，心中却是大喜！

當易天行知道黑旋風現在已傷重得連講話也沒有氣力，自己這方面的人，要收拾唐家明和飛劍七彩燕，可以說尚有餘力，在如今那樣情形下，他要是就此離開，豈非太笨？

是以他本來左手搭住了馬鞭子，這時却不上馬，而發出一聲唿哨！

隨着那一下唿哨，兩個人身形一矮，迅速地竄到了唐家明的身後，挺劍便刺！

唐家明站在黑旋風身前，看到黑旋風全身是血，也不知道那些是碧玉豬的血，那些是黑旋風的，他心中又驚又慌，一時之間，竟是呆着，連身後有兩個人撲來也不知道，倒是紫飛燕一聲大叫：「唐家明，小心！」

唐家明的身形一震，急忙一側身時，却又慢了一步，「噗」的一聲，肩頭已中了一劍。

但是，唐家明在身形一轉之際，劍已揮出，那兩個人也未曾佔到什麼便宜，唐家明的劍尖，恰好在兩人之間的咽喉劃過，兩人的喉管被劃斷，連慘叫聲也未曾發出，便倒地身亡了！

唐家明一劍刺死兩人，又轉過身來，他肩頭鮮血長流，但是他完全未覺，立時又叫道：「赫大哥！」

可是他這一叫喚，黑旋風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唐家明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連忙俯下身子去看黑旋風。

就在此際，易天行的雙刀揚起，早已掠向前來，到了唐家明的身後，雙刀一起砍出。

那兩刀走勢，比剛才砍向黑旋風的二刀還要厲害。眼看唐家明背對着易天行，失魂落魄，這兩刀是萬萬躲不過他！

而易天行心中，早前盤算着，這兩刀之後，不管黑旋風是生是死，也要在他身上再補上幾刀！

可是，在易天行刀挾勁風向下砍來之際，黑旋風的一雙手，突然一推，將俯身來探視他的唐家明，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唐家明這一跌出，易天行心中已知不妙，但唐家明跌了出去，他的雙刀便變成直砍向黑旋風身上，算來還是一樣，然而黑旋風早已打定了主意，要將易天行引向前來，他一面推開唐家明，一面向外滾了開去。

那一推一滾，都來得突然之極，易天行雖然武功高强，但是黑旋風剛才裝死實在太像極了，再加上易天行在廢莊上，又確實看到黑旋風的背後被申公豹砍了一劍。傷得極重，易天行既然早已知道，是以不由信以爲眞！

等到唐家明突然被黑旋風推了開去，易天行才知道不妙，上了黑旋風的大當。

黑旋風也同時滾了開去。

易天行的雙刀去勢又沉又猛，黑旋風才一滾開，「刷刷」兩聲響，易天行雙刀砍下，就在黑旋風的身邊掠過，由於力道太大了，雙刀竟然一起陷入地中。

而也在那一刹間，黑旋風見機不可失，强忍着背後的奇痛，一挺身，雙足連環踢出，那兩脚一前一後，恰好踢在易天行腰間的軟穴上。

易天行只覺渾身一麻，一陣發軟，不由自主的雙手一鬆，手中兩柄刀仍然插在地上，他身形向後疾跌了出去，而那時，唐家明已疾轉過了身來，利劍一伸，劍尖已直指向易天行的咽喉。

易天行武功極高，但黑旋風的兩脚，踢中了他的腰軟穴，也不過令他的氣力暫時消失一會而已，然而，等他那陣

酸麻之感過了之後，唐家明的劍尖已然直指他咽喉，他想動也不能動了！

他躺在地上，雙手張開着，神情緊張到了極點，唐家明的手向下一沉，劍尖已刺入了他的咽喉分許，黑旋風喘着氣，叫道：「且慢，要留活口！」

唐家明喝道：「這等武林敗類，留着何用？」

黑旋風站了起來便道：「我看其中還另有圖謀，留着來問話！」

就在這兩句話之間，那與飛劍七彩燕動手的幾個人，一看到易天行被制，大是駭然，紛紛後退，紫飛燕絲帶揮動，又刺傷了兩個人。

那兩個人帶傷跑了開去，而飛劍七彩燕中亦有四個受了傷，她們也不去追趕，忙於照顧傷者。

唐家明道：「那有什麼圖謀？密函一定在他身上，將他殺了，搜他身上，必然可得那封密函。」

黑旋風望着易天行道：「易幫主，究竟怎麼樣，你自己說吧！」

易天行急叫道：「不在我這裏，密函不在我處！」

紫飛燕這時亦已跑了過來，一腳踢在易天行的面頰上，踢得易天行滿口鮮血，嬌叱道：「密函在何處？如不想死的話就快說出來！」

易天行急叫了起來，道：「我說，我說！」

林中很靜，是以易天行的叫聲，聽來也顯得極其尖銳！

＊　＊　＊

鎮上很熱鬧，大街上人來人往，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這個鎮和附近的村莊比較，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連年交戰，這一帶的村莊幾乎成了廢墟，是以附近的居民大都是集中到這一個鎮上來！

鎮上根本沒有官府，每天清早，大街小巷中，總是可以發現幾具屍體，不是腦後骨裂，就是肚破腸流，發現了死人，照例向鎮南的亂葬崗上一拖，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追究，這些人爲甚麼會喪命！

在這樣品流複雜的地方，本來就是發財容易，送命也是容易的所在，亂世之中，人命似乎根本不值錢了！

只要今天還活着，還太平，還沒有大隊的金兵衝殺過來，就決不會有人想到明天。

申公豹、鐵中堂和古氏兄弟，是在天黑時份進入這個鎮來的，四匹駿馬疾馳了進來，衣衫鮮明，馬又神駿非凡，早已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可是他們四人個個帶着兵刃，是以沒有人敢向他們下手！

他們來到了客店之前，下了馬，走進店堂之中，立時便有很多賣唱的女人圍了上來，古氏兄弟拍着桌子喝道：「全替我滾開去！」

他們兩人聲震屋瓦，嚇得那些女人一齊退了開去，鐵中堂望着店外大街，道：「若是易天行等人在這大街經過，我們是可以看到的，自現在起，我們一定要有人守在這裏。」

古氏兄弟道：「鐵兄說得是！」

申公豹卻皺起了眉，道：「單是在此等候，也不是辦法，我還要到處看看，你們不必跟我來！」

鐵中堂道：「這怎麼行？易天行手下高人甚多，你一個人，若是遇到他們人多——」

鐵中堂說到這裏，申公豹已然笑道：「鐵兄，你可是說我腰中長劍不濟事麼？」

申公豹這句話一出口，鐵中堂不禁呆了一呆，他勸申公豹不要單獨行動，原是一片好意，但是申公豹這樣回答，倒令鐵中堂無法再說下去了！

因爲學武之士，最忌人家說他的武功不好，尤其是申公豹這樣的高手，就算鐵中堂和他是多年的老友，若是再說下去，說得不好，也要反目，再加上鐵中堂知道申公豹逐走了徒弟，心情自然不好，所以他只好淡然一笑，也不阻止，道：「申兄，你要小心一點爲妙！」

申公豹道：「我會小心的，你們在此等我，若是我看不到沒有什麼異狀，自然立刻趕回來！」他說着，伸手在桌上一按，便站了起來，到了店堂，喝退了幾個土頭土腦，在料理他們的馬匹的人，牽着他自己的馬，走了開去。

他沿着大街，向北走着，不一會，已來到大街的盡頭，此處有不少臨時搭建的房屋，而此時天色已經全黑了，申公豹略停了一停，來到了一株砍去一半的大樹下，停了下來。

此刻，只見八九匹馬兒直衝進了鎮來，騎在最前的兩個人，正是黑旋風和唐家明！

黑旋風因爲傷重未復原，是以面色十分難看，可是，在他旁邊的唐家明神色鐵青，卻更要比黑旋風難看得多。

跟在他們後面的，是飛劍七彩燕，七彩燕中受了傷的，全是兩人一騎，由未受傷的扶持。

最後一匹馬，由紫飛燕牽着，馬上卻馱着一個長形的大蔴包袋。

一行人進了鎮中之後，不一會，就來到了客店之前，他們在客店前才停了一停，便聽得客店中有人叫道：「紫姑娘，你們怎麼了？」

那正是古老大聲音，紫飛燕一聽，忙應道：「古大俠，原來你們在這裏！」

她一面回應，一面翻身下馬，黑旋風和唐家明也一起翻下馬，三人疾走進店堂之中，鐵中堂與古老二一起迎了上來。

黑旋風一進了店堂便道：「咦！申大俠呢？他在那裏？」

鐵中堂的臉色一沉，道：「與你何干？你可是想多捱一劍麼？」

古老二冷冷一哼道：「再捱一劍，你可沒命了！」

黑旋風笑了起來道：「幸而我還沒死去，這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唐家明也叫起來道：「他人呢？」

鐵中堂等三人，不禁一呆，道：「要找申大俠幹什麼？你們究竟在搞甚麼鬼？」

紫飛燕忙道：「他到那裏去了，快說

，事關重大！」

鐵中堂心中也不禁起了疑，道：「申大俠說到四處察看動靜，我們看到他向鎮北去了！」

紫飛燕與唐家明兩人齊聲喝道：「快去，大伙兒一齊去，鐵大俠，有些事情還要你作主！」鐵中堂和古氏兄弟互相望了一眼，一行人走出客店，一起向北疾馳而去，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鎮的盡頭，看到申公豹牽着馬匹，站在一株大樹下。

一行人飛馳而到，紫飛燕、黑旋風、唐家明三人，立時將申公豹圍住，申公豹抬起頭來，道：「咦，鐵兄，是什麼事？」

黑旋風一聲長笑，道：「姓申的，你做的事全敗露了！」黑旋風的話才一說完，唐家明反手一劍，嗤的一聲响，便已向馬背上的那個長形蔴包袋劃去，蔴包袋破裂，自袋中跌出一個人來，那正是易天行！一看到易天行，鐵中堂、古氏兄弟先發出了一聲驚呼，齊齊一呆。

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間，只聽得申公豹發出一聲怪叫，身形陡地向前疾竄了出去。

申公豹這一下竄得極快，但是，紫飛燕手一抖，劍已飛起，唐家明也同時一劍刺出，黑旋風身形一轉，轉到了他的身前。

申公豹振臂出劍，一接連三劍，上拒紫飛燕，後敵唐家明，又將身前的黑旋風逼了開去，這三招的招式，當眞凌厲無比！

可是，易天行自蔴包跌了出來，申公豹突然逃走，鐵中堂和古氏兄弟雖然覺得這件事實在難以令人相信，但也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他們立時掣出兵刄，立即攔住了他的去路，不容申公豹有逃走的機會。

就在這時，鎭北又有幾個人馳了過來，那幾個人分明是金人，他們馳到了近前，突然撥轉了馬頭，又跑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絕塵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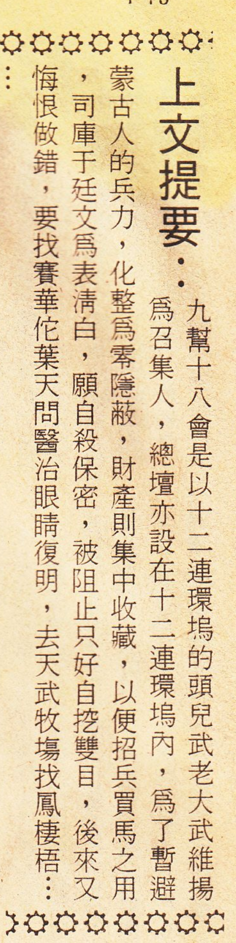
黑旋風笑道：「姓申的，和你約好了來取密函的金狗，已然溜走了，你這封密函，還是交給我們吧！」申公豹面色慘白，但是還在動着手，黑旋風已退下來了。一劍擊天申公豹以一敵五，疲於奔命，轉眼之間，被古氏兄弟各砍了一刀，倒在地上。唐家明便退了回來。

鐵中堂喝道：「申公豹，你怎麼會幹這種事？」

申公豹掙扎着一躍而起，突然橫劍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拉，立時鮮血四濺，身形砰然向後倒去，雙眼翻白，鐵中堂踏前一步查看，黑旋風道：「密函就在他靴底下，易天行許他黃金萬兩，唉！世上有多少人能經得起黃金萬兩的引誘！」古老大隨即踏前一步，割開申公豹的靴底，抽出一封密函來。

黑旋風道：「⋯位快持函回京去吧！」

鐵中堂與古氏兄弟三人終於將那封密函，交到忠臣手中，上奏天廷立功，聽到這個消息時，黑旋風正在溪邊柳樹下，悠閒地坐着，唐家明與紫飛燕則在遠處馳着馬兒互相追逐嬉戲中。(全文完)



上文提要：九幫十八會是以十二連環塢的頭兒武老大武維揚爲召集人，總壇亦設在十二連環塢內，爲了暫避蒙古人的兵力，化整爲零隱蔽，財產則集中收藏，以便招兵買馬之用，司庫于廷文爲表清白，願自殺保密，被阻止只好自挖雙目，後來又悔恨做錯，要找賽華佗葉天問醫治眼睛復明，去天武牧場找鳳棲梧……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火鳳凰

徵求合作發財　怕被揭發秘密

于廷文的竹杖立時在那個方向停下來，徐徐落在地上，隨即以竹杖點地，往那邊走去。

他竟然一直綫的走着，小郭看在眼內有些奇怪，可是沒有看下去，酒肉對他的興趣當然比于廷文大得多了。

他甚至沒有留意那輛馬車的到來。

那輛馬車本來停在那邊樹下，繞了一個彎便來到于廷文的身旁。

于廷文立即停下來，以他的江湖經驗，當然知道可能有事發生了。

在變成瞎子之後，他逐漸已沒有江湖人的感覺，可是那輛馬車一動他便有一種馬車就是爲他而來的感覺，然後他開始有些緊張。

馬車也就在他身旁停下來。

他沒有動，傾耳細聽，手抓得竹杖更緊，準備隨時應付突來的變化。

他聽到車簾子掀開，不由問：「是那一位？」

「于叔叔，是我——」掀開車簾子的是一個美麗的少女，一雙大眼睛尤其討人歡喜。

于廷文一怔，腦子迅速的思索，對這個聲音他似乎有印象，又似乎沒有。

叫他叔叔的人應該不會太多，但這種稱呼已經是那麼遙遠，最低限度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了。

那個少女當然看出于廷文神色的疑惑。「我是小倩，武小倩——」

武維揚的女兒！于廷文心念一動，立時更提高警覺，他想到的是另一件事。

小倩顯然也明白于廷文心中想的是甚麼。「家父想請于叔叔一敍。」

瞎了眼之後，于廷文沒有留在十二連環塢，戰亂中當然沒有機會跟武老大碰面，而一戰之後，武老大更就像失了踪的，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于廷文得到的消息就是元朝的密探到處追尋武老大的下落，對於這個說服九幫十八會與他們作對的人他們顯然很不放心。

這應該就是武老大失踪的原因。

*　*　*

于廷文很清楚武老大的性格，武老大明知道沒有多大的希望也要背城一戰，可見得是一個民族意識非常强的人，不是他的努力，九幫十八會根本不會聚在一起，聯合起來與蒙古人作對。

也爲了令九幫十八會團結，才會有鳳凰寶圖的出現，九幫十八會那些財富聚集在一起，非但可以令九幫十八會的人全力去對付蒙古人，也可以將那些財富保留下來，那即使他們失敗，將來還有機會，還有足夠的資金調動。

武老大絕無疑問用心良苦。

他要找于廷文也應該不是一件難事，現在才找到來，可見得必定是有這個需要。

于廷文不由考慮到自己的秘密已經被揭發。

是不是因爲他的到處打探葉問天的事情已傳進武老大耳中，是不是武老大已懷疑他在打那些藏寶的主意？

所謂作賊心虛，于廷文雖然未能夠



肯定，已不能考慮到有這種可能。

他不清楚馬車內還有甚麼，知道是小倩，多少還有些印象。

小倩絕對是一個聰明人，領悟力很高，他印象之中，數年前一般已不是她的對手，十二連環塢的兄弟對她也很佩服。

當時她才不過十五歲，所處理的事情已令人不會有十五歲的感覺。

他這邊念頭還未轉過，小倩那邊已再一聲：「于叔叔，請——」

于廷文竹杖一探，估計是車廂門所在，身子一動，掠了進去。

小倩這才放下簾子，輕聲吩咐。「老杜——」

車把式老杜立時揮鞭策馬，轔轔車聲中，馬車往前面駛出。

一聽老杜這個名字，于廷文更加肯定這的確是武老大的馬車，老杜是一個駕車好手，也是武老大的心腹，一片忠心。

馬車一動，于廷文的聽覺便變得困難，轔轔車聲，影响他的聽覺，可是他仍然傾耳去聽，竹杖有意無意的試探車廂的情形。

他的手顫抖着，竹杖亦隨着顫抖，有意無意的滑落再拾起，探索的範圍更廣闊。

那其實所花的時間並不多，他終於確定車廂內只有小倩與他兩個人。

「老大在那兒？」隨即他突然開口。

「到那兒你便清楚的了。」小倩帶着笑應，在她的印象中，于廷文公正嚴明，心地却是很善良，所以她並沒有任何的敵意。

于廷文聽罷却一聲歎息。「老大倒是很小心，連以前出生入死的兄弟也懷疑到了。」

小倩顯然想不到于廷文會這樣說，呆一呆。「家父只是小心——」

于廷文淡然一笑。「有些事情是不用多說的，我雖然眼瞎了，心還沒有瞎。」

小倩笑笑，她顯然已多少明白于廷文心裏的感受。「于叔叔言重了。」

「老大打算拿我怎樣？」于廷文接問。

「沒甚麼，只是聚一聚。」小倩沉吟着。「我相信只是這樣。」

于廷文乾笑。「老大沒有告訴你，還是你不願意說出來？」

「家父的性格于叔叔應該清楚的，他若是不說出來，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打的是甚麼主意。」

「多少也可以猜測得到的。」于廷文繼續傾耳細聽。

「還是當面說清楚的好。」小倩笑了笑。「近年來，我也不容易猜測到他的心意了。」

「甚麼——」于廷文語聲一落，竹杖突然脫手，疾射了出去，對象却不是小倩。

竹杖「奪」地穿透了車廂前面的板壁，正好插在那個車把式的後背，一穿而過。

那個車把式也是一個練家子，但這一杖來得突然，又是從車廂內穿射出來

，如何閃避得開？

竹杖穿心而過，再插在拖車兩匹馬其中的一匹的背上，去勢雖然已差不多將盡，仍然刺入馬背差不多三寸。

馬負痛狂嘶狂奔，與之同時，于廷文翻身撞破了車窗，疾滾了出去。

這其實是剎那間發生的事，小倩也是冷不提防，要阻截經已來不及。

她一個念頭還未轉過，馬車已疾奔了出去，車廂震盪得很厲害，她一個身子不由跌來盪去。

「老杜——」她不由叫出來。

老杜已然變成了死人，被拋跌在地上，馬車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道路上狂衝。

于廷文亦滾跌在路旁，他不知道馬車在甚麼地方奔過，滾跌下去會有甚麼結果，可是那剎那在他的心目中，甚麼地方也比武老大的地方安全得多。

他滾身落地隨即彈起來，放步疾奔，那片刻他已知道走在一個樹林內，一路奔來荊棘枝葉擦破了他的衣衫，可是他仍然繼續往前奔，以雙手爲杖，遇到樹幹馬上繞開，雖然狼狽，但仍能維持一定的速度。

小郭沒有看見于廷文的狼狽樣子，但已經留意到馬車有問題，却只是看着。

這當然是因爲他看出的問題並不大。

鳳棲梧那邊看便不同了，他也是突然發現，却正好看見車把式從車座上滾跌下來，馬車在無人控制的情況下橫衝直撞。

那之前是一邊斷崖，道路雖然寬闊，馬車那樣子橫衝直撞，總會衝下斷崖去。

馬車內是否還有其他人他不能肯定，可是他並沒有猶疑，策騎疾追前去。

天武牧場這一次的確來了幾匹好馬，尤其是他胯下的一匹，當眞是千中難得一見的駿馬，他實在喜歡，所以來回奔馳，自得其樂。

以這匹駿馬的速度，要追上馬車當然絕不是問題，他仍然催騎急追。

這也是經驗，寧可有充裕的時間也不能夠因爲時間不足又或者猶疑而出問題。

雖然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既然看在眼內，這件事他還是管定了，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爲俠客的原因。

馬很快，但馬車也不慢，到追近去，馬車已到了那段可怕的斷崖。

車廂後面的門已打開，小倩掙扎着正要看如何跳出來，她雖然武功也很不錯，在這種環境下，實在不容易作出決定。

馬車的速度在震盪的程度不難看出她若是跳出來，有一定的危險，這所以她猶疑，希望能夠挑一個安全的地方才跳下去。

她並沒有發現前面的斷崖。

那拖車的兩匹馬當然不會冒險衝下懸崖去，問題在其中的一匹已負傷，擠撞着另一匹，使得另一匹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鳳棲梧後面看得眞切，脫口大呼：

「快跳——」

小倩也是聰明人，不假思索，縱身跳出車廂，鳳棲梧飛騎及時衝上，攔腰一把摟住。

也就在這時候馬車已衝下斷崖，馬嘶聲，車碎聲，亂成一片。

小倩回頭一看，魄動心驚，然後突然省起在鳳棲梧懷抱中，鳳棲梧亦同時省起，勒馬同時，鬆手把小倩放下。

小倩面龐不由一陣羞紅，目光一閃，揮手一掠那一把秀髮，才一聲：「高姓大名。」

「鳳棲梧——」

小倩一怔。「我聽說過你。」

「好的還是壞的？」

「你在乎？」小倩瞪着鳳棲梧。

「不在乎。」鳳棲梧笑笑。「只是有時也難免有些好奇，別人眼中的我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

「有時希望還是一個人，有時希望完全不是，做人有時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時的確是的。」小倩上下再打量鳳棲梧一遍。「暫時來說，我聽到關於你的還是好的。」

「你叫什麼？」

「小倩、武小倩，我肯定你從沒有聽說過有我這個人，根本不知道是好是壞。」

「應該是好的。」

「我本來奇怪爲什麼你會出手，但知道你是鳳棲梧便不奇怪了，連這些你也不做，又怎會成爲一個俠客？」

「我只知道什麼要做的，並未考慮過別人是否當自己是一個俠客。」

「做俠客的確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小倩目光轉落在鳳棲梧那匹坐騎上。

鳳棲梧目光順着一轉。「這是匹好馬。」

「叫什麼？」

「還沒有名字。」

「對馬我也有些認識，讓我看看。」

鳳棲梧毫不猶疑的滾鞍下馬，小倩一躍而上，催騎奔出了十丈許才停下。

「好馬。」

「好在那裏？」鳳棲梧不由問這一句。

「你就是回頭再挑到一匹同樣或更好的好馬，也休想追得上我的了。」小倩接問：「你明白？」

「有些明白。」鳳棲梧歎一口氣。「你最好告訴我你不會就此策騎離開。」

「那你要失望了。」小倩輕笑一聲，策騎疾奔了出去，遙遙接一句：「可以的話，下次見面還給你——」

鳳棲梧當然只有苦笑的份兒。

小倩沒有再回頭，飛騎去遠，鳳棲梧果然目送去遠才回身舉步。

差不多回到天武牧場的範圍，他便看見老杜的屍體倒在路旁。

老杜的相貌並沒有什麼特別，衣飾也沒有可以辨認的地方，以鳳棲梧江湖經驗的豐富也一無所得，其他人更就不

用說了。

鳳棲梧也沒有多理會，以他的經驗，死的人若是重要，總會有人來收屍。

再前行他便看見小郭，這也是一件難得的事，小郭竟然已離開那個亭子，跑到這兒來。

在他來說當然是一件苦事，他捧着大肚子，一面跑來一面喘氣，老遠看見鳳棲梧，那裏還肯移步，靠着旁邊的樹幹，氣喘吁吁過來了。

鳳棲梧來到他身旁才停下。「你不在亭子裏吃東西，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早就說過，絕不會讓你離開視綫範圍，否則一定會被你丟下，那又要花上一段時間才可以再找到你的了。」

鳳棲梧想想。「方才發生了什麼事?」

「你應該清楚的。」

「我就是不清楚，方才我在那邊好像看見你在跟什麼人談話。」

「那是一個瞎子，來找你的。」小郭抓着腦袋。「你知道的，來找你的人一定要看見你才說出目的。」

「這個瞎子也是?」

「當然了，若是開眼的，看見我這個老實樣子怎會不放心細說分明。」

「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小郭嘟噥着。「我好像看見他向你那兒走去，後來又好像上了一輛馬車，後來，後來怎樣了。」

「你完全不能肯定?」

「也許。」小郭接問：「方才你飛馬追上去幹什麼?」

「那輛馬車的車把式從車座掉下來，馬車橫衝直撞，非常危險。」

「他怎會掉下來的?」

「一根竹杖從後背穿過他的心，怎能不掉下來?」鳳棲梧一頓又問：「那個瞎子是不是拿着一根竹杖?」

「是啊，他怎麼殺了那個車把式?」小郭一連串問題：「馬車裏的到底是什麼人?那個車把式又是什麼人?」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

「那大家也不用再問了，是了，馬車那兒去了，怎麼你不追上去問清楚?」

「馬車已跌下那邊斷崖。」

「哦，那是什麼也完了，斷崖也不知有多深處，掉下去還不粉身碎骨?」小郭打一個寒噤。「開眼的也要命，何況那個瞎子?」

「那個瞎子不在車厢內。」

「哦，那是瞎子以竹杖殺人，跳車而去，讓馬車掉下斷崖了。」小郭又打一個寒噤。「想不到那個瞎子那麼狠毒啊。」

「事情未清楚怎能夠如此肯定?」

「我看不會錯的了，那個瞎子只看他的樣子便不由你心底發毛。」

「你第一個印象眞的是這樣?」

「現在想來應該是的。」小郭又想想。「那根竹杖就像染滿了血腥的。」

「你可曾聽過一個叫做武小倩的人?」鳳棲梧一轉提出這個問題。

「武小倩，好像——」小郭沉吟着在找答案。

「不要好像了，知道便知道。」

「好像認識的。」小郭抓着頭髮。「好像在什麼地方聽過，什麼地方見過。」

鳳棲梧又怎會不清楚他的爲人，笑笑。「算了，你省起的時候告訴我好了。」

「你騎去的那匹馬?」小郭總算發現了這一點。

「也許很快便會送回來。」鳳棲梧沉吟着。眼前又出現小倩的倩影。

好像小倩這樣的少女實在不多見，難得是果斷武勇中仍不失少女的可愛溫柔。

「那匹馬是不是那個武小倩騎去了?」小郭突然又提出這個問題，他的思想顯然不停在轉動着。

鳳棲梧沒有回答，又好像沒有聽到，小郭看在眼內，不由追問：「那個小倩到底是什麼人?」

「我若是清楚也不用問你了。」鳳棲梧淡然一笑。「她將馬送回來的時候，你總會看見她的。」

「若是不送回來呢?」小郭總是提出相反的意見。

鳳棲梧沒有作聲，他當然希望小倩會再來見他，無論是什麼原因。

多少年了，他遇上的女孩子實在不少，就是沒有一個像小倩這樣，一見便留下這種深刻的印象，驅也驅不去。

小倩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雖然不知道，卻是有一種絕不是壞人的感覺。

小郭等了一會仍然沒有答覆，實在不耐煩，都也看不出鳳棲梧的感受。

「今天晚上我牧場的場主請吃飯，你別忘記了。」小郭突然省起這件事。

「我忘記了不要緊，你沒有忘記便成了。」鳳棲梧却突然想到要好好的歇息一下。

「這個當然了。」小郭滿腦子都是吃的念頭。「你是決定不去的了?」

鳳棲梧笑笑。「我去不去對你是沒有影响的，天武牧場的場主也總要在今天晚上大宴賓客。」

「這種宴會每一個月總有兩天的，我們既然是買定了那匹馬，總要吃回他一頓。」小郭眉飛色舞地。

鳳棲梧早知道小郭是這個性子。「你跟場主說一句，那匹馬我是要定了。」

「不要也不成。」小郭打着哈哈，倒不担心那匹馬，只担心是否有一頓好吃。

鳳棲梧看着小郭遠去才動身，每當有問題解決不來的時候，他的行動總比較緩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他當然想不透，可是他知道不需多久便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一定要找他的人當然不會中途而廢，很快便會再找到來的。

當然他怎也想不到那麼快便找上門來。

＊　＊　＊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入夜。

一般俠客都是到處爲家，但不管怎樣，總有一個眞正的家。

鳳棲梧就是回到這個眞正的家來。

沒事的時候他不大喜歡在外面留連，寧願在家裏舒服服的睡一覺。

所以要找他並不太難。

才入家門，他便知道要找他的人已經來了，他家裏只有兩個老僕人，那是夫婦，自小便照顧他的起居，他也就索性將屋子交給他們打點。

這夫婦二人現在都被封了穴道，臥在門旁，一探鼻息，鳳棲梧已知道他們被封了睡穴，沒有立即解開他們被封的穴道，只因為他不能夠肯定以後發生的事情是否適合這夫婦二人看見。

他完全清楚這夫婦二人都是很善良，也習慣了平靜的生活，所以一直以來他都沒有將麻煩帶回家中。

他當然也知道小麻煩有時在所難免，老蔡夫婦也明白做俠客難免有些麻煩會出現，並不介意，他們甚至喜歡鳳棲梧做一個俠客。

這鳳棲梧很明白，但還是可免則免，尤其是盡量避免將血腥帶回家中。

這一次只是開始已經是充滿了血腥。

看見老蔡夫婦只是被封了睡穴，鳳棲梧才比較放心，這最低限度，對方只是想平靜的與他解決一些事。

進入大堂，鳳棲梧便有所感覺，那雖然只是很輕微的呼吸聲，他已經聽入耳裏。

要閉住呼吸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對方顯然是無意隱藏所在。

他傾耳再細聽，移步走向桌上的燭台，到底是自己的地方，一切他都瞭如指掌。

他腳步才移動，一個聲音便在呼吸所在響起來，「別亮燈——」

鳳棲梧「哦」一聲。「開了燈才好說話。」

「這樣好說話。」

鳳棲梧心頭突然一動。「你就是那個瞎子？」

「我叫于廷文。」

「于廷文——」鳳棲梧的腦筋立即急速的轉動，就是沒有印象。

「以你的年紀，應該不會聽說我這個人，但你應該聽說過十二連環塢。」

「你是十二連環塢的人？」

「以前是的。」于廷文有些感慨。

「以我所知，朝廷正在追緝十二連環塢的人，你跟十二連環塢脫離關係總是聰明的。」

「我絕對不是一個聰明人，否則不會變成瞎子。」于廷文冷笑。「十二連環塢當然不會再照顧一個瞎子。」

鳳棲梧淡然一笑。「那是你們之間的恩怨。」

「對，我雖然愚蠢，但也用不着別人同情。」于廷文冷冷的。「我所以不喜歡亮燈，因為只有在黑暗的環境下我才感覺安全。」

「這裏本來就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防人之心不可無。」于廷文深深的吸一口氣。「鳳公子雖然傳說絕對是一個好人，我還是相信事實。」

「那你應該去找一個你絕對相信的。」

「沒有這種人。」于廷文「嘿嘿」一聲。「人瞎了難免心也多想一些。」

「你要跟我說的就是這些？」

「不——」于廷文黑暗中移前一步。「我要跟你合作一件事，有你好處的。」

「我從來不跟別人合作，尤其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沒有人是生下來便認識的，總有第一次。」于廷文沉下住聲音。「你知道我的底細便會相信我，願意跟我合作的了。」

鳳棲梧語聲更冷淡。「你還是走吧。」

于廷文顯然有些意外。「你怎麼不問我的來意，你可知我會帶給你龐大的財富。」

「走吧——」鳳棲梧一拂袖。

于廷文叫出來。「你以為我騙你，你不知道我是十二連環塢的司庫，當年九幫十八會聯合對抗元兵，所有的財富就是交由我收藏起來。」

鳳棲梧方待開口，于廷文話已接上。「連九幫十八會的當家都相信我這個人，你竟然懷疑。」

鳳棲梧沉吟不語，聽于廷文的口氣他知道要將他趕走是要費一番唇舌，索性讓他先將話說完。

「我將九幫十八會的財富集中起來埋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為了保守秘密，以示清白，將眼睛挖掉，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你好像在後悔。」

「當然，我這樣做為什麼，可是你知道他們怎樣對待我，完全就不將我當做一個人。」

「這是你以為吧。」

「事實就是這樣，到現在他們也不理會我這個瞎子怎樣為生，所以我就算將他們的財富拿走也不覺得過份。」于廷文越說越激動。「我雖然變了瞎子，可是還記得藏寶所在，只要一個本領好又可以信賴的人合作，便可以找到那些藏寶。」

「你來找我就是為了這件事？」

「難道你對許多財富不感到興趣？我們一半一半分享，絕對不是問題。」

「一半一半——」

「你只是出力，沒有我根本拿不到那些財富，一半難道還不夠，你不覺得太貪心，難道你也是那種只知道錢的人？」于廷文語音越來越大。

「你太緊張了。」鳳棲梧冷冷一句。

于廷文一怔。「你不是這個意思，那你是懷疑我是否清楚藏寶的所在。」

「我只是不感興趣。」鳳棲梧搖搖頭。「我以為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是一個俠客，絕對可以信任，武功又好，是理想的合作人選。」于廷文打了一個「哈哈」。「經過這許多事我還不小心，我已經問過很多人的了。」

「既然你說得這麼肯定，為什麼不相信我的話？」

「沒有人對財富不感興趣的。」于廷文大搖其頭。「那不是小量的財富。」

「閣下大概也知道甚麼叫做不義之財吧。」

于廷文又一怔。「不義之財?」

「那是九幫十八會的財富，理應由九幫十八會處理，九幫十八會就是相信閣下，當年才會將財富由閣下去埋藏，幫會中的人應該是以義氣爲重。」

「義氣?」于廷文語聲一下子變得尖銳。「若是還有義氣，我怎會變成這樣子?你完全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也不想明白。」鳳棲梧背轉身子往外走去。

「姓鳳的——」于廷文追前。「你考慮清楚，那是難以估計的財富，到手了你可以蓋更大的房子，更多的享受，還可以——」

鳳棲梧淡淡的回答。「我那兩個僕人被封住穴道已多時，需要清醒的了。」

「我只是需要再看見東西，換上一雙眼睛。」于廷文大叫出來。

「可以嗎?」鳳棲梧停下脚步。

「你沒有聽過神醫葉天問，他醫術高明之極，可以替我重新再配上眼睛。」于廷文急急追到鳳棲梧面前。

「葉天問?他眞的可以?」

「眞的，那却要一個健全的人將眼睛讓出來，所以他的價錢很高。」

「所以你要打九幫十八會財富的主意。」

「只有這個辦法。」于廷文嘶聲叫着。「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你了。」

「好了，到那天告訴我，我也很想見識一下那位神醫出神入化的本領。」

「你是不答應幫忙的了?」于廷文的神色變得陰沉起來。

鳳棲梧脚步再起。「不過你大可以放心，我也絕不會將你的秘密說出去。」

「你以爲我會相信?」于廷文的神態更陰沉。

「你一定要相信，這除了相信沒有其他辦法了。」鳳棲梧脚步不停。

「有——」于廷文手中一根竹杖疾刺出去，這雖然不是他慣用的那一根，可是他用力也不是一般可比，凌厲而狠毒，絕對可以將鳳棲梧一杖穿心。

鳳棲梧不用看于廷文也已感覺到殺機的存在，竹杖一動他身形亦動，正好閃開那一杖，反袖一拍，將杖拍回地上，力道用得恰到好處。

于廷文暴喝竹杖再起，連環三杖，刺的都是鳳棲梧的後背，鳳棲梧雙袖拍舞，一一擋開，冷笑：「閣下好毒辣的手段。」

于廷文竹杖一頓，指着鳳棲梧。「好本領，姓于的技不如人，只好認命了。」

「你怎樣與我無關，認命與否也在乎你決定。」鳳棲梧探手將門拉開。

小郭赫然就立在門外，也好像正好來到，與鳳棲梧齊皆呆一呆，然後他突然發現于廷文。「喏，找你的就是這個瞎子，就是他。」

鳳棲梧看他一眼。「你不是在天武牧場大吃大喝的嗎?」

「我難道是個笨人，你走得那麼匆忙，必定是有事發生，說不定性命悠關，我這個做朋友的總不成見死不救，若無其事，袖手旁觀。」

「所以你回來了。」鳳棲梧回顧于廷文。「閣下請便。」

于廷文深深的吸一口氣。「鳳公子再考慮清楚。」

「已經很清楚的了。」鳳棲梧鄭重的回答。

于廷文嘟喃着：「再考慮清楚。」竹杖點地，往門外走去。

小郭目光隨着轉動，目送于廷文遠去，抓抓頭，回問鳳棲梧。「甚麼清楚不清楚的。」

鳳棲梧懶洋洋的回答。「他知道一批財寶的下落，想跟我合作一齊去發大財。」

「你已經答應了?」小郭接着問：「你可有考慮過他說的未必是事實。」

「應該不會騙我的。」鳳棲梧淡然一笑。「他是十二連環塢的司庫于廷文。」

「十二連環塢?」小郭搖頭。「十二連環塢不是早已給元兵毀掉了?」

「據說九幫十八會當年曾將財富集中起來，然後齊心合力去對抗元兵。」

「好像有這件事。」小郭嘟喃着。「幫會通常都是有錢的，九幫十八會集中起來的財富，那——」一頓他才叫出來。「你眞的發大財了。」

鳳棲梧搖頭。「那是不義之財。」

「財就是財，那有什麼義不義的。」

小郭看看鳳棲梧。「你眞的沒有答應他。」

「沒有。」鳳棲梧淡淡地。「不管怎樣，那到底是屬於九幫十八會所有，他們雖然因爲抗元被通緝，總會再聚在一起拿回那批財富的。」

「那一定要他們聚在一起之前將財富拿到手的了。」小郭目光一轉。「我替你把那個姓于的找回來，你們再好好的談一談。」

「你還不明白。」鳳棲梧俯身解開老蔡夫婦的穴道。

小郭看似眞的已明白，嘟喃着。「那麼多財富，你竟然會不動心。」

鳳棲梧又淡淡的一笑。「你不是不知道事情開始便已有人死亡。」

「那是否與那些財富有關係到現在相信還未能夠確定，況且富向險中求——」

小郭說着說着好像發現鳳棲梧完全不動心，轉過話題。「算了，你既然不感興趣，總不成我能夠免强你。」

鳳棲梧目光一閃。「你在打什麼主意?」

小郭搖頭。「我只是有些懷疑，那個姓于的是不是另有陰謀。」

鳳棲梧想想。「既然我沒有理會他，就是有什麼陰謀對我也沒有影响。」

「你不是這種只顧自己利益的人。」小郭突然一揮手。「算了，我便替你追踪那個瞎子，若是他有什麼不利於你立即告訴你，好讓你有所防備。」

話還未說完小郭脚步已移動，向于廷文離開的方向奔去。

鳳棲梧立時明白小郭對於那批財富已動心，一心要打那批財富的主意。

他也明白小郭的性格，打定了主意就是怎樣制止也還是要一試，所以他只是遙遙吩咐：「小心——」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泰廸與卡凡兩個年輕人到市郊一處海灘露營，欲鬆弛一下緊張的情緒，豈料在他們的車尾箱內發現一具死屍，遂報警求助，始知該名死者乃日前行劫金輝珠寶店的匪徒之一。泰廸爲求心安，便將車子洗抹光亮，高價出讓，就在此時迎面駛來兩輛汽車，一前一後將他們截住，走出六個惡漢將他倆挾至一空置的雞場去……

都市雙傑故事／馬騰·文／可飛·圖

天堂夢

醫生譸病人　歹徒劫珠寶

卡凡與泰廸開着那輛車子，沿着來時那條路，終於駛上了公路。

沿着公路駛了好一會，意外地遇上一輛警車，卡凡忙按响車號，並將車子停下來。

泰廸也伸手出車外，向那輛警車直招手。

警車上的警員馬上發覺了，將車子駛到前面的路口，掉轉頭，駛到卡凡與泰廸坐着的那輛車子前，有兩個警員從車上跳下來，走到車子前座兩旁，其中一個俯下身，探頭朝車內問道：「喂，什麼事？」

但當他一眼看到卡凡與泰廸眼腫臉瘀，衣衫髒亂的，頓時敏感地再問道：「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泰廸有氣無力地道：「阿SIR，我們被人脅持到一個雞場……被六名大漢拳脚交加，揍了一頓……我們總算夠運，乘那幾個人不備，搶了這部車子逃出來了。」

那警員聽完泰廸的說話，看出兩人受傷不輕，忙說道：「你兩個可以支持麼？我馬上替你們召救傷車來！」

泰廸忙攞攞手，道：「阿SIR，先別召救傷車，我兩個還能支持得住，我想你們立刻隨我們到那個雞場，將那幾個傢伙抓起來，要不，只怕他們會逃了。」

卡凡加上一句：「阿SIR，那幾個人就是三日前打劫金輝珠寶店的那伙劫匪！」

那警員聽卡凡這麼說，頓時神情一變，疾聲道：「眞的？」

「是他們親口說的！」泰廸道。

那警員聽得既興奮又緊張，忙對站在另一邊的同僚道：「阿光，你看一下他們的傷勢如何，我去對吳SIR說！」話未說完，便急急向警車走去。

那個警員要卡凡與泰廸將衣服掀起來，讓他察看一下兩人的傷勢，却被卡凡與泰廸婉拒了，一再說可以支持得住，那警員只好作罷。

未幾，那個警員與一個臂袖上綴有三劃的警長從警車那邊走過來。

看來，那位警長就是那個警員口中的吳SIR。

那個警長從車窗外看了卡凡與泰廸一眼，說道：「兩位，請將事情的始末說一次好麼？」

泰廸心急地道：「阿SIR，我們先去捉那伙劫匪，之後我們自會將事情的始末說出來，好麼？」

卡凡也接口道：「遲了，恐怕那伙劫匪已逃了，捉人要緊啊！」

那個警長猶豫了一下，隨即當機立斷地道：「好，先去捉那伙疑匪再說！」

接着探頭對泰廸兩人道：「你們還記得怎樣回去那個地方麼？」

泰廸急不迭點點頭，道：「記得。」

「那你們快帶路。」警長說着一揮手，當先走回警車那邊。

卡凡立刻將車子掉頭，待那輛警車也掉了頭，便當先朝來路駛去。

那輛警車跟隨在後。

而那個吳警長更利用車上的無綫電

通話器，通知總部，請求總部召喚在附近巡邏的警車趕來增援。

循着原路，卡凡將車子駛回雞場。

遠遠的，他便看到雞場兩扇被撞得歪倒的大門張開着，他頓時猜到，那伙劫匪已逃之夭夭了。

泰廸也猜到了，嘆口氣道：「我們來遲一步了。」

卡凡將車子直駛入雞場之內，那輛警車尾隨而入。

卡凡與泰廸從車子內跳出去，而警車上的吳警長與四名警員亦從警車上跳下來，在卡凡與泰廸的指引下，衝入那間鐵皮屋內。

屋內空無一人。

但桌上那副撲克還在，靠床那邊的地上也有血漬——那是卡凡因咀角淌血滴落地上的。

而床上的被舖及衣服仍在，桌上那個烟灰盅內，有一截烟頭仍然冒着烟，幾個玻璃杯內還有喝剩的啤酒。

吳警長在屋內看了一遍，對泰廸說道：「高先生（泰廸原來姓高的，名叫啓揚，泰廸是他的英文名），你與劉先生就是被那伙疑匪禁錮在這裏麽？」（劉先生就是卡凡，他的姓名叫劉經國，卡凡是他的英文名。）

泰廸點頭道：「我與他就是被那伙劫匪禁錮在這屋內，吳SIR，你瞧一下，這些血漬就是那伙劫匪打傷卡凡的咀角時，流在地上的。」

吳警長走前去察看了一下地上的血漬，跟着問道：「高先生，那伙劫匪一共有多少人？」

「將我們挾持來這裏的，一共六個人，這雞場內還有一個人，我猜他們起碼有七個人，爲首那一個叫做威哥。」泰廸將他知道的全部說了出來。

「那伙疑匪爲什麽要將兩位挾持來這裏？」吳警長輕輕摸着鼻子，兩道目光則在兩人的臉上溜轉着。

「吳SIR，你大概不會不知道在金輝珠寶店被劫後的翌日，在一處海灣的沙灘上，兩個露營的人發現他們那輛車的車尾箱內，藏了一條死屍那宗新聞吧？」卡凡接口說道。

吳警長馬上點點頭。「這樣的一宗大新聞，我當然知道。」

話聲未落，他隨即雙眼一睜，直看着兩人，滿臉詫色地道：「兩位莫非就是發現那條死屍的人？」

泰廸點點頭。「正是我們兩個。」

卡凡緊接說道：「而那具屍體經過你們警方的偵查後，証實他就是金輝珠寶劫案中，曾被一個警員鎗傷的一個劫匪，你們警方亦查出他的身份姓名，那人是一個新移民，名叫王德明。」

「兩位，你們還未說出，那伙疑匪將你們挾持來這裏的原因啊！」吳警長雖然已猜到一點端倪，但由於職業上的關係，他自然不便亂說。

「那伙劫匪一口咬定我們拿走了他們從金輝珠寶店打劫得來的那包據說價值一千萬元的珠寶金錶。」泰廸答道。

吳警長臉上露出詫異之色，却沒有說話。

卡凡解釋道：「吳SIR，據那個威哥說，死者跳車時，是帶着那包珠寶金錶的，而那死者就死在我們的車子內，因此，他們才會一口咬定，我們暗中吞沒了那包珠寶金錶，便將我兩個挾持來這裏，逼我們交出那包賊贓。」

「原來如此。」吳警長恍然道：「你們兩個能夠逃脫，可說是福大命大啊。」

一個警員忽然從外面走進來，對吳警長道：「吳SIR，外面我們都搜遍了，一點發現也沒有。」

「繼續在附近一帶搜索。」吳警長朝那個警員揮揮手。

「是！」那警員答了一聲，轉身急步走出外面。

未幾，增援的人已趕來，隨同前來的，是一名姓王的高級督察，他負責指揮這一次的行動。

聽了吳警長的報告後，那位王督察馬上指揮那些下屬在鷄場附近展開搜索，並用無綫電通話器與總部聯絡，請總部知會在附近一帶巡邏的警員，留意並截查形跡可疑的人。

跟着，王督察又向卡凡與泰廸問了一遍「口供」，以了解案情的始末。

卡凡與泰廸自早上到現在，一點東西也沒有下肚，加上渾身是傷，幾乎支持不下去，幸好吳警長在來到鷄場後電召的救傷車亦趕到來，隨即將兩人載走了。

由於案情涉及到三日前金輝珠寶店被劫的那伙劫匪，因此，那位王督察大爲重視，不但在附近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並且在這一帶的主要路口，設立路障，截查來往的車輛及可疑的路人。

＊　＊　＊

卡凡與泰廸由於身上傷痕纍纍，經過醫生的檢查後，兩人必須留醫。

在他們那個特別病房外面，還有警方人員在把守着。

——那是爲了兩人的安全着想。

兩人的身上纏滿了紗布，那模樣就像埃及出土的木乃伊那樣，兩人互相看到對方的怪模樣，都禁不住看着對方直笑。

忽然，房門被推開來，一個人走了進來。

兩人忙止住笑聲，往那人瞧去，原來是林督察。

林督察就是負責那件珠寶劫案的高級督察。

亦是總部重案組的負責人。

林督察在接到王督察的電告後，馬上趕來探望卡凡與泰廸的。

不過，他最主要的目的却是想從卡凡與泰廸的口中，了解那六個疑匪的資料。

因爲，卡凡與泰廸是唯一見過那伙疑匪眞面目的人。

——那伙劫匪在打劫金輝珠寶店時，全部以絲襪幪面的，因此，珠寶店內的職員無法看清楚他們的面目。

林督察一眼看到兩人全身上下已紮得像木乃伊那樣，心中也替兩人難受，急急道：「兩位，傷得很重麽？」露出關切的神色來。

泰迪揚一下纏着白紗布的左手，苦笑着說道：「林SIR，傷倒是不重，不過全身幾乎都被打傷，那位醫生由於不是跌打醫師，所以只好用紗布將我受傷的地方包紮起來，因此便變成這個樣。」

「林SIR，你可以幫我們到外面買些吃的回來麼？」卡凡有氣無力地道。

原來，他們被救傷車載到醫院後，便一直忙着檢查身上的傷處，而醫院規定，未到吃飯時候，是沒有食物派發的，由於這時候還未到吃晚飯的時候，所以，兩人只好一直餓着肚子。

林督察詫聲道：「怎麼，你們很餓麼？」

泰迪聳聳鼻子，道：「我們自早上吃過早餐後，直到現在只喝了一杯水下肚，其間兩番被人拳打腳踢，之後拚死逃脫，你說餓不餓？」

林督察聽了泰迪的說話，不由說道：「眞難爲你們了。你們等一下，我馬上去買些吃的回來！」

說完，他便走了出去。

大約十五分鐘後，他手上拿着一個紙袋回來，卡凡與泰迪馬上從床上跳落地上，急不及待地迎上去。

「林SIR，買了些什麼回來？」泰迪瞧着口水道。

林督察看到兩人那副饞相，不禁好笑，揚一下手中那個大紙袋，說道：「腿蛋三文治，還有兩杯咖啡！」

泰迪伸手一把搶過那個紙袋，幾乎將那個紙袋撕開來，一手便取出一件三文治，立即往口裏送，但到了口邊卻忽然停住，隨即將之遞給卡凡。「你的。」

待卡凡接過，他馬上又從紙袋內取出一件三文治，一口便咬掉大半，吞落肚中。

卡凡也顧不了林督察見笑，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六件三文治，兩人在不到三分鐘的時間內，便將之吞落肚中，林督察看得直搖頭。

兩人各自吞下三塊三文治後，才感到舒服點，泰迪將兩杯咖啡拿出來，將一杯遞給卡凡，才笑着對林督察道：「林SIR，天氣這麼熱，怎麼不買兩罐啤酒，卻買兩杯熱騰騰的咖啡？」

此時，泰迪已將林督察當作朋友，才會這樣不拘禮節。

林督察也不以爲忤，笑說道：「你們身上受了那麼多處傷，據跌打醫師所說，最忌吃喝生冷的東西，你們若是喝了啤酒，說不定會有後遺症的，還是忍耐一下，喝咖啡吧。」

卡凡覺得泰迪那樣說有點過份，忙接口道：「林督察，請你不要介意，他不過與你說笑吧了，勞煩你去替我們買吃的回來，眞不好意思，買了多少錢，我給回你。」

林督察忙擺擺手道：「別客氣，我與你們已算得上是朋友了，我又怎會介意呢？」

泰迪也感到自己剛才說得有點過份，也說道：「林督察，我剛才——」

林督察一擺手，截斷了泰迪的話。

「泰迪，你再這麼說，便是不將我當作朋友。」

泰迪急忙道：「怎會呢——」

「既然你們當我是朋友，那就不要再說什麼對不起的話了。」林督察說着拉了一張椅子，在兩人之間坐下來，關切地道：「眞的傷得不很重？」

「都是皮肉之傷。」卡凡道：「不算重，但每動一下，渾身都會痛，可惜這裏是醫院，沒有跌打醫生，不然，用藥酒搽幾次，就沒事的了！」

「林SIR，我們明天可以出院麼？」泰迪苦着臉道。「你看看，全身纏滿了繃帶，渾身不舒服。」

一頓，又道：「我們不是被羈留吧？」

林督察搖搖頭道：「不是，不過，爲了你們的安全，你們還是暫時留在醫院比較好。」

頓一下，又道：「據你們所說，那伙疑匪既然懷疑你們暗中吞沒了那批劫來的珠寶金錶，他們若是不能得回那些賊贓，肯定不會罷休的，相信他們這時在到處找尋你們的下落，因此，你們還是接受我們警方保護的好。」

兩人聽了林督察那番話，想想確有道理，卡凡說道：「林SIR，我們可以發誓，絕對沒有將那批賊贓吞了，當時，車尾箱內，確是只有那條死屍。」

林督察正色道：「我絕對相信你們沒有吞下那批賊贓，從你們過去的行爲，及以常理去推測，你們絕不會那樣做，否則，你們大可以將那條屍拋下海中，然後一走了之，那就神不知鬼不覺，更不會去報警，自找麻煩了。」

「林SIR，謝謝你這麼信任我們。」

林督察仍然正色道：「我可不是憑主觀直覺去相信你們的，我是從各方面，並經過一番偵查研判後才確定的！」

跟着，他又道：「既然你們沒有吞下那批賊贓，而且連看也沒有看過，那麼，那批賊贓到底去了那裏？」

「林督察，你這麼說……」泰迪有點不滿地看着林督察。

林督察忙打斷他的話。「泰迪，你千萬別誤會，我這麼說，只是想與你們討論一下，那賊贓到底藏在什麼地方？」

頓一下，又道：「只因你們兩個最先發現那具屍體，而那伙疑匪又說那批賊贓在那個死者手上，但你們却又沒有發現那批賊贓，因此，我懷疑那傢伙在躲入你們那輛車子裏面之前，將那批賊贓收藏在那附近的一處地方。」

「嗯，這極有可能！」卡凡握起拳頭道：「一定是那傢伙將那批珠寶收藏起來。」

「他一定是將那批賊贓收藏在附近的，你們警方何不派人到那沙灘搜尋一下？」泰迪提議。

「我在來探望你兩個之前，早已派了人手到那裏展開搜查。可惜到現在仍然沒有消息。」林督察說着下意識地看一眼掛在褲頭上的傳呼機。

「林SIR，一定會找到的。」卡凡滿有信心地道：「那傢伙既然是在那地方跳車的，加上又受了傷，他不可能將那

批珠寶金錶跑到老遠的地方收藏起來，然後又老遠的跑到我們那輛車子內躲藏的，因此，那批珠寶一定被他藏在沙灘附近。」

「我也是這麼想。」林督察道：「兩位，還記得那六個疑匪的身材和樣貌麼？」

泰廸馬上道：「他們就算化了灰，我也記得他們的樣貌。」

「那你們可以詳細地描述一下那六個傢伙的樣貌麼？」林督察道。

「當然可以。」卡凡與泰廸異口同聲地道。

「兩位請等一下，待我到外面去叫那位拼圖專家進來。」林督察說着起身走了出去。

原來，他是與一位拼圖專家一起來的，那個專家一直在外面等着。

約一分鐘左右，林督察帶了一個年紀約在四十上下的男子進來。

那男子的手上挾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原來他就是拼圖專家。

林督察替卡凡與泰廸介紹了那位姓李的拼圖專家後，兩人便開始向他描述那六個疑匪的樣貌。

那位專家依照兩人的描述，逐一將那六個疑匪的樣貌，拼出來。

* * *

在一間石屋內，威哥正在大發脾氣。

「他媽的，七個人看着兩個被縛的人，居然會被他們逃了，難道你們都不是吃飯的麼？」

那六個大漢，還有那個年紀比較大，在他們將卡凡兩人擄回雞場時，開門讓他們將車子駛進去的中年人，皆垂着頭，不敢吭一聲。

「你們聽着，剛才我已與林老闆約定，三日後，一定與他交易！在這三日之內，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得回那批珠寶金錶，否則，我們的發財大計便告吹了，以後，也沒有人再相信我們！」

「他媽的，若是捉到那兩個傢伙，我一定將他們打個稀爛！」阿木晃着拳頭道：「非要他們將那批珠寶交出來不可！他們居然胆敢吞掉我們拿命搏回來的東西，簡直不知『死』字怎樣寫！」

「威哥，那兩個傢伙逃脫了，一定會躲藏起來的，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們？」阿坤臉有難色地道。

威哥聽了，頓時呆了一下，伸手抓抓頭髮，說道：「他們躲不到什麼地方去的，你們可以到他們的住處去看一下，若他們眞的躲了起來，再想辦法將他們找出來。」

「威哥，他們會不會躲在醫院內？」一個叫阿勝的大漢道。

威哥一聽，兩條眉毛聳揚了一下。

「極有可能！他們既然被我們揍得遍體鱗傷，一定會到醫院去醫治的，你們若是在他們的住處找不到他們，便到醫院去找！」

「威哥，全市有這麼多間醫院，很難找的啊！」阿坤皺着眉頭道。

「他們若是留在醫院內，一定會留在公立醫院的，本地公立醫院沒有多少間，不會很難找的。」威哥不愧是他們的大哥，頭腦精明。「你們若是去找，先到最近的公立醫院去找，他們若是去醫治，必然到最近的公立醫院的！」

「威哥，萬一找不到那兩個傢伙，那我們豈不是不能依約交易麼？」一個叫亞堅的漢子道。

「你們放心吧，就算找不到那兩個傢伙，我也有辦法依約交易。」威哥目光閃閃地看了七個同黨一眼。

「威哥，你又想到了什麼好主意？」阿木佩服地看着威哥。

「時機還未成熟，待我眞的要走那一步的時候，我自會告知你們。」威哥賣弄玄虛地說。

「威哥，若是交易成功後，我們是不是都會發大財？」一個叫阿財的漢子問。

「當然啊！」威哥充滿自信地道：「否則，我們何必冒險去搶劫？」

頓了一下，接說道：「阿財，你放心好吧，只要能夠做成那一筆交易，我保證你們每人可以分到一百萬！」

「眞的？」阿財的雙眼頓時發出光彩。

其他各人亦顯得大爲興奮。

「阿財，我認識你這麼久，有那一次騙過你的？」威哥一副義薄雲天的樣子。

「威哥，要是能夠分到一百萬，我就可以寄一筆錢回鄉下，將那間祖屋拆掉了，重新建一幢三層高的房子，再不用我父母每逢刮風下雨，便担心屋子會被吹倒，還要四處拿盆子去接漏。」阿財充滿憧憬地道。

「阿財，要就不修建房子，三層的房屋有什麼威風？」阿坤神氣地道：「我有了一百萬，一定在鄉間建一座全村最高的房子，教全村的人都羨慕我家，我一定要給他們看看我多威風。」

阿堅正想說話，威哥擺擺手，道：「好了，別說夢話了，現在最要緊是去找到那兩個傢伙，不然，那筆交易不成，你們的夢想都會成空。」

各人一聽，馬上抖擻起精神，七咀八舌地道：「威哥，我們立刻去找那兩個傢伙！」

「你們六個人分成三組，兩組分別去那兩個傢伙的住所去探查一下，剩下那一組，就到醫院去查！」威哥不愧是這伙人的頭子，三言兩語便將人手分派好。

跟着，他又道：「若是查到那兩個傢伙在什麼地方，你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馬上趕回來告訴我，商議好之後，才採取行動。」

看了各人一眼，加重語氣說道：「知道麼？」

六人同時點點頭，齊聲道：「知道了，威哥。」

「好，你們馬上去查吧。」威哥揮揮手道：「行動要小心一點，說不定，那兩個傢伙已將我們的樣貌向警方描述出來，因此，要加倍小心。」

那六個漢子應諾一聲，跟着便各自找了一個伴去找尋卡凡與泰廸的下落。

* * *

林督察的手下在那處沙灘搜尋了大半天，幾乎將那一片沙灘翻轉過來，但却一無所獲。

天黑之後，只好收隊回去了。

負責那一次搜索行動的，是一個姓余的幫辦。

林督察聽完余幫辦的報告後，兩道眉毛皺攏起來，好一會也沒有吭聲。

余幫辦幾次想說話，都忍住了。

終於，林督察開口說話了。「阿興，那個死了的疑匪到底將那批賊贓收藏在什麼地方呢？照說，他一定會將那批賊贓藏在那附近的，但我們却搜不到，這眞教人百思不解。」

「林SIR，我也想不通。」余幫辦道：「除非……」

「除非什麼？」林督察抬眼看着余幫辦。

「林SIR，我不過就事論事……」

余幫辦有點猶豫地欲語還休。

「別吞吞吐吐的，有話就說出來！」林督察正色道。

「是！林SIR。」余幫辦忙挺挺腰。「除非那叫卡凡的及叫泰廸的，說的不是眞話……」

「余幫辦，請你說得明白一點！」林督察臉色一沉。

「YES，SIR！」余幫辦挺起腰，應了一聲。「我懷疑發現屍體的卡凡與泰廸，給我們的口供是假的，他們暗中吞掉了那批珠寶金錶。」

跟着，他又加以補充，以加强他的思疑：「那批賊贓價值一千萬，而不是十萬八萬，那會令到平日奉公守法的人，可能會受不住誘惑的！」

林督察却不以為然地瞟了余幫辦一眼，說道：「阿興，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但你若是懷疑卡凡與泰廸吞了那批賊贓，我却不敢苟同。」

余幫辦正想開口說話，却被林督察擺擺手阻止了。「阿興，你可能不了解那兩個年輕人的品德行為，這難怪你會思疑他們的。」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我曾經調查過他們，發現他們以前曾數次幫忙我們破獲過多宗罪案，得過我們警方數次褒揚，有兩次，他們還幾乎喪命，像他們這種見義勇為的年輕人，我相信他們不會做出犯法的事來。」

跟着，他又道：「當然，大胆懷疑，那是幹我們這一行的不成文守則，你那樣懷疑他們，沒有什麼不對。但你有沒有想到，他們若是將那批賊贓吞了，會不會蠢到自找麻煩，馬上報警，却不將那條屍體丟落海中，然後馬上開車回家，那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更不用被那伙疑匪挾持到鷄場，幾乎逃不過那伙疑匪的毒手？」

余幫辦被林督察這番話說得心服口服。「林SIR，你說得有道理，我不該懷疑那兩個年輕人的。」

跟着他又道：「那批賊贓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除非那個死者將那批珠寶扔落海中！」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林督察猛地敲了一下桌面，疾聲說道：「我們怎麼想不到，那傢伙極有可能將那批賊贓扔落海中！」

「林SIR，我們曾經在淺水的地方搜尋過。」余幫辦道。

「有沒有派蛙人潛入水中搜尋？」

「沒有。」

「明天派幾個蛙人潛入水底，仔細地搜索一遍。」林督察道。

「YES，SIR！」余幫辦挺挺腰道。

跟着，他又道：「林SIR，查到那伙疑匪的資料麼？」

林督察的眉頭又皺起來。「阿志已根據那幾張拼圖去查，暫時還未有消息。」

「能夠查出那伙疑匪的資料，那查起來就沒有那麼棘手了！」余幫辦道。

「可惜直到現在，仍未有消息！」林督察吁口氣，伸展一下四肢。「那個傢伙若是沒有死去，這件案就好辦多了。」

「林SIR，我們何不用那兩個年輕人做餌，引那伙疑匪出來。」余幫辦忽然道：「那伙疑匪肯定不甘心那批賊贓被他們吞掉的，只怕這時候已分散人手，到處找尋他們的下落。」

「阿興，你這個主意我早已想過了。」林督察道。「那太冒險了，萬一有什麼差錯，非但難以向上頭交待，我們也負責不了。」

余幫辦聽林督察那麼說，也感到這個主意不妥，但他却不甘心放棄這個可以快速破案的辦法，因此，他想了一下後，說道：「林SIR，我知道這個辦法所冒的風險很大，但這是唯一可以最快破案的途徑，只要我們在事前將每一個步驟都安排好，相信不會有意外的。」

林督察仍然搖頭道：「這是關乎兩個人的生死，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想採用這個辦法。」

「林SIR，這何不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若他們同意，我們就依計而行，若他們反對，便作罷，好麼？」余幫辦仍不死心地道。

林督察却沒有吭聲。

「林SIR，為了盡快破案，這個險值得冒一下。」余幫辦鼓其如簧之舌。「只要我們每一步都計劃周詳，我相信那兩個年輕人不會有危險的。」

頓一下，又說道：「那伙疑匪失去了那批賊贓後，肯定心有不甘，說不定已在策劃另一宗劫案，林SIR，你也不想看到又有劫案發生的吧？」

林督察終於被余幫辦說得心動了，遲疑地道：「那兩個年輕人渾身受傷，只怕不便行動。」

「他們傷得很重麼？」

「不很重，聽他們說，都是皮肉之傷。」

「那就好辦了。」余幫辦道：「我們可以請一個有名的跌打醫師，替他們治理一下，功效比西醫好幾倍。」

跟着又道：「我兩年前跌斷了左手，就是被一個跌打醫師醫好的，我可以帶他們到那個跌打醫師那裏去治理，那個跌打醫師很有名的。」

林督察想了一下，終於說道：「好吧，我明天到醫院去徵詢一下他們的意思，若是他們不答應，那就作罷。」

* * *

已經是午夜一時十三分。

醫院內靜悄悄的。

卡凡與泰廸那間病房的門外，有一名軍裝警員在守着。

由於這一區是留院部，因此，這個時候很少有人在走動，而大部份的病人也睡了。

卡凡與泰廸却仍未睡。

兩人由於整天躺在床上，因此，很難入睡。

兩人都沒有說話，閉上眼睛，希望可以很快睡着。

空蕩蕩的走廊忽然响起一陣脚步聲，在寂靜中聽來，格外响亮。

那個警員馬上警惕地向脚步聲傳來的那邊望去。

只見兩個醫生邊低聲談話，邊走過來，那警員提起的心頓時放下。

在病人住院的區域，經常有醫生或護士到病房去巡視的，那個醫生在這時候出現，一點也不奇怪。

也因此，那個警員才放下心來。

那兩個醫生一直朝這邊走過去，看來，是要到卡凡兩人的病房或是走廊盡頭的那一家病房巡視。

那兩個醫生經過卡凡兩人的病房前的時候，朝那個警員微笑點頭，那個警員也點頭爲禮，回以一笑。

那兩個醫生沒有停下，繼續往前走去。

那警員也就不以爲意，驀地，其中一個醫生倏地停下脚步，對另一個醫生道：「我好像聽到這間病房內發生呻吟聲！」

另一個醫生馬上停下來，凝神聽了一下，不敢肯定地道：「好像是……」

那個警員已聽到那兩個醫生的說話，忙轉頭朝兩個醫生望去，正想開口詢問，第一個聽到呻吟聲的醫生已對那警員說道：「阿SIR，你聽到這間病房內發出呻吟聲麼？」說時用手指一下那警員身後的病房。

那警員茫然地搖搖頭。「沒有聽到啊！」

「莫非我聽錯了？」那個醫生敲敲腦袋道。

另一個醫生道：「爲了小心起見，還是進去看一下比較好。」

跟着對那警員道：「阿SIR，爲了病人着想，我們想進去看一下裏面那兩個病人。」

那警員遲疑了一下，點點頭道：「好吧，我陪你們進去。」說着便轉身開門。

那兩個醫生馬上走到那個警員的身後，其中一個忽然猛地張臂一把將那警員箍抱住，另一個醫生配合得天衣無縫，飛快地從衣袋內拿出一塊半手帕，捂住那警員的口鼻。

那警員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便被迷暈過去。

原來，那塊手帕上，浸滿了哥羅芳的。

雙手箍着警員的那個「醫生」忙將之挾抱住，以免那警員跌落地上弄出聲响來，另一個醫生忙幫手將那個警員扶坐在門邊的那張椅子上。

那個警員坐在椅上，看上去就像在打瞌睡那樣。

跟着，那兩個「醫生」便將病房門推開。

一件黑忽忽的物件「呼」地疾砸向那個當先推門而進的「醫生」。

那醫生冷不提防之下，幾乎被砸個正着，幸好他眼快反應也快，疾忙向後歪閃。

他却忘了身後的那個同伴，兩下裏一撞一絆之下，同時跌倒在地上。

那張椅子「砰」地一聲，砸在那扇半開的房門邊上，隨即「砰」然跌在地上。

一聲呼叫也同時從房內响起來：「有賊啊，快來捉賊啊！」

那兩個「醫生」一聽，慌不迭從地上跳起來，還想衝入房內，但當兩人看到從走廊兩邊的病房內，紛紛有人奔出來，兩人一瞧勢色不對，急忙轉身便往來路那邊奔去。

一張病床也就在這時飛撞在門框上，發出「砰」的一下震响聲，將病房門口堵塞住。

從各個病房內奔出來的醫生或護士看到那兩個醫生神色張惶地往梯口那邊奔去，有人馬上呼喝道：「喂，你兩個是什麼人？」

那兩個「醫生」充耳不聞，沒命的奔向梯口那邊。

「那兩個人是假冒的，捉住他們！」有人高聲呼叫着追向那兩個「醫生」。

亦有人從那邊跑過來，企圖截住那兩個「醫生」。

當先的那兩個「醫生」馬上一揚手——他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支手鎗，「砰」的一聲朝天花板開了一鎗。

鎗聲「嗡」然在走廊上空震响着，那些欲追截那兩個「醫生」的人頓時被那鎗聲震住了。

——除非是白痴或是傻子，才會無視那支手鎗的殺傷力。

那兩個「醫生」乘機飛奔到梯口，急竄而去。

「快致電報警！」一個醫生忙對一個男護理員說道。

那個男護理人員答應一聲，返身奔入一間病房內。

有人想追下去，却被那個醫生阻止了。「不要追，他們手上有鎗，很危險的。」

那幾個想追下去的人這才作罷。

這時候不但這一層樓的人已被驚動了，樓下那些病房內的人，亦被那一下鎗聲驚動了。

那兩個「醫生」沒命地往下奔，雖然曾遇到攔截的人，但都被兩人手上的鎗嚇窒了。

結果，被那兩個「醫生」逃掉了。

而整座醫院亦騷動起來。

＊　＊　＊

泰廸與卡凡在那鎗聲响起後，才脚步微拐地從病房內走出來。

——兩人由於脚上被踢傷數處，因此走動起來有點不方便。

兩人一眼看到那個倚坐在門邊椅上的警員，一眼便看出情形不對。

兩人忙走到那個警員的身旁，叫道

：「唏，阿SIR，你怎麼了？」

那個警員一點反應也沒有。

泰迪伸手推一下那警員，那警員身體一歪，要不是卡凡眼快手急，一把將他扯住，險些便會跌倒地上。

「他暈了。」卡凡道。

「醫生，快來看一下啊，這個阿SIR暈了。」

馬上有一個醫生與兩個護士急步走過來，那個醫生檢查一下後，說道：「不要緊的，他不過被人用哥羅芳迷暈過去吧了。」

跟着吩咐一個護士推一張救護床來。

之後，對卡凡兩人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卡凡道：「我們也不大清楚那兩個人想幹什麼，我只看到那兩個人似乎箍住這個警員，並捂住他的口鼻，感到不對勁，所以便大聲呼叫。」

卡凡口裡雖然這麼告訴那醫生，實則，他與泰迪是知道那兩個假冒醫生的傢伙的企圖的。

不過，那只是兩人的猜測。

兩人猜測那兩個傢伙是衝着他們來的。

除此之外，兩人想不出那兩個傢伙制服那個警員進入他們那間病房的企圖是什麼。

因爲兩人幾乎可以肯定，那兩個傢伙極有可能是那個威哥的手下。

而兩人之所以能夠及時發現那個警員似乎被制服，全因爲兩人仍未入睡的緣故。

原來，那兩個假冒醫生的人與那個警員說話的時候，兩人都聽得很清楚。

兩人都深感奇怪。因爲，兩人根本就沒有發出呻吟聲，但那兩個「醫生」却說他們的病房內有人發出呻吟聲，這自然令到兩人起了疑心。

卡凡與泰迪不由同時撐起身，互相交換眼色，透過門上的那塊玻璃，往外望去。

——由於發生過上一次被挾持的事，因此，兩人對於異於平常的事，都十分謹慎和敏感。

也由於兩人的敏感，才揭破了那兩個「醫生」的計謀。

兩人是透過門上的玻璃，隱約看到那兩個「醫生」將那個警員箍暈，因而更加肯定了心中的猜疑，忙跳下床，泰迪首先擧起放在兩張床之間的那張椅子，那道門一開，他便奮力擲過去。

卡凡則跳到床頭，將那張病床推出來，緊隨着用力將床推開門口。

——那是一種有四個輪子的病床，卡凡才能夠將之推動撞向門口。

＊　＊　＊

兩輛警車大約在五分鐘後趕到醫院，加上醫院的守衛人員，在醫院內展開搜索。

搜索了個多小時，結果却一無所獲。

而兩車衝鋒隊員亦趕到現場加入搜索。

警方之所以這麼重視，原來，那名被迷倒的警員的佩鎗失掉了。

絕無疑問，那支佩鎗是被那兩個「醫生」奪去了。

因此，警方才會這麼緊張。

林督察本來已入睡了，但當他接到警署打給他的電話，知道看守卡凡兩人病房外的一名警員受襲後，馬上穿上衣服，急急驅車趕往醫院。

當他看到卡凡與泰迪無恙，他才鬆了口氣。

他從卡凡與泰迪口中，大約了解了發生什麼事，這時，那名受襲的警員已被救醒，他聽過那警員描述事發的經過後，幾乎肯定那兩個假冒醫生的人，是衝着卡凡與泰迪來的。

他甚至肯定，那兩個「醫生」就是那伙曾挾持卡凡兩人所派來的。

除此之外，他想不出，有什麼人胆敢襲警欲潛入卡凡兩人的病房內，要，將他們擄走的。

林督察覺得卡凡兩人留在醫院內未必安全，因此，他想將兩人移至另一個安全的地方。

＊　＊　＊

那兩個「醫生」確是威哥的兩個同黨假冒的。

那兩個傢伙就是阿堅與阿坤。而負責接應兩人的，是阿財與阿木。

他們匆匆回到石屋，威哥與另外兩個同黨劈頭就問：「成功了？」

阿財喪氣地搔頭，「功虧一簣，我們幾乎脫不了身！」

「怎會這樣的？」威哥氣急地道。

「是這樣的……」阿堅將經過說出來。

「他媽的！那兩個傢伙好機警！」威哥破口駡道。

「威哥，明晚便要交易了，我們怎麼辦才好？」一個叫阿蘇的漢子道。

「經過這一次之後，警方一定會嚴密保護那兩個傢伙，我們想再打他們的主意，根本不可能。」威哥目光閃閃地道：「目前，我們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

說到這裏，他故意頓了一頓，同時掃視了那六個漢子一眼。

「威哥，是什麼辦法？」阿木心急地問。

其他的人，亦用急切的目光，看着威哥。

威哥這才一字一字地道：「再做一次劫案！」

衆人一聽，頓時精神一振，阿財道：「威哥，臨急臨忙的，很難一下子便找到理想的目標啊。」

其餘的人雖然沒有說話，但目光却透露出同樣的疑問。

威哥胸有成竹地笑了一笑，說道：「這一點麼，我在這兩日早已計劃好了，你們只要按照我的話去做，保證萬無一失！」

「威哥，你眞行！」阿堅佩服地道。

其他的人雖然沒有說話，但眼中都露出佩服之色。

「威哥，這一次你看上了那一間？」阿蘇道。

「美麗大道的富豪珠寶公司！」威哥

說着拿出一張紙來，展開放在木桌上。「你們都過來看一下。」

六個大漢馬上走過去，圍在木桌的旁邊，聽威哥逐一解說他的計劃。

＊　＊　＊

卡凡與泰迪已從醫院搬到林督察家中。

這是林督察的主意。

他認為，卡凡與泰迪住在他的家中，比較安全。

況且他尚未結婚，一個人住在千多呎的單位內，多兩個人也不覺擠迫。

卡凡與泰迪本來想回家的，但却拗不過林督察，只好暫時住在他的家中。

經過醫院的那一次事件後，林督察打消了利用卡凡兩人作餌的主意。

因為他覺得，那伙疑匪不惜冒險也想將卡凡兩人從醫院中擄走，顯示出他們極之想得回那批賊贓，那一定會不擇手段的，萬一他們用殺鷄儆猴的方法，為了迫使卡凡兩人說出那批贓物的下落，下毒手殺死兩人，縱使因此而將那伙疑匪一網成擒，這個責任他還是負不起的，而更主要的是，他無權用別人的生命去作餌！他不但是一個忠於職守的警務人員，亦是一個有道德正義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只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他將卡凡與泰迪安頓好之後，馬上致電給余帮辦，要他去請那個相識的跌打醫師到他的家中，替卡凡兩人治理身上的瘀傷。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余帮辦便偕同那個跌打醫師來到林帮辦的家中，替卡凡兩人治理身上的傷。

經過那位跌打醫師的推拿及用葯酒搓擦過之後，兩人感到傷痛消減了大半。

兩人對於跌打治傷之道，也懂得一二，因此，對那個跌打醫師的手法，大表讚佩。

在那個跌打醫師替卡凡兩人治理傷勢時，余帮辦將林督察拉到露台，低聲說道：「林 Sir，你真的決定取消那個計劃？」

林督察認真地道：「不錯！」

余帮辦着急地道：「林 Sir，眼前擺明那伙劫匪極想從兩人口中，知道那批賊贓的下落，只要我們依計行事，那伙劫匪一定會上當的，這麼好的一個計劃，你為什麼忽然取消？」

林督察嚴肅地道：「阿興，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是警務人員，却無權拿別人的生命去作賭注或是魚餌，尤其是可能會危害到別人的生命，更加不可草率，別忘記，我們最重要的職責是維持治安，保障市民的財產及生命安全！」

余帮辦被林督察這一說，有如當頭棒喝般，頓時驚覺到，自己由於一心只想破案，却忽視了別人的生死，因此他不再堅持下去。

林督察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阿興，你是一個很好的警務人員，我很欣賞你對工作的熱情與投入，但我要提醒你一點，凡事都要考慮週詳，切不可鑽牛角尖！」

「林Sir，我會記住你的話。」余幫辦感激地說。

「阿興，除了那個計劃之外，我們還有很多辦法可以破案的，是麼？」林督察直視着這位能幹的下屬。

「是，林 Sir！」余帮辦一挺腰，肅然道。

「有什麼消息麼？」林督察問。

「有！」余帮辦道：「黑道傳出來的消息，泰國帮可能會在這幾日有一宗毒品交易。」

「泰國幫與什麼人交易？」

「這就不知道了。」

林帮辦沉思了一會，忽然道：「阿興，你想一下，那伙劫匪這麼急於想得回那批賊贓……會不會與泰國帮的那宗毒品交易有關？」

余帮辦雙眼一睜，疾聲道：「林 Sir，你是說，與泰國帮交易的，可能是那伙劫匪？」

林督察點點頭。「你覺得這兩者之間，是否有關連？」

余帮辦想了一下，忽然略顯興奮地道：「林 Sir，這極有可能，因為這太巧合了！」

「我也是這麼想！」林督察道：「不可能這麼巧合的！我懷疑那伙劫匪這麼急於想找回那批賊贓，是想用那批賊贓交換泰國帮的毒品！」

「林 Sir，你這個猜想很有道理！」余帮辦佩服地道：「我們只要盯着泰國帮的動靜，說不定便可以抓到那批劫匪！」

「阿興，你馬上派幾個手足日夜監視泰國帮幾個主要人物的行動，同時，也要努力偵查那伙疑匪的綫索，別忘記，這只是我們的猜測，還未得到証實，因此，我們要雙管齊下，全面兼顧！」

「是，林 Sir！」余帮辦精神抖擻地道。

＊　＊　＊

下午三點四十分。

威哥與他的六個同黨分乘三部車子，駛回市區。

其中兩輛車子，是他們昨晚偷回來，換上假車牌，那便不易被警方查出是失車。

而今晚，就是他們與林老闆交易的最後期限。

三輛車子先後駛到美麗大道，兜了幾個圈子，了解清楚附近的情形後，便依照計劃開始行動。

五時十五分。

美麗大道兩旁的行人道上，行人忽然多起來。

原來，此刻正是下班時間，附近那些寫字樓的白領階級紛紛下班，從那些商業大廈內走出來。

而這一帶，乃是市內其中一處最繁盛的地區，商業大廈林立，因此，每到下午五時過後，行人道上滿是下班的白領人潮。

馬路上的大小車輛，也開始增多了。

五時二十分。

一輛房車駛到一個路口停下來，車門打開，走出三個穿着西裝的男子。

其中兩個手挽着公事箱。

另一個開車的則留在車內。

那三個男子一直向着前面約二十碼的一間珠寶店走去。

那是一間全市最有名氣的珠寶店。

公司內所賣的貨品，動輒在十萬元以上。

那三個男子却昂然走向那間富豪珠寶公司！

富豪珠寶公司門前，左右各有一名守衞。

脚步匆匆的行人在經過富豪珠寶公司時，大多都會忍不住投以欣賞和羡慕的一眼。

那三個男子走到富豪珠寶公司門前，似乎受不住誘惑，放慢了脚步，眼睛直向櫥窗內陳列的珠寶瞧着。

路上滿是行人。

那兩個守衞對於這種情形，早已見怪不怪，因此，並沒有對那三個男子特別注意。

最先的一個男子邊看邊走到前邊守衞的身前，不經意地扭頭回望一眼，瞥到走在最後的那個同伴恰好走到另一邊的那個守衞前面，而當中那一個同伴則正好走到珠寶店的大門正中，他隨即輕哼了一聲。

哼聲才起，當中那個男子驀地一步撲到那個守衞身前，手一伸，烏黑的鎗咀抵在那個守衞的身上，口裏低喝一聲：「要命的不要動！」喝聲中，另一隻手已一把奪過那個驚駭得僵住了的守衞手上的鳥鎗。

緊接着，他握鎗的手一揚，砸落在那個守衞的頭上。

那個守衞悶叫一聲，跌倒在地上，頭破血流！

就在當先那個男子閃電襲擊那個守衞的刹那，他那兩個同伴亦閃電行動了。

走在最後的那個男子以同樣的手法，制服了另一邊的那個守衞。

而走在當中的那個男子，則衝入珠寶公司內，疾喝一聲：「打劫！」同時示威地朝天花板開了一鎗！

珠寶店內的人頓時駭呆住了，誰也不敢動一下，有兩個貴婦模樣的婦人忍不住發出尖叫。

那兩個分別制服守衞的男子同時衝進珠寶店內，兩人同時打開手上的公事箱，取出一個十磅重的鎚子，擊向擺放珠寶及名貴手錶的飾櫃！

這時，門外的行人已知道發出了什麼事，紛紛爭相走避，由於路上滿是行人，因此，場面異常混亂，有如鷄飛狗走，狼狽奔逃！

驀地，珠寶公司內警鐘大鳴，也不知是誰按下了警鐘的按鈕。

最先衝入珠寶公司內的那個男子立刻又開了一鎗。

這一次他不是朝天花板射擊，而是朝一個想乘機往下匿之職員的頭上射擊。

子彈從那職員的頭上射過，擊在一個飾櫃的玻璃上，發出「砰」的一聲，那塊玻璃頓時碎裂開來。

那個職員嚇得劇震了一下，一張臉血色全無，彷彿被人點住了穴道那樣，僵住了。

另外兩個男子則毫不理會大鳴的警鐘聲，以快速的手法，從擊破的飾櫃內，取出珠寶，倒入公事箱內！

眨眼間，那兩個被擊破的飾櫃內擺放的珠寶鑽飾及名貴手錶，全被掠空！

跟着，那兩個男子關上公事箱，其中一個喝叫一聲：「走！」拔脚衝出門外。

那個持鎗監視着珠寶店的男子馬上亦轉身衝出門外。

當他在衝出門外之前，又朝天花板開了一鎗。

門外又先後響起兩下鎗聲。

原來，那首先衝出門外的兩個男子朝行駛的車子胡亂開了兩鎗。

那兩下鎗聲頓時令到幾輛車子連環相撞，發出砰砰的相撞聲，以及令人汗毛倒豎的緊急煞車聲。

那一截路面頓時癱瘓了。

那三個男子在走避一空的行人道上飛奔向那輛停在路口接應他們的車子！

沒有人敢攔阻那三個男子。

因爲他們手上都握着足以致人於死地的手鎗！

而警方也一再呼籲市民在遇到劫案時，最好不要逞勇，以保安全，但却希望市民盡快報警。

因此，大多數的市民在遇到劫案時，都依照警方的呼籲，不妄自逞勇，以免危及自己的生命。

那三個男子飛奔到車子前，伸手拉開車門，已欲竄入車內，驀地一聲疾喝響起：「站住，不要動！」

那三個男子中已有兩個竄入車內，最後那一個聽聞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扭頭甩手，朝喝聲傳來的方向開了一鎗。

發出喝聲的是兩個軍裝警員，他們在巡經附近的街道時，聽到鎗聲，知道有事發生，急忙向鎗聲傳來的地方奔去，並用身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報告。

而在趕來的途中，兩個警員聽到有路人說「打劫」，兩人奔得更急，待奔到對面的行人道時，却被阻塞在馬路上的車輛阻礙了他們的行動，而此時他們已看到那三個劫匪奔到接應的房車前，情急之下，其中一個便疾喝了一聲，並同時將佩鎗拔出來。

最後那個匪徒朝那兩個警員開了一鎗後，馬上竄入車內，駕駛車子的同黨立時一踩油門，車子像箭一樣向前標去。

那兩個警員在鎗聲乍響的刹那，馬上敏捷地各自閃匿在停泊在路上的車子後面，待兩人自車後探頭往前張望時，那輛車子已飛馳到另一邊路口，拐了個彎，往右邊馳去。

那兩個警員想開鎗向那輛賊車射去，又恐怕會誤傷途人，只好不甘心地將舉起的佩鎗放下來，眼睜睜地看着那輛賊車轉入前面那條馬路的右面，飛馳而去。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余青玉得趙學佗之師父趙松、錢庸及孫尚本三人聯手替他治療；趙學佗則負責下山購置糧食，但回來時却被蓋天幫所傷及挾持着，脅迫大夫投降歸順，余青玉乍見其父余修竹、孟俊飛及東郭西城等人出現，深知衆大夫武功不高，難以拚搏，當下情急智生，虛稱手中握着一罐毒散，大不了來個同歸於盡……大敵當前，余青玉再次舊病復發，幸得……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跌墜池底　死裡逃生

余青玉再度跌落地上。

余青玉神志未清，不知危險，竟然向外滾動，薛旗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彎腰舒臂抓住余青玉的手臂。可是余青玉見有人抓住自己，更加用力掙扎，蜂腰一擰，向外滾去。薛旗立足不穩，竟被扯倒，余青玉再向外一滾，兩人隨着瀑布向下墜去！

趙松師徒眼望到這一切，可惜欲救無從，目送他們墜下！兩人被瀑布一衝，去勢更速，眨眼間已沒入洗劍池裡，湧起一條水柱，至此趙松師徒才發出尖銳的驚叫聲！

當薛旗發覺自己抱著余青玉跌下懸崖時，內心之驚恐程度，實非筆墨所能形喻！他不是爲自己的安危而恐慌，而是覺得自己對不起恩人余青玉！

薛旗人在半空伸手凌空亂抓，如同在大海中遇溺之人一樣，可惜他什麼也抓不到，反而讓余青玉自他懷中滑下，比他先一步跌入洗劍池！

他一入水便覺得渾身一陣疼痛，尤其雙耳更是刺痛難受！由幾丈高直跌下來，衝力之大，難以估計，饒得洗劍池深邃，仍然直衝至底！

薛旗一陣暈眩之後，身子開始慢慢上升，可是這時候他突然省起一件事：自己既然未死，余青玉亦該尚活著！此念一生，他精神大振，抬頭向上望去，不見有人影，不由潛至池底找尋。只見池底靠山腹處，有一塊石頭突了出來，余青玉不知爲何身子竟然楔在石頭下面，鼻孔不斷冒着水泡，薛旗連忙游過去。

一游至那裡才發現石後原來有一山洞，池水不斷由那裡灌進去，難怪余青玉被暗流沖到那裡去，當下薛旗拉着余青玉，由山洞鑽進去。

山洞長而窄，幸而背後池水不斷湧入，無異是一股推動力，是以前進速度不慢。潛泳了兩丈餘，地勢忽然開闊起來，頭頂上更高，就似進入一座石室，薛旗忙拉着余青玉站了起來，水深只及腰間。他換了幾口氣，便低頭檢視余青玉。

余青玉身上沒有傷痕，可是却昏迷不醒，幸好他身上之熱氣已消退，薛旗將他放在石上，伸手在他身上拍打，可是過了好一陣，只令余青玉吐出幾口水來，依然人事不省，伸手把脈，幸喜尚有脈搏。

忽然薛旗心頭泛起一個念頭：「剛才我自崖頂跌下來，余修竹他們絕無可能不知道，若不見咱們浮上池面，必然會派人下來找尋，如此這裡便不安全了！」

想到此，他見池水仍向前流，便抱起余青玉快步前進。走了一陣，水道又低窄起來，須弓腰而行，薛旗不敢放緩腳步，再走一程，水勢加速，水道向下斜伸，不過又寬高起來，如此曲曲折折，走了半炷香時間，終於見到出口！

薛旗彷彿自地獄返回人間，長長吸了幾口氣，他不敢貿然走出來，先探頭觀察一下。

只見外面是座峽谷，中間一道山澗，奔騰向下，兩旁的山坡不見有人，看

來此處是後山。薛旗鼓起餘勇，抱着余青玉向左邊那座山走去。他表面上沒有受傷，其實適才由崖頂跌下洗劍池，內腑受震頗重，只因心中有個意念：必須將余青玉帶到安全地方，是故不顧自己，勇往直前，實則他全身氣力已將使盡，差幸他意志堅强，所以方能抱著余青玉爬上山坡。

一上山頂，但聞一道驚叫：「咦，他倆在這裡！」

薛旗聞言幾乎亡魂喪胆，目光一及，見由大夫城逃出來的人，就在附近，心頭方放下一塊大石，意志一鬆懈，但覺眼前一黑，全身氣力似驟然被抽乾，抱著余青玉向前跌倒。

* * *

當薛旗一睜開雙眼，便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他一骨碌坐了起來，道：「余少俠你沒事啦？」

余青玉點點頭，道：「多謝薛兄救了小弟一命，大恩大德不敢或忘，請先受小弟一拜！」言畢跪倒。

薛旗連忙掙扎站起來，將他拉住。「你饒我一命，薛某救你一命，最多只能扯平，豈可行此大禮？」他目光一瞥，方發現自己處身在一座山洞內，大夫城的大夫亦都在此，山洞內躺了一地的傷者，趙松等人爲照料傷者，忙個不休。薛旗再問：「余少俠，此是何處？」

余青玉道：「仍在山中，這是大夫城的另一個秘所，料蓋天幫找不到！」他首先醒來，所知較多，續道：「趙大夫說薛兄受傷不重，休養幾天便可無碍，暈倒主要是氣力使盡，這裡有幾個野果，你先吃了吧，待會兒再想辦法弄食物！」

薛旗飢腸轆轆，也不客氣，接過便吃，邊問道：「是趙松將你弄醒的！」

「是的，小弟虧欠諸位良多，令人愧煞。」

趙松聞言回頭道：「余少俠太客氣了，其實就算老夫不爲你推拿，你自己也會醒來的！嗯，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剛才老夫發現你之脈搏十分强勁，待會兒再給你把把脈！」說着又去照顧他徒弟。

余青玉謝了一聲，轉頭道：「薛兄休息一下，待小弟出洞探探消息，說不定蓋天幫的人已回去了！」

余青玉去了許久尚未回來，薛旗十分焦急，大聲問道：「趙大夫，余少俠的身子眞的沒事了麼？我担心他至今尚未回來！」

趙松亦憂心忡忡地道：「他身體暫時沒事，就怕他被蓋天幫那些魔頭發現給纏住了！」

薛旗一骨碌站了起來，道：「薛某也去看看！」

趙學佗忙道：「薛堂主你體力未恢復，千萬莫去！」就在此刻，余青玉回來了，趙學佗鬆了一口氣，道：「三公子你回來就好了，咱們都很担心！」

余青玉道：「蓋天幫的人都走了，我回大夫城找些食物！」他將一袋麵粉放下。「今晚就蒸個包子吃吧！只是在下不懂得做！」

一個老大夫道：「做包子做燒餅，是老夫的拿手好戲，待老夫來吧，不過最好有人協助！」

余青玉道：「在下再回去拿口鐵鍋回來，看來大夫城暫時不宜回去，諸位還是在此居住吧！」言畢匆匆而去。

余青玉來回跑了幾趟，搬來了許多日用品，山路崎嶇難行，他來回奔波，不但不覺得疲累，反而精神奕奕，似有使不盡的精力。

待包子蒸好，天色已晚，衆人圍在一起吃包子，劫後餘生，久旱遇雨，人人均覺得包子甜美不可多得。趙學佗問道：「薛堂主不能回蓋天幫，有何打算？」

薛旗苦笑道：「如今還稱我什麼堂主？薛旗孑然一身，何處不可爲家？」

余青玉關心地問道：「你叛變了蓋天幫，帥英傑豈肯放過你？不如隨小弟……咳咳，小弟斗胆邀薛兄入伙……」

薛旗抓抓頭皮，道：「薛旗與蓋天幫到底有一段香火緣，許多人曾是我的弟兄，一旦兵刃相向，這個……」

余青玉忙道：「若遇到這種情況，小弟必不教薛兄出戰！且小弟用意也只是恐防蓋天幫加害薛兄而已，若尚有懷疑，可先相處一段時間，總之你來去隨意，絕不受節制，未知意下如何？」

薛旗沉吟了一陣，終於答應。「薛某無處可走，唯有投靠少俠耳！」

「萬不可用投靠兩個字，彼此朋友，有困難互相幫助實乃應份之事！」

薛旗問道：「少俠打算幾時回去？」

余青玉看了趙學佗一眼，道：「待學佗兄傷癒之後便回去，學佗因我而傷，小弟不能棄他不顧！」

薛旗聽後暗道：「余三果然是條好漢，薛某幸沒看走眼，不負我背叛蓋天幫跟他！」

趙學佗卻道：「三公子不必爲我留下來，你該回去主持抗暴大局！」

余青玉道：「有雲叔叔在揚州主持一切，你我都該放心，明午我下山找卓成雙，叫他先回去揚州便行！」

* * *

卓成雙並沒有回揚州，而請林楓紅和梅傲華代勞，他自己則替大夫們購買糧食日用品，如此過了十來天，趙學佗雖未痊癒，但已能行動，他不肯再留在山上，躭誤余青玉的大事，是以決定下山。趙松忽然乾咳一聲，道：「余少俠……老朽也想下山跟隨你，未知您……」

余青玉喜道：「晚輩歡迎之至！」

錢庸高聲道：「老趙，當初咱們進大夫城每人都發下重誓，再不出江湖，爲何你敢違例？」

趙松道：「咱們不欲與世相爭，奈何人家不放過咱們，居然找上門來，如今連棲身之所也沒有，還守什麼誓言？依老朽之見，不如大家散了伙吧！」

趙學佗接道：「師父說得有理，大家散伙吧，值此風雲驟變之際，根本不能獨善其身，除非先除了暴，方可有太平日子過，況諸位前輩都有一身本領，更不該埋沒在山中！」此言一出，諸老便交頭接耳起來，一片惶恐。

卓成雙大聲道：「何必諸多顧慮？大

家下山行醫去吧，要不便另找個地方躲起來不見人，老天爺保佑諸位不讓蓋天幫找到！」

羣老商議了一陣，結果分成兩派，一派下山，一派留在山中，當下余青玉等人立下山去了。卓成雙依然駕車，余青玉讓趙松師徒和薛旗乘車，自己騎馬隨後，仍由卓成雙駕車，如此行了幾天，幸好一路平安，返回揚州城！

一回到「家」中，雲開和麗萍等人均大喜，一邊着人準備酒菜，一邊問長問短，余青玉將情況仔細說了一遍。「這次若非薛兄大義相救，余三已不能回來矣！」麗萍首先向薛旗下拜，接着家人亦紛紛向他施禮。

薛旗雖然英雄却不善應付這種場面，急得他把一張黑臉漲紅，不斷地道：「諸位千萬不要客氣，薛某只是報恩而已，當不得如此大禮！」

余青玉忙替他解困，道：「今後大家便是好兄弟，也不必再客氣了！」他替薛旗一一介紹諸兄弟。

麗萍問道：「相公，你身上之怪病，如今到底好了沒有？」這也是羣雄關心之事，當下都七嘴八舌地問着。

余青玉道：「我自己就沒有什麼感覺，這個問題，最好請教趙老前輩！」

趙松道：「老夫與幾位同道替他檢驗過，余少俠的脈搏比以前較强，呼吸却緩了許多，但仍在正常的範圍內，這証明他內功有了進步，也許怪病已不藥而癒了！」

雲開訝然問道：「怎會不藥而癒？」

趙學佗道：「說不定少俠跌下洗劍池，受到極大的震動，反而治好了病，因爲少俠之病源乃體內之陰陽二氣未能融合所引起的，這一震，等於有一般强大的外力，促使二氣融合！」

雲開道：「假如眞的如此，倒是一件大喜事，三公子你自己覺得體內之眞氣有否異常？」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以前體內每有一種沛然之感，近日這種感覺沒有了，但辦起事來，却反而有用不盡的精力。」

雲開喜道：「這是『收歛』，恭喜三公子武功更上一層樓！」

關學祖道：「要想知道三公子之病是否已痊癒，還不容易？只須讓他跟金前輩再鬥一場，便一清二楚！」

林楓紅瞪了他一眼，道：「胡說八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卓成雙道：「反正兩位神醫在場，三公子不如到庭院中打幾趟拳。」余青玉欣然答應，他捋起衣袖，在庭院中施展萬象大師授他的『擒拿手』。這套武功他雖未學會，但因必須蘊勁而發，最易激發體內眞氣，他一口氣打了幾遍，毫無異象，最後又使了兩趟六十四招的『千樹落英掌』法後停止。

卓成雙嚷道：「三公子的病果然好了！」趙松師徒交換了幾個眼色，亦暗暗頷首。

余青玉自然亦喜不自勝，抱拳道：「自余三患病以來，給衆兄弟帶來了不少痲煩和憂慮，余三十分感激！」

一直不作聲的金空空排衆而出，道：「老夫直至如今才向你道賀，不知你是否覺得奇怪？」

卓成雙急道：「前輩到底有什麼話要說，最好不要拐彎，咱們也心急欲知原因！」一句話逗得其他人都笑了起來，余青玉連忙輕責他幾句。

金空空道：「因爲老夫一直存疑，直至適才看了三公子練功才放了心，正如雲開所說，你如今已更上一層樓，內力收歛，藏而不露……唉，如今連老夫也不敢再與你動手了，放眼武林能勝得過你的，已如鳳毛麟角！」

衆人聽他這樣說都雀躍不已，卓成雙道：「今晚實該多喝幾杯！」未幾下人已將酒菜辦好送了上來，筵開兩席，羣雄因余青玉武功大進都開懷暢飲，余青玉先敬了衆人三杯，誰知衆兄弟又紛紛回敬他，余青玉不忍拂他們好意，酒到杯乾。

雲開恐他醉倒，忙勸止之，金空空笑道：「無妨，只消老夫教他一點竅門，包他不醉就是！」當下在余青玉耳畔聲語幾句，只見余青玉含笑點頭。

席間余青玉問道：「雲叔叔，近日蓋天幫有何行動？」

「端雲寨已被蓋天幫所滅，聞說如今蓋天幫將矛頭指向全陽門和凰鳳寨。雲某恐怕這兩門亦難以抵擋蓋天幫的大軍！」

「還有其他的消息麼？」

「聽說趙家莊的人已和其他莊的人聯合起來，在大別山一帶秘密謀事，前幾天還派人送信來，希望彼此合盟，互相支援！」

余青玉喜道：「好極了，吾道不孤，何患蓋天幫不滅，巢湖那邊可有消息？」

「一切平靜如常，可惜網羅不到好手加入。」

關學祖道：「咱們如今的實力也不弱，大可以與對方拚一拚！」

雲開眉頭一皺，道：「只怕尚不足與蓋天幫頡頏，還不宜妄動。」

關學祖道：「咱們先挑好吃的下手，先斬其羽翼，最後才直搗黃龍，這樣總可以吧？」

余青玉道：「余三贊成關二哥的建議！蓋天幫因地盤擴大，實力開始分散，咱們如今又有了金老前輩之助，斬其羽翼已有足夠之實力！」這一說羣雄都磨拳擦掌起來，氣氛甚是熱烈。

胡廣志道：「話雖如此，咱們先向那個目標下手？」

胡廣新道：「蓋天幫分舵衆多，找個目標還不容易！」

金空空道：「慢來慢來，太過弱小的，咱們不須下手斬之，因爲斬不勝斬，且浪費己方之精力，又不足以影响蓋天幫之實力，是以須花點心思計劃一下！」

胡廣新道：「有薛旗兄在此，這事交給他辦，必能勝任！」羣豪目光都落在薛旗身上，薛旗低頭不語。

余青玉乾咳一聲，道：「薛兄只是客卿身份，當日我與他有個協定，他雖跟隨咱們，却不便動手。」

胡廣新又自低聲道：「咱們又不是要他動手！」

薛旗道：「薛某有兩個笨辦法，不知行得通否，想請教高明！」

雲開忙道：「薛兄且說，不必客氣！」

「第一，咱們派人去凰鳳寨和全陽門，協助他們抵抗蓋天幫，只要行動秘密，擊退來犯，甚至全殲來犯者，絕不為奇，這一條殺傷的乃是蓋天幫之精英；第二，隱藏己方實力，撥出一部份人大張旗鼓，引蓋天幫來攻，如欲痛殲來敵者，也不太困難，只須與五莊的人聯系，內外夾攻必成，因爲薛某估計，帥英傑親自出馬的機會不大！」

他話剛說畢，余青玉已連呼好辦法，其他贊成的亦大不乏人。林楓紅道：「這兩條良策都可行，但如今只宜擇其一而行之，那一條較佳呢？」

衆人都拿眼望雲開，麗萍道：「這得看大家想快還是慢，快者先助全陽門和凰鳳寨；慢者則行第二條路，因爲蓋天幫必先去收拾全陽門和凰鳳寨，回頭再來對付咱們！」

金空空道：「有理！依老夫之見還是行第一條路，只是爲求必勝，咱們不能分開力量，兩邊兼顧，須在凰鳳寨和全陽門中擇其一！」

關學祖道：「最好他們都能保住，對咱們才有利！」

雲開沉吟道：「咱們無人與此兩門熟悉……不過若要擇一而助之，應選凰鳳寨，全陽門那邊則請五莊的人助之，一則全陽門實力較強，二則……」

卓成雙嚷道：「不行不行！我老卓最怕跟女人打交道，咱們還是助全陽門吧！」衆皆大笑。

余青玉瞪了他一眼，斥道：「別再打岔，再胡說八道，便罰你到外面放哨！」

雲開乾咳一聲，道：「還有一個原因，五莊人馬駐紮處，比較接近全陽門，且趙北坤與全陽門比較熟悉，由他們去助全陽門則最適合，如今首先派人去此兩處聯絡，五莊那方面，梅傲華乃最佳人選，至於去凰鳳寨的人選……」

卓成雙又插腔道：「千萬別派我！」衆人又大笑，連余青玉亦忍俊不禁。

麗萍道：「那不如由侄媳婦走一趟吧！」

雲開忙道：「不不，你一則非武林中人，二則又身懷六甲，不宜操勞！」

林楓紅道：「林某毛遂自薦，未知雲堂主准否？」

雲開大喜，道：「林兄弟肯去最好，不過如今路上不安全，還請關兄弟陪你走一趟！」回頭又道：「請三公子修書，明早好上路，遲則恐不及！」

金空空道：「你還想等他有回音才起程？恐怕來不及了，凰鳳寨在何處？」

雲開答道：「在北雁蕩山。未知金前輩有何高見？」

金空空道：「咱們明日稍後便動身，到會稽山等候消息，若凰鳳寨不知好歹，拒絕咱們便罷，否則有事馳援亦較方便！」雲開回頭徵求余青玉意見。

余青玉沉吟道：「如此也好，萬一藍凰拒絕咱們，便乘機回巢湖！」當下就此決定，但雲開不同意麗萍長途跋涉。

麗萍道：「妾身便留在這裡等候佳音。」

雲開心想胡廣志辦事比較穩當，當下便令他留下來主持大局，但余青玉已建議雲開留下來，以聯絡來投之英雄，雲開估計有金空空協助余青玉，路上料無問題，欣然答應，當下便散了席。

衆人回房，卓成雙快步上前，截住余青玉，問道：「剛才金老頭教你什麼不醉的良方？」忽見余青玉張開嘴巴，口中立即噴出一股酒箭來，一時酒氣薰天，余青玉哈哈大笑，挽着麗萍進房。

次日一早，林楓紅和關學祖在趙松協助下易了容便上道先行。

余青玉等人與雲開商量了些應變之策，然後也紛紛易容改裝，依次出城南十里處會合，然後分兩批上道，余青玉恐大戰之後有損傷，是故帶了趙學佗同行，薛旗不便同行，留在揚州協助雲開。

一行人平安直抵會稽山，在山上找個棲身之所等候消息，三日之後方見關學祖匆匆趕來，卓成雙忙迎前引他上山。余青玉一見，急不及待地問道：「藍凰姐妹有何意見？」原來凰鳳寨乃藍英所創，其後傳與兩個女兒，大姐藍凰、藍鳳，均年屆標梅，猶未許人，寨內的人，清一色女人，與全陽門剛好相反。

關學祖道：「咱們上山呈上三公子之信，藍凰閱後一口應允，即請我來通知三公子，並請諸位立即去寨裡相見。」

卓成雙道：「那些女人一聽到有這許多漢子上山，當然歡迎啦！三公子最好把她姐妹也討回家做老婆，凰鳳寨與咱們便是一家人，日後弟兄們要討個老婆也方便，肥水不流別人田嘛！」

余青玉喝道：「到了凰鳳寨之後，可不許你再胡說八道！咱們立即下山！」

＊　＊　＊

到了凰鳳寨外面，余青玉方知此寨規模之大，出乎自己想像，而且依山傍建，疏密有緻，明暗兼備，對藍凰鳳姐妹不由另眼相看。

三聲炮响之後，但見寨門打開，湧出一彪娘子軍來，當先兩妹，一身藍色衣褲，藍色的披風，襟上綉著一隻金絲鳳凰，英姿之中不失嫵媚，不問自知兩位寨主親迎大駕，余青玉連忙抱拳道：「余青玉拜見兩位寨主！」

藍凰藍鳳兩姐妹長得相似，只是藍凰左頰有顆小小的美人痣，而藍鳳的美人痣却生在右頰，只見藍凰慌忙回禮道：「三公子大駕光臨，乃敝寨之榮幸，拜見兩字實乃客氣太甚，事實上愚姐妹理當迎駕於山下方合！」

「余三久聞兩位寨主大名，惜無緣識荊，今日一見貴寨之規模，更增欽佩之情！兩位寨主巾幗不讓鬚眉，佩服佩服！」

藍凰連忙謙虛之，藍鳳性格比較活潑，格格地笑道：「姐姐，余三公子大名鼎鼎，今日肯台駕光臨，你怎只顧跟他說客套話，不請人家進寨！」

藍凰一笑道：「是愚姐失禮！三公子

及諸位英雄請進！」兩姐妹親自引路，但見寨門內一座廣場雖不太大，却收拾得十分整齊，四周遍栽了許多花樹，此時枝葉正茂。

林楓紅含笑立在階前，卓成雙低聲道：「老林，這次讓你長住溫柔鄉，眞是便宜了你！」林楓紅尷尬地笑了笑，隨後進聚義廳。

大堂正中掛了一幅立軸，上面繪了兩隻凰鳳，前面放着兩張金漆高背椅，階下擺着兩列椅子，椅後早已立了兩行英姿颯爽的女寨兵，靠牆兵器架上放着十八般武器。藍凰請余青玉等人坐下，然後偕妹上階在金漆椅上坐下。

藍鳳道：「彼此乃同道中人，客氣的話留待蓋天幫烟消雲散之後再說未遲，還是早早進入正題吧！三公子拔刀相助，敝寨上下五內均感，未悉是否有蓋天幫攻打敝寨的消息？」

「不錯，咱們得到消息，蓋天幫下一步是打算消滅貴寨和全陽門，只是確切的日期尚未查悉，但料短期內即會進行，兩位寨主英明，料亦早有消息和應付之法。」

藍凰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敝寨亦探到同樣之消息，亦有一套應付之法，蓋天幫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又恐不足以抵禦！況且他們遲遲不動手，一旦動手，必有萬全之策！」

藍鳳接道：「小妹聞林大俠謂三公子曾與東郭西城鬥過，不分勝負，三公子武功之高，令人羨慕，有你及諸位英雄之助，則何懼蓋天幫！」

卓成雙低聲道：「女人就是女人，說不客套，又滿口場面話！」

誰知藍鳳耳尖聽到，道：「這不是客套話，乃小妹眞心話，咱們只欠幾名高手押陣而已，若尋常人物欲攻打本寨，哼哼，恐怕比登天還難！」

藍凰忙道：「妹妹不可自吹自擂，以免貽笑方家，嗯，林大俠請你替咱姐妹介紹一下諸位英雄。」林楓紅欣然答應，爲他們一一作介紹，藍氏姐妹聞「金山銀海不如一把劍」的前輩高人金空空大名，登時笑靨如花，芳心大定。「有三公子和金前輩相助，本寨固若金湯矣！」

金空空怪眼一翻，道：「小妮子少灌迷湯，帥英傑不是妳對付的，且先帶咱們參觀貴寨的四周地形和設施再說閑語吧！」

藍凰道：「金前輩之令，晚輩敢不遵令？請諸位跟愚姐妹先到後寨！」當下羣豪跟着她倆姐妹和寨內的女兵到後寨一帶觀察地形。

只見寨後有座小小的草坪，草坪盡頭便是一片斷崖，兩側山巒起伏，怪石嶙峋，甚是險要。藍鳳道：「本寨訓練了許多神箭手，石後暗藏箭手，敵人若想由後山偸襲，難以登天！諸位上山俯覽，對本寨之地形將更清楚！」當下走上左側山巒。

居高臨下，果然一目了然，山寨前面只有兩條小路，但近寨之處，同樣佈滿了大石，可以匿人，稍遠之處堆滿了檑木，藍鳳得意洋洋地道：「蓋天幫若由前寨攻上來，即使能過得檑木及箭矢兩關，所餘已無幾，亦不足畏矣！」

余青玉嘆息道：「難怪他們將貴寨放在最後一個目標！」

金空空道：「只可惜寨內沒有設施，一進寨門便中門大開矣，且人家敢來，必有準備，若依你之說，咱們根本不必來！」

藍鳳紅着臉道：「晚輩絕無此意，前輩千萬莫誤會，再說咱們亦是害怕被對手攻進來，所以才想倚仗諸位英雄的大力！」

藍凰接道：「寨內尙設有多處暗哨，可供弓箭手施展，只是本寨全是女流之輩，武功高者不多，故此着重訓練弓箭手和暗器手。」

金空空問道：「弓箭手共有多少個？」

「本寨共有六七百人，人人均能射箭，箭法較好的也有二三百人，能使硬弓的，則只有六七十人。」

「通訊方面又如何？」

「共有三十六個明暗哨崗，可觀察四方，以火堆傳訊，危急時尚有紅綠黃三種烟花告急，山中糧食足夠吃三個月。一千張弓，長短箭矢共有二萬枝，另尚有各式暗器！」

余青玉忙打圓場道：「如此已足夠矣！相信蓋天幫攻上來，亦要付出極高之代價！」當下衆人重新回聚義廳，女嘍囉們已在廳內擺了幾張八仙桌，衆人依次入席，酒宴便擺了上來，藍氏姐妹少不免勸了幾番酒，想不到山中居然能做出許多好菜來，羣雄都能盡興，散席之後，藍氏姐妹親送羣豪到客舍安寢。

整座凰鳳寨分成五組，前中後和左右兩翼，客舍便設在聚義廳後面，藍氏姊妹則住在中堂，中堂還建了一座高樓，可俯視全寨各處地方。

一宿無語，次日一早羣豪又聚於聚義廳，金空空道：「寨主可否請貴寨神箭手表演百步穿楊之絕技否？」

藍凰笑道：「正欲請前輩指點，待吃過早飯便着他們獻醜！」當下女寨兵捧上糕點麵湯，羣豪飽餐之後，都到廣場，只見那裡已擺放了許多個箭靶，一列女寨兵腰懸箭囊，手執長弓，早已準備停當。藍凰立即下令她們表現。

那些女神箭手果然名不虛傳，幾乎箭不落空，且多數中紅心，惹來一陣喝采聲。藍鳳有點得意地道：「請金前輩指點一二！」

金空空冷笑道：「射中死物，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敵人是不會站在那裡等妳們射到的！」

「咱們平日也有訓練射活靶！」

「成績如何？」

藍鳳有點忍不住，負氣地：「射活靶當然成績不同射箭靶，這是必然的結果！」

金空空一本正經地道：「以後需着重這方面的訓練，還要加强耐力的鍛練，因爲即使這次能擊退蓋天帮的侵犯，但蓋天帮絕不會甘心失敗，下次再來犯，也許同道來不及救援，則要靠你們自己了！」

藍凰怕乃妹再說負氣的話，會令雙

方尷尬忙道：「老前輩句句金石良言，晚輩姊妹得益良多，只是晚輩尚斗胆懇求前輩，趁蓋天帮尚未來犯，主持訓練，則敝寨得益將更多！」誰知金空空一口答應。

余青玉喜道：「前輩肯訓練女寨兵，不但是凰鳳寨之福，亦是武林同道之福！」

金空空道：「不是老夫故意挑剔，實是老夫看了凰鳳寨的地勢，認爲可作抗禦蓋天帮的大本營，所以希望加强防衞能力！請寨主立挑選寨內最精壯的五十名女寨兵，老夫要立即進行訓練，而且最好要有位頭目，將來也可頂替老夫的位置，主持訓練計劃！」

當下藍鳳亦回嗔作喜，立即吩咐幾位頭目，挑選第一批受訓人員，未幾廣場中已聚集了數十個女寨兵，誰知金空空道：「你們都隨老夫來！」他慢慢向山寨左側山巒跑去。

藍凰雖然有點意外，但仍立即下令女寨兵跟着金空空。「一切須聽金老前輩之命令，違令者當作違反寨規！」霎時間，廣場上的女寨兵走得一個不剩，藍凰忙請羣豪進廳聊天。

余青玉在山上甚是無聊，心中既記掛母親，更爲麗萍臨盆在即而心焦，無所事事只好拿出師父遺下來的武功旨要閱讀。這本書除記載凌水雲的成名絕技之外，尚有他在武學上的心得和臨場經驗。余青玉每次打開這本秘笈，便廢寢忘餐，今次當然亦不例外。

如此過了三天，金空空的訓練已告一段落，這天晚飯時，余青玉忙詢問成績。金空空笑道：「此乃須長期保持不懈，方可見效之事，三日豈能見效？」

藍鳳笑道：「姐妹們只跟金前輩練了三天，人人均走不動了，心中都在怪你不懂憐香惜玉哩！」

金空空大笑道：「老夫年輕時尚不懂得，難道到老了反而會憐香惜玉麼？」羣豪都大笑不已。金空空又道：「貴寨的兩位頭目已掌握了訓練的精髓，日後只須叫她們訓練便行了！」

藍凰道：「韓香玉和明珠這三天也夠辛苦的了，明天就讓她倆休息一天，後天才訓練第二批吧！老前輩勞苦功高，晚輩再敬你一杯！」金空空也不推辭，酒到杯乾。

余青玉問道：「藍寨主，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來了沒有？」

藍凰道：「還未有消息回來。」當下散席之後，各自回房練功歇息。

次日午後，下山打探消息的女寨兵來報：「啓稟兩位寨主，屬下探到消息，蓋天幫已派了人要來攻本寨！」

藍鳳興奮地站起來，問道：「如今他們到了何處，一共有多少個人，由誰帶領？」

「領頭的人是蓋天幫的總管廖栢夫，一共帶了七八十個人，如今到了鶴盛！」那女探子道：「說不定今晚他們便會來犯！」

余青玉急問：「鶴盛離此處有多遠？」

「只有三十多里路！」藍凰立即道：「傳令下去，全寨準備應戰，晚飯之後，各自到崗位上，無故不得擅自離開，違者斬首！」霎時間，凰鳳寨立即呈現一派緊張的氣氛。

余青玉道：「他們只來了七八十個人，看來全是精銳人員，咱們可得小心！」

藍鳳道：「帥英傑也太小覷咱們凰鳳寨了，只派七八十人，管教他們來得去不得！」

金空空畢竟是塊老薑，低頭沉吟不語，卓成雙嘴快問道：「金前輩似乎不同意藍二寨主的看法哩！」

金空空揮揮手，道：「帥英傑乃一代梟雄，莫將他看得太簡單，否則也不會將大半座武林吞掉……老夫心中實有一個難解之謎！」

藍凰忙道：「前輩心中有何不解謎，何不說出來，等大家參詳一下？」

金空空乾咳一聲，道：「帥英傑敢先取快刀堂、流星門等，爲何反將凰鳳寨列入最後一個目標？顯然因爲貴寨在他心目中有很重的份量，試猜一下，一是他認爲貴寨向來只採取自保之策略，沒有野心；二是貴寨佔地形之利，攻佔貴寨，須付出極大代價，與其如此，何不待大局已定之後再慢慢動手？」

林楓紅道：「前輩言之有理，此刻連晚輩亦覺得古怪，既然如此他絕不應只派七八十個人來攻打凰鳳寨，何況此刻以蓋天幫，隨便要調集三五百人絕不困難！」

「眞是孺子可教！」金空空頷首道：「自古以來，進攻的那一方，人數必須在防守那一方之上，人數越佔到優勢，取勝把握固然越大，損傷亦會較少，此理至淺，稍爲讀過孫吳兵法的人都明白，故此……老夫懷疑廖栢夫所率領的，只是先頭部隊，背後那一隊才是可怕的對手！」

藍凰粉臉變色，道：「晚輩立即派人下山再去打探！」當下又着人挑選幾位精明的女探子火速下山，並須不斷將消息傳遞上山寨。

余青玉忖道：「到底薑是老的辣，今後每一件事都得仔細推敲方能成大器！」當下問道：「未知藍寨主有何却敵之策？」

藍凰微微一愕，道：「俗語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蓋天幫的魔頭若能過得檑木及亂箭這兩關，人數亦不多，已必須担心了！」

余青玉道：「余三有一計請教高明，咱們先派一隊人馬埋伏在半山，待檑木亂箭過後，再衝上來，上下夾攻，必大有收穫！」

藍凰道：「此計果然大妙，這隊人馬就由三公子率領如何？」（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鐵虎莊劍神鐵老虎不知從何處弄來一塊寒鐵，在院子裡挖成水塘，引來寒泉，築起高爐，聘了鑄劍名家歐陽天治煉八把名劍，因煉出名劍被江湖人劫去，鐵虎莊人口被火燒擊殺，只有劍神的小兒子鐵小虎逃出，事後江湖豪俠聞噩耗趕來致祭，其中無根大師分析八把寒鐵劍是近因，爭奪武林領導權是主因，勉勵小虎去找仇家……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鐵小虎

查兇手無下落　捉使者撲個空

胡力的動作也不慢，有樣學樣，跪下去磕了一個響頭，道：「主人在上，奴才胡力見過星君。」

小虎好不開心，簡直有點受寵若驚，親手將二人扶起，滿臉堆笑的道：「客氣了，客氣了。」

無根大師目注胡力、石玉娘，道：「你們聽清楚，小心保護星君，不得有誤。」

石玉娘道：「玉娘遵命。」

無根道：「平常時候，最好隱而不現，無須常隨左右。」

胡力躬身應諾，沒言語。

無根道：「一旦有事，務必捨命以赴。」

玉娘道：「我們知道。」

「妖術法力，嚴禁對凡人使用。」

「是！」

「尤其不可與凡人亂搞男女關係。」

「我們斗胆也不敢。」

「也不可以洩漏天機。」

「是的。」

「倘若圓滿完成任務，老衲保證會給你們增加一千年的功德。」

「謝老禪師。」

「好了，老衲言盡於此，告辭了。」

「送老禪師。」

「再見！」

「再見！」

最後兩句話，係出自小虎主僕之口。

乖乖，好玄，好妙，餘音未盡，亦未見無根大師起身舉步，便一下子不見了。

緊接着，胡力與石玉娘也從小客廳裏消失。

卻令小狗子看傻了眼：「我的媽呀，了不得，不得了，眞想不到，咱們居然跟神仙打上了交道。」

鐵小虎不以爲然：「哼，這有什麼了不起，別大驚小怪，本少爺曾經也是天上的一顆大明星。」

「八少爺，你眞是相信是武曲星下凡？」

「當然相信，你呢？」

「才怪！」

＊　＊　＊

鐵虎莊是江湖重鎭。

莊主劍神鐵老虎，更是武林領袖。

鐵家的滅門慘禍，早已傳遍三山五岳，各門各派。

不久，各色各樣的武林人物，便陸陸續續的湧進了鐵家莊。

他們多數是聞風前來弔祭的。

香煙繚繞，燭光明滅，金紙錫箔的灰燼，處處可見。

棚架下，棺木前，擺滿了數不清的瓜菓祭品。

有的人在唏噓。

有的人在慨歎。

甚至，還有放聲大哭的。

爲了這個原因，八少爺與小狗子決定暫時留下來，並未離開鐵虎莊。

但是，亦未公開現身，僅在暗中默默觀察。

觀察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鐵狗

忽然自作聰明的道：「八少爺，現在仇家的名單已經呼之欲出。」

小虎一怔，道：「此話怎講？」

「依我看，這些前來祭拜，尤其是傷心落淚的人，已經可以在黑名單上除名。」

「我不同意。」

「八少爺不同意？」

「武林中多得是僞君子，假道學，不能只看表面文章。」

是的，江湖中事，千奇百怪，詭詐百出，絕不能以常情常理論斷。

誰敢保證不是貓哭老鼠？

誰敢保證不是暗探虛實？

誰又敢保證不是在演戲？

然而——

誰在眞心祭拜？

誰在貓哭老鼠？

誰在暗探虛實？

誰在故意演戲？

主僕二人却如置身五里雲霧中，看不出任何端倪來。

＊　＊　＊

在衆多弔祭者之中，有三個人的身份最特殊，地位最崇高，名聲最響亮。

一個是百善先生。

一個是慈悲和尚。

一個是劍仙金飛龍。

＊　＊　＊

百善先生已年逾花甲，一襲長袍，兩袖清風，一桿旱煙袋是他的註册商標，也是防身的武器。

是一位標準的好好先生，爲人排難解紛，積善積德，鋤强扶弱，德澤廣被，俠名滿天下。

慈悲和尚是一位苦行僧，年齡比百善先生略大，居無定所，四海爲家，常年手捧鐵鉢，到處化緣，也到處行善。

爲人慈悲爲懷，普渡衆生，由他一手興建的寺廟，救助的百姓，已不知凡幾，而他本人則仍一貧如洗，兩手空空，的確是一個捨己爲人的慈悲和尚。

多少年來，這兩個人就是眞理的代表，正義的象徵，譽滿武林，望重江湖。

當然，他們的武功是第一流的，絕不在南金北鐵之下，只是，淡泊名利，一心向善，並無與人爭强鬥勝之心。

二人志同道合，相交甚深，經常結伴仗義江湖。

今天，他們又結伴來到了鐵虎莊。

沒有弔祭。

不曾哭泣。

只有唏噓、感慨、搖頭、歎息！

不停的，發自內心的，唏噓、感慨、搖頭、歎息！

而且，擧止十分怪異，一踏進棚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開始掀棺材。

一個一個的掀，一個一個的看，還看得很仔細，直至將所有的棺木掀完看完後，才停下來。

臉色已由肅穆，轉爲蒼白。

但是，到現在爲止，他們還沒有說過一句話。

「唉！」

這是從百善先生的口中，吐出來的惟一的一個字。

「阿彌陀佛，悲哉！痛哉！」

慈悲和尚的字數雖多，意義則一，空泛得很，根本猜不透他們心裏在想什麼。

說完這九個字後，二人同聲一歎，隨即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鐵虎莊又來了一位嬌客。

綺年玉貌，美若天仙，很漂亮的一位俏姑娘。

是金家的二小姐，金飛龍的掌上明珠金如雪。

她一身縞素，滿面戚容，臉上還掛着淚珠子。

獨自一人，孤魂野鬼似的，一頭闖進小虎的臥房去。

「誰？」

小虎冷不防嚇了一跳，但當他看清楚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時，馬上喜孜孜的道：「啊，是妳，金如雪。」

金如雪對眼前的這位紅臉少年，却陌生得很，驚得她倒退三步，面籠寒霜：「你是什麼人？怎會在小虎的臥房裏？」

鐵小虎本想說：「媽的，裝什麼蒜，都抱過吻過啦，就差沒上床，還來這一套。」

但一轉念間便明白了，自己此刻容貌已變，即使是最親近的女朋友也不認識。

而且，還不能將事實眞相告訴她，只好說：「我姓紅，紅小虎。」

金如雪滿面訝異的道：「什麼？你也叫小虎？姓紅？」

「不錯，大紅特紅，紅遍大江南北，紅透天下武林的紅小虎。」

「來這裏幹嘛？」

「寄居。」

「寄居？誰叫你住進來的？」

「自然是鐵小虎。」

「小虎他——」

「啊，是他生前交代，死後託夢叫我來的。」

「你跟八少爺是什麼關係？」

「朋友，可以共穿一條褲子的好朋友。」

金如雪不信，一臉疑雲道：「奇怪，怎麼從來沒聽小虎提起，有一個同名異姓的朋友？」

八虎嘻嘻一笑，道：「可能是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太忙，沒有機會說。」

太忙兩個字，他特別加重語氣，兩隻眼珠子更一瞬不瞬的盯着她。

如雪心裏雪亮，知道他是指情侶之間，那些卿卿我我的親密動作而言，不禁羞紅了臉，垂首不語。

眸中閃過一抹詭異的神采，小虎接着說：「八少爺與我，乃是莫逆之交，情同手足，他生前常說，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他的一切一切皆願與我共享。」

金如雪愕然重複道：「一切的一切？」

鐵小虎頷首道：「換句話說，也包括他的女朋友在內。」

如雪的臉色變了，但看在小虎的份

上，並未眞的生氣，僅連說了兩聲：「荒唐！荒唐！」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一定是你自己編的，小虎絕對不會說這種荒唐的話。」

鐵小虎正經八百的道：「是他說的，騙妳不得好死。」

金如雪嬌滴滴的道：「我不信，除非你能找出證人來。」

眼前就有一個證人，在門外，是小狗子，跨步而入，粗聲大氣的道：「我可以作證，我家公子的話句句實言。」

金如雪愣了一下，道：「這位黑臉朋友是——」

鐵狗自我介紹道：「俺姓黑，黑小狗，是我家紅公子的軍師、參謀兼跟班的。」

金如雪半信半疑，淡淡的「嗯」了一聲，沒再多言。

小虎並未就此罷休，想拉金如雪的小手，被她巧妙的躲開了，龍虎小霸王神秘兮兮的道：「金姑娘還沒有答覆在下的問題呢。」

「什麼問題？」

「關于小虎的遺言，可以共享他的女友。」

「別的事可以共享，女友不可以。」

「可是，八少爺已經嗚呼哀哉。」

「我對他的感情永遠不變。」

「赫！好偉大的愛情。」

「也希望你珍惜你們之間的友情。」

「金姑娘。」

「嗯？」

「我可以叫妳如雪嗎？」

「可以。」

「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

「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

「在下的意思是，像妳與小虎之間的那種朋友。」

「不可能！」

鐵小虎碰了一鼻子灰，但心裏却感到格外溫暖、甜蜜，畢竟，金如雪越是對紅小虎冷淡，越表示對鐵小虎愛情專一。

能夠遇上這樣痴情的女子，夫復何求？

經過片刻的沉默後，小虎轉變話題道：「是妳一個人來的？」

金如雪道：「我們全家都來了。」

「來做什麼？」

「祭拜亡魂。」

「妳怎麼不去祭拜？」

「我想找一樣小虎的東西做紀念。」

她找東西的速度好快，一眨眼的工夫便選中兩樣她中意的東西。

一把高掛在牆上的劍。

一對放在書桌上的布娃娃。

鐵小虎以充滿感情的語氣道：「高明，高明，如果我的好朋友在世，由他自己來選，他也會選中這兩樣東西。」

金如雪的雙手微微抖着，目蘊淚光，戚然道：「紅公子知道這兩樣東西所代表的意義？」

小虎道：「我們之間沒有秘密，無話不談，連你們親嘴的事都一清二楚。」

頓覺一陣紅暈飛上面頰，金如雪學劍道：「這一把劍有何來歷？」

「是小虎十二歲時，參加劍會，奪得冠軍所使用的劍。」

「這一對布娃娃又是那兒來的？」

「是妳親手做好，送給他的，並說——」

「說什麼？」

「這一對布娃娃就是你們二人的化身，人存物存，人亡物毀！」

「哇！」話至此處，金如雪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終於「哇」的一聲哭出來。

哭得好傷心，梨花帶雨，聲聲斷腸。

小虎，鐵狗深受感動，也跟着她直掉淚。

鐵狗道：「哇！好偉大啊！」

小虎道：「哇！好可憐啊！」

哭聲中，金如雪三把兩把，將一男一女兩隻布娃娃當場扯破扯爛。

帶着破娃娃，流着淚，喊着小虎的名字，沒命似的奪門而去。

幾次三番，小虎恨不得立刻衝出去，將她抱住，痛哭一場。

他沒有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爲了復仇，他不能暴露身份，必須隱姓埋名。

＊　＊　＊

金如雪之言不假，老爸金飛龍，二哥金如山，三哥金如海全到了。

就在棺木之前，擺起了香案，已經以大禮祭拜完畢。

此刻，劍仙金飛龍正痴痴傻傻的立在老友鐵虎的靈柩前，老淚滂沱，神情黯然。

金如山在哭他大姐金如翠。

金如海則在哭女友鐵七鳳。

南金北鐵的關係太密切了，感同身受，痛不欲生。

霍然，如雪又失魂落魄似的飛奔而來，撲至小虎棺前，打開棺蓋，將一對破碎的布娃娃丟進去，然後就抱着棺材板，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

金飛龍看在眼中，更加傷痛，強將愛女拉起來，撫慰道：「孩子，人死不能復生，傷心何益，妳自己千萬要保重。」

在父兄的再三力勸下，總算將這位痴情少女的悲傷止住

＊　＊　＊

鐵小虎就在附近，一切皆耳聞目見，這時乍然趨前說道：「恭喜金堡主，賀喜金堡主。」

這話沒頭沒腦，弄得劍仙金飛龍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錯愕道：「娃兒說什麼？恭喜老夫？喜從何來？」

小虎振振有詞的道：「鐵虎莊家破人亡，放眼江湖，已無心腹大患，飛龍堡大可高枕無憂，唯我獨尊。」

此話一出，立即激怒了金如山，大發雷霆道：「放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們金家是幸災樂禍的人？」

金如海的火氣更大，氣虎虎的道：「媽的，你說話最好當心點，小心禍從口出，黑夜飛頭。」

兄弟二人好霸道，口說不算，手握劍柄，還準備動手。

還是金飛龍老成持重，沉得住氣，一面阻止兒子出手，一面道：「快退下，不得無禮，這位小友也許沒有惡意。」

鐵小虎本來就沒有惡意，只是欲藉此測試一下金家的反應，從而作爲擒兇雪仇的參考，聞言當即放低姿態，道：「是嘛！純出一片善意，何必緊張，在下的本意是，鐵家一倒，無疑當由金家領袖武林，希望金大俠能夠主持正義，登高一呼，統率羣雄，爲鐵老爺子一家百餘口討一個公道回來。」

直到此刻，劍仙金飛龍始正眼將鐵小虎看清楚，道：「小友何人？」

金如雪代答道：「他說他叫紅小虎，是八少爺的朋友。」

鐵狗神采飛揚的道：「大紅特紅，紅遍大江南北，紅透天下武林的紅，是鐵家八少爺生死之交的好兄弟，我黑小狗的好主人。」

一聽說這位紅臉少年是小虎的至交好友，金飛龍的態度顯得親切不少，道：「紅少俠，鐵家的慘案你是幾時得知的？」

「有兩三天了。」

「可是少俠收的屍？」

「是在下請人辦理的。」

「謝謝，所有的花費，金某願負全責。」

「那裏，別客氣，朋友也有通財之義。」

「老夫想請教一件事，可知兇手是何許人？」

「這也正是在下亟欲查明的一件事。」

「難不成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

「消息是有一點點。」

金如山、金如海、金如雪兄妹聞言皆神色一緊。

劍仙金飛龍急聲追問道：「請少俠快說。」

鐵小虎臨時編了一套話語道：「據一位目擊者說，曾目睹八九個戴着面具的人，尾隨八少爺的身後，追出鐵虎莊。」

「兇手有這麼多？只要查出一個來，就不難將其餘的揪出來。」

「可惜，到目前爲止，一個也不知道。」

「毀家滅門，絕毒無比，一定有特別的原因。」

「是有很特別的原因。」

「請紅少俠把話說清楚。」

「在下覺得，這件事金前輩應該知曉才對。」

「那件事？」

「一件大事，金大嫂沒有提及？」

金飛龍的臉色接連數變，迫不及待的道：「沒有，如翠已有數月未歸，亦無書信往還，鐵家的近況，老夫一無所悉。」

數次試探，皆無所獲，小虎心下稍稍一寬，就所知，以及可以公開的部份，說了個大概，最後道：「不知金大俠有何打算？」

劍仙金飛龍毫不遲疑，慷慨激昂的道：「少俠儘管放心，老夫責無旁貸，即使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必會追回八劍，令兇手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眞不愧爲是名滿天下的人物，言來豪氣干雲，目光凝注在鐵老虎的棺木上，又徐徐道：「小友要不要跟金家一起行動？」

鐵小虎略一尋思，道：「還是分開的好，多一條路線，就多一個機會。」

「少俠預備如何進行？」

「先找玩刀使劍的傢伙。」

「對，如有消息，盼能隨時知會老夫一聲。」

「希望金堡主也不要藏私。」

鐵狗搭配得很好，追加了一句：「藏私是會破壞形象的。」

金如山、金如海甚是不悅，金飛龍却並未介意，金如雪笑盈盈的道：「放心，我爹最是光明坦蕩，不會藏私的，以後大家保持連繫，互通消息就是。」

話畢，金家父子兄妹便即告辭而去。

* * *

劍莊。

是歐陽天的祖居。

就是因爲歐陽家世世代代都是鑄劍的名家而得名。

莊子不大，只有十幾戶人家。

房子却多數都很新，很寬敞。

唯獨歐陽家僅有三間破破爛爛的小屋子。

小虎甚覺詫異，曾在暗中作了一番調查。

得知歐陽天性好杯中物，不醉無歸。

又喜歡賭，偏偏又賭技欠佳，每賭必輸。

一個嗜酒愛賭，又每賭必輸的人，一定會鬧窮。

這個時候，只要給錢，他可能會做出任何事。

「鐵虎莊煉劍之事，八成就是歐陽天這個老匹夫洩出去的。」

這是小虎的想法。

他的想法很正確。

* * *

「篤！篤！篤！」

終於找上門來，由鐵狗叩門三響。

「誰呀，門沒有關，自己進來吧。」

是個老婦人的聲音，沙啞而又虛弱。

人比聲音更糟，推開破門，馬上看到，一個乾巴巴的，像是皮包骨頭的老太婆，正坐在一隻剩下三條腿的古董椅子上發呆。

倒是很有禮貌，見有人進來，起身相迎。

小虎道：「請問這可是歐陽先生的家？」

老婦沒開口，點頭認可。

「不知這位老太太是歐陽先生的什麼人？」

「是他的老伴，兩位有事？」

「我們是來找歐陽先生的。」

「他不在。」

「到那裏去了？」

「大概是去邯鄲鐵虎莊吧。」

「去了多久啦？」

「差不多快一個月啦。」
「還沒有回來？」
「沒有。」
「中間是否回來過？」
「也沒有。」
事情透着古怪，主僕二人相顧愕然。
這時候才注意到屋裏的情形，家徒四壁，比叫化子家還不如。
門旁，一張板櫈上，却放着一個很高級，很氣派的鐵質禮盒，與屋裏的破落景象很不相襯。
小狗子道：「府上有客？」
老太太的反應好快，回望禮盒一眼，道：「是前一陣子別人送來的。」
「親戚？」
「不，是一位找我家老伴的外地人。」
「見到歐陽先生了嗎？」
「老身說過，他不在。」
「此人是何來意？」
「他沒有說。」
「老太太爲何不問一問？」
「問過，他說有話要跟我家老伴講。」
鐵小虎拿起禮盒來掂一掂，感覺沉甸甸的，很重，道：「這是一份厚禮，不是金子，便是銀子。」
老太太面黃肌瘦的，看上去不但健康欠佳，營養亦不良，咳嗽幾聲後，始道：「也許是吧。」
「不曾開過？」
「老身根本不打算收。」
「不要白不要，收下吧，買些滋補的東西補補身子也好。」
「收下也沒有用，還不是便宜了那個死鬼，喝酒賭博，不出三天就會揮霍光。」
察言觀色，小虎深深覺得，老太太遇人不淑，處境堪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道：「老太太的兒女都長大成人了吧？」
正好觸及老婦人的傷心事，悽悽戚戚的道：「老身無兒無女。」
小虎言歸正傳道：「這位送禮的朋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是——」
僅僅說了一個是字，便沒了下文。
噗通！一聲，俯面倒下，已氣絕身亡。
只見她的後腦之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黃旗。
不大，只有巴掌大小，上面有三個字：幽冥令。
是綁在一支尖錐形的鐵器上面，當作暗器來用。
尖錐沒入腦中，鮮血與腦漿齊流，旗子登時紅、黃、白三色雜陳。
出手之人手法高明已極，簡直令人心胆俱裂。
從那裏射來？由何人出手？
事先二人竟毫無所覺。
看在眼中的只是一縷黃色的光。
聽在耳中的只是一聲尖銳的咻！
就在他倆看到黃光，聽到咻聲的同時，老婦人便告倒地了帳，根本來不及出手搶救。
更感駭然的是，武林中從來沒見過這面幽冥令。
連聽都沒聽說過。
幽冥令的主人是誰？
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與鐵家的血案有無關連？
難道……

＊　＊　＊

懷着滿腹的疑雲，二人破窗奪門而出。
夜空如洗。萬籟俱寂。
狗屁也沒找到，來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是鐵小虎先返轉斗室，還點燃了一盞燈。
突然發現，插在老婦人後腦上的幽冥令不見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他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脫口驚叫一聲：「糟啦！」
「什麼糟啦？」
小狗子應聲從後窗外箭射而入，神色惶張，身手矯捷，宛若一隻受驚的豹子。
「邪門，幽冥令不翼而飛。」
「是誰取走的？」
「可能是它的主人去而復返。」
「媽的，這傢伙好滑溜，也好大胆，人呢？」
「已經走了！」
突聞一個陰冷森寒，不帶絲毫人味的聲音接口道：「沒有走，在這兒！」
循聲望去，立見一個身穿長袍，瘦削矮小的當門而立，
臉上戴着一張鬼怪面具，難窺他的廬山眞面目。
面具的上方，有一個「左」字，不知是何意思。
鐵小虎怒眉雙挑的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來人陰森森的聲音道：「是人也是鬼，是鬼也是人。」
「不用說，這位老太太是你殺的？」
「沒錯。」
「幽冥令也是你取走的？」
「正確。」
「爲什麼要殺一個可憐的老婦人？」
「高興！」
「你是誰？」
「幽冥使者。」
「幽冥使者？那個左字——」
「表示本座是幽冥左使者。」
「還有右使者？」
「廢話。」
「你們是一個組織？」
「娃兒不笨，猜對了。」
「什麼組織？」
「幽冥教。」
「幽冥教？沒聽說武林中有這一個教派？」
「只怪你坐井觀天，孤陋寡聞。」
「既是幽冥組織，大概都是見不得人的鬼吧？」
「有鬼也有人，有人也有鬼，本教人

鬼不分。」

的確，鐵小虎從未聞江湖上有這樣一個恐怖組織，弄得他滿頭迷霧，當下臉色一沉，怒貫雙眉，咬牙切齒的道：「說，你們教主是誰？教址設在何處？」

「無可奉告。」

「可是幽冥教早與歐陽天勾搭上，這個老匹夫的生死下落如何？」

「無可奉告。」

「鐵虎莊的滅門血案可是幽冥教幹的？」

「無可奉告。」

一連三句無可奉告，激怒了小狗子，破口大罵道：「幹你娘，你去而復返，就是爲了放臭屁？再不說實話，小心小爺爺請你吃鍋貼、鐵板燒，喝酸辣湯。」

他可不是空口唬人，話一出口，順手撈起一隻大海碗來，劈頭蓋面的砸過去。

彼此近在咫尺，出手就到，眼看幽冥使者就要頭破血流，當場出醜。

沒有，連毫髮都沒傷到，千鈞一髮之際，被他輕而易舉的伸手接住。

咻！一聲，立又抖手擲回。

好美，好妙，也好高明，海碗奇準無比的回到原處。

分毫不差。

分毫未損！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二人意見一致，這傢伙不是省油的燈。

小虎子手握劍柄，正要拔劍與他一決高下，幽冥使者開口了：「本座去而復返，自然另有任務。」

龍虎小霸王鐵八虎道：「什麼任務？」

「本座是想查證一下你們的身份。」

「在下紅小虎。」

「不是鐵家的人？」

「八桿子也打不着。」

「沒有錯？」

「錯不了！」

幽冥使者的眸光彷若鋒利的刀片，在小狗子的臉上一刮，道：「你叫黑小狗？」

紅小虎、黑小狗這兩個名字，是新出爐的，剛剛才使用過一次，他們實在猜不透，幽冥使者是如何得知的？

鐵狗瞪着眼珠子說：「怪哉，你他媽的怎知咱家叫黑小狗？」

幽冥使者信心十足的道：「本教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小虎嗤之以鼻，暗道：「笑話，放你媽的狗臭屁，幽冥教當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就不會把本少爺當作鐵小虎了。」

幽冥使者道：「跟鐵家有何關係？」

小狗子道：「毫無關係。」

「你沒有騙人？」

「只騙鬼，不騙人。」

「那就好。」

這三個字小虎有聽沒有懂，沉聲道：「神經病，莫名其妙，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幽冥使者冷聲道：「本座的意思是，你們既非鐵家之人，便可網開一面，放你們一馬。」

小虎道：「假如我們是鐵家的人，又當如何？」

幽冥使者從齒縫裏擠出來一個字：「殺！」

小虎冷哼道：「哼，只怕你殺不了。」

小狗子亦大馬金刀的道：「誰怕誰呀！」

幽冥使者答非所問的道：「但是，本座要提出警告，最好即刻退出江湖，不要管鐵虎莊的閑事。」

小虎冷笑一聲，道：「抱歉，這件事在下恐怕非管不可。」

「爲什麼？」

「爲了朋友之義。」

「聽說你與鐵八虎的交情不錯？」

「比親兄弟還親。」

「小子，你要弄清楚，性命比朋友重要。」

「你錯了，大錯特錯，朋友比性命重要。」

「盼能三思，勿拿自己的小命當兒戲。」

「九思也不會改變初衷，爲朋友在下情願雙脅插刀。」

「哼，魯莽、幼稚、無知、愚不可及！」

寒芒一閃，幽冥使者繼又說道：「紅小虎，本使者去而復返，就是爲了傳達幽冥教的警告，你最好懸崖勒馬，及時回頭，倘若一意孤行，執迷不悟，下次見面就要你的命，再見！」

「媽的，慢走，把命留下來！」

「你娘，休逃，把話說清楚！」

刷！鐵小虎好快的劍法，劍光一閃，已閃電刺出。

刷！小狗子也不含糊，抖起無數劍花，排山倒海般湧出去。

無論速度、準頭都是一流的，攻擊的部位，也是任何人無法避開的。

然而，幽冥使者避開了。

已逃之夭夭。

還帶走了那一個鐵質禮盒。

當二人追出小屋時，但見月明如洗，那還有半個鬼影子。

小虎道：「玉娘何在？」

鐵狗道：「胡力何在？」

「在！」

「在！」

胡力、玉娘應聲飄然出現。

鐵小虎聲急語快的道：「剛才這個老小子，到底是不是人？」

石玉娘道：「是人。」

小狗子道：「是人怎會身法如此詭異，一下子就消失了？」

胡力道：「那是因爲此人具有法力。」

小虎道：「對付具有法力之人，兩位可否出手？」

玉娘道：「可以。」

「可以就好，快將他擒回來。」

「是，星君！」

* * *

口裏應是，人却沒有動。

反而蹲下來，挖土來玩。

鐵狗奇道：「開玩笑，妳在搞什

麼？」

石玉娘沒有開口，胡力代言道：「玉娘在種西瓜。」

小虎不悅道：「糊塗，正事不幹，種西瓜來玩。」

胡力正容道：「不是好玩，是在追捕。」

「種瓜可以抓人？眞稀奇。」

「這是最可靠的追捕絕技。」

「本星君不懂。」

「等一下星君就懂了。」

小虎不再多言，靜觀其變。

變化來得好快，簡直不可思議，刨鬆一片土，放下一粒種子，澆上一杯水，刹那之間，便從土裏冒出一株幼苗來。

幼苗成長的速度，比飛車還快，小虎的眼皮子才眨了兩三下，就長達丈許，在石玉娘的面前圍成一個圓圈。

還會開花。

也會結果。

一霎時便生出一個拳頭大的小西瓜來。

石玉娘滿面肅穆，始終一言不發。

胡力從旁解說道：「瓜莖、瓜葉、籐蔓，如同天羅地網，再厲害的妖魔鬼怪也逃不出去。」

眞像是神話一般，小狗子的心跳加快，雙眼發直，連說話的聲音都有點哆嗦：「捉到那個鬼使者沒有？」

胡力道：「已經找到了。」

「在那裏？」

「就在西瓜裏面。」

「快捉呀。」

「時辰未到。」

「怎麼說？」

「等西瓜長大。」

西瓜很快便長大了，其大如頭。

石玉娘頭也不抬的道：「請星君指示，要活的還是死的？」

小虎略一尋思，道：「要活的，本星君還有很多事情要追查。」

石玉娘沒再言語，遙空一抓，抓來一把薄刃短刀，卡察！一聲，立將大西瓜切開兩半。

接聞天際傳來一聲驚呼，從頭上掉下一隻鞋子來。

石玉娘驚極而呼道：「糟啦！」

小虎、鐵狗四目相對，同聲道：「怎麼啦？」

石玉娘道：「這是個老油條，比猴子還精，鑽進廟裏的一個大鐘內，本來是想砍斷他的腿，生擒活捉，結果却上了他的惡當。」

鐵狗道：「怎會上當？」

胡力道：「丟了一隻鞋子，使玉娘砍錯目標。」

小虎這時才注意到，那隻鞋子的鞋底已被削去一大半，道：「那現在——」

話說一半，石玉娘惶急的聲音道：「大家快躲。」

晚了，黑忽忽的從天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想躲那還能夠，說時遲，那時快，通！的一聲巨震，已落在地上。

原來是一口重逾千斤的大鐘。

就在鐵小虎的面前三寸之處，嚇出一身冷汗來，連說：「好幸運！」

小狗子同樣兩腿發軟，雙手猛拍着自己的胸膛，嚷嚷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幸運之神很眷顧鐵狗、八少爺，却遺忘了胡力。

胡力被大鐘扣住了。

小狗子還被蒙在鼓裏，道：「咦，胡力到那兒去了？」

石玉娘告訴他：「被扣住了！」

鐵小虎大聲疾呼道：「大家一起來，快將大鐘移走。」

石玉娘道：「鐘上附有法力，凡人無能爲力，讓奴婢來。」駢指如戟，口中唸唸有詞，倏地一指大鐘，喝了一聲：「飛！」

一縷白光閃過，大鐘果然應聲飛起。

大鐘下沒見胡力。

却有一隻大狐狸。

但很快就現出人形來，與石玉娘互望一眼，雙雙掠空而去。

＊　＊　＊

劍莊外面。

一道長坡上。

有一棵參天大樹。

幽冥教的左使者，手執寶劍，不停的遙空比劃，正在大樹下作法。

腳上僅穿着一隻鞋，看來十分滑稽。

猛可間，天色大變，狂風大作，好端端居然下起大雨來。

不是雨，是石頭，各式各樣的大石頭。

還有磚瓦，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磚瓦。

就像下雨的情形一樣，傾盆而下。

霎時間，一棵參天大樹，便被砸得東倒西歪，支離破碎，就彷彿遭颱風洗劫一般，所有的枝葉，全部清潔溜溜不見了。

幽冥使者的頭上也冒出好幾個「水煎包」來。

最後，被大鐘扣住，始免於暴石的侵襲。

＊　＊　＊

胡力、石玉娘、鐵狗、小虎俱已趕到現場。

小狗子道：「棒！棒極了，終於逮住這個老滑頭。」

鐵八虎道：「讚！非要逼他將所有的兇手全部招出來不可。」

「放火燒他！」

「用水淹他！」

「反正已是甕中之鱉！」

「對，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主僕二人一對寶，瞎說一通，以爲已將幽冥使者綁在腰帶上，無路可逃。

事實大謬不然，移走大鐘，下面竟然空無一物。

鐵小虎傻眼了，一臉焦灼的道：「這是怎麼搞的？」

石玉娘誠恐誠惶的道：「我們又中了他的圈套。」

（未完・二）



上文提要：嘉琳雖與秦豪藕斷絲連，但由於徐小凱仍下落不明，所以她依然是鬱鬱不樂，當嘉琳收到一封勒索信，說明要以她師父不封先生贈與她的「不封手册」來交換徐小凱，而手册上的五招絕技又豈可輕易落入他人手中，當下眞叫嘉琳爲難了。秦豪與錢海應金燕西之邀到忠王府作客，席間，金燕西道出徐小凱乃嘉琳與其表兄郭浩之子，秦豪聽得滿不是味兒……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贋品被識破　眞人不露相

「這兒別碰喲……」那女的道。

「快說！」錢海道

「大爺這兒沒有人碰過！只有祿山之爪，碰過楊玉環的……」

「這兒呢？有人輕薄過嗎？」

「大爺，我是開館子的，有些缺德鬼醉翁之意不在酒，找送酒菜的檔口，經常會在屁股上摸一下。」

「這兒呢？」

「這兒，天哪！這兒怎麼行？嚇死人哩？」

「妳要說實話，有人親過妳的嘴嗎？」

「大爺，你問這些幹什麼？」

「只許回答不許反問。」

「是的，大爺，沒有人親過。」

「這是最後一道關口……」

「大爺，上面那些都沒有，這怎麼會發生『明攻棧道，暗渡陳倉』的事兒。」

「妳是說妳全身上下，絕對還沒有被任何人那個……」

「不，曾有過例外。」

「好刁婦，居然會有例外，說，是誰？」

「一頭野牛……」伸手奪過他的匕首，倒入他的臂彎之中。用蛇來形容她是不恰當的，她是個雖未婚却十分成熟的女人。她的胴體雪白膩滑，清涼無汁，聳胸隆臀，在床上她從不矯飾，但在開門作生意時，雖要笑臉迎客，却絕不賣弄風情。

只是現在，在相好的懷中，盡情放浪，大胆地需索與付出。任何一次觸碰或慰撫，都會熱血奔湍，心弦繃緊。

儘管錢海還沒有解除武裝，他還穿著內衣哪！

＊　＊　＊

「嘉琳郡主：

限期將至，明日晚上交不出『不封手册』，將把孩子交到大學士處，由他帶孩子上朝面聖……」

嘉琳感到一陣虛脫，信箋飛落，人也滑落椅下的地氈之上。

事到這田地，她眞希望父母根本沒有生下她。

明天此刻，只有一天時間，誰有這麼大的本領救出孩子，逮到綁架的人？就算把孩子救出來，又如何擋得住許多人的悠悠之口？

這些人包括李艷秋姐妹和她們的母親，這些人都失踪了，猜想已落入了那血賊之手。

一旦上朝面聖，鐵證如山，必然百口莫辯。

就在這時，兩支巨燭「卜卜」熄滅，但却沒有一絲風。室內一黑，出現了一個人影。

這就是「百步吹燈」的絕技。

這人把嘉琳郡主抱起來放在內間床上，不久她就醒了。他說：「不要怕，我是秦豪。」

「讓我永遠也不醒來有多好？我不能再受折磨了……」

「知有今日，何必當初？」

「不要責備我……不要……不要……」

她掩面悲泣。

但他冷酷地踱著，說：「我要研究一下，會是誰寫的信？」

「你請吧！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我等著明天接旨上朝就是了。」

「妳還有勇氣上朝，佩服之至。」

「要是不為了王妃孤苦無依，我早就自行了斷啦！」

「看這紙箋，紙質高貴而柔軟，不是普通人所常用的，和上次一樣，應是官宦世家所用之信箋。」

她不出聲，却頗以為然。

「現在倒有個釜底抽薪的點子，不妨試一試。他們不是限明日此刻以前把『不封手冊』送到百花樓的十三妹手中嗎？」

「……」嘉琳既恨自己也恨他。

看看這個曾叱咤一時，節制五府三十六縣，曾摘過一個知府、三個知縣的烏紗的郡主，又不免憐憫頓生。

「嘉琳……」

「不要叫我嘉琳！」

「夢眞，也許我對妳太激烈了些……」

他攬住她的細腰，以自己的面頰摩娑著她的面頰，說：「妳永遠不知道……以前我心目中的妳是多麼高潔、脫俗，其實我知道了這件事……我比妳還痛苦，因為妳是滿人，又是貴族，絕不可能與漢人成婚，為了義王府的香煙後代，妳不能不肩起承先啓後的責任，義王無子，且只妳一女，妳選上郭浩，誰也不能說妳不對……」

「不是這樣的，絕對不是……」

「好好，不談這事，我們來談這燃眉之急的勒索信。此賊為什麼要把孩子送到大學士處？據我所知，軍機大臣才算是宰相呀！」

「這些事你就不懂，不懂也別亂發謬論。」

嘉琳推開他說：「清朝的大學士是沿襲明朝制度，是宰相的兼銜，所以清朝凡是尚書兼有大學士的名義，就是宰相。」

「這麼說，軍機大臣並不是宰相，權限也差得多了。」

「不，自雍正七年設置了軍機處，並任命軍機大臣之後，此職位往往比大學士的權限更高。因為他們接近皇上的時間長。所以，大學士而未兼軍機大臣者，應該不算是宰相。」

「為甚麼要設軍機處？」

「雍正七年，因對西北青海及準喀爾用兵，設了軍機處，當時本是臨時機構，使皇帝便於處置軍隊。軍事完畢，却未撤銷這個機構。」

嘉琳又說：「李鴻章曾長期擔任文華殿大學士(文華殿在殿閣中居第一位)，但直到臨死，都未當上軍機大臣，引為生平憾事。」

「這麼說，此賊要把孩子送到大學士處，是否表示他和大學士有某種親屬關係及淵源？」

「誰知道？也說不定只是一種姿態。」

「對！可能如此。」

屋中又多了一人。「郡主吉祥，恕小民錢海無禮，未能報門而進……」

「錢大俠不必客氣，本宮此刻滿身的紕漏，行將奉旨入覲，被削去爵位，甚至獲罪，連累義王府的列祖列宗。錢大俠不怕惹上霉氣……」

「在下也是待罪之人，不必和在下客氣。郡主也不必灰心，在下同意秦老弟的釜底抽薪之法。」

於是三人密議，開始雙管齊下的行動。

＊　＊　＊

百花樓的生意不太好，是因為中秋節在即，客居本鎮的人都起程回籍過節去了。

大約是亥時初吧！德威武館的二徒孫大器，穿了一件平常不捨得穿，紅白喜事才穿的紡綢大衫，一搖三擺進了大院。

大茶壺吳大舌頭歪戴着瓜皮帽，哈着腰迎了進來，乍看是孫大器，笑容就褪色道：「這位不是德威武館的孫師傅嗎？」

「正是區區。」

「喲……練功夫的人，可忌諱往這地方跑，有相好的嗎？」

孫大器第一次到這兒來，故意裝着老練的樣子，但內心却很緊張，說：「我找十三妹……」

吳大舌頭瞇着眼打量一陣，說：「孫師傅，我可是一份好意，不要說十三妹不會招待你，再說她也抽不出身子，就是不忙，恐怕也不會輪到你。」

孫大器說：「請轉告十三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要見她。」

「甚麼重要的事啊？」

「你就照我的話回上去就是了。」

「不說明白我才懶得跑腿呢！」

這些奴才，唯利是圖，不弄點油水他才不侍候呢！

「你去是不去？」

「怎麼？就憑你一個武館的小嘍囉敢在這兒砸窰子？媽的！是誰借的胆子給你？」

孫大器說：「你可不要惹火了我。」

吳大舌頭擺了個姿勢說：「怎麼？在這兒混，不會兩手還成？」

「哼！武大郎練功夫……王八架子……」上步撩臂，一個「小開門」，吳大舌頭一邊頰上挨了一下，退了五七步，原地轉了一週，差點倒下。

「好好，你打人，咱們走着瞧……」上了樓找到了十三妹，這紅姑娘姓呂，正有個東北來的皮貨商在開她的盤哩！

「呂姑娘，德威武館石師傅的徒弟孫大器，指名找呂姑娘，剛才被我教訓了一頓，他說有重要的事。」

十三妹不假思索地說：「請上來。」

「請上來？這小子夠格兒嗎？」

「叫你去請上來，你就請上來。」

「是，您哩！」

孫大器在一個待客的空屋中見到了十三妹。倒是很客氣，小婢端上茶還上了兩道點心，那是沙奇馬和薄荷餅子。

「孫先生有何見教？」

孫大器說：「可有位大爺對妳有甚麼指示？」

「有，有人要送來一個小包，要我代轉。」

「轉給何人？」

「孫爺，你的任務只是送東西對不對？」

「是是。就此交給呂姑娘，希望盡快交到那位爺台手中，這東西非同小可。」

「知道了！」十三妹接過一個巴掌可

以掌握在掌中的布包，縫得很密，怕人揭視。

孫大器立刻告辭。

「孫師傅，今日你來此是爲公，下次來此，小女子會好好招待你。」

「謝謝呂姑娘不嫌在下寒傖……」孫大器出了百花樓轉過街角就被監視上了。

事實上，在百花樓的四周足有二十來個人盯上啦！

可是要過濾由百花樓出來的人可就難了。

驢肉舖子的霍癩子來送驢肉。

賣針線的張貨郎搖着貨郎鼓進去作生意，幹這行的幾乎每天必到，不能算是可疑的人。

還有綢緞莊的伙計、藥舖伙計等，都是來收賬的。

但是，當錢海和秦豪發現了大勝班的琴師潘谷邁着方步晃着出來時，顯然注意力被他吸住了。

潘谷好大的胆子，他是綁架案的原始主犯，府、縣早已發出海捕公文，縱騎四出，嚴加拿緝，他居然敢在鎮上逛窰子。

就在錢海正要攔截時，竟然殺出一個程咬金，眼見金七向前攔住，說：「潘師傅，久違啦！」

「金兄，幸會，幸會！想必是來找十三妹的吧？」

「本來有這意思，如今遇上了身價數萬兩銀子的潘師傅，也就不急着找十三妹哩！」

潘谷面色一變，說：「金七，你的斤兩還不夠大吧？」

「夠與不夠，出手便知。要是不想出手，就跟我走，讓金某發筆小財，金家存歿均感。」

「我看你這輩子也發不了財，不如一頭撞死算了……」潘谷往前硬撞，金七開了門戶。

潘谷自然不會把他放在心上，攻出兩個假招，一拳砸中了金七的胸膛。

金七的特長是死纏不休，一頭撞上抱住了潘谷的後腰。這一手又和生擒于康差不多。

這一手根本不是甚麼招術，只是在賣膏藥及大力丸者的摔跤架式中有這麼一手。

潘谷的情況又和于康差不多。用肘砸了兩下不成，伸手去抓金七的三大件。

絕的是這次兩人都互相得手，也互相大叫，當然都同時互相鬆了手。

兩人痛得齜牙咧嘴，呼呼牛喘。

而在此同時，驢肉舖的霍癩、藥舖伙計、綢緞莊的伙計及貨郎等等，都在圍觀打架的人叢中消失了。

結果潘谷被金七逮住，金七拍胸膛可以把他送到縣衙去，錢海還當場搜了潘谷的身，並沒有那小包。

按秦、錢兩人想像，這小包必然會盡快轉給那神秘人物，也可以說是那個惡賊。

潘谷看來身手十分有限，金七押送應該無問題，但爲了安全，石師傅又派了一個捕快回去。

秦豪下令，除了留一半人手仍在現場監視外，派出五六人去追踪霍癩子、藥舖及綢緞莊伙計，和那個張貨郎。

這幾個人都未走遠，全都追上了。

經過嚴密搜查，全部落空。

是不是在斷了線這一小段時間，他們其中的一個人已把那小包轉手了呢？這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不太大。

第一，那麼重要的東西要這種小人物來接，固然可以造成絕對的意外，未免太大意了些。

其次，這些人到百花樓幹什麼？去一問便知。

結果帶回百花樓一問，果然都是姑娘叫的東西，有人買補藥，還有藥爲證，有人付了欠的驢肉錢，有人向張貨郎買了些胭脂花粉和絲線。

老鴇子在綢緞莊剪了兩件衣料，要伙計送來。

似乎都不是故意如此安排搪塞的。

更絕的是，這工夫金七和那捕快一頭大汗跑回來，說是潘谷逃走了。

錢海說：「以潘谷那兩手，你們兩個人會被他跑了？」

捕快說：「錢爺，你不知道，那潘谷十分陰詐，剛才和金爺動手，是故意裝熊扮傻，看來身手十分有限，可是到了半途，雙手在膝上一砸，綑了七八道的蔴繩就斷了。」

「斷了還可以合力再擒住他呀！要知道，他是綁架案的主犯。」

「錢爺，我們當然是合力動手，可是我們被他擊倒兩次，踢倒三次，弄得灰頭土臉，原來他是個高手……」

金七說：「甚麼高手？只不過比你我高明些罷了！又正巧我上了癮，呵欠噴嚏一齊來，有功夫也打了折扣。」

秦豪和錢海相視苦笑。

這等於是被那陰賊擺了一道。好在交出的東西是複製品，上面的五招絕技都是胡扯亂編的。

金七要去大煙館過癮，錢海請石師傅監視他，而現場仍有人盯着。

然後兩人來見十三妹。

十三妹當然很忙，皮貨商走後，又換了一個外來的票號掌櫃的在開盤。

錢海說：「吳大舌頭，老鴇子呢？」

「我說這位爺台，你怎麼可以這麼稱呼？」

錢海伸指一刮他的鼻樑，吳大舌頭直淌淚水。只好乖乖地去找老鴇子，還唔唔啦啦地自言自語着：「操！我吳大舌頭流年不利，今天沒有一件事是順心的，操……」

由於舌頭太大，口中有如含着漿糊。

這工夫秦豪已進入十三妹屋內。

所謂開盤，就是南方的所謂打茶圍，除了關門，拉舖及就炕緣等現錢現貨勾當，開盤是可以動手動腳的。

由於門是在內插上的，秦豪手上用巧勁把門栓弄斷了，卻未發出大聲，門只是「吱喲」一聲地開了，就看到了毛手毛脚的動作。

這位嫖客可不好惹，臉紅脖子粗聲粗氣地說：「你有毛病是不是？」

「我有事要問十三妹幾句話。」

「你給我滾出去，馬上滾出去。」

秦豪連眼皮子也沒擦一下，說：「十

三妹，我問妳的話要照實說，要不，妳可能要吃點苦頭！」

「喲！男子漢大丈夫，要威風要到我們這些可憐蟲的身上來了？」

秦豪冷笑說：「妳如果眞是個可憐蟲，就不該捲入這種事情之中……」

那嫖客人高馬大，說是票號的掌櫃，看樣子倒像是個「老横」(强盜)，叱着一脚踢了過來。

秦豪一伸手就抄住了他的腿根一送。

這小子眞不堪折騰，身子向門口飛去，正好老鴇子扭着一雙六寸金蓮和四十寸的大屁股蛋兒來到門口。

「噗嗤」一聲，把老鴇子砸了出去。兩個人昏過去了。

錢海拍手說：「這小子和老鴇子配一配，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十三妹！」秦豪一字一字地說：「東西交出去了？」

「不錯。」

「交給誰了？」

「很抱歉！不能說。」

錢海走近指指窗口說：「我問妳，妳要是不說，我就把妳摔下去。」

那知十三妹鐵青着臉說：「你不必問了！我不會說的。要摔你就馬上動手吧！」

「妳以爲我不敢？」錢海揪住她的頭髮，另一手抓住了她的褲腰帶就要擧起來。

「慢着。」秦豪又說：「妳合計合計，這對妳划得來嗎？」

十三妹漠然說：「我不說，你們只不過把我一個人摔下去，變成肉餅，要是說了，我的全家不會有一口活口。」

秦、錢兩人相顧失色。

錢海說：「妳一定知道那主兒是誰？對不？」

「不知道。但猜想他要整我們這種可憐蟲，必是輕而易擧的。」

「那麼甚麼人叫妳收那小包？」

「一個陌生人，我從未見過。」

「多大年紀？」

十三妹猶豫了一下，說：「三十多一點。」

「剛才接貨的人多大年紀？」

「三十多一點……」

秦豪腦中疾轉，不久前來的人不是少於二十五歲，就是多於四十歲，如藥舖及綢緞莊的伙計都在二十五以下。貨郎和霍癩子在四十以上。

就算這個嫖客和已走的那個，也都在四十五六左右。以秦豪的反應，認爲潘谷有嫌疑。

可是，他一出百花樓，就被金七截住，經過嚴密的搜身却沒有搜到，這又如何解釋呢？

二人出了百花樓，錢海說：「老弟，這個血賊滑透了，你看會不會東西仍在十三妹手中？」

「不無可能。但我看出了，十三妹也許說的是實話。」

「她說接貨的人三十出頭一點，不是他媽的胡扯嗎？」

「錢兄，你想想看，除了潘谷，不久前來此的人，哪個是三十出頭的？」

錢海想了一下，說：「話是不錯，可是他一出百花樓就被金七截住了，在衆目睽睽之下，一直未離開現場呀！」

「對！正因爲這樣，我們才放心叫金七和一名捕快押到縣衙去。」

「老弟是說派一名捕頭太少了？」

「錢兄，也許就是派十名也是白搭。」

「老弟把他估得那麼高？」

「不，你想想看，潘谷本身就藏了拙，加上有人暗暗相助，有十個捕快又有甚麼用？」

「你是說金七？」

「錢兄，如果我沒猜錯，金七的確有點問題。」

「我早說過，此人絕不是個低三下四的小人物。」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以爲不久前潘谷一出百花樓，金七立刻迎上，和他胡纏亂打一通，那是十分精彩的障眼法。」

「老弟，你是說金七抱住潘谷的後腰時，東西已到了金七手中……」

「錢兄，你以爲這想法太玄了嗎？」

「啪」地一聲，錢海拍了自己的前額一下說：「老弟，素日我一向自負心眼不輸人，看來自負得太早一點。你這猜測八九不離十兒，現在我馬上去接應石師傅。」

「不必了！錢兄，你如果願意偏勞，希望你……」在錢海耳邊說了一陣。

錢海說：「這也是個辦法，其實我也懷疑是他了，我馬上辦。」

這工夫街口又圍了很多人，官差在往牆壁抹漿糊貼告示，原來賞格又加了。

由於這兩天又有兩家與權貴有姻親的大字號丟了古玩。還有一家最老的藥舖失竊了中黃七兩、狗寶一塊和龍涎香(即鯨糞)一斤半、藏紅花五斤。惹怒了這些豪門，他們寧願再破財，也不讓那巨盜逍遙法外。

僅僅是緝拿巨盜，不論贓物能否回籠，生擒者償五十萬兩，通風報信因而緝獲者十萬兩。

至於綁架案，生擒主犯者償三十萬兩，這筆錢由徐繼祖獨自負擔。兇殺案二十萬兩。

總計一百萬兩。

因而看告示的無不鼓噪議論。有的却在發呆。

金七自烟館晃了出來，還哼着平劇的曲牌，專走僻靜無人的胡同。天才剛黑不久，但這一帶行人稀少。

石師傅跟着他來到一個死胡同中。

金七忽然發出一聲怪笑，停了下來，却未轉身，說：「石問天，你問問老天，還能讓你活多久？」

石問天心頭一緊，他跟得夠技巧，因爲秦、錢兩人都對他說過，金七也許不太單純，但是他不以爲然。

這幾句話說得令人毛骨悚然。

「金七，我沒有看錯人吧？」

「沒錯。嘖嘖！石問天，我不能不爲你可惜。」

「爲甚麼？」

「你這人碌碌一生，過去雖無成就，可也沒做過虧心事。就這麼死了，我也爲你可惜，只是老來變節……」

「有把握嗎？」石問天有點極不自然。

「石開天，宰你，等於用了牛刀。」

石問天道：「果眞如此，你暴露身份不是稍早了些嗎？」

金七道：「不早了，一切都會在三四天內解決。對你們來說，已經沒有時間了。」

「那東西在你身上嗎？」

「不錯，可惜只派了你這麼個貨色來，嘖嘖……」

「這麼說你是深藏不露了？」

「不錯，我一直在等，等到快收網的時候再幹個痛快，你可知道，有一身眞玩藝兒而不能用，又非裝孫子不可，那滋味可不好受啊！」

石問天相信金七不是瞎說，他等到了這一天，要大開殺戒，而首當其衝的竟是他自己。

「裝孫子等待的滋味不好受。」

金七又說：「而且古往今來，等待者的命運也不一樣，諸葛亮等到了三顧草廬的劉備，姜子牙等到了渭水訪賢的文王，張生待月西廂，如願以償。可是陸放翁等不到王師北定中原已經作古，尾生等到水淹藍橋而作了波臣，而你……」

「我等到了死神握手？」

「對——」

金七不再是一隻佝僂著的蝦乾，他打呵欠流鼻涕是裝出來的。他僅僅使石問天的視覺上有個「動」的意念，石問天的右臂就差點被他扣住。

「怎麼樣？石問天！」

石問天品嚐到死亡前的滋味。

在平常，即使石問天這種五十歲左右的人，死亡也感覺是十分遙遠的事。一旦死亡逼在眉睫，感覺就完全不同了。他很想說出自己在這漩渦中的身份，但又不甘心。

石問天是華山派俗家弟子，根基頗厚，可惜舊傷一直未癒，掌拳交劈疾擂，雙足的眞假踩踢也紮紮實實，拳是拳，腳是腳，厚實而兼具速度。

但是，他的對手不是過去的金七，金七的動作招式詭譎莫測，人本就瘦小，好像渾身每一根骨頭都是彈簧。

「砰砰砰！」空隙一露，一中就是三拳。

石問天眼前金星迸射，不論他多麼用勁，不論他如何安排招式的先後變化，金七的反擊好像早已準備妥當在等著他。

「啪啪蓬！」又中了兩掌一腳，石問天已經不在乎生死，內心這份難過也就別提了。

郡主倚重他的經驗，而他所表現的卻是固執，把一個高手看成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甚至於年輕人提示他，都不會使他覺悟。甚至因本生潦倒，被物慾所誘剛剛失節。

他悲哀的是，這樣一個險詐人物，即使被秦、錢二人遇上，恐怕也會上當。況且，他將撇下一個無依無靠的女兒，在這一刻，只有一個念頭——他恨自己。

而他，已無機會向他們告警了。

再一次中掌，石問天嚥下一口血，口角仍然滲出血絲，身子往後一仰，本要倒下，沒想到金七很絕，伸脚一鈎，石問天站住了。

「石問天，你要走了！我不妨告訴你一些秘密，也算是陪葬吧！嘉琳郡主屈不屈服，下場悲慘都是必然的。秦豪身手了得，可惜他太孤立了。至於錢海，他本是待罪之身，到鎮上來，本就沒打算離開本鎮的。這，你就知道了未來的大局吧！」

石問天已負重傷，內腑如割，聽了這些話，鬚髮皆張，全力一脚踹向金七的小腹。

金七縮回鈎住他身子的一腿一撥，石問天已是強弩之末了，身子一轉，決定性的一膝，砸在他的心窩處。

金七連看也沒再看一眼，身影迅速消失。

石問天其實等於死了。但在秦豪趕到時的呼喚聲中，一縷幽魂在游離欲走之間，又附體稍甦，嘴唇微動。

「姑父……你醒醒……是誰？告訴我；我是秦豪……是誰幹的？」

「是……金七……」

這個「金」字是十分含糊的，但秦豪聽音及看他的嘴型，猜想必是金七。石問天本是跟踪金七的。如果石問天能說些別的，他會向這年輕人懺悔，如果他未變節，此刻的痛苦會好得多多。

＊　＊　＊

「嘉琳：

仿製『不封手册』，已使妳邁向敗亡之途，但仍念妳一介女流之輩，再寬限一日，將眞本交十三妹收轉。本人將盡量保存妳的名節，放回孩子，反之……」

這次連「郡主」二字也免了，可見其狂妄大胆。

此箋到了秦豪手中，秦豪也只有恨恨不已。

大約是四更左右，錢海匆匆回來，取出兩份字跡，其中是兩封寫給友輩的書信，另一份是朱子治家格言。

前者出於金貝勒的手筆，後者是他的老師莊易寫的，和那信箋上的字跡相比，顯然都不是。

「老弟，這個敵人不好纏。」

「錢兄，時間急迫，眞叫人心弦繃斷，你看看這信箋……」

錢海看過之後，說：「明明是金七把那複製品的『不封手册』交給了這個陰險的傢伙。又會是誰呢？」

「我本以爲極可能是金燕西。至少，在字跡上，證明不是他寫的信。」

「他可以找別人寫。」

「這種事除了他身邊的心腹，絕不會找稍疏遠的人寫的，萬一事敗，非同小可。」

此刻在一大宅中的秘室內，竹葉三在獨酌，酒餚特別精緻，酒壺和杯箸也不是普通百姓家所有的。這時房門上輕敲了三下。

「誰？」

「小徒巴隆……」

「進來！」

門推開，一個巨大的身影先倒映於屋中。

來人竟是大喇嘛。此人被秦豪擊傷而詐死，弄得灰頭土臉，秦、錢等人都

以爲他死了。

竹葉三扭頭看了他一眼，臉色沈下來，說：「眞掃我的酒興，太使我失望了……」

「師父，實在是姓秦的那小子太……太……」

「沒用的東西，回西域去吧！」

「師父，請給徒兒再一次立功的機會。」

竹葉三居然是大喇嘛的師父，這眞是絕對想不到的事。在一般印象中，大喇嘛應該是竹葉三的師父，這也是他們故意這麼作的。

「好吧！你的身份和底子已經暴露了，只能作一張暗牌用，不要亮相，聽候差遣。」

「是！」

＊　＊　＊

石師傅的死，在鎮上是一件大事。

石筠悲傷過度，暈倒兩次。她十二歲無母，如今老父也去了，而且死得如此之慘，能不悲絕？

郡主先派安總管及鐵蓮去祭拜。

嘉琳郡主聰明過人，如今却也是方寸已亂。

明天期限一到，還會再延期嗎？

有時她會這麼想，只要能找回孩子，她願意放棄一切，包括權力、榮華富貴，甚至情人，而遁入空門了結此生。

但是，撇下王妃如何渡過這下半輩子？

古代名女詩人朱淑眞，嫁給屠夫，可謂莫大諷刺；蔡琰身世悲涼，造化弄人，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嘉琳自比這些古人，不以爲自己的命比她們好些。

「啟稟郡主，金貝勒到……」

「金燕西……」嘉琳對金燕西也打過問號，但是仔細想想，又不太可能。

以忠王府的貝勒爺之尊，人又聰明絕頂，有什麼理由去作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壞事？

小吉子說：「回郡主，金貝勒爺還說，有十分緊要而秘密的消息要和郡主面談。」

「好，就請金貝勒到書房中見面吧！」

郡主叫鐵蓮在書房內間隱藏，其餘下人侍女全部摒退。金燕西還是那樣英俊、開朗而有禮貌。

「不知道郡主是否百忙抽暇接見在下？」

「沒有什麼事。」

「郡主，在下此來是……」看看四下。

「貝勒爺請說無妨。」

「我知道，郡主負責五府三十六縣，而近來地方上又頻頻出事，勞心勞力不問可知，尤其是徐小凱被綁，交了贖款而又未贖回人質的事……」

「是的。」

「我倒聽到一個極大的秘密，是關於徐小凱的下落……」

嘉琳內心激盪不已，但她不能形之於外，說：「果眞能找到這孩子，總算破了三件大案中的一件，對百姓也有所交待了！」

「郡主，我的消息是，小凱被藏在『三星高照，紫氣東來』那幢大宅之中。」

「三星高照，紫氣東來……」

在北方，有很多房子的側面牆上會把這八字中的四字雕刻在側壁高處，有的甚至掛一面八卦小鏡。

說這樣可以辟邪，也可以避凶趨吉。

在這大鎮上的民房，側牆上有「三星高照」的不少，有「紫氣東來」的也不少，但兩者皆有的不多。

「郡主還沒有想到這地方？」

「有了！」

鐵蓮實在忍不住了，但她却不能說，郡主想了很久，終因她甚少出門，想不出來。

「郡主，在梁寡婦的宅子側面，不是東面是『紫氣東來』，西邊是『三星高照』嗎？」

「對！我想起來了！」

梁寡婦二十一歲守寡，一直守到二十九歲，可謂冰節寒貞，難能可貴，皇上欽贈貞節牌坊。但是，就在建牌坊時，這位美麗的未亡人居然守不住而跟一個小石匠跑了。這等於開了皇帝老子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很多官吏受到牽累。

因此，她的一幢四合院被官方查封已有三年多了，這房子被綁匪利用是極有可能的。

「那麼綁架的主犯是什麼人？爲什麼綁了徐小凱，並未再向徐家勒索？」

「主犯據傳是個名叫『酒丐』的武林高手，另外可能還有幾個郡主見過也聽說過的小人物……」

「誰？」

「如武丑金七哩！竹葉三等人。」

「不錯，金七我不但見過，還曾經把他當作一個靠得住的人。」

「說來慚愧！在下又何嘗沒有把竹葉三等作了友輩？萬沒想到，他以在下的地位及身份作掩護，作奸犯科，作了滔天大禍，使在下無法自辯……」

「貝勒爺不必自責，公道自在人心。正所謂損者三友，益者三友，不要說是朋友，就是同胞手足，也未必是一條心。像古今文天祥可算是奇男子吧？他的弟弟却降了元朝，所以他才有『兄弟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的悲嘆！」

「是的，在下不察，交此惡友，尚幸覺察尚早，而且決心協助郡主偵破此案，因而派出一干得力人手，終於查出了眉目。」

「貝勒爺是說，徐小凱確在那兒？由『酒丐』控制？」

「大概如此。」

「不過，據說自三大案發生之後，『酒丐』曾數次現身，似乎暗助官方，怎麼又會變成綁匪了？」

「這個在下就難以回答了，不過，就以潘谷來說吧！一般人都以爲他是個琴師，武功也必然有限，誰知他能在兩人押解下逃脫呢？」

「那有點不同，據說金七助潘谷脫

逃。」

「好，再說金七吧！誰都以為他不過是戲班中的一個武丑，而且既抽又嫖，低三下四，猥瑣已極，誰相信他的身手並不差？而誰又相信他能殺死石問天？」

「貝勒爺怎知他的身手不差？」

「在下的人親眼看到金七擊斃了石師傅，但要救已來不及，這不會是假的吧？」

這事郡主已知。

郡主對金燕西的懷疑已漸漸烟消雲散了。

「貝勒爺是說，到目前為止，徐小凱還在梁寡婦的空宅內？」

「是的，由『酒丐』看管。」

「綁了票而不勒索，目的何在？」

「那就摸不清了。」

「你是說『酒丐』身邊可能還有金七或竹葉三在？」

「大概是的，最少有其中之一人。」

「貝勒爺知不知道徐妻及其小姨子李艷秋和其岳母的下落？」

「怎麼？連徐繼祖的岳母也受連累，遭到池魚之殃了？」

「是的，是否怕受牽連而自動藏了起來？不得而知。總之，她們迄未被找到。」

嘉琳續道：「貝勒爺，我得馬上派人去營救。如貝勒爺沒有什麼緊要的事，請留下便飯。」

「這……」金燕西說：「如果不因在下在此叨擾而躭誤了郡主的公務，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嘉琳雖已不太懷疑金燕西，總以小人心為妙，所以留他吃飯，絆住他不使消息傳出。

那麼，梁寡婦的空宅中有沒有徐小凱及「酒丐」，很快就可以證明，金燕西的話也就得以證實了。

金燕西被請入大廳。

郡主暫時告退，她本要叮囑鐵蓮去通知秦豪時要叫他特別小心，「酒丐」不是好惹的。

但是，鐵蓮在書房內間聽到這事馬上就走了。

石師傅在地方上人緣不錯，前往弔祭的人不少。

誰也想不到金七居然也到靈堂去上了一炷香。

這是因為石問天的死，兇手是誰還是個謎。

石問天盯上金七，並不一定是金七所殺，再說，在石問天的門下來說，死也不承認金七這塊料能殺死他們的師父。

他們希望那兇手是絕頂高手。

那兇手的身份愈高，師父死得就愈光榮，門下的人也感光彩，這和水漲船高的道理一樣。

儘管門徒們不信金七有此本領，見他來弔祭，卻無人上去招呼。

金七也絕，見無人理他，走近孫大器，說：「孫老弟，石師父是好人，俗語說：好人不長命，禍害幾千年。人死不能復生，各位要節哀順變，老是哭，是不能把人哭活的……」

說完就走了。

這工夫大徒石英走過來說：「金七說什麼？」

孫大器重複了一遍。

石英冷笑說：「這小子分明在說風凉話，居然敢來弔孝。」

* * *

到達梁寡婦家的秦、錢兩人，還沒見到徐小凱，首先遇到的是竹葉三。

「姓竹的，手下敗將，你還有臉在這鎮上磨菇嗎？」

竹葉三笑笑說：「姓錢的，弓不要拉得太滿，如果你能接住我的『九月胡天即飛雪』的話，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你說了能算數？」

「當然！」

錢海和秦豪一交眼色，秦豪往正屋闖，却走出了一個鬚髮斑白、一身酒氣的邋遢老人，說：「秦豪，我知道你會來的。」

「你原來和他們是一兵之貉，唱著一二三、三二一的歌謠，佯作聲援郡主這邊的人，却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你眞給丐帮丟人。」

酒丐說：「秦豪，你被寵壞了，所以你以為自己是羊欄之驢。」

「姓秦的從不如此托大，倒是你這老賊善惡不分，和他們同流合汚，虧你糟蹋了那麼多的大米乾糧。」

「小子！我不能否認，你是一個最討人厭的角色。」

「莫非你們和金貝勒一鼻孔出氣，他誘我們來此，以便一網打盡？」

「老夫才不巴結什麼王孫公子，只是受人之托，暫時照料這個孩子。有人搶孩子，老夫就只好得罪了，可不是什麼金貝勒的人。」

「誰托你照料孩子呀？」

「反正你們來了也休想走出這個大門，對你們說了也無妨。她就是大勝班的當家花旦李艷秋！」

「她？你別胡扯啦！孩子並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是誰的？老夫倒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秦豪發覺這老鬼很厲害，似在套他的話。

此刻竹葉三已把七枚鋼骰托在掌中。

錢海還是不敢大意，萬一受了傷就變成了秦豪的累贅。

他忽然發覺竹葉三氣定神閑，不是十分篤定，絕不會如此，不由下了戒心。

鋼骰丟出，人球上升，倏張——

這次踢出的方式，就像天上的七星北斗一樣，和大喇嘛不一樣。「難道徒弟比師父還高明？」

錢海剛有這個念頭，就不得不全力應付了。

「無影蛇腰」受到了考驗，閃過了六枚，其中一枚自他的肩衣內穿過，蹭破了皮。

果然徒弟比師父靈光多了。

非但錢海吃驚，一邊的秦豪也大皺眉頭。

他不能不想，這主子陰詐狠毒，手下的人也詭譎莫測，眞眞假假，撲朔迷離。

「酒丐」說：「秦豪，你是先看看他們玩骰子，還是咱們也玩兩手？」

這工夫竹葉三雙手已托了九枚鋼骰。臉上掛著冷峻的笑意，而錢海雖想不通這道理，卻知道竹葉三比大喇嘛厲害多了。

不是大喇嘛故意藏拙，那就是竹葉三上次裝孫子造成身手平平的假象。

再次丟出鋼骰，人球在空中舒展踢射，「啾啾」聲此起彼落。

錢海發出低嘶聲。

閃、挪、扭腰，驟起倏降，抓住五枚。但左腋下中了一枚，還有三枚，眼看有點力有未逮之現象。

一道人箭射出，秦豪人在半空中接住兩枚，最後一枚用左脚後根倒踢，勁射竹葉三。

竹葉三差點被這一枚射中。

但在秦豪似落未落時，「酒丐」在腰上一抽，「嗆」的一聲，森森耀目，軟軟的緬刀已向他下盤掃來。

秦豪力已用盡，非墊足不能再升起。

而錢海雖已發現，由於出手稍遲而來不及馳救，但他雖來不及抽出短劍，卻用劍鞘攻向「酒丐」背心。

竹葉三自也不會袖手，另外五枚鋼骰又勁踢而出。

這五枚骰子，二取錢海，三取秦豪。

可以說，幾乎沒有可能出現任何奇蹟，使秦、錢兩人不栽在當場，尤其是身形似落未落的秦豪。

就在這時，秦豪的魁星雙筆已撤了出來。一筆點地，一筆護身擋骰子。

但是，竹葉三絕非大喇嘛，而「酒丐」已可名列一流高手，他之所以未被列入「不封先生」、「簫神」、「裸叟」、「終南居士」、「丐幫幫主」及「睡道人」這些人的名單中，只是因爲他的德望不足，非他的武功不及。

秦豪在這情形下，應變夠快，用力也恰到好處，可以說他已盡了全力，但「酒丐」的緬刀順筆往上，在他的臂上掃了一道血槽。

秦豪翻落一丈以外，說：「以你的身份，暗算得手也勝之不武！」

「老夫只知道與人動手，殺敵致果，有機可乘就要爭取，這叫做兵不厭詐。」

「老賊，別看你年紀大身份高，單挑你也未必能勝我秦豪。」

「那就試試看吧——」他說得不錯，殺敵致果，不講身份，說幹就幹。

緬刀難使更難精，但一旦練到火候，就像手中有幾十條毒蛇一樣，非絕頂高手，看不出攻擊的軌跡。

至於秦豪，他學了「裸叟」的瑜珈，這主要是內功，他學了「簫神」的招式，也學過「簫神」的心法。

「酒丐」人在緬刀光芒之中，而光弧有時又在人影之內，「霍霍」聲擾人心神，眩人視覺。

秦豪臂上流著血，雙筆一走剛猛路子，一走簫神的輕靈路子，這是十分奇妙的打法。

人類雙臂探動，雙手持有同樣兵刄，由意識指揮攻敵或格架，如一剛一柔，一重一輕，這必須在心法上練起才行。

練這「二分法」難，接這「二分法」的一剛一柔攻擊也十分吃力。

儘管如此，「酒丐」想贏秦豪固然不易，他要擊敗「酒丐」也不是容易的事。

加之竹葉三又托著九枚鋼骰要出手了。

這次再用「九月胡天即飛雪」而無秦豪相助，在錢海左腋下被擊中一枚，骰子還未取出的情況下，後果可以想像。

就在九枚骰子丟出時，秦豪決定與錢海共存亡。

第一，很久以前他就看出錢海的路子很像師門「裸叟」的路子。

其次，他記得恩師說過，有個徒弟姓海名瞻。他今天仔細觀察他的路子，正是師門武功。

至於錢海這名字，不過是海瞻倒過來而略予改變罷了。

師兄隱名相助，他不知道原因，但這份手足之情却非泛泛可比，不顧自身危險，盪開緬刀，身子射出。

雙筆的光浪排山倒海迎向鋼骰。

加上錢海的接與閃，「九月胡天即飛雪」又告落空，但「酒丐」絕不會糟蹋這大好機會，緬刀嗚咽著自錢海腿上劃過。

然後繼續掃去，又在秦豪身子下落，力已用盡時，在他的胯骨以上，直劃到右腋下。

這幾手是決定性的一刀。

不但「酒丐」這麼想，連竹葉三也停了手，來冷眼旁觀擊倒兩個大活人的刹那。

然而，被劃中的秦豪仍然在中刀的瞬間，以「班超投筆」出手式之下，戳在「酒丐」的大腿之上。

這幾乎是兩敗俱傷的局面，秦豪血透衣衫，錢海和「酒丐」也差不多，因「酒丐」已拔下魁星筆擲在地上。

屋中還有人正要增援，「轟」地一聲，街上忽然響起了火銃聲，鎭上有個火銃營，這玩意打不遠，但在百碼以內作扇面形射出，殺傷力極大。

武功再高，想閃避火銃是很難的。

在「酒丐」的授意下，和竹葉三退回正屋中，這工夫，外面已有人撞門，人聲吵雜。

事實上眞是火銃營派了十支火銃來。至於是誰派來的？用意如何？這不難想像，反正絕不是嘉琳郡主就是了。

秦、錢二人流血過多，有點暈眩，眼見大門即將被撞開，如被逮到，必被誣栽綁架或盜竊之名而百口莫辯。

兩人奔入屋內，「酒丐」等人及孩子早已不見，到了後院，聽到大門已被撞開，心頭一急，昏倒地上。

*　　*　　*

嘉琳精神恍惚地回房。

她的精神近乎崩潰了。

在門外，她就摒退了侍婢：「我要好好靜一靜，晚上不需要妳們了。」

鐵蓮說：「郡主有事會招呼我，我再招呼妳們。」

「是……」侍婢也樂得去歇著。

嘉琳連粧也沒卸，只拔下了髮上的簪子，就和衣往床上一倒，由於屋內無燈，她發出一聲驚噫。

床上有個人。

由於近日來的煩憂和折磨，她對苦難的承受力已經堅强多了。除了被告發到金殿上面聖時所受的凌辱；除了使義王府蒙羞之外，這世上還有什麼更可怕的事呢？

所以她一翻下床，驚魂甫定。隱隱看出床上的人還躺著，似乎剛剛醒來，還嗅到血腥味。

她亮了支小蠟燭一照，急忙掩口。

在這刹那，是她唯一能暫時忘却明天就可能被傳去面聖出醜的煩惱事的時候了。

床上的年輕人一身血漬，顯然已醒，也正在以驚奇的目光望著嘉琳。

「你……你是怎麼了？」

「不怎麼，只是有點小災難。」

「傷在那裡？是怎麼傷的？對手是誰？」

「我怎麼會在這兒？」他不願回答這麼多的問題。

這次重逢，他的心情開朗不少。即使仍爲叔叔失鏢事焦灼，却仍具有信心。但自獲知郡主又和別人有了孩子，他曾不斷地嘲弄著自己。

至少，他以爲自己是個容易滿足，頭腦簡單得輕易可以被人戲耍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會在這兒。我剛回房發現了你，你傷在那裡？」

「在肱下。」

她弄開他的衣服，望著那一道長約一尺的血槽，手都抖了起來，急忙找來藥物。

義王府倒是不缺乏這類重傷急救藥物，她一邊爲他敷藥，邊說：「一定是個高手。」

「其實也不算什麼高手，是我無能，學藝不精。」

「秦豪，不要對我這樣說話。」

「這由不得人。」

「你會後悔的。」

「但願我能克制自己，不再悔恨自己當初在華山遇上了一位神秘天仙……」

她的手和心頭的痙攣是一樣的，但她不能不忍耐著，比這更可怕的事都忍下了，她說：「是什麼高手？」

「酒丐。」

「果然是一流高手，他是丐帮帮主古楓的師弟，據說他的功力不在古楓之下，尤其是在不用方竹杖而用緬刀的時候。怎麼遭遇的？」

「爲誰辛苦爲誰忙？還不是爲了別人的孩子。」

嘉琳的表情肌抽搐了很久，她終於又忍下了。

「就只有你一個人？」

「還有錢海。」

「按理說你和錢海兩人……」

「還有一個竹葉三。」

「他不是……」

「他蹩脚是不是？告訴妳，他是大喇嘛巴隆的師傅，以前不過是裝孫子而已。」

「想不到……太想不到了……」

「妳想不到的事可多啦！妳如果能想到人家會到金殿上揭開妳這未婚媽媽的秘密，妳應該收斂的。」

「你能不能別再這麼刻薄？」

「我眞希望我是一個刻薄的人，可惜我還作不到那地步……」

「錢海呢？有沒有受傷？」

「差不多，生死未卜。」

「在什麼地方傷的？」

「梁寡婦的大宅中，想起梁寡婦的事，倒使我有無限的感觸。」

嘉琳知道他話中帶刺，說：「不管你有什麼感觸，還是多多保重吧！要是爲一個不値得開心的人氣壞了身子，一命嗚呼，那才划不來呢！」

「我死不了的！現在我要去找錢海。」

「除非你不想活了。」

「如果活著感到窩囊，還不如死了好些。」

「我發覺你失血過多，一位高人爲你制穴止過血，且爲你敷過藥，你才能活到現在的。」

「他爲什麼把我送到妳這兒？」

「眞是的！也不怕我這齷齪的床沾汚了秦大俠的一身俠骨？」

兩個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我要去看看錢海，我不能見死不救。」

他要坐起來，她按住了他，說：「你這一動就會再度大量流血，再流血就完了。」

「妳知道錢海是我的什麼人？」

「應該不會是你的祖宗吧！」

她實在被他惹火了，素日有教養、涵養的嘉琳也顯出了她的外柔內剛的個性。

「他是我的師兄。」

「我早就看出你們的路子相近，我還以爲你們早有默契，只是不向外人說明而已。」

「會是誰送我來的？這會不會是個陰謀？」

「什麼陰謀？」

「皇帝老子接到密奏，說妳窩藏江洋大盜，派人來搜，來個人贓俱獲呀！」

這雖是嘲諷的話，却不無可能。

「所以說我要走。生孩子的事，屬於妳自己的事，如果因我在此連累了妳，那我就死不瞑目了。」

「你不用再激我，我現在什麼苦難都承受得了。」

「我眞要走了，我要設法去看看師兄……」

「我以爲你是多餘操心，把你送來此處的高人，一定會把負傷的錢海送到其他安全地方療傷的，你少操點心吧！我會派人出去找他的。」

爲了叔叔的失鏢，爲了不使那匪徒逍遙法外，他不能不忍，儘管他不願受她的恩惠。

不知不覺地他睡著了。

一覺醒來，發覺嘉琳就和衣半倚坐在他的身邊打瞌睡。

就算她和郭浩有了孩子，她有什麼大逆不道的過錯？「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宋儒以理教人。男女之間發乎情止乎禮，她既知和他不成，和郭浩却是理想的一對，有什麼不妥？

唯一不妥的是運氣不佳，未婚已有孩子罷了。

未婚前，有了男歡女愛這種事的年輕男女不知凡幾？有的運氣好，孩子沒有如期來臨而已。

終是有過洞中七日七夜的銷魂，那種「心自向君身向背，省他一見一銷魂」的情景，仍是如在眼前。

他拉過錦被一角，爲她蓋在上半身上。

但她並未睡著，非常警醒。

當她發現此情此景，四目相對，却沒有說什麼。他看得出，她太需要休息了。

「睡吧！不睡也不能解決某些事的。」

「不要多管我的事，我要你換個地方，在這兒會有危險。」

「我離開這兒最好！」

「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敵方也並非想不到你會在這兒。況且，他們仍會來搜『不封手册』的。」

秦豪不出聲。

嘉琳叫進鐵蓮商量。鐵蓮乍見秦豪的情景差點出聲驚叫，說：「師姊，妳是何時把他救來的？在這兒養傷，恐怕……」

嘉琳打斷了她的話，說：「不知道是那位高人送他來此的？是『酒丐』弄傷的，咱們要想個辦法，找個隱蔽的地方……」

「只有長久不用的地窖可用了……」

「對哩！只是太髒了。」嘉琳以爲金燕西告密，有引他們入陷一網打盡的陰謀。

「我去打掃。天亮前就可以搬進去了。」

原來王府中都有秘密地窖，那是長毛「太平天國」快要成氣候時，清王室驚惶失措，都自掘了地窖。

要是眞的打到北京來，地窖又有何用？這和那位大軍已攻入宮內，他却帶著愛妃藏在井內的後主行徑頗有相似之處吧！

其實在近代史上有兩件大事關鍵性極大，清室未亡，實是僥倖。

一爲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光緒與慈禧逃奔西安。而李鴻章正在兩廣總督任內，有人秘密勸他實行獨立，英國人也十分贊助，但他却暫行觀望，以致不了了之。

二爲曾國藩率領湘軍攻下金陵，俘擄了太平軍名將李秀成。李稱他可以號召華中一帶的太平軍十餘萬爲「中堂」效力。此刻若曾國藩有異志，石達開也可能率部來歸，而北京的同治帝僅有少數御林軍，實不堪一擊，可是曾國藩爲一理學家，他不會做出這種事的。

安頓好秦豪，郡主睏極了。

可是辰時末，鐵蓮就接到小吉子報告：「鐵蓮姑娘，我有要事要見郡主。」

「什麼事啊？」

「反正是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啦！」

安總管冷笑說：「你的事沒有一樣不重要的。」

「安總管，承你各方面關照我小吉子，也希望您在郡主面前多進美言，小的有點小禮物送您。」

「小禮物？你會有什麼好東西？」

「波斯國進貢的八寶六香瓶。」

「只聽說八寶五香瓶，怎麼又多出一香來了？」

「國王御用的寶瓶，當然不同凡響囉！每天拔下瓶塞嗅一次，能提神醒腦，還能延年益壽呢！」

「在那裡？」

「在我的床下！」

「小吉子，我先謝哩！」安總管匆匆離去。

鐵蓮說：「小吉子，你又有什麼花樣了？」

「這個老傢伙不是專愛撿便宜嗎？待會妳就知道了。」

「你要見郡主有什麼要緊的事？」

「我希望面稟。」

「放心，我爭不去你的功勞。」

「好！我告訴妳，本府首席護衛柳青，逮住了李艷秋。」

「眞的？」鐵蓮對於小吉子的伶俐十分佩服。

「當然，這算是要事嗎？」

「算算！我這就叫醒郡主。」

鐵蓮眞不忍叫醒郡主，不過算算時間，郡主也睡了約五個時辰了，在平常人少了點，在郡主已經夠多了。

郡主在過去義王府議事的秘室內問話。

李艷秋跪在地上：「郡主吉祥，民女該死！」

「李艷秋，起來回話。」

「民女有罪……」

「本宮念妳被人蠱惑脅迫，情有可憫。只是要妳說出妳姐姐和母親的藏身處，以及小凱的下落，本宮一定從輕發落，甚至完全開脫妳。」

「啓稟郡主，民女自案發後只見過家姐一次，至於家母因不住在本鎮，已有半年多未見面了。實在不知她們的下落。」

「徐小凱呢？」

「回郡主，潘谷拿了贖款的同時，即派蕭松樵在廢園內放了徐小凱，却不知蕭松樵被何人所殺？據潘谷說，另有高手搶走小凱，原因不明。」

郡主當然知道原因了，不禁深深地嘆了口氣，說：「可憐的小凱……」

李艷秋望著嘉琳，突然心頭猛跳，心有所感，這面貌上的一些特徵太熟悉了，她不但吃驚，也愧疚不已。

「妳是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郡主。」

「什麼人搶走小凱？什麼人竊盜各王府的珍寶等等，妳也不知道？」

「民女但願知道能爲郡主解憂，可是……」

（未完・五）

上文提要：丁少秋、姬青萍、池秋風繼續同行，又遇上常清風、無名漁父等人攔截，要二女跟他們回去，雙方又發生打鬥，就在此時，姬七姑出現，丁少秋不敢托大，露出自己眞功夫，以免激起她的殺機，姬七姑亦想收他爲己用，限他三天時間考慮答覆，丁少秋躲往朱備鎭山區，以爲可以避過，但仍被姬七姑找到……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傳授尅制陰功　合力擊退聖母

丁少秋後退一步，說道：「聖母請不要逼我。」

姬七姑獰笑道：「逼你？丁少秋，這是你逼老身不得不這樣做，老實告訴你，今晚除非乖乖的跟老身走，否則……嘿嘿，老身決不留情。」

丁少秋早已運起全身功力，只差沒有拔劍，一面又後退了一步，傲然道：「這麼說，聖母眞要向在下下手了？」

姬七姑冷峻哼道：「你不是早已提聚了全身功力嗎？老身這次出手，決不留情，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間。」

丁少秋不覺朗笑一聲道：「聖母覺得非動手不可，在下縱非敵手，也只好全力接妳一招了。」

話聲出口，鏘的一聲抽出倚天長劍來，橫劍當胸，抬目道：「那就請聖母發招吧！」

姬七姑聽得不覺一怔，說道：「丁少秋，你眞的不考慮嗎？以你的武功，最多只能接得住老身三招，決走不出第四招，輕輕年紀，死了不覺得可惜嗎？」

她還是希望丁少秋投效她教下，這叫做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丁少秋抱劍拱拱手道：「聖母好意，在下十分感激，只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姬七姑聽得目射冷電，沉哼道：「年輕人，你眞該死！」身形突然飄起，揮手一掌擊了過來。

這回她在盛怒之下，掌勢出手，立即幻起漫天掌影，一團森寒的無形壓力，籠罩了一丈方圓，連丁少秋都感到呼吸在驟然間被壓迫得透不過來！

他早已凝聚了全身功力，對方一經發動，他也毫不怠慢，身法迅速展開，一連跨出兩步，避開正面，右手長劍及時劃出，一道冷電般的劍光，快若電閃，朝姬七姑側面攻去。

他在三天前，曾和姬七姑動過手，那時爲了不讓姬七姑發覺，使的雖是「崆峒九劍」前面八招，但却以避劍身法爲主，劍法只是護身而已，使了不過三成功力，因此連姬七姑也被他騙過了，只當他使的是華山護華劍法，雖然招式奇特，也並未十分注意。

但現在可不同了，丁少秋心知今晚對方業已起了殺機，決不可能就此罷手，自己就算不能勝她，也不可讓她得手，因此出手第一劍，就使上八成力道，眞正要和她放手一搏，發揮出「崆峒九劍」的威力來。

這一劍去勢之速，仿若閃電，姬七姑幾乎沒看清他劍勢是如何發出來的？但一道耀目銀虹已經攻到身側，心頭驀然一驚，她識不透這道劍光的來歷，就不敢硬接，微一吸氣，身子離地數寸，疾然後退了五六尺，目中又驚又怒，喝道：「丁少秋，你這一劍從那裡學來的？」

丁少秋第一招上就把姬七姑逼得後退出去，心頭緊張情緒，悄悄鬆了口氣，聞言大笑道：「在下身爲華山派掌門人，使的當然是華山派的劍法了。」

姬七姑哼道：「護華劍法？好，老身倒是不信就憑一套華山護華劍法，今晚能保得住你的小命！」

喝聲甫出，人已倏然欺近過來，右手一揮，凌空拍出一掌，左手也隨着揮出。

她雙手這一揮，又幻起了漫天掌影，森寒掌風，飛旋如捲，令人無所適從。

丁少秋沒待她欺近，早已連展身法，宛如逆水游魚，在一片迷離的掌影中閃出，長劍再次抖手劃出。

矯夭劍光，出手有如天龍掉尾，漫天掌影經劍光一逼，立即消失無形，但姬七姑一條鬼魅般的人影，一下閃到了丁少秋的身後，揮掌擊下。

那知她堪堪出手，丁少秋人影一晃，便已閃了開去，一道雪亮的銀虹，卻已向姬七姑攔腰掃來。

姬七姑眞沒想到丁少秋輕輕年紀，居然能在她掌下，以攻還攻，尤其他每次避開自己掌勢的身法，十分怪異，自己始終看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

更使她驚異的還是華山派的「護華劍法」，居然會有這般奇奧，連自己都不易封解，只得身形一動，又退了開去。

這可眞把姬七姑激怒了，這小子今晚不把他除去，日後必為大患。

她身形飄忽，輕快得有如一片浮雲，剛剛閃開去的人，一下又已到了丁少秋的面前，雙掌揮舞，急襲而至！

丁少秋現在有了經驗，自己的「避劍身法」，只要連續施展，就可以避開她的掌勢，自己使出去的劍招，(崆峒九劍)每一記都能把姬七姑逼退。因此，他身形連旋，不停的展開「避劍身法」，右手同時使出「崆峒九劍」，一劍接一劍的劈出。

但「避劍身法」雖然可以閃避得開姬七姑的掌勢，卻需要接連使出兩三個身法，才能閃得開對方一掌，現在把姬七姑激怒了，掌勢就比先前凌厲得多了，丁少秋對「避劍身法」縱然純熟無比，此刻也幾乎有忙不過來之感！

就在此時，突聽兩聲嬌叱，兩條嬌小人影疾若流星朝戰圈中投入，一道劍光和一片洒洒寒星同時朝姬七姑襲到。

姬七姑和丁少秋久持不下，心頭已是怒不可遏，這時再有兩人從一左一右偷襲而來，更是氣怒交集，口中沉哼一聲，右手衣袖揮處，朝一點劍光拂出，左手衣袖同時朝左揮出。

以她的功力，當然不在乎再加入兩個人，更不在乎有人使暗器了。

但她怎知這回陰溝裡翻了船，奔向右側的那道劍光，卻是「崆峒九劍」中的一劍，但聽一聲裂帛輕响，衣袖被長劍刺穿，但她一拂之力，卻把欺來的人影震飛出一丈開外。

那一蓬寒星，正是花字門老門主的「飛星掌」，掌風之中夾雜着精鐵鑄製的「飛星」，姬七姑左手衣袖拂出，一下就把掌風和飛星一齊捲起，一股無形潛力，同樣把欺近過來的一條人影震了出去。

但就在她捲住一蓬飛星的同時，突然有一顆飛星穿透衣袖，一下打中她脅下「腹結穴」，(在左脅梢骨下一分。為氣血相交之穴，又名氣血囊)而且這一顆飛星力道之強，不但打得姬七姑左邊身軀驟然一麻，而且還把她震退了一步。

她「陰極眞氣」罩門就練在左腋，這一記雖然離她罩門還遠，但足使她大吃一驚，一言不發捨了丁少秋，點足躍登軟轎，四個大脚婆不待吩咐抬起轎子就走。

在這同時左首數丈外，及時飛起一道灰影，宛如大鵬凌空，冲霄飛起，瞬息不見！

丁少秋也在這一瞬間認出那道劍光，是「崆峒九劍」中的一劍——「畫龍點睛」。那一蓬寒星是「飛星掌」。

「畫龍點睛」自己曾教了柳青青，「飛星掌」只有李玉虹才會，難道會是她們兩個。

就在他心念方動，姬七姑已捨了自己，迅速退去。丁少秋微一怔神，急忙朝右首掠去，目光一注，草地上躺着一個苗條人影，似是受到姬七姑眞氣震傷，閉過氣去，急忙走上幾步，俯身看去。

這一看不由得丁少秋又是一怔，你當這人是誰？她赫然竟是宋嫂的姪女梅姑！

「會是她？她怎麼會使崆峒九劍『畫龍點睛』的呢？」

丁少秋抱起她回到樹下，輕輕放到地上。再縱身朝左首找去，會「飛星掌」只有李玉虹一人，明明就是她了！

那知找了半天，那有半條人影？他沒有看到左首飛起的一道灰影，心中暗道：「莫非她並沒負傷？是了，她對自己誤會未釋，不願和自己見面，所以悄悄的走了。」

這就回到樹下，雙手抱起仍然昏迷不醒的梅姑，縱身飛掠而起，回轉住處，飛落第二進，走到右首房門口，騰出左手在門上叩了幾下，口中低聲叫道：「二位妹子，快開門。」

姬青萍、池秋鳳兩人，因今晚是姬七姑約定的第三天，雖然丁大哥再三囑咐，就是聽到有什麼動靜，都不許她們出來，免得自己分心，碍了手脚。

但兩位姑娘提心吊胆，那裡敢睡，她們全身緊紮，把長劍放在手邊，只是默默的坐在房中，連話也不敢交談，側耳聽着外面的動靜。(她們不知道丁少秋已經出去了)

二更過去，依然平靜無事，兩位姑娘還當今晚可以平安無事了，這時驟然聽到丁大哥叩門的聲音，好像很急，兩人同時驀然一驚，也同時一躍而起，飛快的奔向房門。

姬青萍一手拉開房門，急急問道：「大哥，有什麼事嗎？」

池秋鳳同時叫出「大哥」二字。

丁少秋已經一下閃入房中，一面說道：「妳們快點上燈。」

他目能夜視，自然不需燈火，一直走近床前，先把梅姑放到床上。

池秋鳳打着火種，點起蠟燭，燭光一亮，她們才看到床上放着一個昏迷的藍衣少女。姬青萍詫異的問道：「大哥，她是什麼人？」

池秋鳳已經走到床前，手舉燭台照了照，咦道：「她不是梅姑嗎？大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少秋全神貫注，正在檢查着梅姑傷在那裡，一面隨口答道：「她是被姬七姑眞氣震傷的。」

姬青萍聽得嬌軀一顫，變然道：「姑老太太來過了？大哥，你沒事吧？」

池秋鳳道：「我們怎麼沒聽到一點聲音呢？她走了嗎？」

丁少秋笑道：「妳們看我不是好好的，怎會有事？」

姬青萍問道：「梅姑怎麼會被姑老太太震傷的？」

丁少秋道：「說來話長，梅姑娘怕是被眞氣震傷內腑，妳們先把她扶着坐好，我要替她運功療傷，一切經過且等她醒了再說不遲。」

姬青萍、池秋鳳依言扶着梅姑盤膝坐好。

丁少秋隨即跨上木牀，在梅姑身後坐下，緩緩調息，再緩緩伸出右掌，按上她後心「靈台穴」上，把眞氣緩慢的從掌心透出，源源輸入。

梅姑昏迷的人，口中不時發出夢囈般輕嗯，身軀也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熱茶時間，丁少秋右掌緩緩收回，說道：「妳們扶着她躺下吧！」

兩人依言扶着梅姑躺下。池秋鳳忍不住問道：「大哥，她還有救嗎？」

丁少秋道：「她是被姬七姑『陰極眞氣』震傷內腑，我輸入她體內是『乾天眞氣』，先化解她體內陰寒之氣，才能給她服救傷丹。」

說着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了三顆「救傷百寶丹」，伸手捏開梅姑牙關，把三顆藥丸放在她舌上，再闔攏牙齒，讓她緊閉咀唇。

姬青萍道：「這樣就可以嗎？」

丁少秋道：「藥丸自會慢慢化去，隨着津液而下，我看她傷得不輕，要有幾天功夫，才會慢慢的復原。」

池秋鳳道：「原來大哥還是傷科聖手呢！」

丁少秋笑道：「我會的就是這一點了，這救傷丹是老道長送給我的，專治各種內傷，十分神效，我還是第一次拿它來治傷。」

池秋鳳眨眨眼睛，說道：「大哥，現在你可以說了吧？怎樣把姬七姑打跑？」

「打跑？」丁少秋哼了一聲，聳聳肩道：「我能在她掌下走出七八招，已經算不錯了，誰能把她打跑？」

心中暗暗忖道：「今晚差幸梅姑和另一個人的介入，不然，她久戰無功，準會使出『陰極掌』來，自己也只好施展『乾天指』了，這樣一來，自己會些什麼，姬七姑就全知道了，今後更是不肯放過我了。」

姬青萍關心的問道：「那麼姑老太太怎麼會走的呢？」

丁少秋道：「妳們不用問了，大家坐下來，聽我說吧！」

三人各自坐下，丁少秋就把今晚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池秋鳳道：「大哥，你說還有一個人，他是誰呢？」

丁少秋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那人也被姬七姑震飛出去，只是沒找到他。」

姬青萍道：「那一定是他眼看一把暗器傷不了姑老太太，就悄悄的退走了。」

丁少秋微微搖頭，攢着眉道：「我原先這麼想，但如今看到梅姑傷得如此厲害，那人是被姬七姑左手震飛出去的，姬七姑『陰極掌』就練在左手，就是不使出陰極掌來，同樣的威力就要比右手強得多，這人不可能沒事，只是……怎麼會找不到人呢？」

他想起李玉虹，心頭不覺沉重起來，也自然會憂形於色！

姬青萍看了他一眼，心想：「大哥好像認識這個人，不然，怎麼會替不認識的人担心呢？」

丁少秋忽然低哦一聲道：「對了，妳們仔細看看梅姑臉上，可曾戴了面具？」

池秋鳳搶着道：「我來。」

她走到床前，俯下身去，仔細在梅姑臉上看了二回，看不出什麼異樣來，再伸手朝她臉上摸去，却摸出異處來了，手指按下，似乎有一層薄膜一般，不覺叫道：「大哥，她果然戴了面具。」

一面用手指在梅姑鬢際，輕輕搓了幾下，果然應指捲起一層極薄的膜來，她小心翼翼的用指甲挑起，再緩慢的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

面具揭起來了，梅姑也從黃中略帶黝黑的村姑面貌，變成一張清麗絕俗的臉孔，除了臉色稍嫌蒼白之外，柳眉、瑤鼻、櫻唇、和覆蓋着長長睫毛的雙目，雖在昏迷之中，依然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丁少秋口中啊了一聲道：「果然是她！」

只有柳青青會崆峒九劍中的一招——「畫龍點睛」，他早就料到是她了！

姬青萍問道：「大哥認識她嗎？」

丁少秋點點頭道：「她叫柳青青，是艾大娘的女兒，峨嵋派門下。」

姬青萍問道：「還有呢？」

丁少秋道：「還有什麼？」

姬青萍神秘一笑道：「譬如大哥如何認識她的？總可以說給我們聽聽吧？」

丁少秋道：「說起來，又有很長一段話呢！」

池秋鳳道：「大哥，你快說吧！」

丁少秋只得把自己替張阿大打抱不平，找上柯家莊說起，如何艾家酒店遇上丐幫的人，強要艾大娘母女離開，一直說到柯大發勾結拜天賜，在艾氏酒店謀奪丐幫幫主地位和花字門門主，自己和老哥哥如何暗中相助，詳細的說了一遍。

姬青萍問道：「大哥，老哥哥是誰呢？」

池秋鳳也問道：「大哥，丐幫李幫主的女兒李玉虹，是花字門的門主嗎？」

丁少秋道：「老哥哥就是孫不二，他算起來在江湖上的輩份甚尊，武功也高不可測，就是喜歡人家叫他老哥哥。」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逐漸亮了，紙窗上透現朦朧曙色。躺在床上的柳青青口中發出一聲嚶嚀，緩緩睜開眼來，輕咦道：「我怎麼會躺在這裡的呢？」

丁少秋走近床前，含笑道：「小妹子妳被姬七姑眞氣震傷，剛醒過來，快躺着別動。」

柳青青眨眨眼睛，說道：「丁大哥，是你救了我？」

姬青萍和池秋鳳兩位姑娘互望了一眼，她們沒有開口，心裡卻在暗暗的說：

「又來了一個叫大哥、妹子的人，看來大哥認識的姑娘眞不少哩！」

丁少秋道：「妳剛醒，還是少說話爲宜，我再替妳運一回氣，妳能自己運氣了，傷勢就會很快復原了。」

一面回頭朝姬青萍、池秋鳳二人含笑道：「還要有勞妳們兩個扶着她坐起來。」

姬青萍、池秋鳳依言走近，正待伸手去扶，柳青青看着她們，羞澀的道：「大哥，她們……」

她因兩人穿着男裝，是以流露出驚疑神色。

丁少秋含笑道：「小妹子，妳不用害羞，她們是我的兩個妹子，等你傷勢好了，我再給妳們介紹。」

姬青萍道：「不用大哥介紹，我叫姬青萍。」

池秋鳳也道：「我叫池秋鳳。」

兩人攙扶着柳青青坐起，丁少秋立即登上木床，在她身後盤膝坐下，說道：「小妹子，記住了，妳要澄心淨慮，和我輸入的眞氣會合，不可再說話了。」

說話之時，右掌已經抵住柳青青「靈台穴」，緩慢的把眞氣輸了過去。

這樣足足過了盞茶工夫，丁少秋道：「好了，現在我要收回手掌，妳自己運氣吧！」

接着就收回手掌，跨下床來，一面朝姬、池二人說道：「妳們也可以放手，不用再扶她了，讓她自己運功好了。」

姬青萍、池秋鳳依言放開扶着她的雙手。三人沒有交談，悄悄退出臥室，走到外面一間起居室落坐。

姬青萍問道：「大哥，柳姑娘好像好得很快。」

丁少秋道：「老道長的救傷丹靈效無比，又有我替她兩次運氣療傷，自然好得很快，現在只要再休息一兩天，就完全復原了。」

說話之時，宋嫂已經走了進來，看到三人坐在起居室裡聊天，忙道：「三位公子起來了，我替你們去打臉水。」正待轉身退出。

池秋鳳叫道：「宋嫂。」

宋嫂站停下來，問道：「公子爺可有什麼吩咐？」

池秋鳳問道：「梅姑呢，還沒起來嗎？」

宋嫂遲疑了下，才道：「梅姑……有……有事……出……出去了，公子爺找她有事嗎？」

池秋鳳轉過身去，把梅姑的面具迅快覆到臉上，才轉過身來，笑道：「宋嫂，妳看看我是誰？」

宋嫂是鄉下人，從未聽人說過面具，這時眼看池秋鳳轉了個身，就變成了梅姑，不由得猛吃一驚，駭異的道：「你……你……」

池秋鳳從臉上迅速的揭下面具，笑道：「妳別怕，這個只是一張面具而已，梅姑其實是我們的小表妹，昨晚她才告訴我們，現在就在房裡，還沒醒來。」

宋嫂一臉俱是尷尬神色，惶然道：「三位公子務請原諒，這位小姐前天晚上找到我房裡，要我認她做侄女，還拿出劍來指着我說：我若是洩漏半點口風，就要殺我，所以……所以……」

丁少秋沒待她說完，含笑道：「我們小表妹就是這樣淘氣，她要跟我們來，我們不讓她來，她一個人偷偷的跟了來，所以要改扮成梅姑，還以爲我們認不出來呢，昨晚她給我們送茶來，就給我們揭穿了，這事和妳無關，我們不會怪妳的。」

宋嫂才安下心來，連聲應着是，退了出去，不多一回，就給三人端來臉水。三人盥洗過後，過沒多久，宋嫂又送來早餐，一面問道：「表姑娘還沒起來，要不要請她用早餐呢？」

姬青萍道：「她昨晚睡得很晚，讓她多睡一回好了。」

宋嫂退出去之後。池秋鳳咭的笑道：「她好像有些不放心呢！」

丁少秋道：「不要緊，等小妹子起來了，她就不會多心了。」

三人用過早餐。丁少秋道：「妳們一晚沒睡，我看還是到我房裡去歇一回吧！」

姬青萍道：「我們才不累呢，大哥昨晚和姑老太太決戰多時，後來又替柳姑娘運了兩回氣，消耗了不少內力，應該去休息的是你。」

丁少秋笑道：「我練的乾天眞氣，和一般內功不同之處，就是一經運功，就循環不息，自動補充，不會消耗內力，妳們既然不累，我也不用休息了。」

接着又道：「趁這幾天的時間，我想傳妳們一招劍法，以後即使遇上强敵，也不足爲慮了。」

姬青萍聽得眼睛一亮，喜道：「大哥要教我們什麼劍法呢？」

池秋鳳道：「只有一招？」

丁少秋笑道：「一招就夠了，三年前我就憑着這招劍法，打敗了南天一鵰和劈天劍逢天遊，只要不遇上姬七姑這樣的高手，一般高手誰也接不下來了。」

池秋鳳道：「大哥，那就快些教我們吧！」

丁少秋從她手中接過長劍，說道：「這一招其實沒有名稱，是崆峒九劍中的一劍，因爲它很像白鶴劍法中的一招『畫龍點睛』，我們就叫它『畫龍點睛』好了，現在妳們看清楚了。」

話聲出口，左手劍訣齊眉，右手長劍微昂，朝前點去。

姬青萍聽他把這招劍法說得這般厲害，現在大哥表現出來的劍招，竟是如此簡單，忍不住問道：「大哥，就是這樣簡單？」

丁少秋含笑點頭道：「就是這樣，但並不簡單。」

池秋鳳道：「大哥，把劍給我，我練給你看。」

丁少秋道：「好吧！」

隨手把劍遞了過去。

池秋鳳接過長劍，依照丁少秋方才演練的樣子，先跨出右脚，然後左手劍訣齊眉，右劍一昂，朝前點出，但劍點出去，人也隨着向右晃動了一下，一面問道：「大哥，還像嗎？」

丁少秋笑道：「這就是古人說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妳這一招別說遇上高手，就是和普通人動手，只怕也不管用

呢！」

池秋鳳道：「那要怎樣才算對呢？」

丁少秋從她手中取過長劍，又給她們示範演練了一遍，這回，一面緩慢使劍，一面不嫌其煩的把一個動作分成了幾個小節，逐一解說。

兩位姑娘自然用心聆聽，一一記了下來。姬青萍道：「聽大哥這一解說，這招劍法果然不簡單呢！」

丁少秋笑道：「妳們練起來就知道了。」

於是姬青萍也抽出劍來，兩人就在起居室裡練了起來。

這一練，兩人才知道這招劍法看似簡單，但越是簡單，就越難練，不是步法不對，就是出劍不準，這麼一招簡單的劍法，直把兩位姑娘練得香汗淋漓，兀是無法練會。

這還是丁少秋一直在兩人身邊加以指點，如果任由兩人自己練習，更不知要如何離譜呢！

丁少秋含笑道：「妳們可以休息一回了，這要慢慢的來，細心體會，熟成生巧，不可能一蹴即就，我當時就整整練了三個晚上才練會的，快要吃中飯了，妳們把劍收起來吧！」

兩位姑娘依言收起長劍，各自理着髮，揩拭汗水。此時右房門呀然開啓，柳青青舉步走了出來。

丁少秋忙道：「小妹子，妳醒了，也不宜走動，應該多休息休息。」

柳青青道：「我已經好了，躺在床上多悶氣！」

姬青萍拉着她的手坐下，說道：「小妹子，妳還是快些坐下來吧！」

柳青青回頭笑道：「姬姐姐，妳和我差不多，妳如果叫我小妹子，我就叫你小姐姐了。」

池秋鳳笑道：「我也叫妳小妹子好了！」

柳青青望着丁少秋不依的道：「大哥，你看，我和她們差不多的，為甚麼要叫我小妹子呢？」

丁少秋笑道：「因為我叫妳小妹子，她們也就跟着叫了。」

柳青青道：「小妹子是老哥哥叫的，你跟着叫已經不對了，她們叫我小妹子更不公平，大哥，你作中間人，我們來叙叙年齡，那是最公平了。」

姬青萍喜道：「對，我們來叙叙年齡，就結為姐妹。」

池秋鳳忙道：「青萍姐姐這主意好極了，我舉雙手贊成。」

姬青萍道：「我十八。」

池秋鳳道：「我十七。」

柳青青咭的笑道：「對不，妳們並不比我大，我也是十七。」

姬青萍道：「不管怎麼，我都比妳們大。」

池秋鳳朝柳青青問道：「妳幾月生的？」

柳青青道：「三月，柳色已經青了，所以叫青青。」

池秋鳳也咭的笑出聲來道：「我是二月生的。」

柳青青嚷道：「不對，不對，妳叫秋鳳，應該是秋天生的才對。」

池秋鳳道：「我姐姐叫秋桂，才是秋天生的，我這秋字只是照着排下來的。」

柳青青抬頭問道：「大哥，是這樣嗎？」

丁少秋笑道：「就算她說的是眞話，妳做妹子也不吃虧呀！」

池秋鳳道：「我說的都是眞的。」

姬青萍道：「好了，從現在起，我是大姐，秋鳳是二姐，青青是小妹。」

柳青青道：「妳們不能叫我小妹，人家聽了不知我有多小呢，妳們可以叫我三妹呀！」

池秋鳳道：「好、好，三妹就三妹好了，哦，對了，待會宋嫂進來，妳要說是我們的表妹。」

柳青青問道：「為甚麼我是妳們表妹呢？」

池秋鳳就把早晨和宋嫂說的話說了一遍。

柳青青咭的笑道：「原來如此。」

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宋嫂已經端着午餐走了進來，看到柳青青，忙道：「表小姐起來了？」

柳青青嫣然一笑道：「宋嫂，要不要我來幫妳的忙？」

宋嫂忙道：「表小姐快不可這樣說，先前我不知道你是表小姐，眞是不好意思。表小姐千萬不可介意才好。」

她一面說話，一面放好了四副碗筷，再把五菜一湯，和一桶白飯，放在桌上，才退了出去。

池秋鳳、柳青青兩人裝了四碗飯，大家就開始吃喝起來。飯後，宋嫂進來收拾過了，又替四人泡了一壺茶送來。

丁少秋目注柳青青問道：「小妹子，妳不是和令堂一起到黃山去的，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柳青青道：「我們本來和丐幫、花字門的人一起走的，後來李姐姐接到密報，說有人看到大哥曾在水家湖出現，同時也發現了姬七姑的蹤影，李姐姐和我商量，要易總監和我娘先行，我們就一路暗中跟着大哥下來……」

姬青萍和池秋鳳心中暗道：「聽她口氣，那李姐姐和大哥也一定有很深的交情了。」

只聽柳青青續道：「後來……我威脅宋嫂，化名梅姑，偷聽到大哥和二位姐姐的談話，才知道姬七姑三天後會來，昨晚我和李姐姐隱身暗處，一路跟大哥出村，我們分別伏在大樹左右，等大哥和她動手之際，出其不備，左右夾擊，後來，大哥都知道了。」

丁少秋急道：「唉，妳們怎不事先和我商量商量？姬七姑雖在和我動手，但加上妳們兩個，豈能傷得了她？」

接着又道：「妳被她震飛出去的同時，玉虹也被她揮袖震飛出去，但等她走後，我只找到妳躺在地上，已經閉過氣去，却沒有找到玉虹的蹤影……」

柳青青道：「李姐姐會不會走了？」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她內力雖然強妳甚多，那是她師父臨終時輸給她的，她本身修為尚淺，還不能完全運用，目前還擋不住姬七姑一拂，因此她被震飛出去，

傷勢也許較妳輕些，不可能在一瞬間走得無影無踪，再說，她是和妳一起來的，妳負了傷，她決不會一個人走的。」

柳青青擠擠柳眉，說道：「那李姐姐會到那裡去了呢？」

丁少秋道：「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　＊　＊

李玉虹很快就醒過來了。

因爲她體內有老門主輸給她的五十年功力，她雖依照師父的內功口訣練功，但也不是三兩個月或者半年就可以消化得完，完全化爲自己的力量，但這股內力留在體內，總可以發生抗力作用，因此姬七姑衣袖一拂之力，對她並無多大影响。

使她昏迷過去，只是姬七姑練的是「陰極眞氣」，舉手之間，陰寒無比的「陰極眞氣」就會襲上身來，使你全身血脈凝結，凍僵過去。

這就是說，她並沒有傷，只是被姬七姑的「陰極眞氣」凍得僵死過去了。

現在正有一個人把手按在李玉虹的頂門上，把她所中「陰極眞氣」吸了出去，她既未受傷，體內陰氣一去，人自然就淸醒過來了。

李玉虹雙目乍睜，才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個白髮披肩，白鬚過腹，身穿月白僧袍的老和尚。

這人目若寒星，慈眉善目，望着自己含笑道：「女施主輕輕年紀，好深厚的功力！」

李玉虹慌忙站起，雙手合十道：「是老師父救了弟子嗎？」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和尚也合十道：「女施主並未負傷，只是中了她的至陰至寒的『陰極眞氣』，正好老衲路過，賞了她一顆石子，把她驚走，才把女施主帶來此地，只要替女施主吸出體內陰極眞氣，女施主就沒有事了。」

李玉虹道：「多謝老師父，只不知這是甚麼地方？」

老和尚含笑道：「這裡是九華山菩提庵。」

李玉虹道：「多蒙老師父相救，只是弟子身有急事，要告辭了。」

老和尚道：「女施主且慢，可否聽老衲一言？」

李玉虹道：「老師父有何指示？只管請說。」

老和尚輕輕歎息一聲道：「女施主身有急事，老衲也未便强留，唉，這也許是天意，眞是太可惜了！」

李玉虹聽得奇怪，忍不住問道：「老師父語含玄機，不知甚麼太可惜了？」

老和尚道：「老衲閱人多矣，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像女施主這樣，身懷四五十年內力，但尚未完全化去的人，這樣的人，舉世難求，若能在這裡停留三天，由老衲傳妳練法，才能化去體內功力，眞正成爲拯救蒼生，除魔衞道的人，只可惜女施主身有急事，無法屈留，豈不可惜？阿彌陀佛，看來八月中秋難免一場浩劫，莫非這是天意？」

八月十五日，正是各大門派跟天南莊訂下戰書的日子！

李玉虹心頭不禁驀然一動，急忙說道：「老師父的意思，只有弟子可以化解這場浩劫嗎？」

「善哉、善哉！」老和尚慈眉一舒，欣然合十道：「老衲三十年前，一直在物色一個挽救武林浩劫之人，普天之下能救這場浩劫的確實只有女施主一個，女施主是否願意爲挽救武林浩劫，在這裡多留三天嗎？」

李玉虹道：「老師父要弟子在這裡多留三日，究竟要弟子做甚麼呢？」

老和尚藹然笑道：「妳昨晚使用『魔教飛星掌』，爲的是要殺姬七姑，對不？」

李玉虹點頭道：「是的，我要替先師報仇。」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飛星掌縱然厲害，但如何傷得了練成七層陰極眞氣的姬七姑？」

李玉虹失望的問道：「老師父這麼說，看來弟子替先師報仇的心願是無法得償的了？」

「哈哈！」老和尚忽然大笑一聲道：「這就是老衲要女施主在這裡屈留三日的緣故了。」

李玉虹問道：「這和弟子報雪師仇有關嗎？」

「當然有關。」老和尚含笑道：「老衲三十年前早知姬七姑有倡亂武林的一日，爲了挽救武林浩劫，一直要找一個能夠尅制她的人，這人如今總算給老衲找到了，那就是女施主，而且女施主又要替尊師報仇，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豈非更是巧合！」

李玉虹遲疑的道：「弟子能把她除去嗎？」

老和尚藹然笑道：「妳不遇見老衲，就算再練上三十年，也未必能把她除去，但既然遇上老衲，哈哈！只要三天時間就夠了。」

李玉虹不信的道：「三天，就能夠勝得過姬七姑了？」

「一點也不錯！」老和尚道：「姬七姑練陰極眞氣，少說也有四五十年的功力，老衲先前想找一個能夠尅制她的人，武林中只有練純陽功夫的人才行，但純陽功夫，也有多種，譬如離火神功，三昧眞氣，和乾陽罡氣三種。

「但練這三種神功的人，舉世不能說沒有，但老衲從未遇上過，也許眞的失傳了，就是有人會，也至少要有四五十年火候，功力足可和姬七姑相拮抗，才能尅制得住對方，這一點，老衲最後總算想通了，這簡直是空想而已，天下之大，可能已經找不到這樣的人了。」

李玉虹道：「那麼……」

老和尚立即搖手制止，接着說道：「但昨晚遇上女施主，老衲又有了新的希望……」

李玉虹道：「弟子練的並不是純陽功夫……」

「老衲知道。」老和尚含笑道：「女施主昨晚使的『飛星掌』出於西域魔教，後來老衲替女施主吸出所中陰極眞氣之際，發現女施主體內少說也有四五十年內力，未能運化，化爲己用，想係尊師自知大限已屆，才把畢生功力以開頂大法，輸入女施主體內，令師練的却是魔教內功，和姬七

姑練的陰極眞氣，却又同屬佛教旁支陰功，因此老衲忽發奇想，只要由老衲助妳把體內四五十年眞力，能化爲己用，再由老衲傳妳攻穴之術，只要把妳所練飛星掌的飛星，在手法上稍加練習，即可破她護身的七層陰極眞氣了。」

李玉虹疑惑的道：「我練的內功，既是魔教陰功，能夠尅制她嗎？」

「尅制當然不能。」老和尚微笑道：「老衲方才說過，魔教內功和陰極眞氣，同屬佛門旁支的陰功，性質頗相接近，妳體內又有四五十年內功，和姬七姑也相差無幾，如果妳練成老衲傳給妳的攻穴之術，以飛星掌使出，飛星上所蘊聚的眞氣，既和她的護身眞氣頗爲接近，就不會引發抗拒作用，這和從前兩國打仗，使用降卒去賺開城門一樣，他不生抗力，或者把對方抗力減少到最低，那時妳的飛星已突破防線攻進去了，只要破去她護身眞氣，姬七姑就不足道了。」

李玉虹突然拜了下去，說道：「老師父能助弟子得報師仇，弟子自然願意留下來了。」

老和尚微微頷首道：「如此就好。」

三天時間很快過去，老和尚果然以他深厚的功力，助李玉虹把積聚體內的五十年內功，導氣歸元，悉數化爲己用。

另外老和尚也傳了她一種很特殊的手法，施展「飛星掌」，貫注內力打出去的飛星，可以劃着弧形轉彎，或似上而下，或似左實右，果然隨心所欲，而且威力也着實增强了不少。

三天之後，老和尚悄然走了，李玉虹不知道這位老師父究竟是何人？也不知他是那一門派的前輩高人？

其實知不知道他是誰，也無關重要，這位老師父本着出家人慈悲爲懷，悲天憫人，立意要消敉一場武林浩劫，而消敉浩劫並不在殺傷多人，只要極惡元兇一旦伏誅，其餘的人也起不了作用。

這就是老和尚再三叮囑，不可殺及無辜的誡言。

李玉虹眼看老師父已走，自己體內積聚的眞力，如今已經完全化爲己用，又學會了「飛星掌」打出的飛星，可以憑着自己神力，在打出後的中途變招的特殊手法，心中自是十分高興，離開菩提庵，因心中惦念着不知柳青青如何了？同時也一直在惦念着大哥，自己不該因一點小誤會，而和大哥鬧蹩扭的，心念這一動，就舉足朝東麓朱備鎭北首的大宅奔行而來。

這時差不多正是早晨巳牌時光，她奔近宅前，也不敲門，只是輕輕吸了口氣，人已如一片浮雲，輕飄飄的飛落大天井中，就舉步朝廳上走入，依然不見人影，心知大哥等人可能在第二進起居室中了。

她曾和柳青青來過，是以對宅中情形甚是熟悉，就一腳朝第二進走來。

丁少秋和三位姑娘正好用過早餐，全在起居室裡。柳青青經過三天靜養，身子很快就復原了。

大家正在討論目前已是七月中旬，各大門派和天南莊訂在中秋，已只有一個月時光，三天前姬七姑在已自己動手之間，忽然捨之而去，雖然不明就裡，但可以想得到她一定另有顧忌，才會走的，短時間內，不會再找來了。

那麼再在這裡待下去，已經沒有意思，還是趕去黃山，和大家會合的好。

丁少秋說出自己心裡所想的話，正在徵求三位姑娘的意見。突聽門口有一個少女聲音接口道：「我不同意大哥的意見。」

柳青青喜道：「是李姐姐來了。」

話未說完，只見從門口走進一個手搖摺扇的青衫公子來，朝丁少秋拱拱手道：「大哥恕小弟來得突兀。」

丁少秋一眼認出是李玉虹，不覺喜道：「賢弟快來請坐，妳三天前沒負傷吧？」

李玉虹道：「唉，說來話長，大哥還是先給我介紹這兩位仁兄吧！」

柳青青搶着道：「還是我來給妳引見，她們二位是我最近才結識的姐妹，這是我的大姐姬青萍，這是二姐池秋鳳。」

一面又朝二人道：「她就是我說的李姐姐李玉虹，還是大哥的結義兄弟呢！」

四位姑娘一陣寒喧之後，就成了很熟的朋友一般。丁少秋關心李玉虹是否被姬七姑震傷？說道：「賢弟是否負了傷？」

李玉虹道：「沒有，我還因禍得福，遇了一位世外高人呢！」

當下把自己的經過大概說了出來。

丁少秋驚異的道：「白髮披肩，白鬚過腹的老和尚，他是不是眉目慈祥，身上一件月白僧袍，已經變得發黃，看他年紀，應該已在九旬以上？」

李玉虹驚奇的道：「大哥認識這位老師父嗎？」

丁少秋笑道：「妳當他是誰？這位老師父叫做金鉢禪師，還是姬七姑的師兄。」

李玉虹道：「大哥怎麼會知道的呢？」

「我見過他，這位老師父眞是世外高人！」

丁少秋就把自己找咒鉢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李玉虹輕輕歎息一聲道：「同是白蓮教徐鴻儒門下，一個變成佛門高僧，一個却成了危害武林的魔頭，同門師兄妹竟會有此天淵之別。」

姬青萍道：「別說同門師兄妹了，就是同胞兄弟，也會人各有心呢！」

丁少秋目注李玉虹說道：「賢弟方才說不同意愚兄的意見，想必另有高見了，怎不說出來聽聽？」

李玉虹道：「我已經在路上留下記號，要花字門的人隨同各大門派出發，我另有要事去辦……」

丁少秋道：「各大門派就要出發了嗎？」

李玉虹道：「現在離約定的日子，已不到一個月了，據可靠的消息，各大門派已經集結了不少高手，大概離出發的日期，也不會太遠了。」

她不待丁少秋再問，接着說道：「我的意思，我們如果趕去黃山，和大家會合，不過跟着大家一起行動，各大門派的人，都是以名門正派自居，一定要到約定的日期，才和對方正正式式明槍交戰，一決勝負；但白蓮教是邪教組合，他們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姬青萍點頭道：「李姐姐說得不錯！」

李玉虹續道：「何況各大門派齊集黃

山，人數衆多，一定會分作幾撥上路，這就有了弱點，會給白蓮教可乘之機，據說姬七姑邀約了不少高手，他們對各大門派分撥上路的人手，定然瞭若指掌，只要針對每一撥人手，派出一批高手，沿途予以個別擊破，不用等到約定的日期，各大門派就已經潰不成軍了。」

丁少秋聳然道：「士別三日，要刮目相看，賢弟這番分析，大有道理，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李玉虹粉臉一紅，嫣然一笑道：「大哥太誇奬了，其實我說的這些話，都是老師父說的。」

「好！」丁少秋道：「妳再說下去。」

李玉虹道：「所以老師父要我不要和各大門派的人走在一起，只要暗中加以監視，隨時可以出手支援任何一撥人，我想我一個人也許力量不夠，才趕來找大哥商量的。」

姬青萍欣然道：「對，他們要各個擊破，我們也給他來個各個擊破。」

丁少秋目光緩緩從四位姑娘臉上看過，心中暗暗忖道：「自己五人之中，玉虹有金鉢禪師替她化開五十年功力，縱遇强敵，自可勝任，但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人，武功平平，只會自己教她們一招『畫龍點睛』，最多也只能自保，要給對方各個擊破，只怕一點也派不上用場。」

心中想着，一面問道：「賢弟預備幾時動身？」

李玉虹道：「我已要花字門的人隨時和我連絡，黃山萬松山莊一有動靜，他們馬上會把消息送來的。」

丁少秋沉吟道：「那麼我們可以在這裡多住幾天，只要等候消息好了。」

李玉虹點頭道：「是的。」

「那就好！」丁少秋忽然站了起來，臉色一正，說道：「四位妹子，妳們都願意和我丁少秋同生死，共患難的人，姬七姑如果要對各大門派下手，派出來的人，決非等閒之輩，而且他們既有各個擊破的陰謀，自然早就估計好了雙方實力，一定可以吃掉對方，因此我們如要暗中支援，予以反擊，每個人就必需有足夠的能耐才能勝任。」

姬青萍道：「大哥，我們能勝任嗎？」

丁少秋道：「目前不能，但只要有幾天時間，也許就能辦得到。」

池秋鳳道：「大哥……」

丁少秋搖了下手，制止她說話，一面嚴肅的道：「現在我們還有時間，因也距離約定的時間，雖已不到一月，如果各大門派在半個月之後動身，我們就有半個月時間，愚兄有一套劍法，是乙清老道長傳給我的，叫做『崆峒九劍』，除了第九劍必需內力深厚，可以以氣馭氣，妳們無法做到之外，其他八招劍法，每一招都神奇莫測，威力極强，四位妹子如能在這半個月之中，痛下苦功，視各人領悟能力，能夠學會幾招，惟一的要點，就是不可貪多，每一招務必練得純熟應手，才能戰無不克，最强的敵人，都可操必勝之券了。」

池秋鳳喜得跳了起來，說道：「大哥，你快教我們咯！」

李玉虹問道：「大哥，這套劍法，可以敵得住姬七姑嗎？」

丁少秋道：「應該可以，但老道長再三囑咐，不到最後，不准我全力施展，使她有了防範之心。」

李玉虹道：「那麼我和大哥聯手，就一定可以誅殺此獠了。」

丁少秋道：「只是愚兄對第九招劍法，還不十分熟練，一旦長劍脫手，怕被她一下收了過去，愚兄也要趁這幾天，加緊練習才是。」

說話之時，宋嫂正好送午餐進來，看到李玉虹，忙道：「這位公子一定已經來了一回，眞不好意思，我連茶也沒送來。」

丁少秋含笑道：「這位公子，也是我們好友，今天才來，也要住在這裡，妳要多添一副碗筷才行。」

宋嫂放好飯菜，又匆匆的拿了一副碗筷進來，才行退出。

飯後，丁少秋開始傳授姬青萍、柳青青、池秋鳳三位姑娘「崆峒九劍」，李玉虹要勤練金鉢禪師傳她的「飛星掌」特殊手法，是以並沒有參加練劍。

丁少秋自己也要把第九招劍法練得更純熟些，因此傳了三位姑娘一招劍法之後，等她們完全領悟，就各練各的了。

一連半個月，大家都在加緊練功，姬青萍、柳青青、池秋鳳三位姑娘限於內力，「崆峒九劍」只練了五招，還並不完全純熟。

花字門總監易天心時常派人前來傳遞消息。丁少秋也要來人捎口信回去，只說自己在一處山中練功，在約定的日期，一定會趕去，要爺爺、大伯母、爹娘放心。

＊ ＊ ＊

自從五月初五端午那天，在玉皇殿舉行大會之後，江南武林各大門派成立了「江南武林聯合會」，公推九三高齡的東海採蘋叟爲會長，並由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和黃山萬天聲二人爲副，連絡地點就設在玉皇殿，發出武林帖，歷數天南莊危害武林的罪狀，邀請江湖各大門派主持正義，聲討天南莊，並約定八月中秋和天南莊一決勝負。

後來經丁少秋、李飛虹(玉虹)夜探天南莊，才知天南莊幕後竟是昔年白蓮教餘孽自稱聖母的姬七姑。玉皇殿和對方盤踞的武功山相距不遠，各大門派後援未到以前，沒有人是她的對手，才決議把連絡處遷去黃山萬松山莊。

最近一個月中，各方應邀來支援的人，陸續趕來，像淮揚派掌門人羅天生，八卦門掌門人洞涵子、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都親自趕來，還帶來了門下弟子。少林寺也派羅漢堂長老金羅漢通濟大師率同十八護法弟子，武當派也派掌門人的二師弟天寧子率同八個門人同來。

接着是護花門門主祝秋雲、夫婿丁季友、總管丁仲謀、護法何香雲、任香雪、謝香玉和九個女弟子也趕來了。

這下可樂壞了丁老爺子，不但兩個兒子全回來了，連失蹤的兒媳祝秋雲也和丈夫團聚了。而且也得知丁季友夫妻父子聚會的事。最使丁老爺子感到驚喜的，還是華山派二位長老齊逸雲、夏天放和齊少雲不請自來，才知孫子少秋居然繼承華山派當上了第二十五代掌門人。（未完・卅）

上文提要： 邊渡棄劍、投湖不死，找過各派掌門，這次到武當找掌教天玄眞人，曾談論孤女逃出之謎，天玄坦說全知眞況，邊渡再轉到峨嵋找掌門一方大師，再告辭下山……與此同時，嚴霜已來到峨嵋，一方懺悔當年誤殺之事，天玄及時趕至，二人同聲願受嚴懲，嚴霜顧左右而言其它事，請天玄帶路參觀淸音庵……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天玄先發三問　房珏抵賴筆蹟

這人右手却凌虛一掃，道：「頑石頑石，何時點頭，還爾本來，莫沉波流！」

妙呀！石上字痕，倏忽隱去，也失了踪影！

天玄神色慘變，已知自己數十年來精研的功力，和玄門修爲而得的罡氣，不是這不速怪人的敵手！

嚴霜很懂他們已經較量上了武技，目睹種種，却不現羨色，這種情形非但使天玄奇怪，更令這不速客難安！

嚴霜此時，却突然對這人說道：「故事講完了沒有？」

這人道：「講完了！」

嚴霜點點頭道：「該談談你爲甚麼在此地等我的事了吧？」

這人神色立即肅然，道：「姑娘說的對，是應該談這件事了！」

天玄一旁鄭重的接話道：「若以適才施主顯示的功力來說，貧道似應知難而退，只是貧道已然立誓，在此山中，不容任何人輕侮何姑娘！」

這人緩緩以目光罩定天玄道：「你是要管到底了？」

天玄頷首道：「管到貧道無力管的那個時候！」

這人道：「雖一生英名喪盡而無悔？」

天玄慨然道：「是雖死而無悔！」

這人頷首道：「好吧，稍待我會成全你的！」

天玄道：「不必稍待，貧道候已多時了！」

這人道：「你是說現在就動手？」

天玄道：「是貧道之願！」

這人似乎無奈般，道：「好吧，現在就現在！」

話聲中，這人緩緩站起，嚴霜却突然開口道：「慢着！」

這人隨聲又復坐下，道：「何事？」

嚴霜道：「你等一等，我也要和武當掌門說句話。」

天玄道：「女施主吩咐！」

嚴霜道：「你的好意我感激，但請等我辦不了的時候，你再幫忙如何？這就算是我向你的要求吧！」

天玄道：「女施主，此人來意不善……」

嚴霜正色接口道：「你能答應我不能？」

天玄無奈的點點頭道：「好吧，我靜候女施主的吩咐就是！」

說着，天玄坐在了他原先的坐處！

嚴霜這時轉對這人道：「剛才講陸通故事的時候，你說過，在故事講完之後，告訴我你的名姓，現在請說吧！」

這人冷冷地瞥了天玄一眼，回答嚴霜道：「姑娘，何不先說我在此相等的原因？」

嚴霜道：「講好的，先說名姓！」

這人一笑道：「也好，不過我要首先聲明，我對姑娘並無惡意，不像武當掌門人心中所想，要對姑娘不利！」

嚴霜道：「這是另外一件事，等會兒再談不晚！」

這人却搖頭道：「不，姑娘須先相信這一點，否則，誤會了我的來意，那是

反而要傷了彼此的和氣，更要誤了大事！」

嚴霜一笑道：「好吧，我就信你並無惡意！」

這人也一笑，道：「那我就告訴姑娘我的姓名，和姑娘你的關係！」

話鋒一頓，道：「我姓房名珏，是令尊大人的師弟！」

天玄倏地一閃身形，到了嚴霜身前，護住了嚴霜，面含着無比的恨怨和威嚴，一字字說道：「原來是你這個萬惡的東西！當年……」話未說完，房珏已哈哈一笑，仍未起座對嚴霜道：「賢姪女看到了吧，剛才我說，要早報出名姓來的話，故事就講不成了，如今姪女應該信了！」

天玄怒叱道：「房珏，你當今日的武林中人，仍似昔日般被你隻手掩天，蒙在鼓內，還不知道你的陰險狠毒嗎？」

房珏絲毫不惱，更不着急，不睬天玄，却對嚴霜說道：「賢姪女入山之初，可曾見過一個坐枯禪的和尚？」

嚴霜不答此問，却道：「你是不是已經談正事了？」

房珏道：「是的，不過賢姪女應該稱我一聲叔叔才對！」

天玄斥道：「好不要臉，天下有你這種萬惡的叔叔？」

房珏依然毫不理會天玄，接着道：「賢姪女可要聽愚叔在此相候的原由？」

嚴霜道：「當然想聽聽，不過我却不能承認你這個叔叔！」

房珏道：「是何道理？」

嚴霜道：「我不知道先父有你這位師弟沒有！」

房珏道：「也對，這件事咱們留在最後再說！」話鋒一頓，又道：「那坐枯禪的和尚，是峨嵋一派的掌門人，法號『一方』，賢姪女，這和尚是妳的仇家之一！」

嚴霜沒有答話，只在靜靜的聽！

房珏這才又轉對天玄道：「老道，當年的事情，可能說？」

天玄沉聲道：「昔日我等雖係無心鑄錯，但却已然知悔，自是沒甚麼不可說的，不過你自己的事，說是不說呢？」

房珏道：「我自己的事？奇怪，我有甚麼事？」

天玄道：「你想盡方法，暗算了各派高手，然後將各派的信物竊去，最後寄柬各派掌門，嫁禍於你師兄梅大俠！你曾弒師，慘殺了『百禽先生』的一家，但因恐懼有朝一日事發，你梅師兄找到你以正門規，才……」

房珏已擺手接口，從容的說道：「夠了，別看我這姪女不是武林中人，也不會一點武技，但是我却敢說，她會分得出是非和利害來！你說的這些，任何一件要是眞的，則我早已該死，所以其餘的大可不必再說下去了！」

天玄道：「你怕啦？」

房珏笑道：「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何怕鬼敲門！」

天玄道：「你還不虧心？」

房珏道：「這樣吧，咱們當着我姪女兒的面，別像小孩子似的三言五語不對就動手，保持些君子風度如何？」

天玄道：「你若配稱爲君子，桀紂都是有道明君了！」

房珏不氣不惱，道：「說的太遠了，天玄，俗語說：有理不怕辯，理只有一條，越辯越能分明，當着我姪女兒的面，咱們先辯辯理如何？」

天玄道：「可以！」

房珏道：「我先和姪女兒說上句話！」

天玄又道：「可以！」

房珏於是對嚴霜道：「姪女兒，我那師兄，妳的父親，死得好慘，如今妳靜靜地聽我說，我與天玄辯理，妳就知道仇家是些甚麼人了！」

話鋒一頓，又轉對天玄道：「掌門的老道，你敢只用口來辯理，而不動手？」

房珏語含輕狂，對天玄的稱謂，時時變更，盡了激諷侮蔑之能事，是存着極爲惡毒的陰謀！

天玄自然是怒極又恨極，但他識多見廣，業已看清了房珏的居心，自然不肯再上這種當！

於是他點破房珏陰謀，道：「你這種存心使我難忍惱恨，然後迫我先向你動手，而令女施主錯認我果是惡徒的陰謀，現在不會有用了！」

話鋒一頓，又道：「房珏，告訴你吧，我也正想和你分辯當年之事的是非呢！」

房珏陰謀難逞，却仍有陰毒安排，一笑道：「很好，咱們就分辯着是非，順便也使我賢姪女借此機會，清清楚楚的聽聽，誰殺了她的一家！」

天玄道：「可以！」

房珏道：「咱們是怎麼分辯法？」

天玄道：「你焉有早不想好的道理，說出來聽聽吧！」

房珏道：「我想咱們最好是以問和答，來分辯一件事的是與非！」

天玄道：「誰問誰答？」

房珏道：「一人先問三個問題，你發問則我答，反之亦然，如何？」

天玄道：「很好，誰先問？」

房珏道：「爲示公正，抽籤吧？」

天玄道：「可以，籤子我來做，你先抽，籤分一長一短，抽到長的先問，然後如此輪流問答就好！」

房珏道：「對，還是掌門道爺高明！」

天玄不理會房珏的諷誚，找了兩根長短不一的枯樹枝，背過身去，將枯樹枝很快的插進他所坐的石頭上，道：「房珏，你先要，是左邊的還是右邊的？」

房珏却不着急，他竟在這個時候，轉對身後女婢道：「吩咐下去，天冷了，取火來，別讓我姪女兒凍着！」

一名女婢對他福了福退去，他仍不開口挑選，直到那名女婢，抬着一隻大的銅炭爐回來！

炭火熊熊燃燒着，果然增加了點暖意，但在火焰閃灼之下，却也增加了不少陰森和詭譎！

房珏對嚴霜道：「姪女兒坐近點烤着火聽！」

豈料嚴霜淡淡地說道：「我不冷，你

還是選籤子吧！」

房珏暗中冷哼了一聲，表面上却笑了笑道：「好，我就要左邊那支好了！」

天玄如今對付的人，不是普通之輩，因之他十分小心，對任何事一點都不失誤，都先想個週到！

聽房珏是要左邊的那支，天玄用手一指道：「房珏，可是這一支？」

房珏暗暗咬牙，他偸巧的辦法，用不上了，於是一笑道：「不錯，就是它！」

天玄拔了出來，先遞給嚴霜，然後才拔出另外一支，遞了過去，兩支相比之後，長短立現！

嚴霜道：「是掌門人先發三問！」

天玄却問房珏道：「你抽中了短了，看清楚了沒有？」

房珏道：「看清楚了，你先問吧！」

天玄剛要開口，房珏却又說道：「咱們話先說到前面，在分辯是非的時候，誰也不許惱羞成怒的亂發狠勁，更不許動手相搏！」

天玄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再也不會上當！」

房珏道：「那就好，你問吧！」

天玄早已想好了要問的事，道：「第一問，是誰將各派中在江湖行俠的高手，暗算殺死，並竊去他們所携門戶信物的？」

房珏道：「掌門道爺，這是兩件事，不能當作一個問題！」

天玄道：「好，你聽着這第一問，是問你殺沒殺過各派高手？」

房珏道：「我說沒有，你也不信，你若認定當年是我將各派遣於江湖中的高手，慘殺於武林之中的話，請拿證據出來！」

天玄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房珏，你不夠英雄！」

房珏一笑道：「抱歉，如今是在辯理，不是在『青梅煮酒論英雄』！」

天玄眞是恨得牙癢，但却無可如何！

於是他放棄了第一問，又道：「第二問，各派信物……」

話鋒倏地自停，道：「我不問這個了！」

天玄突然想通，任是問些甚麼，房珏都來個死不認賬，件件要你給他證據，豈不是等於白問？

於是立即聲明，不再問這個問題。

房珏冷冷一笑，道：「發問由着掌門人的心意，不問這些隨你問甚麼吧！」

天玄也冷冷的一笑，道：「其實問甚麼也沒有用，你連心都已經黑了，迭口否認，件件事情都要貧道拿證據出來，問到天亮也……」房珏接口道：「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沒作過的事情，你加諸其罪，我否認無用，只有你拿證據出來之一途，難道……」

天玄突然接口道：「你可敢答應貧道一件事情？」

房珏道：「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天玄道：「要是請你辨點事情，與你無害的話……」

房珏一笑，接口道：「若還能不太勞累，我都願意承諾！」

天玄道：「好，我保證不會累着你！」

話聲中，天玄站起，雙手將他所坐的那塊石頭，捧了起來，緩步走到了房珏的身前，將石頭放下，慢慢地說道：「請你照貧道所唸的字，以眞力刻諸石上！」

房珏皺皺眉道：「爲甚麼？」

天玄道：「這是個試驗，你肯？」

房珏嘿嘿兩聲，道：「我要不答應你，你必然又有話說，好，你唸吧！」

天玄道：「你聽仔細！」

房珏有心調侃天玄，道：「這四個字算不算？」

天玄道：「我雙手一拍之後，所唸的字才算！」

房珏道：「好，現在姑且叫你稱心，拍手唸吧！」

天玄把手一拍道：「梅圃第三，荷塘十五塊磚下，元兇巨惡！」

天玄唸完，房珏却恰好也寫完，道：「掌門的道爺，就這十五個字，沒再有了？」

天玄道：「沒有了，如今我要問你第二個問題了！」

房珏冷哼一聲，道：「請問！」

天玄却先將刻有字跡的石塊，搬到炭火後面，借火光照明，誰都看得清楚，上面果然刻的是天玄所唸的十五個字！

天玄首先向嚴霜道：「姑娘請注意這十五個字！」

嚴霜道：「我全看清楚了！」

天玄點點頭，這才轉對房珏道：「十六年前，各大門戶，俱皆接到一個不肯具名人物送達的信柬，信上是告發滇邊一戶梅姓人家，說梅莊主人，就是慘殺了各派高手，並劫去各派中信物的兇手，這人並是弒師的罪魁！這封信上，曾說明梅莊主人，隱藏各派信物的秘密地方，因之，才有終南、太極高手，拜訪梅莊的事情發生！梅莊主人迭口否認此事，後其經終南高手，要求按信上通知的信物藏處，作次搜查，梅莊主人也答應了！搜查之下，果在上述各地，找出了信物，因之導致終南高手怒斥梅莊主人無恥的一幕！事後，終南及太極所去的高手，在歸途中，竟然遭人擊斃，這才使天下英雄惱恨心頭，發誓要掃平梅莊……」

房珏接口道：「我說掌門的道爺，你是在發問，還是在講故事，發問就乾脆的問，要講故事，恕我沒工夫聽！」

天玄道：「這不是故事，而是事實和我要問的有極大關聯！」

房珏一笑道：「抱歉，我不知道內情，現在繼續講下去！」

天玄道：「後來梅莊果然被掃平，主人夫婦亦皆遇難，但直到今年，天下英雄才知道是錯殺了人！」

天玄話鋒一頓，接着正色道：「房珏，現在貧道問你，那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房珏霎一霎眼皺皺眉，似是不明所

以的問道：「幾十年來，我寫的信可太多了，你是問的那一封？」

天玄恨的把牙一咬，道：「就是各大門戶，俱曾接到過的那封信！」

房珏哦了一聲，道：「你是說，那封嫁禍他人的無頭信？」

天玄道：「你自己明白，難道我會問你其他的信件？」

房珏道：「你這是認定，那封無頭信是房某寫的了？」

天玄冷笑一聲道：「你大概又要我拿證據出來了吧？」

房珏無奈何的聳聳肩頭，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如此，我覺得身受的侮蔑和委屈就難澄清，所以只好再請掌門人爲難一次！」

天玄沉聲道：「你是要證據？」

房珏道：「必須要你拿證據出來！」

天玄哈哈一笑，手指石上字跡道：「你刻在這石塊上的十五個字，就是證據！」

房珏神色微微一楞，道：「噢，以我之字爲我之證，掌門人你太過份了些！」

天玄道：「這十五個字，無一不是昔日各派掌門，接到無頭信上曾經有過的字，貧道有心使你再寫一遍……」

房珏接口道：「你說有過的，難道就是有過的？」

天玄道：「這不會假！」

房珏哈哈大笑幾聲，道：「掌門人，故入人罪是辦不到的，天下事不能憑掌門人一言爲定，仍須拿點證據出來！」

天玄道：「還有甚麼證據可拿？」

房珏道：「昔日那封無頭信呀！今朝若有那封信在，以信上字跡，對石上房某字體，豈非勝過彼此巧辯多多？」

天玄道：「你是忒煞刁猾了些，試想十數年前的信件，今日怎會還有，即使是有，誰又能帶在身上？」

房珏道：「抱歉，這是你的事，沒有原信，難令房某心服！」

天玄看看房珏，哈哈一笑，道：「房珏，你非要原信不可？」

房珏道：「你若想證明字跡相同，自非取出原信才能服人！」

天玄驀地探手囊中，倏忽取出一封信柬道：「房珏，你大概夢想不到，我會帶着這封原信，現在我就請女施主自己過目，來查對筆跡！」

房珏神色陡變，霍地站起，步上一步說道：「讓我看看這原信是甚麼樣子！」

天玄倏忽飄身後退，道：「你少動些歪主意吧！」

房珏適時已經站在有字的石塊前面，故作無可奈何的樣子，把頭一搖，手一揮，喟歎一聲，道：「好心有時難得好報，我不看就是！」

說着，坦步回坐在那軟椅之上！

天玄雙手緊抓着信件，到了嚴霜的面前！

那知嚴霜却突然一指石頭道：「這石頭上刻的字呢？」

天玄旋身注目，石塊已經平滑如鏡，房珏先前所刻在上面的十五個字，就霎眼工夫，竟失踪影！

天玄怒指房珏道：「孽障！是你將字毀去的！」

房珏冷冷地說道：「隨你怎麼說吧！」

天玄道：「先時你不知刻留十五個字的用意，才大方的寫好，如今眼看就要『圖窮匕現』，竟暗以功力將石上字跡毀去！房珏，只這毀字一事來說，已足證明你心中有鬼，否則何不靜等原信和石上字跡對證……」

話沒說完，房珏已緩緩站起，接口怒叱道：「天玄，老夫本來有心放爾一條生路，那知爾却必欲找死，如今何必多言，撤劍動手吧！」

天玄冷笑一聲，道：「終於現露出你的原形來了！」

話鋒一頓，天玄驀地仰頭大笑起來！

房珏怒喝道：「你死在臨頭，還有何好笑？」

天玄道：「笑你也有被聰明所誤的時候！」

房珏陰森的哼了一聲，道：「老夫行事，無不謀定而動，何誤之有？」

天玄雙手將所持信件展開，房珏和嚴霜這才看清，那是甚麼信件，僅是一張白紙，上面空無一字！

天玄冷眼看着房珏道：「你太聰明了，幾乎使本掌門計窮，才想出這個辦法，你應該想得到，本掌門不知何時碰上你，怎會身旁帶着那封原信？但你作賊心虛，生怕原信和石上字跡相對之下，馬脚畢露，才將石上所書字跡以功力毀去！」天玄話鋒一頓，接着說聲道：「房珏，你還有甚麼話說？」

「有，只有一句話！」

天玄冷笑道：「說吧，本掌門聽聽你還能說些甚麼。」

房珏一字字含有殺意的說道：「這句話是，今夜此處，是你葬身之地！」

天玄右手探處，已將背後寶劍撤出，道：「房珏，此次遠離武當本是寸鐵未帶，萬幸門下捧劍途中，今日始能爲整個武林除掉你這個萬惡的東西！」

房珏嘿嘿冷笑兩聲，左手一探，取出了『鳳翎』，輕蔑的看着天玄，狂傲的抖抖鳳翎道：「老夫就用這左手的『鳳翎』，來要你的狗命！」

房珏身後的四美婢，適時將一切迅捷收起，閃向一旁！

眼看房珏和天玄，爭搏即起，嚴霜却攔在了兩個人的中間！

她對天玄道：「你能不能等一會兒再動手？」

天玄道：「當然能，不過女施主却要當心，房珏存心不良！」

嚴霜道：「我不是不懂事。」說着，她轉對房珏又道：「你也收起甚麼『鳳翎』來，我有話說！」

房珏道：「姪女兒有所不知……」

嚴霜冷冷的接口道：「我不是你的姪女兒，和你毫無關係，實話告訴你說，我不姓梅，而是姓何，叫嚴霜！我父親是死在仇家手中的，這一點沒有錯，但是我娘却是病死在蘇州旅店裏面，我親自送的終！所以你們全弄錯了，不過在

錯誤當中，我發覺武當掌門是眞心悔過，而你却是十分惡毒！」

房珏怒聲道：「姪女，這是妳該對房叔叔我說的話？」

嚴霜身經百苦，看上去好似沒有甚麼脾氣，其實却是深壓心底，很少動火而已！

如今却被房珏勾起她的脾性來了，厲聲道：「我告訴過你，我沒有你這種惡毒的叔叔！」

房珏沉聲道：「丫頭，妳當我不敢教訓妳？」

嚴霜一哼，道：「我不姓梅，說過多次了，假如我眞姓梅，是那倖逃大劫的梅家孤女的話，對你房珏就更看不起了！」

房珏道：「是何原故？」

嚴霜道：「是不是你的功力，要高過武當或其他門戶的掌門人？」

房珏道：「高得多！」

嚴霜道：「你當眞是梅家主人的師弟？」

房珏道：「絕對不錯！」

嚴霜道：「那當年你爲何不助梅家一臂之力？」

房珏一楞，繼之道：「當時我並沒有得到消息！」

嚴霜道：「你在甚麼時候，發現梅莊不幸之事的？」

房珏道：「事後月餘！」

嚴霜道：「怎知當年有武當，峨嵋掌門人參與？」

房珏道：「事後調查所得！」

嚴霜道：「有幾年了？」

房珏道：「十幾年啦。」

嚴霜冷笑一聲，道：「十幾年來，你爲甚麼不替師兄一家復仇？」

房珏語塞，嚴霜一指石塊又道：「爲甚麼心虛如此，將字跡毀掉？」

房珏仍沒答上話來，嚴霜把手一揮，道：「算了，好在我不是那個女孩子，否則準先殺你！」

房珏惱了，嘿嘿地連聲冷笑！

嚴霜白了他一眼，道：「你還有甚麼臉笑出來，走吧，我要是你，羞也早羞死了！」

房珏陰森的說道：「妳話都說完了？」

嚴霜道：「說完了，你還有事？」

房珏道：「有，如今只有一件事了！」

嚴霜道：「甚麼事？要和我沒關係的話，最好不說！」

房珏道：「就是和妳有關係！」

嚴霜道：「說吧，快一些。」

房珏道：「請妳跟我走！」

嚴霜似是沒聽明白，道：「甚麼？跟着你走？」

房珏道：「不錯，我要妳跟我走！」

嚴霜一笑道：「我要是姓梅，你想帶我走還算有點道理，不管是善意惡意，總有所爲，如今我說明了姓氏——」

房珏接口道：「妳是不是老夫要找的人，却要老夫來判斷才行！」

嚴霜道：「我不管你怎樣判斷，想叫我跟你走那辦不到！」

房珏道：「丫頭，這牛鼻子老道，保護不了妳的！」

嚴霜一笑道：「我用不着別人保護！」

房珏道：「丫頭，就算妳這幾年，學了點武功，在老夫……」

嚴霜接口道：「我也不懂甚麼武功！」

房珏道：「丫頭，聽老夫良言相勸，還是隨老夫走的好，若妳不是那姓梅的孤女，老夫保證不難爲妳……」

嚴霜接口道：「我要是那梅家孤女呢？」

房珏眨眨眼道：「那妳就眞是我的姪女了，我自然更不會難爲妳！」

嚴霜冷哼一聲，道：「鬼人鬼心思，你那心眼當我不知道？哼！」

房珏眉毛一揚，道：「丫頭，老夫沒有許多工夫閑話，妳去不去？」

嚴霜道：「不去，你能怎樣？」

房珏倏嘿兩聲，上步出手抓向嚴霜的右腕！

嚴霜尚未格拒，一柄閃耀着金光的利劍，已挑向房珏的腕肘，迫得房珏立即束手而罷！

天玄在出劍解脫嚴霜之危後，一閃到了嚴霜身前，目射寒光，注目於房珏身上，沉聲喝道：「女施主這小的年紀，又不解武技，你這狠毒的匹夫，竟以『擒龍手』的毒招下手，好黑的狠心！」

房珏陰森森地說道：「天玄，你也試試這狠心的滋味吧！」

話聲中，鳳翎一抖，罩向天玄的頭頂！

天玄寶劍甩出三朵金星，將房珏這一招解開。

房珏冷笑一聲，道：「論劍術，你差那『邊渡』多了，再接一招！」

這一招，房珏却施展了殺手，只見滿天翎影，分由四面八方向天玄的身前八大要穴打下，天玄心頭一凛，咬咬牙，寶劍展出「武當」鎭山劍法的「風雲八式」，在一片光華護身下，攻向房珏！

這次雙方都是進手招法，雖有兩式是攻中有防，但六式是猛攻之勢，故而形勢現出險惡！

天玄劍招遞到房珏前胸，在尙差三寸的當空，房珏的鳳翎，却已到了天玄的「七坎」大穴！

劍短翎長，這是天玄吃虧的地方，當然，只以功力火候來說，天玄也不是萬惡房珏的敵手！

但是天玄已然拚却性命不要，打定與敵偕亡之志，是故在第二招上，就下了最毒的狠手！

他根本不管房珏的鳳翎，身形一斜，寶劍挾着勁風迅疾送出，天玄這種突變的劍法，使房珏幾乎喪胆！

此外，房珏不得不先防自己，即使鳳翎一擊之威，足能將天玄立即殺死，但天玄的寶劍，勢必插入他的腹中！

並且天玄這一劍所刺的勁勢，狠而霸道，設寶劍插入房珏腹中，必將斜削下去，房珏也休想活命！

是房珏小看了天玄，否則以房珏出招即能震傷邊渡的往事說來，天玄這種

招數絕難有效！

房珏被迫收招而退，一退三丈，臉色變了青白！

他狠狠的哼了一聲，道：「想不到一代掌門，也用這種不顧羞恥的拚死招法，天玄你準備好，老夫再次出手，立即殺你！」

天玄劍尖直對房珏，雙手捧劍，目光如炬，直視着房珏，瞬也不瞬，這是武當劍法中，最厲害的起手式。

房珏却沒將這種起手式子看在眼裏，冷笑一聲，道：「天玄，你提聚全力，接我一招吧！」

話聲中，房珏身形倏起，迅疾無倫撲下！

那「鳳翎」化成千百五彩鞭影，影影挾着風雷之聲，蝟集攻向天玄，似自四面八方撲到！

天玄神色已變，以他數十年的功力火候，竟然無法分出鞭影翎彩何虛何實，又如何能夠抗拒迎攻呢！

不過天玄却不慌張，反正已存必死之心，人若到了連死都不怕的地步，實在就再無所懼了！

當然，天玄還想在死前傷得房珏，但他業已知道，此事難極，於是心念轉動，剎那間已決定了辦法！

他提聚全身真力於劍上，不留絲毫，雙手一平，一聲破天震喝，那柄鎮山金劍，脫手破空而去！

這一招，在剎那之間，連天玄都沒想到，自然飛身撲向天玄的房珏，更沒有辦法預料得到了！

但這脫手出劍的一式，却威凌無倫，天玄數十年修爲眞力，是一絲不剩的都透傳在這柄劍上！

是故寶劍出手之後，響起一聲怪嘯，如后羿射日之箭，筆也似直的向房珏下撲的身形射到！

房珏大吃一驚，鳳翎百展奇招，半空中先一步聚合爲一，全力抵向飛臨胸前的金劍鋒尖之上！

一聲震嘯，金劍遇上了奇大的阻力，飛轉而回，可是房珏身軀亦難再向前行，半途縱落到了地面！

天玄這一劍，傷了房珏，因爲在房珏落身地上之時，甩濺出點點血珠，散落地面，只是一時不知傷在那裏。

再看天玄，此時却已躺在了地上，他眞力失去，尚未恢復，全身鬆軟，因之如大病之人，臥倒於塵埃！

那柄金劍在震回之前，勁勢更强，竟釘入一株古木幹上，直透進去尺半有餘，觀之令人咋舌！

房珏此時獰笑一聲，道：「雜毛，老夫送你上路！」

話聲中，人已到了天玄身畔，鳳翎輕揮而下，天玄無力挪動，躲不能躲，只好把眼一閉，靜靜等死！

房珏這招殺手，看似輕揚鳳翎，緩緩落下，究其實却仍然不容輕侮，這是他防備天玄有詐而爲！

豈料鳳翎已下，眼看天玄就要命喪當場的時候，房珏驀地聽得一聲嬌叱，隨即人影一閃，手一空，臉上挨了一個耳括子！

這一掌打的不輕，打紅了房珏的半邊臉，不過奇怪的是，房珏那半邊紅臉，剎那成了死灰的顏色！

房珏心似已停止的跳動，胆像是已經破碎，神已失，魂魄驚散，楞怔怔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還有奇怪的事呢，房珏的「鳳翎」已失，手中空空的，邊旁那四名美婢，更是吓得神色千變！

在天玄和房珏之間，這時多了一個人！

誰？是誰？

眞令人難以相信，這人竟是姑娘嚴霜！

嚴霜右手正拿着房珏的「鳳翎」，左手垂着，也楞怔的看着房珏，臉上掛着遭遇意外才有的神色！

半晌，房珏恢復了神智！

他看看身前舉手可及的嚴霜，再看看嚴霜右手的「鳳翎」，又看看地上躺着的天玄，心中直在打鼓！

嚴霜竟能出手就奪下自己的「鳳翎」，並能隨手給自己一掌，這……眞是令人不敢也不能相信！

突然！房珏記起了一件事！

腦海中，掠過一幕幕往事。是太湖水畔，邊渡拋劍，自己飛身往取，突來「快活仙婆」，吓得自己沒敢回岸，竟然踏波而遁！

又一幕，是雲萬里說，梅家孤女已爲「快活仙婆」帶走，對！對！除了這種可能外，再無可能！

因之，房珏倏忽暴退丈外，誠恐嚴霜出手暗算自己！

半晌，嚴霜突然喟歎出聲，瞟了房珏一眼，道：「你該走了！」

話說完之後，她竟不再理會房珏，將手持「鳳翎」往地上一拋，走近天玄身畔，去探視天玄的情形！

天玄只是脫力，一身酸懶，却沒受傷。

見嚴霜站於身旁，不由問道：「那房珏呢？」

嚴霜抬頭盯了房珏一眼，道：「還沒走，這個人很壞，也很討人厭！」

天玄大驚，道：「姑娘，他沒有對妳不利？」

嚴霜道：「這倒沒有，不過他剛才却想殺你！」

這句話提醒了天玄，對呀，剛才房珏行近，手中「鳳翎」舉起，自己只好閉目等死，如今……

想到此處，天玄問道：「誰救了我？」

嚴霜道：「我氣不過他這樣欺侮人，一生氣，就奪下了他的那根可惡的鞭子，又順手打了他一記耳括子！」

天玄虎地猛然坐了起來，道：「女施主妳說甚麼？」

嚴霜道：「沒甚麼呀，我只是說奪……」

天玄此時業已看到，身旁尺外拋置地上的那根「鳳翎」，不由楞了一楞，再注目，看到了房珏！

於是他立即接口道：「女施主，原來妳身懷罕絕之技？」

嚴霜搖頭道：「我不會……」

話沒說完，天玄已急聲說道：「女施主，房珏就是慘殺了你一家的主謀元兇，必須趁此時機誅之而絕後患！」

房珏倏忽又飄退丈外，他着實已胆寒心驚！

那知嚴霜却道：「我不會打人，更不用說殺人了！」

說着一抬頭，轉對房珏道：「你爲甚麼還不走？」

話未完，她已站了起來，步向房珏，邊行邊道：「我問你，你爲甚麼還不走？」

房珏早就想走了，但有兩件事情，使他猶豫難決！

一是他那「鳳翎」丟去，就在不遠地方，此物必須收回，但他恐懼嚴霜那身奇特的功力，不敢冒失向前！

再是他對嚴霜竟懷這般高深功力之事，信、疑參半，要等個好機會，再看個清楚明白而後已！

如今嚴霜迫近，他本想再躲，但立身處，已在橋下水邊！再退的話，勢將跌落水中，故而遲疑了片刻！

這片刻之間的遲疑，他想出了辦法，立即對四美婢喝道：「爾等還不向前，擒住這個丫頭？」

四美婢，皆有六七年以上的功力火候，若以目下武林等級來說，稱得起是一流高手中的人物！

是故四人一齊出手的話，就算天玄，怕也不是敵手！

四美婢聞令則動，嚴霜却已開口道：「慢些，妳們幹麽要聽他的話？」

四美婢一楞，春兒道：「姑娘原諒，他是我們的主人！」

說着，又待前行！

嚴霜擺手道：「跟着這種惡毒的主人，有甚麽好？」

四美婢又是一楞，房珏却厲聲催促道：「妳們可是忘了老夫的法規？」

春兒等聞言不由全身一凜，又圍着嚴霜！

嚴霜把小臉一繃，對四美婢道：「妳們先等一會兒！」

話鋒一頓，轉對房珏道：「你這個人眞是太壞了，我懊悔剛才打你一掌的時候，沒用你那根混賬鞭子，要過來你就自己過來！」

房珏非但沒有過去，並且又往左方挪了三步！

這情形，自然都看了四美婢的眼中，因此她們的心裏，泛起了奇特的厭惡感覺，臉上神色也不同了！

天玄目下雖難動手，但他經驗老到，立即對四美婢揚聲道：「四位女施主，房珏心黑手辣，貧道深信女施主們早已心知，所以不敢不聽他命令的原故，必是畏懼！如今他不敢自己動手，證明了他的卑鄙和懦怯，假如女施主們願過快樂自由的日子，現在脫離他正好！貧道身爲『武當』一派掌門，言出則信隨，今朝設若貧道不死，必有妥當安置女施主們的辦法！」

這番話生了不少效力，使四美婢去了一層顧慮！

房珏眞是恨極了天玄，眼珠一轉，他計上心來！

立即改變笑臉，對四美婢道：「老夫如今答應妳們，今夜事了，妳們可以自由去留，老夫並有重賜，只要現在纏住這個丫頭！」

四美婢湧身而上，天玄道：「女施主們別傻，何不仔細想想，到他能夠不再畏懼何姑娘的時候，妳們那一個還敢再說個走字！」

四美婢果又停步不前，看着房珏！

房珏恨得咬牙切齒，但仍按捺着，和氣的對四美婢道：「向前吧，老夫保證妳們事了就能自由去留！」

四美婢仍然猶豫，平日作威作福慣了的房珏，如今低聲下氣而無效，不由勾起了兇狂本性！

他厲聲對四美婢喝道：「爾等再不遵令行事，惱了老夫，立即處死！」

天玄適時道：「狠有狠性，一輩子改不了的，女施主們現在應該更明白了吧，何不就此而去，各奔自由？」

四美婢心中矛盾已極，進退不由兩難！

嚴霜此時却對四美婢道：「好吧，免得妳們害怕就撲上來好了，不過我却有一個條件，要妳們在捕捉我以前，答應下來！」

春兒道：「姑娘請說！」

嚴霜道：「妳們只能各盡全力一撲，撲中我，就隨妳們怎麽辦，撲不中的話，却要按天玄掌門的辦法了！」

春兒看看房珏，一跺脚道：「好，我們答應姑娘了！」

嚴霜道：「好，不過還要等等。」話鋒一頓，轉向房珏道：「壞人，你聽明白了沒有？」

房珏此時，心中正在打着個主意，聞言道：「聽明白了！」

嚴霜道：「你願不願意？」

房珏道：「好吧，就按妳說的辦！」

嚴霜道：「你若反悔，我……」

嚴霜本來要說，你若反悔，我就不饒你，但她轉念一想，自己不會打人，又怎樣不饒房珏呢？於是停下語鋒，沒再接說下去。

房珏却錯會了意，竟點頭道：「那時隨妳怎麽辦都成！」

嚴霜沒再接話，却對四美婢道：「妳們準備好，只能一撲，別忘了！」

四美婢各有準備，聞言應聲，依約而動！

房珏心中却更焦急，他此時已決定脫身，但在脫身之前，却必須把所失「鳳翎」收回！

他打了個很好的主意，自認爲可成功！

他要趁四美婢往撲嚴霜，或閃避，或迎拒時，飛身收回「鳳翎」，並想順便一翎打死天玄！

所以他比嚴霜還緊張，比四美婢還小心！

時間在寂靜中，緩緩來臨！

嚴霜突然道：「妳們上吧，別再等了！」

四美婢漸圍漸近，已距嚴霜不足八

尺！

她們是分四方向前，一旁注目的天玄，暗忖道：「這要是自己被圍其中，休想脫困！」

正想着，四美婢倏忽加快，如四個幽靈般，一撲而到，在外面看來，竟看不見嚴霜的影子了！

天玄始終注目不懈，並沒看到嚴霜脫出重圍，不由暗想道：「糟了，必已被擒了！」

房珏却沒關心這件事，在四美婢合圍一瞬時，他却心中暗自冷笑一聲，騰身而起，捷如巨鷹撲向天玄！

天玄休說此時已無應敵之力，就有也非房珏的敵手！

何況斯時正全神注視着四美婢，怎能防房珏突襲！

房珏因有前次的經驗，這次身形騰起，龍翎已經撤出，他想得週到，一可護身，再者急時可用龍翎捲起鳳翎！

他飛身迅捷，眨眼已到，天玄却仍然不知！

他心中一動，本應先將鳳翎捲起，然後向天玄下手，但他瞥目處沒見嚴霜逃出，不由殺人之心陡興！

龍翎一順，暴然擊向天玄，悄無聲響，好狠好毒！

那知任他多麼能算，却難當上天之一算！

原來四美婢擁圍而到，撲向嚴霜之時，眼見嚴霜業已無路可去，怎料四人只覺眼前一花，頓失嚴霜的所在！

正驚疑駭訝間，房珏已到了天玄身畔！

龍翎閃輝，暴然出手擊到天玄的頭頂！

適時，在房珏身後，突然傳來嚴霜急促的話聲，道：「掌門人快往右滾！」

天玄聞聲而動，房珏聞聲而驚，眞是湊巧！

天玄動，換了地方！

房珏驚，手法失準！

結果，龍翎一擊成空，天玄的身子，却正好壓在那支鳳翎上面，房珏再搶回鳳翎，已不能夠。

不過房珏應變奇快，身形輕移，已面轉了方向！

果然，嚴霜不知何時，已站在他的身前！

二人中間，正好橫躺着天玄眞人！

房珏一咬牙，凌虛拍出一掌，橫擊嚴霜！

嚴霜有自知之明，一共就會三招，還都是能防而無法攻敵的招數，兩次出手奪人兵刄而成功，招法之奇特雖是個原因，人家沒有想到她會如此，却也佔很大的因素，否則怎會這般輕易得手！

房珏凌虛出掌，嚴霜只有縱避，因之立即飛身一旁！

結果，自然給了房珏很好的機會！

不過現在房珏却沒有殺人的時間了，他並不知道嚴霜只會三招，怎敢再爲小事而誤了大事！

天玄此時業已站起，鳳翎却被天玄順手抓握掌中！

房珏一聲沉喝：「留下老夫的鳳翎！」

話到人到，右足已踢中天玄右臂，天玄身軀飛起，立即昏死過去，自嚴霜頭上飛過，因之那鳳翎已掌握不住，正好掉在嚴霜面前。

嚴霜抓住鳳翎，回身要救天玄，天玄却已摔落深淵之中！

嚴霜變了顏色，忙將鳳翎一甩，奔向了房珏！

房珏由心裏害怕，飛身而避！

奇怪！不知嚴霜所學是什麼輕功，竟然處處走在房珏的前面！

房珏前逃不得，後退仍是慢着一步，更是怕得要死！

心中怕，自是不敢和嚴霜敵，一逃一追又有了怪事！

逃來逃去，房珏竟覺地區越來越狹窄了！

注目處，大吃一驚！

剛才是有橫寬皆足五丈的地方，如今只有丈五！

房珏知機，知道在逃追之間，不知不覺下，已被嚴霜圈近了彼此的距離，他不由心寒膽顫！

暗自思忖道：「若再逃追下去，豈不是要面對面嗎？」

想到這裏，房珏下了決定！

他既知逃也不能，決定拚上一招試試！

不過他却絕對不再用「龍翎」出手，萬一和「鳳翎」一樣，被嚴霜奪去，那多「寃哉枉也」呢！

於是他在逃退間，將龍翎收了起來！

嚴霜根本不會打人，拿着兵刄，尤其不便，一見房珏收起龍翎，觸動她的靈機，竟依樣葫蘆，也收起了鳳翎！

房珏暗中叫苦不迭，眼見得若不能殺了嚴霜，今生今世，就休想再將鳳翎收歸已有了！

可是要想殺了嚴霜，房珏在嚴霜那出手奪物一招神技所驚下，連夢也沒敢這樣作！

想着想着，突覺竟已飛縱不開了，再注目，神色立變！

兩人之間，相距竟已不到一丈！

房珏咬咬牙，狠了心，身形倏地停下！

接着，他全力出掌，飛撲擊向嚴霜！

嚴霜却沒防到他有這一着，不過克業教她的那三招，是「糊塗和尙」無敵天下的神技，如今嚴霜應變雖然慢了半步，但却依然脫出了險境！

只是嚴霜的身形，已被房珏掌上强勁的風勢，帶出去了幾步，馬腳畢露，房珏頓時有了所悟！

他自忖道：「丫頭馬步竟然不穩，可見內力修爲差甚，其所能一招奪下鳳翎者，必是老怪婆傳了絕招妙式！自己一朝被蛇所咬，竟然怕起井繩來了，假如丫頭功力眞已高過自己，剛才何不相抵一掌呢？對！丫頭縱避，是仗着身法奇特，出手奪物，是一式奇招耳，我何懼之有？何懼之有？」

想到這裏，老奸如他，已有良策！於是他嘿嘿陰笑兩聲，道：「丫頭，我故意使你奪去鳳翎，旨在看看妳有多高的功力，原來只學了幾招，來嚇唬老夫！丫頭，妳那飛身之術，老夫承認很高也很妙，不過這個並保護不了妳的安全，來來來，咱們對一掌試試！」

任嚴霜有多聰明，也非老奸巨猾的房珏之敵，因之被房珏一詐，她業已慌了手脚，不知如何答對才好！

房珏察言辨色，越知所料不虛，獰笑連聲，道：「丫頭，我念在妳那死去的爹爹，是老夫師兄的份上，網開一面，首先獻出鳳翎，然後乖乖地隨老夫走！」

嚴霜嘴巴一嘟，冷哼一聲，道：「你想的好！」

房珏道：「要不妳隨着天玄而去，跳下懸崖也可以！」

嚴霜又冷哼一聲，道：「你作夢！」

房珏陰笑連聲，道：「那就只好接老夫一掌了！」

話是這樣說，房珏這次却聽明了些！

他竟一步一步向前迫近，逼得嚴霜一步一步後退！

突然！四美婢同聲喊道：「姑娘退不得了，後面已是崖沿！」

嚴霜倏忽止步，房珏也不再前逼！

他現在已經有了一把握，嚴霜已難逃出去！

於是他回顧四美婢，獰聲說道：「爾等今夜行爲已犯重規，回去之後，叫你們好好的享受一番『風流輪轉椅』的味道！」

也不知那「風流輪轉椅」是什麼物件，但看四美婢聽到此言時，吓得人人變色，就知道厲害了！

房珏話罷，又轉對嚴霜道：「丫頭，還不獻出老夫的鳳翎來！」

若非嚴霜身懷房珏的鳳翎，房珏早已出掌將嚴霜震死，屍墜崖下了，房珏行事，除自私自利外，是絕對沒有絲毫仁厚的！

嚴霜自然不明所以，但她却也暗中作了決定！

她決定在萬難之下，施盡三招，將守作攻，拚上一下！

她只想能換個地位，以便於將數丈外石房的拐杖取到，然後以克業所傳輕身功力，飛身而逃！

適時，房珏揚起了右掌，正待緩緩拍下！

嚴霜一急之下，觸動了靈智，突然格格的笑了起來！

房珏不由收勢道：「笑什麼？」

嚴霜道：「我笑你好笨！」

房珏道：「妳想在老夫面前搗鬼？哼！」

嚴霜道：「我用不着！」

房珏道：「那我什麼地方笨？」

嚴霜道：「沒有不笨的地方，我問你，怎敢說我就會幾招？」

房珏一楞，正想答話，嚴霜却已接着說道：「你認爲我不敢和你對上幾掌？」

房珏眉頭皺起，道：「難道你敢？」

嚴霜道：「你可曾看明白，我剛才脫身那四位姊姊包圍的身法？」

房珏又是一楞，嚴霜已接着說道：「剛剛我用奇特的輕功，和你越走圈子越小，這不假吧？」

房珏不能不承認是眞，道：「那有什麼用？」

嚴霜道：「你認爲我現在，就不能從容的到你身後去了？」

房珏冷笑一聲，道：「我認爲不能！」

嚴霜道：「你憑什麼敢這樣斷定？」

房珏道：「你身形一動，我就以劈空掌力震妳下來！」

嚴霜道：「要不要試試？」

房珏硬着頭皮，道：「只要你不怕死，試又何妨！」

嚴霜從容的說道：「那你就準備一下，準備好告訴我！」

房珏暗中猶豫起來，正在想嚴霜有沒有這種可能，突然，聽到嚴霜以撒嬌的聲調喊道：「仙婆恩師，您老人家別管嘛，我……」

房珏一聽，心膽俱寒，不由得立即閃身回顧！

後面那裏有人？這才知道上了嚴霜的大當！

再看嚴霜，却早已飛身適才坐處，手中並且多了一技拐杖！

房珏眞是羞、惱、恨、怒全打一處來！

他就怕兩個人，「快活仙婆」和「糊塗和尚」，蘇州城內，硬着頭皮被和尚敲了兩萬多兩銀子，太湖水畔，眼睜睜的被仙婆搶走了「九音奇劍」，因之一聽這兩個名字，就從心眼到毛孔都發慌！

嚴霜似有所知般，偏偏用這兩個名字之一「仙婆」來嚇唬他，他怎能不怕得上此大當！

其實，在嚴霜來說，這叫作「計窮力竭」之下，「故弄玄虛」，只是隨口的胡亂一喊而已！

她既然不知道有太湖往事，也不知道房珏及其手下等人，已誤拿她當作了「快活仙婆」的弟子。

而是她自己心目中，只有個「快活仙婆」，又聽克業說過，仙婆的本事還要大過和尚！

她間接的學了和尚三招，已能無往不利，對仙婆的仰敬和羨慕，自是更加深加重了一層！

所以在萬難而必須施詐之下，喊出「仙婆」兩字！

怎料却誤打誤撞的對了路，逃開危險之地！

話雖如此說，不過房珏心中却有些高興！

他雖是羞恨氣怒到了家，但由嚴霜這句詐語上，却作了十成把握的判斷，他判斷嚴霜功力不過爾爾！

因此冷哼一聲，又緩緩逼上道：「丫頭，這次看妳還有什麼方法逃出老夫手心！」

嚴霜早已想好，並且看好了路！

她所看好的逃路，不是沒走過的，因爲沒走過的路，她不認識，怕在急忙

中出錯，那就危險了！

她要從日間來時的山路上逃遁，也就是說，嚴霜要往回路上逃，去「解脫坡」就是必經之地了！

當房珏話聲止住之後，人却依然向前進迫。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你再把剩下的那根怪樣鞭子，取出來咱們打一場！」

房珏現在可不上當了，獰笑着步步逼進！

嚴霜業已看好了距離，故意把手中拐杖一舉，似欲劈下，房珏身形本能的一停，嚴霜却倏地飛身就逃！

房珏自然等於又上了當，但他却很放心，認定嚴霜已是他手中待宰的羔羊，決難脫逃！

他身法展開，刹那已追上了嚴霜！

其實，若以平地飛縱來說，他很難追上嚴霜的，可是嚴霜路徑不熟，看不清楚前面的山路，吃了大虧！

嚴霜剛到解脫坡最危險的所在，已被房珏追上，適時嚴霜正好騰身縱起，房珏突以全力發出劈空煞掌！

掌勁挾着勁風而到，他並且叱道：「給老夫滾下百丈深淵去！」

嚴霜這人在空中，無法轉動躲避，因爲她根本就沒有學過，這種半空中避敵襲擊的身法！耳旁聽到房珏叱喝聲時，強勁無倫的掌風已臨身！

她立即覺得全身猛地一緊，隨即不由自主的提足力度相抗，但是終因功力太差，被勁風掃得昏沉難支！

焦急中，她揚聲高喊了聲——

「『仙婆』救我！」這句話，就像適才一樣，是無望之下而由衷所發！

她剛剛喊出，人已像飛般墜向解脫坡下！

突然，半空中全身一震，一停、一沉、怪也奇哉，非但沒有下墜，反而如飛矢般射回崖上！

不過她却因無法適應這種突來的變化，頭腦頓覺昏沉，雙目一眩，心頭一煩，人已昏死過去！

當她昏死過去的刹那，似乎聽到有人喝道：「她明明已經呼喚出老身的稱謂，爾却不管不顧，沒有什麼可說的，你也給老身滾下去！」

接着，聽到一聲淒厲的哀號，她適時正好不省人事！

*　　*　　*

醒來，日已躍出了東海。

嚴霜揉揉眼睛，自地上坐起。

注目處，心頭暗自一驚！她身子底下，不知是誰替她安置了些茅草，難怪睡得十分舒服而香甜，並且絲毫不覺得疲倦！

她想到疲倦，才記起昨夜和房珏之戰，這是她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和人動手爲敵，却幾乎喪命！

她搖搖頭，自語道：「明明是已經被那個叫房珏的人震下了『解脫坡』，後來稀里糊塗的又飛上了來，奇怪？」

對了，她又隱約記起，昏迷不醒前，似是聽到有人以無比威嚴的聲調，叱斥着另外一人！

說的話是……

她一時竟然又想不起來，打打頭，慢慢苦思。

突然，自語地又道：「好像是說：『她明明已經呼喚出老身的稱謂……』老身的稱謂？老身的稱謂啊！」

她拍手跳了起來，雀躍不已！

她昨夜所呼喚的名字，只有一個，就是——快活仙婆！仙婆來了！仙婆救了她，沒錯！沒有錯！

於是她立刻破開喉嚨喊道：「仙婆！仙婆！仙婆！」

四山迴應，聲遍四方，但却沒有答覆！

她今朝非但不覺勞累，反而精神煥發，當然她自己不知道原因何在，可是隱於一旁的「快活仙婆」，却正笑着點頭！

終於她停下了呼喚，想了想，重又踏上了清音庵的路！

她喜固然喜，悲却也悲！

昨夜，一代武當掌門之人，可以說是爲了她，被房珏踢落危崖而送了性命，因之內心十分悲傷！

她佇立於天玄眞人落身的崖邊，默哀久久！

內心作了決定，有朝一日，她將遠行武當，把這件事情通知武當一派，並且要找到天玄的屍骨！

*　　*　　*

「清音庵」是峨嵋山各正、支路的總樞地！

「清音閣」古稱爲「牛心寺」，本來還有「白雲春蓮閣」，「白衣觀音閣」和「琉璃寺」等處，今已敗毀！

「清音閣」就是建築在昔日「琉璃寺」的原址，閣額上有四個大字，是——雙橋清音！

「在清音閣」左右，如鵬翅雙飛樣子的那兩座橋，就是「雙飛橋」，也是峨嵋勝景妙地！

「雙飛橋」連繫着三座峯，跨在黑、白二水的澗壑高岩上面，建造得可說是雄偉而巧奪天工！

嚴霜踏上了「雙飛橋」，已爲這無邊美景所誘，不禁佇立橋頭，忘懷所以的極目縱覽四外！

她倚着橋石欄杆俯視，兩面削壁的有幾十丈深，怪石突兀嶙峋，澗中急水冲擊，浪花飛騰，發出陣陣嘯聲！

源起九老仙洞，經洪椿坪而來的水，稱爲「黑水」！

由三岔洞，經雷洞坪白龍洞至此的，稱爲「白水」！

二水於「清音閣」後滙流，成一不規則的大水潭！

潭中，有塊高、寬各丈餘，形如牛心似的奇異怪石，正怒擋二水來路，望之二水如龍，心石若珠！

因之，看上去，活似雙龍騰飛而奔搶寶珠一般！

水勢湍急，洶湧直瀉，聲音澎湃如同雷鳴，令草木色變，使山岳撼驚，眞稱得上是天搖地動！

匹練過處，白光閃灼，晶珠飛空，銀濤雪浪，冲得牛心石時沉時浮，是故古有「黑白二水澆牛心」之句！

嚴霜神魂皆爲山川奇水所奪，久久不動一動！

突地！二水旋起巨濤，使心石淹沒……淹沒……

嚴霜心頭，竟也壓上來一片陰霾，猝然而驚悟！搖搖頭，自語的道：「好美呀，只是它現在不能屬於我的，我還要辦我必須辦的事，走我難以預料福禍的路！」

她自語着，開始四顧找尋「清音庵」。

以名稱來說，庵是女尼清修之所，這是毫無問題，但她極目四顧，附近除了「清音閣」道院外，別無紅牆！

問一問吧，於是她到了「清音閣」前！

叩門三響，紅門呀然洞開，出現了一位道長！

道長稽首問她道：「女施主是求……」

嚴霜已接口道：「拜問道長有點事情！」

這位道長一笑道：「貧道『涵情』，女施主請客室相談吧！」

嚴霜楞了楞：「這一點事，這兒說可好？」

涵清道：「當然可以，女施主要問什麼事？」

嚴霜道：「附近可有座名叫『清音庵』的廟？」

涵清一楞，上下打量着嚴霜，道：「女施主何故問及此庵？」

嚴霜不能不編個謊了，道：「先慈昔日有誓，來此庵上香，謝世前，一再訓示，是故我不遠千里來到這裏，却不知這尼庵……」

涵清道：「令堂從前來過？」

嚴霜道：「先慈說是來過的！」

涵清皺皺眉道：「有不少年頭了吧！」

嚴霜頷首道：「大概十幾年了！」

涵清喟嘆一聲，道：「女施主，此事說來話長，必須請移玉敝閣了！」

嚴霜點頭，道了聲「煩勞」，隨涵清進了清音閣。

閣中客室，小道童敬過了茶，退了下去！

涵清未語，先已長嘆出聲，繼之道：「女施主要找的那座尼庵，當年是有的……」

嚴霜一愣，接口道：「道長之意，是說現在沒有了？」

涵清頷首道：「十幾年了，此庵在十幾年前的一個夜晚，突遭不幸，全庵的女尼計有十一個人，皆遭横死！」

嚴霜臉已變了顏色，道：「怎麼會，這怎麼會？」

涵清長嘆一聲道：「事實是如此，庵主『靜音』，死得最慘……」

嚴霜接口道：「是被壞人殺了？」

涵清道：「不錯……」

嚴霜又接口道：「爲什麼？這些壞人幹麼殺這些尼姑呢？」

涵清道：「詳情沒有人知道，不過當時惡徒們聲音不小，聽到似在逼問庵主，一老一小兩個女子的下落！」

（未完・十三）